武俠世界

香車夫人（雙鷹神捕故事之十五）　西門丁・著

位于長江上游水月莊夫人失踪，接着莊上發現「閻羅帖」，不久，莊主被殺，牽引出一段段極其複雜及耐人尋味的事來。江南江北兩位總捕頭分別受聘調查此案，縱然兩人聯手也屢次被表面現象迷惑而判決錯誤，致使情節更加曲折……直到最後眞相才大白！本故事情節複雜、詭秘，非看到最後一頁，難明眞相，是青年作家西門丁的最新力作，請勿錯過！



$4.00

1172

編者話 邇來我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鼓勵雙鷹神捕故事作者西門丁先生再接再厲，為他們更加精心撰著上述作品，多謝捧場！誠然，乚雙鷹神捕㇀的故事，由於題材新穎，而且每篇故事獨立，深具懸疑偵探性氣氛，加上主角人物的性格造型，栩栩如生，活然紙上，實屬難能可貴。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的乚香車夫人㇀更為精彩，無論是選材，結構，人物的突出都有細膩的描寫，都比以前刋出的更勝一籌，希望各位滿意。

**　　**　　**

黃鷹的沈勝衣故事集，久已膾炙讀者閱讀口味，今期他繼乚雷霆千里㇀後又有新貢獻——乚銷魂令㇀刋出，請參閱內文第八十三頁，萬勿錯過。

太空爭霸戰今期刋出故事之十七：乚鐵甲勇士㇀，敘述唐龍凌晨突然奉召，遠赴中東，與鐵甲勇士展開一場劇烈苦鬥，步步驚魂，九死一生，他所為何事？能否完成任務？令人担心，內文有交代。

**　　**　　**

下期龍乘風又一新作品刋出——技擊鬥智巨型故事乚兩頭龍㇀。過程曲折，佈局新奇，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117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爭霸戰之「**鉄甲勇士**」雄姿

日本科學家久大雄博士，從電視「鉄甲人」片集中觸發靈感，製造最新奇的鉄甲勇士，希望征服全世界。



香車夫人

雙鷹神捕故事之十五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香車失踪

斜陽殘照，洒下了遍地黃金，滿江金黃。

晚風吹來，吹碎了滿江的金黃，似火蛇亂竄；却增添了水月島的幾分嫵媚。

夕陽下的水月島，似黃金一樣泛着光，島上水月莊的琉璃屋瓦更加光亮炫目。

莊外的楊柳在晚風中搖曳，莊內的炊烟在半空飄盪，啁啾的歸鳥聲，如仙樂般悅耳。

島上楊柳扶疏，朱漆小橋四佈，綠草如茵，花香四溢，這的確是處人間樂土，世外桃源。

大江南北，武林之中有誰不嚮往水月島水月莊的勝景？又有多少陸上梟雄，水上綠林不對之覬覦。

引起疑雲

不過他們都忘不了多年前在島上發生過的一件事，武林三英六奇八雄率衆偷襲水月莊，結果鎩羽而歸，三英只剩雙英，六奇只剩三奇，八雄只剩一雄，其徒衆幾乎全軍盡墨！

這一戰固然令水月島水月莊大大露臉，也使覬覦她的人却步！

水月島處於長江之中，南臨鎭江，北靠瓜州，正在雄霸長江下游的「江海帮」以及長江中游的「巨鯊帮」的虎口，可是無論是江海帮的冷氏兄弟，以及巨鯊帮的游、魯兩位帮主都不敢小覷她！

他們甚至不敢把勢力擴張至水月島的十里之內！也因此，在江海帮及巨鯊帮之間便多了一個水月島！而水月島在兩者之中也起了緩衝的作用！

多年來，水月島仍然穩如泰山的獨樹一幟，這固然因爲水月島島主「無影刀」陶澎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他的夫人，香車夫人！

他們畏懼的不是陶澎，而是香車夫人！正是她把水月島建成一個人間樂土，也是她把水月島築成一座堅不能破的堡壘！

斜陽逐漸黯淡，炊烟却更濃黑！

暮春的暖氣經晚風一吹，已然冷却。

自瓜州碼頭突然射出一艘快艇，那快艇如飛似箭望水月島駛去，艇上的舟子膂力十分蠻强，雙槳一蕩，小艇便竄出逾丈，不一忽，快艇已駛近水月島的一個碼頭邊。舟子忽然自艇上飛起掠向岸邊！

突聞岸邊一株柳樹上，有人喝問：「路香主爲何匆匆而來？」

那漢子是水月島設在瓜州的分莊一個香主，聞言脚步不停地說道：「巨鯊帮的魯少風已至瓜州！」說罷身形已在四丈之外。

柳樹梢上倏地飛起一枚响箭，挾着一陣刺耳的嗚嗚聲，飛向水月莊。

响箭尚未落地，莊門便已被人打開，自內竄出幾個神色精伶，眼神充足的漢子來。

那個姓路的香主地位雖比這些人高，但仍依規矩向他們揚聲道：「兄弟們，巨鯊帮的魯少風已至瓜州，請代傳報！」

一個年紀稍長的漢子問道：「魯副帮主是否要來島上？」

路香主用衣袖拭去額角上的熱汗。「正是！」

「請路香主跟在下入莊見莊主！」

路香主一言不發，跟着他走了入去。

入門之後，有條用青石塊鋪砌的小路，小路兩旁綠蔭覆蓋，四下一望，只覺滿眼盡是翠綠之色，蒼鬱的樹木使人心頭一涼。

小路彎曲，似沒盡處，頂上樹梢不時傳來鳥鳴，路香主緊張的神色不由一緩。

小路的盡頭，視野倏地一寬，青石板鋪砌的一個大石墩，兩頭各有一棵筆直高大的樺樹，中間一座雕金漆朱的大堂，大堂設在七級石階之上，顯得莊嚴雄偉。

大堂門頂匾額寫着五個金字：水月聚英廳。廳前站着四個跨刀大漢。

漢子道：「瓜州分莊路香主有事見莊主！」

「莊主巳入後堂歇息，請稍候！」

「是！」

路香主站在石墩上，那名漢子回身走去。

不一忽，只聽大堂內有人叫道：「莊主請路香主入後廳相見！」

話音剛落，立時有個大漢帶着路香主繞過樺樹，自聚英廳旁的一條小路走向後堂。

一路上鳥語花香，小橋流水，亭台樓閣，目不暇及，不久便到一座花廳外，只聽裏面有人問道：「來的可是路香主？」

路香主認得這是陶澎的聲音，忙恭聲道：「啓稟莊主，正是屬下！」

「請進來！」

路香主快步走入廳內，只見雲石屛風前坐着一個三十餘歲，臉皮白凈，身裁略見矮胖的漢子對他微笑。路香主忙行禮道：「啓稟莊主，巨鯊帮魯副帮主巳至瓜州，他說有要事要見莊主！」

陶澎微覺一怔。「哦？這個時候要來見我？他可有說是什麼事麼？」

「沒有。」路香主低頭道：「尖舵主問他，他堅持要見到莊主才說！」

陶澎又是一怔，喃喃地道：「本莊跟巨鯊帮雖有來往，但他們絕未曾在入夜之時才來求見，莫非有什麼急事，這又是什麼急事？」

稍頓，揚聲道：「陶勇，夫人回來了沒有？」

廳門口人影一閃，走進一個老蒼頭，彎腰道：「老爺，夫人尚未回來！」

陶澎煩躁地揮揮手，道：「沒你的事了，你出去吧！」緩吸一口氣，又道：「快傳寇總管來！」

一忽，在廳門口人影又再一閃，一個目光炯炯，眉宇間透出幾分英氣及精伶之色的壯年漢子走了入來。「莊主有事找屬下？」

「寇總管，巨鯊幫魯少風要來島上見本座，你認為如何？夫人又不在！」

「不知魯副帮主因何要來本島？」

「他就是不說，本座又如何得知？」

寇安江瞥了路香主一眼，道：「他可是在等島上的訊息？」

「正是！」

寇安江道：「本島近年來實力雖有進展，但巨鯊帮及江海帮始終不是易與之輩，魯少風既然以禮求見，咱們無論如何也得請他上來！」

「正是，那麼你快叫人施放旗號，叫朱舵主把他送過來！」陶澎道：「稍候本座便與你們兩個到碼頭迎接！」

寇安江應了一聲，又問道：「莊主打算在何處接見他？」

陶澎反問：「依你之見呢？」

寇安江略為沉吟一下，道：「還是在聚英廳吧！」

「也好。」

寇安江走出廳外，呼道：「陶勇，快叫人準備筵席，聚英廳亮火！」

× × ×

當陶澎走出水月莊時，天色已黑，月亮已高逾殿頂。

兩個妙齡丫頭提着燈在前引路，陶澎在前，寇安江及路香主在後，晚風吹來，清涼撲面。

碼頭上豎着一根木柱，上面掛着一串氣死風燈，風燈在夜風中飄搖，黑暗中似是天上的星星。

此刻，滿江都是月色，與黃昏景緻截然不同。一陣風吹來，江上倏地升起一團薄烟，薄烟似霧，月色突地迷濛起來。

遠處傳來一陣水聲，只見烟霧中駛出一艘精緻的小船來，船頭上標槍似的立着一個白衣中年漢子，衣袂飄飛，神情瀟洒，直似是神仙中人。

寇安江忙呼道：「來的可是魯副帮主？水月莊莊主及總管寇安江在此恭候多時！只因魯副帮主來得倉猝，未克出島遠迎，尚請諒之！」

一聲長笑傳來，白衣漢子魯少風道：「魯某不揣冒昧，夤夜求見，陶莊主來此親迎，魯某已是心滿意足，焉敢厚求！」

話音剛落，衆人眼前一花，魯少風已凌空越江而至。

陶澎忙道：「魯副帮主駕臨，不知有何賜敎？」

魯少風微微一笑。「莊主不招呼魯某入莊乎？」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陶澎大感尷尬，忙道：「陶某心頭詫異，是故失態，請魯兄原諒！請！」

魯少風斂容道：「陶莊主先請！」一行人便往望水月莊走去，路上魯少風絕口不談來此的目的，只顧着欣賞夜色。

銀盤似的月亮，把一切景物都鍍上一層銀色白光，夜風吹拂，楊柳輕搖，銀光閃動，疑是身處廣寒宮。

陶澎心內焦急，臉上却不敢再行顯露出來，也陪着魯少風談風說月。

不一會，衆人已走至聚英廳前，只見石墩上及石階上站立不少水月莊的武士，刀劍槍戟耀着銀光，四下却一片寂靜，衆武士佇立有如石像。

魯少風心頭一凜，頓時收起笑容。

廳內點着不少兒臂般粗細的蠟燭，火光炘耀如同白晝。大廳正中排着一張長几，兩側又各橫放着一張長几，几上泥獸吐香，烟霧裊裊。

陶澎請魯少風坐下，便自坐在正中那張長几之後，擊掌喝道：「酒菜還不送上來！」

利那，只見側門走進幾個衣着光鮮的僕人，手持酒菜急步走來。

佇立在後的丫環立即為陶澎、寇安江及魯少風斟酒。

陶澎舉杯道：「魯副帮主夤夜涖臨，使本莊蓬蓽生輝，陶某先敬你一杯！」

魯少風雙手舉起酒盃，笑道：「魯某一介傖夫，平時都是大魚大肉，刀來劍往慣了，不善客氣！」脖子一仰，一口把酒喝乾。

丫環立即又替他滿斟一盃，魯少風舉杯道：「魯某也敬莊主一盃！」

陶澎也仰頭喝下，他見對方不提來意，只好道：「夜已深，魯兄諒已腹飢，請用菜！」

「如此魯某也不客氣了！」魯少風舉箸低頭大吃。

寇安江見了，心頭大是不快，這姓魯的身手雖然不錯，但此乃水月莊重地，他仍目中無人彷似身在巨鯊帮中！想到這裏，不由向陶澎打了個眼色，轉頭道：「不知魯兄此來有何指教？」

魯少風哈哈一笑。「魯某總非來騙吃的，寇兄何必心急！如此良夜，如此美酒，如此佳餚，又豈能辜負之！」

寇安江碰了一個軟釘子，不由暗哼一聲，又跟陶澎交了個眼色，只好陪他吃着悶酒。

陶澎也是一肚子氣，忖道：「風聞此人倨傲，今日一見果然沒有虛傳！要是夫人在此，他又何敢如此！」想到夫人，他心頭不由一陣抽緊！

好不容易才待魯少風放下牙箸，瀟洒地笑道：「傳聞香車夫人親自訓練的厨子，手藝精巧，今日有幸品嚐，實乃口福不淺，只可惜未能嚐到夫人親手調製的佳餚！嗚呼，世人得寸進尺，本無厚非之處，只是魯某此一希望只怕已成不能得之的奢求！」

寇安江見他話中有話，不由問道：「魯當家此言何意？」

魯少風取起几上的香巾，拭去嘴上的油漬，正容道：「魯某來此是來談一件交易的！」

陶澎詫異地道：「是什麼交易，本莊與貴帮雖有來往，却少交情，不知魯兄想跟本莊做什麼交易？」

魯少風朗聲道：「敝帮跟貴莊雖無交情，却有同江之誼，而且凡事都有個起頭，何況這個交易無論對貴莊及敝帮都有莫大的好處，這又何樂而不為！」

寇安江不悅地道：「魯副帮主說了這許多話，却未曾提及正事，又叫咱們如何答話！」

魯少風突然長身而起，側身道：「陶莊主可曾見到乎？」

陶澎目光一及，只見魯少風脅下衣衫破了一道裂口，裂口附近衣袂隱見血跡，不由詫異地道：「魯兄受了傷麼？」

寇安江臉色一變，寒聲道：「魯副帮主是來尋仇麼？」

魯少風倏地坐下，眉頭一揚，沉聲說道：「魯某早已表明來意，寇總管萬勿誤會。」

寇安江臉色稍霽，歛聲道：「那魯副帮主又是被何人所傷？」

魯少風倏地一聲長嘆。「請問莊主，夫人離島已有多久？」

陶澎臉色一變，寒聲道：「魯兄此言何意？」

魯少風又發出一聲嘆息。「看來魯某不爽快把話說清只怕兩位都要誤會了。」

他又乾了一盃酒，這才道：「兩天前，魯某路過揚州，在城外忽然遇見夫人那香車，正想上前問候，可是駕車的那個丫頭竟無視魯某的示意，自身畔絕塵駛去，魯某正在生氣，不料，只見後頭塵頭大起，三匹健馬急馳而來，向着夫人的香車追去！」

陶澎忍不住問：「魯兄可知那些人是誰？」

「正想叫莊主猜上一猜？」

「陶某又不在場，如何能猜得出？」

寇安江忙道：「請魯副帮主相告，本莊上下無不感激。」

魯少風又是一笑。「兩位勿急，且聽魯某把經過說來！當時魯某一見那人，心頭不由大吃一驚，也來不及問話，便抽出鐵笛向馬頭擱去，不料那人甚兇，長劍急刺魯某脅下，魯某也非紙紮的，急忙凌空拔起，鐵笛往他頭上擊下，那人頭也不抬，長劍一撩，便把魯某的鐵笛挑開！

「他馬快，魯某若再使第二招，一則既沒有殺他的把握，二則被他追上夫人的香車，也是麻煩，是以第二招點他前胸，招至半途，便向下一掃，把白馬的馬脚掃斷一隻。

「那人大怒，只一頓便自馬鞍上飛起，御劍望魯某飛刺過來，魯某心想還有他兩個同伴，是以不敢應戰，向側一閃，鐵笛急取第二人！這一招同樣只是虛招，依樣劃葫蘆把第二匹的馬脚打折。

「魯某剛直起身來，只見第三匹馬已全跟前，長劍閃光直取魯某雙目，魯某只好舉笛一格，不料第一人的長劍，已悄沒聲息劃全，魯某雖然吸氣飄身，可是還着了他一劍。」

說到這裏，他臉上倏地現出幾分驚恐之色，仰脖再乾一盃，續道：「那刹那，魯某心頭之震驚，實在非同小可，是以急退！可是身子剛動，便知道退也不容易，腦中靈光一閃，一退之下立進，鐵笛敲向第三匹馬的馬首，那人慌忙舉劍來擋，魯某左掌倏地望他腰際印去。

「他左掌來不及接掌，只好跳離馬背，魯某却乘機奪馬而逃，只聽第一個道：『正點子要緊，追馬車才是上策！』魯某回頭一望，只見那三人疾如星丸地往香車追去！」

寇安江道：「魯副帮主沒有再回頭追去？」

魯少風苦笑道：「那三人每一個都極是扎手，魯某即使追上去也沒有多大用處，是故稍思之後，便決定前來報訊！」

寇安江又道：「魯副帮主高風亮節，大明大義，千里報訊，敝莊無不感激！」

陶澎截口道：「那三個人到底是誰，請魯兄相告！」

寇安江接道：「莊主放心，魯副帮主既然自言是來報訊的，豈有不說之理！」

魯少風哈哈一笑：「不錯，魯某的確是來報訊，不過魯某報的只是貴莊主夫人被三個極厲害的人追殺而已，至於這三人的名嘛……哈哈，寇兄若沒忘記的話，當還記得魯某剛才所說……」

寇安江冷笑一聲：「寇某不敢忘記，魯副帮主說是來做一件交易，不知要敝莊拿什麼跟貴帮作交易！」

話音剛落，只聽陶澎道：「有什麼條件請魯兄快說，陶某若力所能及者，自無不答應之理！」

寇安江暗嘆一聲，不再言語。

魯少風朗聲笑道：「風聞陶莊主是個爽快之人，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請莊主放心，魯某雖然讀書不多，却也知道君子有不尅人之德，若非莊主力所能及之事，魯某又豈敢求之哉！」

「如此請魯兄快說。」

「咳，去年江海帮自陸路上兜了一圈，偸襲敝帮的一個分舵，使敝帮蒙受損失，而這口氣更使敝帮主難以吞嚥得下，所以希望貴莊主能借一條水路，讓敝帮的船隊在這裏經過一下。」

寇安江忍不住問道：「你們要到下游報仇？」

魯少風坦言道：「這個自然，只要莊主親口答應一聲，魯某便把那三人的名字相告。」

寇安江道：「莊主，此事事關重大，請莊主不可答應，否則異日貽害無窮！」

陶澎臉色微變，輕咳一聲，道：「本座難道不知輕重？」

魯少風冷笑道：「寇兄似乎不把夫人的安危放在心上，須知夫人之事重大，借路之事微不足道。」

「正是，寇總管不必多言。」

寇安江更急。「莊主，夫人假如能逃出魔掌，對方是誰，夫人自會分曉，假如萬一遭了……遭了什麼不測，咱們得知兇手名字，也於事無補，再說，今日巨鯊帮借道偸襲江海帮，異日江海帮又來借道那又如何？」

陶澎沉吟了一下，道：「大不了也借他一次！」

寇安江嘆息道：「萬一他們在本島接戰起來，本島豈非要被殃及池魚？到那時刻，本島便再沒安寧之日了？」

陶澎不由露出猶疑之色，一時之間不能拿定主意。

魯少風笑道：「我道陶兄是水月莊莊主，却原來如今已換了寇兄，嘻嘻，魯某拜見寇莊主！」

寇安江臉色大變，正想斥之，不料陶澎怒道：「寇總管，夫人不在你便不把本座看在眼中了？」

寇安江連忙長身行禮道：「屬下不敢，剛才所說所為，全是為了本島的安危，

希望莊主亮察！」

「不必多言，本座主意已決！」陶澎轉頭道：「請魯兄告訴貴幫倪幫主，本莊可以借一條水路予貴幫之船隻通過，但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多謝莊主明義，魯某五內俱銘！」

「莊主，請再三思，千萬……」

魯少風笑道：「莊主主意一決，寇兄又何必越職行權！嘿嘿，日後談及此事，江湖上誰人不豎起拇指讚莊主一聲：義動江湖的！」

陶澎急道：「這些話也不必多說，請魯兄依諾言把那三個人的名字相告！」

「魯某豈敢食言！不瞞莊主，那三人便是三劍公子及其兩位死士！」

陶澎及寇安江齊聲「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可是名震江湖的冷血殺手三劍公子凌宇陵及其死士左右雙劍？」

魯少風苦笑一聲：「若非他，魯某怎會連那一劍也逃不開！」

陶澎臉色劇變，歪坐椅上。

禍根深種

大廳的氣氛倏地凝結，只聽蠟燭不斷暴着火花。

魯少風又斟了一杯酒，一舉起邀飲：「多謝莊主情義，魯某再敬你一杯酒，希望貴莊主早日找回夫人。」

話音未落，只聽波的一聲，酒杯從中破裂，酒水濺濕了前襟，魯少風臉色不由一變，轉頭怒視寇安江。

陶澎雙眼一瞪。「寇總管，你……」

「請莊主聽屬下一言！」寇安江倏地連擊三下手掌，門口便出現一批手持利器的武士，「莊主，魯少風之言不可信。」

魯少風臉色又再一變。「魯某之言，有何不可信之處？」

「說不定夫人便是落在你們的手上，否則豈有這般湊巧的！何況三劍公子可有放過你之理！」

魯少風怒道：「魯某所言自信絕沒虛言。」

「嘿嘿，你自說自話，寇某又非三歲小孩，偏就會信你！你們早想向敝莊借路，却怕敝莊不答應，所以便派人把夫人捉去，然後以此作交換。」

陶澎臉色鐵青，沉聲道：「魯副帮主，你可有解釋？」他由魯兄改為副帮主，顯然心中也生了疑念。

魯少風冷笑一聲：「莊主也信寇總管之言？試問敝帮若得到莊主夫人，何不以人質為脅？甚至以此迫莊主給敝帮更大的利益，莊主諒必也不會拒絕！」

陶澎心頭一動，暗道有理，不由轉頭望向寇安江。

「姓魯的說得果然好聽，焉知三劍公子不是貴帮請來的？假如貴帮以此脅持敝莊，却又怕要遭武林同道恥笑！如今行此一策，正是上上之策。」寇安江越說越快：「否則豈有這般湊巧之事，魯副帮主剛到揚州便遇上敝莊夫人被三劍公子追殺，而你又能在事後立即來此進行交易，這豈不說明這是貴帮早已安排好了的？」

陶澎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魯少風臉色一沉，道：「貴莊想悔約，可惜話已經說出口，要想收回去可不會那麼……」

寇安江雙掌在長几上一按，身子立即暴起，半空中長劍經已掣在手上，如流星隕石般向魯少風刺去。

魯少風冷笑一聲：「原來水月莊要殺人滅口，遂了這悔約之行！」衣袖一揮，袖管內的鐵笛已滑落掌中，電光石火之間，恰好把長劍架住！

只聽「噹」地一聲驟響，飛起一蓬火星。

寇安江身子被迫落地上，立時踏前兩步，長劍嘶的一聲，再度挾勁刺去。

魯少風怒哼一聲：「魯某也不怕你。」手腕一抖，泛起一團笛花，把劍網籠住。

寇安江大喊一聲：「風聞魯當家武功高強，今日寇某便領教一下！」長劍一縮，半空劃了半個弧圈，呼地一聲，斜劈魯少風的肩頭。

「來得好？」魯少風鐵笛一橫，把劍格開：「魯某若再客氣，豈不要讓人以為咱吝嗇！」

寇安江大怒道：「好大的口氣！」劍招正想轉變，魯少風鐵笛已當作小花槍刺去。

一招三式，連點「華蓋」、「玉堂」、「中庭」三穴。

寇安江長劍一揮，使了招「銅牆鐵壁」，把笛招盡行按住！

可是魯少風一動上手，奇招不絕，彷似長江之水滾滾而來，一口氣連使二十一招！

寇安江連接二十招，到了最後一招，劍勢稍微一慢，鐵笛已突圍而入，急刺寇安江的肩膊。

寇安江大吃一驚，慌忙向後一退，不料，這一退，仍沒能避得開，肩膊一陣火辣辣的疼痛，鮮血汨汨流下，他定睛一望，原來魯少風那支鐵笛的前端，竟然長出一條六寸長的尖刺，尖刺烏黑似是鐵製，此刻正滴有血。

魯少風傲然一笑。「得罪了！」雙指微一用力，「錚」的一聲，尖刺又隱入笛管之內。

寇安江臉色一陣紅一青白，沉聲道：「我道魯副帮主武功高強，原來心智更高。」他把長劍交全左手，右手食指左右肩上連點數下，止住了血，緩吸一口氣。「剛才那一戰，寇某猶未意足，請魯副帮主再賜幾招？」

魯少風傲然道：「有何不可，只不知寇兄是要單打獨鬥，還是率衆行兇？」

寇安江臉色一變，喝道：「少說廢話，再接招！」長劍急劈對方頭頂，劍至半途，倏地一沉，改劈為削，飛向對方的脖子。

魯少風身子微蹲，鐵笛反刺對方的胸脅？不料眼前一花，已經失去寇安江的踪影！

寇安江未待長劍招式使老，雙脚一錯，側進兩步，劍招一變再變，鋒利的劍刃急斬魯少風的肩胛。

魯少風一笛落空，猛吃一驚，身子也不站立，雙脚就此一蹬，向後斜退。

寇安江取得上風，劍勢綿綿不絕，登

時把魯少風罩住！

激戰之中，只見「噹」的一响，劍笛相交，劍網中突然竄起一條白影，飛向橫樑！

寇安江冷喝一聲：「那裏跑！」雙脚一頓，跟着騰起。

魯少風左手猿臂輕舒，勾住橫樑，鐵笛一翻，以尾端對着寇安江，喝道：「看釘！」

「嗤」地三聲，笛管飛出三口鋼釘！寇安江長劍連忙急揮！「叮、叮、叮」三口鋼釘都被磕飛，眞氣却已轉濁，登時降落地上！

寇安江雖然沒有再受傷，可是也出了一身冷汗。

只見魯少風坐在橫樑上，雙脚輕搖，悠悠地道：「莊主，事情到底如何，魯某只等你一句話！」

「嗯，待本座再考慮一下！」陶澎負手在廳上踱步。

寇安江急道：「莊主，今日千萬別放他離開，否則後果更難設想！」

「哦？本座自有分寸！」陶澎說罷，雙掌突然擊在一條柱子上！「請魯兄下來說話！」

魯少風猛覺臂上傳來一股力，身子幾乎飛跌下去，正在暗呼好險，只見陶澎凌空拔起，右手向他揮去！

魯少風鐵笛急忙一架，不料，陶澎左手又再臨身，這刹那，才見他手上多了柄精光閃閃的鋼刀！

魯少風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鐵笛已封閉不及，只好仰身向後，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飛落地上！

雙脚尚未站穩，寇安江的長劍又似驚鴻般飛至，魯少風猛吸一口氣，向側一閃，「嗤」地一聲，一條袖管登時被長劍挑下，上臂也多了一個小血洞！

魯少風怒道：「以兩敵一，算得是什麼好漢！」

「以三敵一更算是那門子英雄！」寇安江冷言相稽！

「什麼以三敵一？魯某根本不知你在放什麼屁！」

寇安江冷笑一聲：「三劍公子凌宇陵是不是三個人？敝莊夫人却只一人！」

魯少風怒極反笑。「你硬要把帳算在魯某頭上，教魯某如何分辯！」

「很簡單！」寇安江冷冷地道：「只要敝莊查出貴帮並沒行使詭計，則雙方的誤會自能化解！」

「假如魯某不答應呢？」

「也很簡單，請魯某當衆的在敝莊盤桓幾天，待查明了眞相，咱自然會放你回去！」

魯少風臉色一變。「魯某讀書雖不多，但却把『士可殺不可辱』這句話視為座右銘！」

「魯當家過謙了，誰不知你以前是個秀才？」寇安江臉色一沉，寒聲道：「把魯當家留下來，對敝莊來說，也只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

「哈哈！好一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魯少風轉頭道：「寇兄之意，是否可代表莊主？」

陶澎唔了幾聲，沉吟了好一陣才道：「寇總管之話，也不無道理，不知魯兄有何善策？」

魯少風為人雖倨傲，可是這當兒身在虎穴，也不由不細心考慮一下。良久才道：「莊主剛才答應敝帮之言，大可以稍緩才兌現！」

陶澎接問一句：「要到什麼時候才兌現？」

魯少風正容道：「今日莊主及寇總管之所以有悔約之心，只不過對區區之言有所懷疑而已，假如敝帮能證明夫人之被人追殺與本帮完全無關的話，不知莊主是否仍會悔約？」

「若如此，陶某豈有再悔約之理？」

寇安江急得跺脚，却又比不得聲。

魯少風立道：「如此便一言為定！魯某回去之後，立即準備調查，一切一定能給莊主一個滿意！屆時咱再來詳細商量借道之事！」

陶澎擊掌道：「如此最佳！請魯兄再喝幾盃！來人，快重整酒菜！」

魯少風嘿嘿一陣冷笑，盤膝坐下，抓起几上的酒壺，一陣鯨飲，一忽，酒壺便已中乾，他把手一摔，跳將起來，道：「今日得陶莊主盛意招待，魯某十分感激！如今就此別過，他日有緣再來跟莊主痛飲一頓！」

陶澎忙道：「魯兄何必去乃匆匆！」

「多謝了！」魯少風臉容古怪地對寇安江道：「寇總管，今日之賜，魯某沒齒難忘，青山綠水，後會有期！他日必再向寇兄討教一番！只怕寇兄會成了水月莊的罪人！」人字音尚未落，人已竄出大廳，只聽嘯聲逐漸遠去！

陶澎急忙傳音道：「快派船送客！不可怠慢！」一回頭，見寇安江低頭發怔，不由道：「寇總管，魯少風之言，你可曾聽出含意？」

寇安江堆下笑容：「屬下豈有聽不出之理？不過他武功雖高，但屬下也未必怕他！」

陶澎冷笑一聲：「本座不是指此點，而是他最後那一句！」

寇安江臉色一變，登時說不出話來。

「他要你成為本莊的罪人，那意思你該當明白！」

「他要率人攻打水月莊？哼！本莊人數雖不如他們，但防備森嚴，無疑是銅牆鐵壁，也不必怕他！」

陶澎嘆息道：「假如夫人在此，陶某自不用担心，但現在……」

寇安江道：「夫人不在，本莊實力固然稍弱，但也不至要怕他！」

陶澎怒道：「你懂得什麼？假如巨鯊帮跟江海帮聯手，本莊那還有倖理！」

「咱也可以先跟江海帮……」

「住嘴！今日之禍，都是你惹下來的！若非如此，本莊與巨鯊帮又如何會生下怨隙！」

寇安江身子顫抖，臉色青白地道：「既然如此，寇某立即離開，他日有變，莊主大可宣稱已把寇某驅逐出島，料也不會有什麼大災難！」說罷轉身而去。

陶澎急道：「寇……寇總管……你，你別走！咳，你一走叫本座如何？又叫本座如何去找夫人？」

寇安江淡淡地道：「莊主料巳有所安排了，又何必難爲寇某？何況魯少風不日大概會派人傳遞消息！」言罷人巳走出莊外。

三劍公子

「得得得得」一陣急遽的馬蹄聲在洛陽城內的一條小巷內响起，路旁的幾個擺賣小生意的老頭被嚇得臉無血色。

那是三匹青色的長程健馬，一看馬匹身上及馬上人臉上淌着汗珠，便知道這三人三馬都是經過長途跋涉！

馬匹希聿聿一陣亂响，倏地停在一座小院之外，只聽一個虬髯漢子對旁邊一個道：「下去敲門看看！」

那漢子手在馬鞍上輕輕一按，身子便自飄下，單看這一手，便知道這三人絕非普通人。

漢子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過了一陣，只聽裏面有人問道：「找誰？」

「請問江北總捕頭沈鷹沈大人可在家麼？」

「你們是誰？」

漢子回頭望一望虬髯大漢，那虬髯大漢扯着嗓門接道：「咱們有一件案子要請沈神捕代查一下！」

房內那人道：「請咱頭兒代查一下？咱們可不是吃飽飯等拉矢的！」

虬髯大漢仍扯着嗓門道：「要多少錢全沒關係！」

門倏地呀的一聲打開，露出一張眉目清秀的臉龐來。「你們那裏來的？」

「咱是長江巨鯊帮派來的，咱是江北分舵舵主丘常衣！」

「可有書信？」

「有！」另一個漢子立即遞上一封大紅信封。

那屋內那個青年，接來拆開一看，道：「請進來！」

那三個漢子立即躍下馬背，拉轡入內。入門是座庭院，院中有棵榆樹，漢子把馬韁繫在樹幹上，便聞廳內有人問道：「裔衞，來的是什麼人？」

「蕭大哥，是巨鯊帮的人要來諦頭兒破一件案子！」

刹那，廳門口便出現一個中等身材，面目表情肅穆的漢子。「三位便是巨鯊帮的？在下蕭穆！」

「原來是聞名江湖的『鐵面金剛』蕭穆蕭捕頭，在下巨鯊江北分舵丘常衣！」

「不敢！丘舵主請入廳喝杯茶！」蕭穆肅手道、

當下各人在廳中坐定，丘常衣忍不住道：「丘某久仰沈神捕之名，蕭兄何不請他回來，讓在下拜見一下！」

蕭穆眉頭微皺，淡淡地道：「不瞞丘舵主，敝上因事出去，還未曾回來！丘舵主假如還信得在下，請把事情說一說如何？因爲敝上並不是什麼案子都接的！假設貴帮欲託之案不合敝上的接案宗旨，諸位也不必再浪費時間了！」

丘常衣看了手下一眼，沉吟了一會，便把魯少風要請沈鷹調查三劍公子追殺香車夫人的事略述了一次，然後道：「敝副帮主曾經交代過在下，聘金多少敝帮都願付！」

蕭穆沉吟了一下，道：「按說這件案子與敝上的接案宗旨倒無不合，只是貴帮不提供一絲一毫線索，調查起來可要花費不少時間人力，至於價錢這項，蕭某却不敢拿主意！」

「這個……不如待沈神捕回來，丘某再向他……」

蕭穆一笑截口。「敝上何時回來尚未有消息傳來，說不定早在明日，也說不定是在一個月之後！」

「這樣不如請蕭捕頭代轉告一下吧，假如神捕回來請他到敝帮一行。」丘常衣爲難地道：「況且丘某對這件事也不甚清楚，還是等神捕親自詢問敝副帮主吧！」

「如此甚佳！」蕭穆喜道：「敝上一來，蕭某自當代爲轉告！」

丘常衣長身而立，抱拳道：「如此丘某也不再打擾了，希望蕭捕頭有暇駕臨敝帮！」

「三位何不在此用完飯再走？」

「蕭捕頭美意，丘某兄弟們心領了，只是嚴令在身，不敢躭擱！」丘常衣又抱拳道：「後會有期！」

× × ×

泰州城雖不大，却頗繁盛。入夜之後，城內多處仍甚熱鬧，尤以泰春樓更加燈火如晝，笑語喧天。

這泰春樓在周圍一帶頗負盛名，庭院深深，小樓四佈，加之佈置幽雅，使得浪子遊客，公子哥兒聞風而來。

此刻正中一座花廳，放着七八張座頭，中間一個歌妓正開腔漫吟：

醉後方何礙，醒時有甚思。

糟醃兩個功名字，酩（水旁）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霓志。達時皆笑屈原非，知音盡說陶潛是。

一曲既終，衆皆轟然叫好，紛紛舉杯而飲，唯獨靠牆角那青衣漢子似乎興緻索然，低頭沉吟，倒把旁邊的姑娘冷落了。

「公子，你因何不喝酒？待妾身敬你一杯！」

青衣漢子這才瞿然一醒，抬頭向旁一瞥，這刹那，眼中却露出一道凌厲的眼神，那姑娘只顧斟酒，却不曾看見。

「區區一時緬懷心事，是以冷落了姑娘，請姑娘勿怪！待區區自罰二大杯！」

青衣漢子提起酒盃，仰頭一口喝乾。

那姑娘眼波一飛，「噗嗤」一聲笑了出來，笑聲剛起忙舉袖掩之，酒杯在袖後，輕輕向上一送，試呷了一口，臉上登時飛起兩朵桃花似的紅暈，眼波變得更加黑漆，更加嫵媚。

她輕舒玉臂又替青衣漢子斟了一杯，輕啓朱唇道：「公子莫非科場失意，讓春燕唱着了心事？」

青衣漢子微微一哂，目光投向場中那個春燕，只見她一身翠綠，襟上及袖上綉了不少閃光的白銅片兒，一雙柔荑提着一方紅絲巾，柳腰兒輕輕一擺，又再和音絃琴唱將起來。

青衣漢子旁邊那個姑娘，不由微嗔道：「公子，妾身跟你說話你都沒能聽進耳，看你三魂不見了六魄的樣子，莫非叫春燕把魂兒勾了過去麼？」說罷又是「噗嗤」一笑，香肩斜靠在青衣漢子的胸前。

那青衣漢子眉頭輕輕一皺，想用手把她推開，可是雙手剛伸出一半，便又止住，目光不敢與她接觸，却斜睨去另一張座頭。

只見一個白衣青年左擁右抱，不時低頭去嗅懷中佳人的髮香，神態倨傲，像場中並沒有別人，不時發出叫人聽了甚不舒服的笑聲。

白衣青年稱不上英俊，可是臉上身上有一股丈夫氣概，眉宇間更是神威迫人，令人不敢正視。他背後那張座頭坐着的却是一個身穿米色衣、一個穿湛藍色綢衣的青年。

這兩人身旁雖然也各有姑娘，可是看樣子這兩人却比青衣漢子更加顯得正人君子，連看也不看一下身邊的玉人，累得那兩個姑娘悶着一肚子氣，却不敢張聲。

青衣漢子啜了一口酒，輕輕把身旁的姑娘推開，目光不停地注視着白衣青年。

此刻，白衣人正低頭去看懷中的佳人，另一雙手却又揑旁邊的那個的腰肢。這刹那，白衣人肩頭倏地一縮，一切動作似乎略爲一慢！也只是略爲一慢，迅即又恢復了原先的舉動。

青衣漢子突然自椅子上竄了起來，向白衣青年撲去！

兩桌距離只有丈餘，人未至，長劍森寒肅殺的殺氣，眨眼巳至白衣後背！

眼看白衣青年即將濺血當場！只見他蜂腰一扭一側，倏地把懷中的女人向後送去！

「噗！」長劍收勢不及在她身上添了一個血洞。

只這一忽，白衣青年巳如白鶴般衝天飛起，而青衣漢子則把長劍拔出，背後巳傳來兩道兵刃劈空之聲，他知是那兩個米色衣及湛藍色衣的漢子偷襲，是故不敢怠慢，身子猛一旋，長劍向後一揮，「叮、叮」兩聲，三把長劍相交，飛起兩蓬火星子！

這刹那，場內的鶯鶯燕燕才紛紛尖叫起來，亂作一團。

白衣青年身在半空，腰一折，向下衝俯下來時，手中巳多了一柄寒氣迫人的長劍！

青衣漢子一劍把後背那兩柄長劍蕩開，身子立即向側飛去！刹那間，白衣人的長劍巳臨頭頂！

只見他左脚一勾一踢，一張桌子登時向上飛去！

噗！接着又是一陣嘩啦啦的聲音！

白衣人料不到青衣漢子反應如斯快速，長劍換式不及，劍鋒頓時刺入桌面，他左掌一落那硬木桌子登時四分五裂散開！

青衣漢子偷襲不成，自知危機深重，不敢稍待，身子急射而出！

「呼！」米色衣青年的那柄劍，只差半寸便劈掉他的腰腹！

「砰！」青衣漢子一掌拍開窗子，窗櫺橫木登時粉碎，人亦如飛鳥般投向外面！白衣、米色及藍衣青年窮追不捨，先後射出窗外，由于藍衣青年位置較近的關係，第一個緊接着青衣漢子出去的便是他！

青衣漢子人至窗外，脚尖在地上一點，身子尚未掠起，藍衣青年的利劍巳及後背！

那青衣漢子胆敢偷襲，顯示亦非省油燈，長劍向後一架，剛好把對方長劍擋開！可是藍衣青年劍法一經展開，便如長江水般滔滔不絕，招式態勢雖不好看，但極其實用，無一不是刺向對方後背要害！

他一口氣刺了七劍，青衣漢子憑聽風辨位也擋了七劍，却未能轉過身來作面對面的搏鬥！

七劍過後，白衣青年亦巳射出窗外，碧寒的長劍直取青衣漢子的後腦！

眼看即將得手，只見白衣青年身子向後暴縮，長劍一撩，向側劈去！口中同時暴喝一聲：「誰！」

「老夫！」黑暗忽然有人應聲道，只聽「叮」的一聲，白衣青年的劍光倏地一歛！

「你是誰？」白衣青年身子忽如白鴿般穿射過去，長劍的光芒大盛！

「你是三劍公子凌宇陵！」、黑暗中那人身子忽然偏飛，原來身穿湛藍色衣的青年持劍刺向青衣漢子，那人右手一揮，又聽「噹」的一聲，對方長劍登時被蕩開！

藍衣青年猛吃一驚急向後退開一步！

這刹那，青衣漢子才能轉過身子來，他臉部恰好對着花廳的破窗，廳內的燭光照在他臉上，只見他滿頭大汗，臉上猶有驚恐之色！

白衣人三劍公子凌宇陵，兩脚一錯，把青衣漢子及另一人的後路截住！

「你到底是誰？因何要殺某家？」

「你殺人時，可有問情理是非麼？」黑暗中那人沉聲反問。

凌宇陵嘿嘿冷笑。「這樣說來是別人僱你來殺某家的了！只不知你有此能耐否！」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老夫若要殺你，根本不需要別人僱請！」

凌宇陵一怔，脫口道：「莫非是某家劍下亡魂的家屬親友？」

「你雖是武林中有名的冷血職業殺手，但還動不了老夫的親屬！」

凌宇陵聲音一寒。「那你是爲了跟某家見個高下？哼，某家素來珍惜氣力，你走吧，某家絕不免費殺人！」

「你要老夫走？」黑暗中那人突然笑了起來：「別人怕你，難道老夫也會怕你不成？」

「你不怕某家？某家的三才劍陣所向披靡，你也不怕？」

那人沉聲說道：「老夫暫時還不想殺你！」

凌宇陵又是一怔。「那你是所爲何來的？」

「問你幾句話！」

「你要聘某家去殺人？可是某家生意滔滔，暫時還不想再接！」

「老夫只想問你一句話，誰請你去殺香車夫人的？」

「這是某家的秘密！某家自十六歲出道，七年以來，會過無數高手，殺了二百五十七個人，却還沒有人能在某家口中掏出半個字秘密！」

「是麼？」黑暗中那個人突然向他竄去！

凌宇陵表面上沒有戒備的神色，實際上無時不在防範着，若非如此，他凌宇陵

早巳死了不止十次了！

不料，那人身在半空，倏地回腰凌空翻身，凌宇陵微覺一怔，靑衣漢子却自那人的脚下竄了過來，長劍直取凌宇陵的咽喉！

那人一個翻身反而落在向前衝來的三劍公子的死士左劍及右劍之後，黑暗中看不淸那人使甚麼兵器，藍衣靑年左劍只覺胸口勁風急撲，慌忙一閃身，長劍反削對方的頸額！

那人身子一縮，倏地向米衣右劍的後背撞去！

右劍反應也異常迅速，長劍反手急刺而出。

那人一退之後又進，反向左劍的劍網投了進去！只聽「噹！噹」兩聲，左劍只覺虎口酸麻，一口利劍幾乎拿捏不穩，正想變招迴削對方的腰腹，忽又覺肩頭一痛，長劍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長劍一落地上，那人一脚踏下，「格咯」一聲，劍刄便自斷了！

這刹那，右劍才持劍急衝過來，那人一掠而起，飛向凌宇陵！

靑衣漢子在凌宇陵劍下，只二十五招便巳險象環生！

凌宇陵的劍法乃是完全爲了殺人而創的，每一招都能擊人于死命，靑衣漢子武功雖然不致如此不濟，可是從未遇上這種殺人劍法，是以一上手便顯得手足無措，幾招之下，經巳沒了銳氣！

幸而此刻那人一棍戳來，把凌宇陵的長劍擋開，右掌隨勢向其抓去！

凌宇陵突然凌空騰起，飛落在左右雙劍之前，成品字形與對方峙立。

那人轉過身來，窗內的燭光剛好照到他的臉龐，只見他身裁高大，鷹鼻濃眉，頂上牛山濯濯，寸草不生。年在五十左右，手上持着一根旱烟桿！

凌宇陵臉色倏地一變，脫口問道：「你，你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沈神捕？」

那人臉色一沉，寒聲答道：「正是老夫！」

「你要來追捕某家三人？」

「總有這一天！」

「這話的意思，是說今夜不是？」

「老夫剛才問你之話，你若果能够如實答來，這一天總不會在今夜！」

凌宇陵臉色又是一變。「神捕何必强人所難！」

「嘿嘿，你殺人的時候可有曾想到此點！」

「某家是爲錢殺人！所求既然是爲了錢，又豈會計較這許多！」

沈鷹冷笑一聲。「老夫說來跟你倒有一點相像，却又是天生的死對頭，你是爲錢殺人，老夫受聘查案！只要老夫接受的案子是你做的，老夫自不會放過你！再說只要有人告到衙門，老夫也難以推卸責任！再說老夫也有可能抱着俠義之心，把你剷除！」

凌宇陵長劍一橫，冷冷地道：「你如今是爲了那個原因而來？」這刹那，他身上突然湧起一股龐大的殺氣！連沈鷹的手下大將靑衣漢子蕭穆，也感到心頭一緊，趕忙捏緊劍柄！

沈鷹却不爲所動，淡淡地說道：「老夫只問你那一句話而巳！你想動武，哈哈……哈哈……」

凌宇陵長劍微微一動，森然地道：「假如凌某不說呢？」

「假如你不說，老夫只好提早實行自己的職責！你倚仗的三才陣，如今左劍肩骨巳斷，三才陣巳排不到，老夫還有甚麼顧慮？」

凌宇陵臉色又再一變，胸膛起伏，一雙虎眼神光暴閃，顯見猶豫難決。

「如何？你認爲秘密要緊，還是生命要緊？」

「假如是秘密，凌某是寧死不說！」

凌宇陵緩緩地道：「但這並非秘密！」

沈鷹一怔脫口道：「這不是秘密？」

「凌某根本沒有接到任何人委托要殺香車夫人的生意！這豈是秘密？」

沈鷹又再一怔，詫異地道：「那天你沒有在揚州城外追踪香車夫人那架香車？你又是否有碰見魯少風？」

「巨鯊帮的副帮主魯少風？」這次輪到凌宇陵驚異了。「那個身穿白衣，仗劍攔住某家馬首，其後又中了凌某一劍的人，便是魯少風？」

「正是！」沈鷹厲聲道：「他親眼看見閣下追踪水月莊香車夫人的馬車！」

「不錯，那時候某家也曾發現前頭有架馬車，不過某家之行動與香車夫人絕對沒有關係！」

「老夫如何才信得過你？」

凌宇陵嘆息道：「事實上某家追殺的是另一個人，這個人某家只能告訴你一點：他是一個男人，絕不是香車夫人！神捕若然不信，某家也沒話可說！」

「此話當眞？」

「絕無虛言，如有虛言便如此樹！」

樹字話音剛落，凌宇陵身子倏地飛起，只見白光一閃，又返回原處，這刹那才聽見「格咯」一聲，院子中一株桃樹巳斷爲兩截，桃樹跌落地上發出了一聲巨响！

沈鷹臉色微微一變。「三劍公子必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好吧！今日老夫且信你一次，如若發現你有欺騙老夫，便如此柱！」

話畢，沈鷹的身子也竄了起來，直向迴廊飛去。左掌一落，「啪！」的一聲，擊在一條柱子上，一忽，又飛回原處！

「請三劍公子好自爲之！蕭穆，咱們走吧！」沈鷹一拉蕭穆衣袂，便翻掠過圍牆。

三劍公子及其兩個死士正在驚詫，不知沈鷹葫蘆裏賣甚麼藥，待得沈鷹及蕭穆身形在圍牆外消逝，才聽得一陣「得！得！」的聲音，他們不由回頭望向迴廊。

只聽「轟！」的一聲，那條木柱至此才斷裂，簷瓦磚灰跟着跌下！

三人不由臉臉相覷，須知那柱子不粗，要把它弄斷絕非難事，難的是沈鷹能把那一掌的內力注入柱子內，慢慢震斷其木紋肌理，待得承受不住上面的壓力，才倏地粉碎跌落！

這一掌，若非內力巳至收發自如之境，莫能辦到！

這刹那，凌宇陵的神態倏起斂去，只聽左劍喊道：「好厲害的鷹老頭！」

閻羅帖

月杪的星月稀淡，但水月島的景色依然迷人。

薄霧似的水氣罩着小島，使水月莊看來如天上的月宮。

遠處不時傳來江濤拍岸聲，以及夜風吹葉的沙沙聲，這時刻水月莊巳沉睡在一片寧靜之中。

水月莊的內堂也一片寂靜，只偶有巡夜武士的脚步聲。

聽濤閣觀月樓的燈火却仍未熄。紗窗倏地被人推開，露出一個人影來，光自他後背射來，看不淸他的臉龐。不過下面的武士都知道那必是他們的莊主陶澎。

自從香車夫人離莊北上以後，至今巳近一月，却尚未查到蛛絲馬跡，這使陶澎不能不憂心如焚，而寇安江的離開，又使他多了一份不安之感。

陶澎憑窗望江，忽見對岸「嗤」地一聲飛起一枝火箭，緊接着在半空暴開一朵紫紅色的烟花。

他心頭一緊，忙喝道：「快派人去看看！」

只見一個武士如飛般奔了出去。陶澎亦忍耐不住。手掌在窗台上一按，身子便自樓上飄下。「快跟我出去！」

身形幾個起落，巳穿出莊門，但見外面楊柳樹上掛着不少氣死風燈，在薄霧中發着黃光。

陶澎來至此地，雙脚登時稍慢，不一忽便走至碼頭，抬眼望去，江上一艘快艇，箭也似的射到！

「什麼事？」

「啓稟莊主，分舵收到一張帖子！」船上倏地飛起一條人影，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路香主。

「是什麼樣的帖子？」

路香主雙手遞上一張黑色的帖子，聲音微微發顫地道：「請莊主親自過目！」

這刹那，陶澎心中倏地升起一絲不祥之念，他忙不迭接着帖子，並把之掀開！

只見烏黑的帖子上，用白粉寫着三個字：閻羅帖！

再細看一下，帖內既沒上欵，也沒下欵，陶澎心中又詫又驚，喝聲道：「帖子是誰下的？」

「屬下們無一知道……」

陶澎截口問道：「既然如此，這帖子又怎會到了你手上？」

「那是剛才趙三去如厠時，在一棵白楊樹上發現的，當時這帖子是被一柄飛刀釘在樹幹上！」

陶澎目光一落，果見帖子上有一道刀痕。

路香主續道：「趙三發現後，忙把它取下交上唐分莊主，分莊主看後便叫屬下連夜趕來！」

唐分莊主是水月莊設在瓜州分莊的主持人，姓唐名橋；趙三是分莊內的一個武士。

陶澎臉色一變。「你們一干人竟沒有發現是誰來投帖的！眞是飯桶！快回去叫唐橋來見我！」他欲把帖子撕碎，手掌剛提起，又改變了主意，把帖子藏入懷內。

路香主不敢怠慢，重新躍入快艇內，雙槳一揚，快艇向對岸竄去。

陶澎心頭忐忑，這刹那他才覺得失了個夫人，彷似不見了腦袋，什麼也拿不住主意，而寇安江遽然離開，也如失了一條手臂。

「快叫柴領班來觀月樓見我！」他回頭對手下道：「小心戒備，一有情況不對時立即示警！」

說罷便向莊內飛奔過去，儘管帖子的含意尚未淸楚，也不知對頭是誰，而對方更是未見踪影，陶澎一雙手掌經巳滲滿了冷汗。

× × ×

長江中游的一條畫舫上，沈鷹正與巨鯊帮的帮主游江天對飲，魯少風及蕭穆於兩側相陪。

游江天皮膚如同古銅般生亮，一顆豹頭，相貌威武，連盡三大杯後便問道：「沈神捕來敝帮，大概是來取聘金吧！」

沈鷹把酒杯使勁放下，沉聲道：「老夫剛自關外回來，聽得貴帮欲聘老夫，是以馬不停蹄趕來，不料半途得手下飛鴿傳訊，謂三劍公子凌宇陵在揚州之北一帶活動，是以慌忙趕去，蓋此人來去無風，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他若非出來殺人，要找他並不容易！」

說到這裏，魯少風截口問道：「如此說來，神捕巳查過他了？」

「正是！」沈鷹突然冷笑道：「老夫生平第一次遭人欺弄，料不到這人却會是你！」

魯少風驚道：「區區豈敢戲弄神捕，這個……請神捕明言，以解區區茅塞！」

「因爲凌宇陵根本不是去追殺香車夫人！而你却要老夫替你調查是誰請他去殺香車夫人！這叫老夫如何查？因爲本無此事！」

魯少風臉色大變：「什麼？凌宇陵不是去追殺香車夫人的馬車的？神捕又如何會相信他的話？這是區區親眼所見的。」

「他說他追殺的是另一個人，一個男人，只是湊巧跟香車夫人馬車的去向相同而巳。」沈鷹冷笑一聲，「老夫又如何相信你？」

魯少風臉色一陣靑一陣白，半晌才道：「假如神捕相信他，而不相信區區，區區沒話好說！」

游江天忙道：「這只是誤會而巳！老二也是爲了香車夫人的安全才會請你代查一下！咳，咱再喝幾杯，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他替沈鷹滿滿地斟了一杯，沈鷹却不動它。「酒老夫早巳喝了，現在只想問兩位幾句話！」

游江天脾氣也不甚好，聞言道：「姓游的素來是個直性子的人，你有什麼話要問，便請快問！」

「第一，這件事你們爲何不通知水月莊，却來找老夫？第二，魯當家的當時爲何這般湊巧在揚州城外經過？第三，魯當家爲何甘願冒險得罪三劍公子却要救香車夫人？」

魯少風嘆息道：「這就難怪神捕要誤會了，待區區把詳情複述一遍，神捕自能了解！」說罷他便由在揚州城外碰見三劍

公子追趕香車夫人的馬車說起，一直說至如何遭到水月莊寇安江的誤會，以致跟陶澎定下協議，故此他才要聘請沈鷹調查三劍公子追殺香車夫人的眞相。

沈鷹聽後想了一陣，問道：「當時你是因何事去揚州？」

魯少風臉色微變，隨即答道：「區區有事要到揚州找個朋友，因爲發生了那件事，是以並沒有進城，便筆直去瓜州水月莊的分莊了！」

「貴帮已經早有向水月莊借道之設想嗎？」

游江天道：「那巳有兩個月時間了，只是想到水月莊不會輕易答應，所以未曾去說項！」

魯少風接道：「也因此區區發現了那件事，便立即去水月莊，希望能以此作爲條件，得到交易的目的！」

「你認爲陶澎會答應？」

魯少風臉上突然現出一個奇怪的神色。「這個當然，陶澎武功雖然不錯，却是個膿包！他不能失了香車夫人！」

沈鷹忍不住又問：「香車夫人在水月島上的權力比陶澎還大？」

「雖然不是如此，實際上一切重大事務均由香車夫人決定，這幾年水月莊之所以能够安然處於江上，這跟香車夫人分不開！」

游江天也道：「這女人十分厲害，她兩頭拉攏關係，又跟陸上一些帮會有交情，故此各方面都互有顧忌，生怕己方假如去攻擊水月莊，而水月莊會邀其他帮會助拳，反把己方消滅！」

沈鷹脫口說道：「這女人果然不是平凡之輩，難爲她把這個策略運用得如斯成功！」

魯少風道：「水月莊表面上莊主是陶澎，不過人人均知眞正的莊主却是香車夫人，假如香車夫人有事離開，她的親信寇安江也成了副莊主，參予一切決定！」

沈鷹眉頭一皺。問道：「如此說來，陶澎這人豈不成了傀儡？他們夫婦的感情如何？」

魯少風聲音突然一沉。「可以說很好，也可以說不很好！」

「此話怎說？」

「香車夫人文略武功，胆識才氣均十分出衆，她是個處處要强的女人，跟陶澎儒弱的性格截然大同，他們的感情又如何能十分和諧？但也因爲陶澎的性格才能容忍這樣的妻子，所以相處還頗爲融洽！」

游江天哈哈一笑。「有一次，香車夫人在一個帮會內作客，主人家便曾經借酒賣瘋問她，怎會嫁給陶澎？她便笑說，她若不嫁他嫁給誰？嫁給別人只怕不到三個月便要被拋棄了！何況去那裏找個如此言聽計從的丈夫？當時咱姓游的也在座上，所以知道一二！」

沈鷹嘆息道：「世間萬物本是如此，一陽一陰，一剛一柔，否則天下豈非要大亂？」

魯少風冷笑一聲：「只是本來是男剛女柔，如今却是女剛男柔而已！」

沈鷹哈哈一笑。「這也沒有不合之理！嗯，老夫經巳替你們調查過了，三劍公子本不是去追殺香車夫人！」

游江天道：「不論如何，咱也不會少了你的聘金！來人！」

只見屛風後轉出一個中年人，手上拿着一個信封，游江天接來，把信封遞與沈鷹。「這是本帮所付之酬金，希望神捕笑納！不過，神捕的工作還未完成！」

沈鷹一怔，問道：「尚有什麼工作未完？」

「請神捕到水月莊一行，把經過告訴陶澎！」

「但魯當家用以作交易的是：香車夫人被三劍公子追殺的消息，現在結果却不是如此！」

魯少風接口道：「但水月莊對敝帮巳有成見，神捕此去起碼也能證實魯某絕非無中生有！」

「老夫仍未有證明香車夫人不落在貴帮手內！」

游江天臉色一變，道：「連神捕也懷疑咱？不過敝帮聘請你也只是調查三劍公子而巳。」

魯少風怕沈鷹不快，急道：「待區區寫一封信交與神捕，麻煩神捕把信帶到便是！」

蕭穆插口問道：「貴帮如何不派人去呢？」

魯少風看了一眼，嘆息道：「水月莊既然對敝帮巳有成見，他又怎會相信咱們的話？但神捕便不同了，陶澎不敢不相信你！」

沈鷹道：「好吧，老夫便替你們跑一趟，將來假如老夫查出香車夫人爲何會在揚州城外出現，又爲何會行色匆匆，自會來信通知貴帮！」

「如此便更多謝了！」

×　×　×

沈鷹及蕭穆兩人策馬沿江東進。夏日陽光猛烈，晝長夜短，所以便趁着黃昏時分，天氣涼快多馳了一段路。

「頭兒，想不到巨鯊帮調查一件這樣的小事，出得起五千兩的聘金！」

沈鷹笑道：「老夫也想不到他們竟有此大手筆，看來巨鯊帮近年來可刮了不少錢財！」

「這個當然了，當年大江帮大、三帮主死後，二帮主聘請咱們破案，後來一部分地盤巳被巨鯊帮佔去！地盤擴大收入自然豐裕！」

「只不知魯少風何時入了巨鯊帮，當上副帮主。」

蕭穆一怔，喃喃地道：「這倒忘記了問游江天，當年咱們調查大江帮跟巨鯊帮的恩怨時，似乎尚未有魯少風這號人！」（詳見本故事之「雙鷹會江南」。）

兩人一路談談說說，倒也並不寂寞，次日午夜巳到了瓜州，沈鷹問了水月莊分莊的地址之後，便與蕭穆前去敲門。

守門的武士聽得沈鷹的名頭之後，不敢怠慢，連忙入內飛報。

不一會，一個靑衫中年漢子便快步自內跑了出來。「在下唐橋，忝爲水月莊分莊莊主，不知神捕駕臨有何指教？」

「不敢。」沈鷹拱手道：「老夫受巨鯊帮之託前來與貴莊主陶大俠商量一件事，煩請唐莊主引見！」

唐橋哦了一聲。「不知巨鯊帮託神捕

來商量什麼事項？」

「有關貴莊香車夫人失踪之事！」

唐橋臉上微微變色，慌忙道：「如此請神捕跟這位兄台進來稍坐片刻，唐某立即派人出江通知敝莊主！」

「有煩了，」沈鷹便跟着唐橋入莊，旁邊的武士見名滿江湖的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竟是一副土裏土氣的糟老頭，都有點難信。

沈鷹却若無其事般，不斷觀賞莊內的景色，這雖只是一個分莊，但建築及佈置仍十分雅緻及具規模，花園內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奇花異草擧目能見，頗有江南園林的特色。

唐橋把他們引至內堂偏廳，丫環送上香茗，清香撲鼻，沈鷹呷了一口，嘆息道：「好茶，可惜管笑面不在此處，否則倒可叫他「評評！」」

唐橋向沈鷹旁推側敲，沈鷹硬是不把內情相告，反而問道：「此處佈置是經何人之手？」

「正是敝莊香車夫人，」唐橋恭謹地道：「在下也是香車夫人引荐入來的！」

「哦，這樣說來你跟夫人倒頗爲熟稔了？」

唐橋沉吟了一下。「也說不上，在下本在江南翁家作總管，後來因事離開，偶遇夫人，才被夫人重用！」

「香車夫人離開貴莊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三月中旬。」

「哦！她去揚州所爲何事，你又知道否？」

「夫人臨走時，曾經告訴在下，說要去高郵拜訪『天水寨』的蔣寨主！」

「天水寨在高郵？」

「在高郵城西五里之高寶湖畔！」

沈鷹心中忖道：「自此去高郵，途中果然要經過揚州。」口中問道：「那是什麼日子，你可還會記得？」

「三月十七日。」唐橋毫不思索地道：「後來巨鯊帮的魯少風傳來夫人被三劍公子追殺之事後，在下曾備快馬到天水寨拜訪蔣寨主，不料蔣寨主竟說夫人今年以來從未去過！」

沈鷹眉頭一皺。「她會改道去別處的麼？」

「這個在下便不知道了，夫人離開時，只告訴在下說要去天水寨而巳！」唐橋說話時，眉宇間也禁不住透出幾絲担憂之色，

沈鷹又問：「貴莊夫人離開時，可曾帶上隨從？又有幾個？」

「夫人一向只准讓她的兩個貼身丫環侍劍及侍琴上她的馬車，那天也只是帶了這兩個人而巳！」

「那兩個丫環可懂武功？」

「都是經夫人親手調教出來的！她兩個駕車也頗有一手！」

沈鷹沉吟了一忽，又問：「她爲何有香車夫人之號？」

唐橋微微一笑。「那是因爲夫人每次出莊都是乘那架馬車，而且馬車十分講究，四匹馬固然都是大宛名馬，而車廂也裝飾得美侖美奐，是以大江兩岸的朋友便稱她香車夫人而不名！」

說着手下來報告水月島方面叫唐橋把沈鷹及蕭穆送過去。

唐橋立道：「請兩位跟在下下船！」

再度受聘

船並不在江中，而在後花園。

後花園有一條水道，河窄水深，上有水榭小橋，河畔泊着一艘精緻的小船，船上有篷。

唐橋待沈鷹及蕭穆躍上船後，解下麻繩，也跳上船頭，竹篙在河內一撑，小船便蕩了出去。

後花園圍牆有道鐵柵，此刻鐵柵巳被打開，小船穿柵而過，外頭巳是岸邊，視野倏地一曠。

小船很快便駛入江內，江水雖急，可是輕舟在唐橋把持下行駛十分快速平穩。

此際天上巳染上一抹紅霞，混濁的江水變得光亮美艷無比，刹那間水月島經巳在望，江水拍在島邊的礁石上，湧起一陣水花，升起一團水烟。

鮮紅色的碼頭，伸展入江水中，楊柳拂風，花香迎客，雖未上岸，沈鷹巳忍不住嘆道：「果然是處世外桃源！」

船未泊定，岸上便有人問：「來的可是名震武林的沈鷹沈神捕？在下陶澎在此恭迎大駕。」

沈鷹探頭望去，果見岸上碼頭邊，楊柳樹之畔立着一個身穿湖水藍色的中年漢子，那套衣衫異常講究，滾邊的金綫在陽光下閃閃生光，漢子恭謹的神情中略現緊張之色。

沈鷹長身而起，「不敢勞陶莊主大駕！」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巳立於碼頭上。

蕭穆不敢怠慢，急隨沈鷹之後。

「敝島得神捕大駕光臨，眞是蓬蓽生輝，也使陶某受寵若驚。」

「陶莊主言重了，此地是人間樂土，世外桃源，沈鷹早就有心來此領略一下了！此番湊得良機，自當來一趟！」沈鷹緩步走至陶澎面前，抽出旱烟桿，裝了一鍋烟，敲着火石，抽吸起來。

他目光不斷在四處投射，疊聲地讚道：「眞是個好地方，莊主好會納福，難怪莊主體健身胖，樂不知愁了。」

陶澎苦笑道：「人謂此地是世外桃源，本亦不錯，無奈生於桃源內之人，却非神仙，也有愁悶之苦，只是不爲外人所知而巳。」

沈鷹知他担心香車夫人失踪之事，便道：「尊夫人吉人自有天相，莊主又何必多担憂。」他一口氣把濃烟噴出，烟桿在一棵柳樹上一敲，彈掉烟灰。

這刹那，陶澎突道：「神捕小心！」右手倏地探出，抓着沈鷹的手臂，同時向後一拉，只聽「嗤嗤」一陣亂响，柳樹葉叢中，竟然射下一蓬牛毛鋼針！

沈鷹變色道：「此島雖似世外桃源，却也是人間地獄，若非莊主拉老夫一把，豈不巳變成蜂巢！」

陶澎歉然地道：「此乃拙荊之精心佈置，用以防備外敵，在下一時忘記招呼一聲，倒令神捕得了一場虛驚！」

沈鷹心中暗哼一聲，忖道：「你就算

不拉老夫，難道這些小針便能傷得了老夫？」他運氣一振，只見衣袂上的一枝鋼針，倏地飛出，倒射入大樹幹上。

陶澎臉色一變，忙道：「風聞神捕武功蓋世，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沈鷹道：「所謂天外有天，誰敢謂武功蓋世，咳，老夫曾聞水月莊風雅絕人，莊主何不帶老夫去瀏覽一下？」

「請神捕跟陶某來，這位是……」

「他是老夫的手下，蕭穆，江湖上有人稱他『鐵面金剛』！」

「原來是蕭捕頭，陶澎雖然蟄居島上，對蕭捕頭之名，還是時有所聞。」

蕭穆抱拳道：「莊主之言，使蕭穆汗顏！」

唐橋亦已走上碼頭，四人便向水月莊走去。

× × ×

筵席仍然設在聚英廳上，人面已非前次。

酒過三巡，沈鷹才叫蕭穆把信遞與陶澎，陶澎隨即拆開觀閱。

「陶兄大鑒，啓者，自別以來，無刻不念吾兄欵待之情，至於吾兄之胸襟、道義以及不凡之儀表，亦不能忘之，料吾兄一切均好，弟聞手下稟報，謂尊夫人尚未回莊，亦替吾兄担憂，希望嫂夫人吉人天相，早日平安歸莊，是祝是盼！

「有關三劍公子之事項，已托江北總捕頭沈鷹神捕代查，詳情吾兄大可當面詢之！至於借道之事，容日後再行商量。即祝台安，弟魯少風頓首。」

陶澎看後把信交與丫環，叫她把信拿給沈鷹過目，沈鷹忙展閱之。

「神捕，信上有關調查三劍公子追殺拙荊之事，語焉不詳，請神捕實告，不知拙荊目前是否安全，三劍公子如今又在何處？」

沈鷹故意搖頭嘆息，却拿眼斜睨着陶澎。

陶澎臉色登時大變，急聲問道：「神捕，莫非拙荊已遭不測？」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非也，莊主莫緊張，且聽老夫把情況道來。」

陶澎聽了之後，噓了一口氣。「原來三劍公子追殺的並非拙荊，」可是神情倏地又是一變，「但，拙荊爲何至今仍未回來？」

「這個老夫便不知道了，老夫調查的只是有關三劍公子之事而已。」

陶澎担憂地道：「三劍公子雖非追殺拙荊，但拙荊也必是遇上強敵，否則何必驅車急馳。」

沈鷹喝了一杯酒，反問：「莊主沒派人去調查？」

「已去調查了，只是查不到絲毫蛛絲馬跡，就像拙荊等連人帶車在這個世上突然消失了般。」

沈鷹沉吟不語，唐橋輕咳一聲，向陶澎打了個眼色，陶澎忙道：「傳令飛燕隊上來獻技！」

話音剛落，牆上的蠟燭倏地熄去一半，屏風後响起一陣悠揚絃樂器，接着七個身穿薄紗的少女似飛鳥投林般自後投射出來。

音樂倏地一變，那七個少女四肢以及蜂腰，隨着節奏舞動起來，薄如蟬翼的紗衣隨着動作飄飛，暑暗的火光下，氣氛更形浪漫！

醇酒佳餚美人，都是尋常人追求的目的，此刻三物齊全，衆人看得心曠神怡，目不暇給，直至音樂停止，人已散去才如夢醒來。

陶澎道：「夜色已深，神捕及蕭捕頭便請在敝島宿一宵吧！」

沈鷹道：「此正合老夫心意！」

「移座觀月樓，唐老弟請回分莊主持一切！」

唐橋欲語還休，輕聲說道：「屬下遵令！」又轉頭，「神捕，蕭捕頭咱後會有期！」

觀月樓的佈置彷似仙境，欲要吹毛求疵，也只是斧跡太重，一切太過刻意求工而已。

樓內，蠟燭搖紅，泥獸吐香，三人憑窗坐在一張圓桌前。

江風自窗口吹入，使人頭腦一清，酒也醒了一半，沈鷹忍不住問道：「老夫心中有件詫疑之事欲問莊主，不知是否會冒昧？」

「請問何事？陶某但知自無不答！」

「老夫雖未走遍貴莊，但單觀此樓，已知所費不菲，不知貴莊之財錢是如何得來的。」

陶澎臉有窘態，輕聲道：「不瞞神捕，拙荊娘家乃江南一巨富，膝下無子，是以遺產由拙荊繼承！」

「如此說來，此島開支全由尊夫人支付？」

陶澎尷尬地一笑。「這又未必，陶某也有點錢，經營此島後才邂逅拙荊！不過後來的一些設置却是拙荊來了之後才建成的！」

「那麼貴莊的收入自何而來？」

「與巨鯊帮及江海帮一樣，不過咱們絕不出江攔刦客旅，只向漁民及搭渡收取一些保護費，另者本莊在名地還有七個店鋪，也有收入！」

「原來如此！」

陶澎突然長嘆一聲，接着自懷中取出一張帖子來。「拙荊剛失踪，本莊便接到此張閻羅帖，却不知對方是誰！」

沈鷹接來一看，詫異地道：「這倒是奇怪！既沒上下欵，亦沒標誌！」

「正是如此，在下才日夕担心！」陶澎道：「只是自接到此帖至今亦已十餘日，却仍不見對方有任何動靜！」

沈鷹又唔了一聲，却反問他：「老夫聽說貴莊有個姓寇的總管，今日因何不見呢？」

「唉！那天陶某斥責他幾句，他便辭別了！」

沈鷹一怔，雙眼望着陶澎。「你沒留下他？」

「挽留不住！他是拙荊的心腹，如今拙荊不在，大概已沒棧留之心！」

沈鷹心頭一動。「尊夫人在莊內有許多心腹？」

「幾乎一半是她的人！咳咳，這也沒有什麼奇怪之處！」

「這個自然，只是老夫隨便問問而已

！」沈鷹稍頓又問：「莊主還未曾猜出發放閻羅帖的是什麼人？」

「毫無綫索如何調查？而且也因此不敢多抽調島上的人去調查拙荊的下落！」

× × ×

這一夜，沈鷹跟蕭穆在客房內歇宿，雖是客房，佈置仍然刻意求工，那兩張床，叫人一躺下去，便捨不得爬上來。

蕭穆道：「頭兒，我有點奇怪，水月莊既然怕人手不足，爲何不聘請咱們調查香車夫人失踪之事？」

沈鷹淡淡地道：「人家不開口，難道老夫厚顏求他？睡覺吧，明早咱們便離開，這陶澎表面上客氣，骨子內對咱們却似不甚歡迎，晚宴時，老夫看得出唐橋欲提醒他，聘請咱們查案，他却假作不知，而叫那些歌妓獻舞！」

蕭穆脫口道：「莫非香車夫人的失踪跟他有關？否則豈會如此？」

沈鷹沉吟了一陣。「這可難說，咱們又沒有證據不可亂猜！」

次日一早，沈鷹及蕭穆便起床，他叫了一個武士帶路到莊外賞景。

清晨水月島的景色果然不同凡响，江面上升起一團薄霧，遠處帆桅點點，不但空氣清新，連樹木花草都格外青翠。

正在走動，只見一個武士匆匆而來，肅手道：「兩位，敝莊莊主有請，請兩位入莊早膳！」

沈鷹眉頭一皺，說道：「好吧，請帶路！」

早膳却設在聽濤閣，長几上擺滿蘇式糕點，陶澎站在門口恭迎，進膳時三人只寥寥交談了幾句，沈鷹道：「老夫尚有要事，何況莊主也忙於防備外敵，是故老夫不便再留在此躭擱莊主了！等下請莊主派艘小船，送咱過江！」

「神捕何不多躭一二天才走？」

「不必客氣，他日若有機會再來拜會莊主！」沈鷹用香巾抹去咀上的油漬，便長身而立，蕭穆也推席而起。

陶澎忙道：「如此待在下送兩位上船！異日神捕倘有空暇，還望駕臨指導，在下無任歡迎！」

三人出莊，遠遠便望見對岸開了一艘小船過來，陶澎心頭一動，却沒做聲，原來船是瓜州分莊派來的，操舟的正是路香主。

沈鷹放下幾句客套話，便飛落船上，那小船立即向對岸急速駛去。

沈鷹回頭一望，只見陶澎仍怔怔地立在碼頭上。

小船很快便接近對岸了，沈鷹道：「請在附近泊岸便成了！」

路香主笑道：「不，唐分莊主要在下把兩位送入分莊！」

「哦？這是什麼原因？」沈鷹驚異地問道：「你不是接到水月島的訊息才去的麼？」

路香主又笑道：「島上大小船隻不下三四十艘，若要送兩位，又何必召喚在下過來？」

「如此，你是受命於唐橋了！」

「正是，唐分莊主說有事要跟您商量，所以讓在下來迎接兩位！」

說着，小船已穿過圍牆的鐵柵，河畔的荷花開得正艷，唐橋含笑立於河邊，笑道：「兩位請上來吧，在下已在水榭設下水酒專誠恭候了！」

沈鷹躍上地面，笑道：「你不會白請老夫的吧？」

唐橋乾笑一聲：「不瞞兩位，在下正有事相求！」

「也罷，老夫便先喝喝你所準備的酒吧！」

唐橋連忙在前引路，水榭建在河端水上，下面種了不少荷花，還有兩對鴛鴦在河中戲水。

水榭雖不大，却可放下一張大八仙桌，此刻擺放的只是一張小圓桌，中間嵌着雲石，旁邊放着三張高背交椅，四壁都是木雕花窗，四周景色，盡收眼簾。

唐橋肅手道：「兩位請坐。」回頭見一個持酒壺的丫頭，忙令：「快替兩位貴客斟酒！」

那丫環長得肌膚勝雪，明眸皓齒，既有北國佳麗的剛健，又有江南美人的嫵媚。想不到連個丫頭也如此，看得沈鷹及蕭穆暗暗稱奇，心中都是想道：「丫頭已是如此，那個香車夫人豈不更是個尤物？」

只聽唐橋道：「這裏沒你的事了，你出去吧！」

那丫環檢衽行了一禮，緩緩退下。

唐橋舉杯道：「昨日因時間匆促，未及欵待兩位，在下覺得不安，如今先讓唐某敬兩位一杯！」

唐分莊主言重了！」沈鷹也舉杯一飲而盡。「唐兄有什麼事要跟老夫商量？此際已沒下人，大概可以說了吧！」

唐橋臉色微窘，道：「此事爲防他人誤會，實在不宜讓下人知悉！」

他頓了一頓才續道：「其實在下請兩位來，也沒有什麼大事，只是想請兩位替咱查一查夫人的下落而已！」

沈鷹身子一震。「這是貴莊的主意，還是你自己的主意？」

唐橋反問：「這有分別麼？」

「當然有，要是主意是你出的，老夫自是向你收取聘金，以及把調查的結果向你報告。」

「不瞞兩位，出主意的正是唐某！」唐橋長嘆一聲道：「本來昨夜唐某曾經欲提醒莊主，聘請兩位調查，奈何不知莊主是無意如此，還是不明在下之意，並沒有表示！昨夜在下回來之後，深覺困擾，是以決定私自聘請兩位調查。」

沈鷹略一沉吟。「唐兄有何困擾？」

「莊主對夫人之失踪似乎不甚重視，也沒有積極派人去調查，這都是違背常理之處的，」唐橋道：「事實上夫人不在，敝莊上下都頗担憂。」

「陶莊主曾語老夫，那是因爲發生了閻羅帖之事，他怕人手不足以防範，所以才不敢抽調太多的人去調查。」

唐橋又嘆了一聲，反問：「既然如此，他可有聘請兩位調查？」

「這倒沒有。」

「這豈不奇怪？假如發放閻羅帖的人，眞是個厲害的對頭，他更應該盡早把夫人找來！因爲夫人在莊內就像是一棵大樹，這棵大樹假如不在或倒下，後果……」

唐橋突然舉杯乾盡杯中酒，續道：「

何況夫人離莊之後到收到閻羅帖，已有好一段時間，莊主也沒過問！」

沈鷹問道：「以前香車夫人離開，貴莊主的表現如何？」

唐橋喟然道：「假如夫人離莊日子稍長，莊主便必定派人去討消息及聯絡，這次大反常日，所以在下才起了疑心！」

「起了疑心？」沈鷹眉頭一皺，「你認為夫人之失踪與陶澎有關？」

「在下不敢如此說，不過，心中確有所疑！」唐橋用誠懇的語氣道：「在下得夫人青睞及提携，這恩德在下自不敢稍忘，她假如有什麼不幸，在下自不能袖手旁觀，是以請神捕代查一下！」

沈鷹道：「好吧，老夫也被此事勾動了好奇心！初是魯少風認為香車夫人是為三劍公子所追殺，經調查不是，如今貴莊主又有此異常的表現！老夫便接受你之聘請！」

「不知神捕所求若干？」

沈鷹道：「老夫索求的代價，向來是因人因事而定的，如今一則事發至今已久，又沒有特別的綫索，二則也不知道唐兄的財富！不如由你自個開口吧！」

唐橋尷尬地道：「風聞神捕索價不非，但在下傾盡所有不足萬兩之數，這叫在下如何開口？」

沈鷹道：「如此等破了案之後再說吧，老夫絕不會讓你傾家蕩產！」

唐橋噓了一口氣。「如此在下便放心了！」

沈鷹突然想起一件事。「請問唐兄知否魯少風何時加入巨鯊帮的？」

「他加入巨鯊帮才年多，這人聰明機智，武功又高，巨鯊帮得了他之後，實力大增，使得大江帮深受威脅！」

「此人的來歷唐兄又知道否？」

「聽說他文武雙全，本在閩浙一帶走動，近年來才來此地，至於他的武功師承，却沒人知道！」

「巨鯊帮跟貴莊的關係如何？」

唐橋沉吟一陣才道：「武林有史以來都是強存弱亡，現在表面上雖然和睦相處，說不定大家都恨不得把對方一口吞下肚去！」

沈鷹含笑道：「貴莊也有此壯志？」

「不瞞兩位，夫人的確有把勢力擴大一倍之壯志。」

「為何還未實行？」

「她曾經跟魯少風有協議，暗中助他把勢力向西發展二十里，而要他把東段的十里讓給敝莊！」

「魯少風可有答應？」

唐橋道：「應該沒有，否則這計劃在去年底便早該實行了！」

「那是什麼原因？」

「這個在下便不清楚了，因為這件事敝莊所知的人也不多，夫人也只是向在下透露了一點口風而已！因為她要在下訓練五十個武士！」

沈鷹挾了一口菜，把它放在咀內細嚼。「夫人可還有跟她娘家的人來往？」

唐橋道：「依在下所知，應該沒有，因為夫人的娘家遭到一場瘟疫，家人都已死清，當時因為夫人尚未滿師下山，所以避過那一刦！」

「陶澎創建貴莊的情況你又知否！」

「那時候，陶莊主也是滿懷壯志，刻意發展水月莊，發誓要在長江佔一席位，可是目的達到之後，他却又滿足于現狀了！開始的時候，江海帮及巨鯊帮各有強敵要對付，對一個小小的水月島便不放在心中，後來夫人嫁給莊主之後，勢力大大發展，他們想把它吞下去便不容易了！」

「水月莊是否尚有強敵？陶莊主又有否厲害的仇家？」

唐橋道：「神捕大概是指閻羅帖那回事吧？這點在下都不甚清楚！」

沈鷹嘆息道：「連陶澎也道不清楚，這豈不奇怪！」

× × ×

陶澎現在不但奇怪，而且驚恐。

當沈鷹等乘坐的小船逐漸在水烟中模糊後他臉上突然露出一個憤怒的神色來。

半晌，他才猛然回過身去，準備返回水月莊。「快傳柴領班到書房來！」柴領班是跟他一起開創水月島的老臣子，他對他仍具莫大的信心。

他剛抬脚走了幾步，目光無意中一瞥，臉色倏地大變，原來矗立在碼頭邊的那柱旗杆上面赫然釘着一張黑色的帖子！

這帖子跟上次收到的那張閻羅帖，形式一模一樣！

陶澎雙脚一軟，身子急掠而起！一掠三丈，右臂輕舒，連刀帶帖拔了下來！

人在半空，目光已落在帖子上，只見那三個怵目驚心的閻羅帖字旁還有一行小字：「水月島水月莊莊主陶澎接收！」

陶澎臉色更為難看，飄落地上揭開一看，只見旁邊還有一行字：「香車夫人已不在，水月莊尚有什麼可怕之處！」

陶澎舉目一望，高舉帖子喝問道：「有誰看見這帖子是何時打在旗桿上的？」

衆武士均惶恐地答稱不知。

陶澎更怒：「都是些飯桶！本座若有不測，難道你們日子便會好過？」

衆人低頭不敢作答。陶澎雙脚一頓，只聽「咯嘶」一聲，碼頭上的木板竟被他踩斷了一方！

「有胆的便來吧！陶某也不是個省油燈！」

一陣江風吹來，他驀地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想起對方兩度下帖，已方都不曾發現，他又怎能不驚？第一次在分莊尚有話可說，這次却在水月島防備森嚴的碼頭上，對方的武功也叫人兇不起來。

再一陣清勁的江風吹來，陶澎才瞿然一醒，雙手連撕，那張黑色的帖子便似燒成灰燼的冥紙般，在江風中飄舞。

他心頭又是一寒，急忙抬步望水月莊奔去。

車廂的血跡

未至晌午，沈鷹及蕭穆便離開水月分莊北上了。

香車夫人最後一次出現是在揚州城外，是以他們自然得去那裏查看。

魯少風是在揚州西城門外三里處遇見香車夫人的，因此到了揚州城外十里，兩人便開始細心觀察起來。

官道上人來人往，車馬絡繹不斷，使

得觀察的速度更慢。

走了兩三里，只見官途左邊有一座不疏不密的樹林，沈鷹忙道：「蕭穆，咱入林看看！」

林中有一股臭味，大概是行旅客商都在此大小解之故，悶熱的天氣，以及嗡嗡的蒼蠅叫聲更使人煩燥。

沈鷹却似沒事人似的，四處走動觀察起來，蕭穆不敢怠慢，自另一頭走去。

那邊的樹林似乎較密，枝葉也較茂盛，蕭穆頭一轉，目光登時凝住了，原來附近樹木的橫枝有頗多折斷的現象，他忙走近一看，樹枝切口平滑，顯然是被利器劈斷的！

令人心頭大動的是樹枝斷口處附近的枝葉也有折傷的現象，他不由忖道：「這絕不是樵夫砍柴留下的跡象，樵夫砍柴豈會去動那些葉子？那麼這是什麼原因？」

心頭一跳，脫口道：「這是劍氣刀罡所造成的！」

沈鷹聽得他的聲音，忙問道：「你在嘮嚇什麼？」

「頭兒，你快來此處看看！」

沈鷹連忙飛奔過來，他看了一會，才讚成地道：「這果然是劍氣留下的，此處莫非經過一番打鬥？打鬥的人又是誰？」

「頭兒，咱再查一查！」蕭穆精神一振，便在周圍仔細觀察起來，一忽，回頭一望，見沈鷹俯身在地上猛嗅，不由走了過來。

沈鷹又伸出手指在一處地方挖動一下，道：「這裏的泥色較深，你看是什麼原因？」

蕭穆心頭一跳，脫口道：「這莫非是被血染成的？」

沈鷹故意問道：「你又如何判斷？」

「若不是血滴下染成的，地上泥土便不會花花斑斑，而該是一大片！」

沈鷹頷首。「眞是如此！這樣說來，果然有人在此打鬥過了，老夫剛才伸手挖了一下，確定了一件事，這些血在地上大概已有兩個月左右！」

蕭穆目光一盛，「這豈不跟魯少風遇見香車夫人的時間差不多？」

兩人又再查了一陣，却沒有什麼結果，於是先後出林。沈鷹心頭一動：「林中既然沒有屍體，那麼傷者必是逃出樹林，咱在路上找一找！」

蕭穆連忙低頭在官途上仔細觀察起來，此刻夕陽西下，光綫自側投射過來，路上一片光亮。

過了一陣，沈鷹又道：「這裏也有血跡！」

蕭穆急忙奔了過去，只見沙土上有三兩團較深的色澤，可是「血」至途中便不見了。

「頭兒，這是什麼原因？」

「大概傷者逃去樹林，奪馬逃跑了，是以那邊便不再有『血跡』。」

蕭穆心頭一動，脫口道：「那人是不是三劍公子所追殺之人？」

沈鷹一拍大腿：「該是如此，那傷者乘馬而逃，而剛巧香車夫人的馬車經過，後面是三劍公子一行三騎……後來魯少風剛巧看見這情景，是以以為三劍公子追殺的便是香車夫人。」

蕭穆接問：「既然如此，香車夫人如今又在何方？」

「她既對唐橋說要去天水寨，咱便沿途追尋下去。」

兩人便展開身法馳去，天色未晚便入了城，這一夜便歇在揚州城內。次日，蕭穆去馬市買了兩匹快馬，聯袂往北而去。

一路上並沒有其他什麼綫索發現，不一日便到了高郵，沈鷹問了路，向天水寨馳去。

天水寨在高寶湖畔，大半的寨子建在湖中，是高寶湖五個小寨最大的一個。

到了湖邊，只見湖汊縱橫，前面矗立着一個寨子。兩人正在指點間，不料蘆葦蕩中突然伸出兩把鐮鈎槍，來勾馬脚。

沈鷹及蕭穆聽得異聲，同時使了招「蹬裏藏身」，彎腰俯下，蕭穆金劍出匣，一劍把鐮鈎槍格開。

沈鷹左手五指一落，抓住槍桿，脚底一用勁，身子直將起來，那匹馬驀覺背腹受力，一聲驚叫，人立而起，登時把藏在蘆葦蕩裏的漢子拉將出來。

「你們可是天水寨的人？」

沈鷹話音剛落，只聽銅鑼一响，自蘆葦中搶出二三十個持刀的大漢。

沈鷹手臂一揮，那漢子登時跌去，喝道：「快去傳報，老夫乃是江北沈鷹，有事要找貴寨寨主蔣老英雄！」

一個年紀較大的問道：「可是衙門那個沈神捕？」

蕭穆斥道：「難道尚有別人？快去傳報！」

立即有幾個漢子躍上快艇向前滑去，那年紀較大的漢子，料是頭目。「請兩位稍候。」

「無妨。」沈鷹道：「聽說水月莊的香車夫人兩個月前曾來貴寨，未知有返去否？」

那頭目一怔，說道：「香車夫人來敝寨，去年的確來過兩三次，今年却未曾來過。」

「也許你未曾見過？」

「不可能。」那頭目斬釘截鐵地道：「小的是負責入口的安危，外人來此不會不見，除非她自西邊湖畔下水，然後由船載過來，但這可能性不大，因為對面的風湖寨，跟咱寨素來水火不相容，香車夫人得知其中關鍵，又豈會冒險捨此就彼？」

這頭目口齒伶俐，也讀過幾年書，說話井井有條。

沈鷹道：「這樣說來，是傳聞有錯的了。」

那頭目答得極為小心。「也許香車夫人來到敝寨，半途因事折到別處去了。」

沈鷹不由沉吟起來，只聽那個頭目道：「敝寨寨主已在寨口相迎，請兩位上船吧。」

沈鷹有心賣弄，道：「不必，請替代管理馬匹一下。」身子倏地自馬背上騰起，半空一折，飛至一株樺樹跟前，雙手連動，扯下三條樹枝，接着脫手向蕭穆拋射兩枝。

他雙脚連點，兩個起落已至湖邊，一聲輕嘯，身子貼水面飛出，眼看即將氣盡，把手上的一條樹枝抛落水面，左足跟着在上一點，身子便再度騰起向水寨射去！

氣盡之時，剛好落在寨前碼頭的一道木板上。

只聽上面有人擊掌道：「老朽久聞沈大人神技獨步武林，今日倒教敝寨上下一開眼界了。」

沈鷹一個燕子穿雲勢縱至上面，抱拳道：「這位大概便是蔣全蔣老英雄了！」

只見一個臉目清癯，鬚髮似雪的老頭鞠躬道：「英雄兩字不敢當，湖海野民得沈大人眷顧已感萬幸，豈敢當此厚賜！」

沈鷹目光一掠，見他背後幾個大頭領的神情都頗有敵意，忙道：「老夫今日來此，絕非代表官府，是以大人兩字亦請勿再稱呼，免得貴寨弟兄誤會。」

說罷，蕭穆亦已縱至他身後。

蔣全哈哈一笑，眼中露出一絲詫異之色，問道：「那麼兩位紆尊降貴駕臨草寨有何指教？」

「指教兩字不敢當。只想問老英雄幾句話而已。」

蔣全臉色略寬，肅手道：「兩位若不嫌棄簡陋，請到內堂一敍。」

「不必客氣，此處風景絕佳，何不邊談邊觀賞湖景？」

蔣全乾笑一聲：「老朽但憑神捕主意，不知神捕……」

「請問三月間水月莊的香車夫人曾否來拜訪過貴寨？」沈鷹緩緩地道：「望老英雄據實相告。」

蔣全一怔。「什麼？莫非香車夫人尚未返島？嗯，陶莊主請神捕調查？」

「老英雄尚未答老夫所問。」

「不瞞神捕，香車夫人勿說三月份，便是今年至今也尚未踏上這裏一步。」

「老英雄沒有記錯？」沈鷹本想問有沒有騙他，話至咀邊，猛覺不妥，連忙轉改口。

蔣全是個年老成精的狐狸，豈有不明的道理？「老朽所言，句句屬實，而老朽年紀雖老邁，却相信不會記錯，神捕假如不信，大可以隨便問問。」

「老夫豈敢不信？老英雄縱橫湖海數十年，講究的就是一諾千金的英雄本色，老夫自然信得過你，既然如此，老夫也不再打擾了。」

蔣全急道：「神捕何不入內喝杯水酒再走？」

「老夫身有要事，未克久留，請老英雄見諒，他日假如貴寨有人見到香車夫人，或有她的絲毫消息，請代通知水月莊瓜州分莊的唐分莊主一聲，老夫便感激不盡了。」沈鷹說罷抱拳道：「後會有期！」

話畢仍然與蕭穆踏枝躍去。

× × ×

巳近仲夏，日間太陽晒得路人頭頂冒烟。

官道之旁有一涼棚，有對爺孫在此販酒，棚畔大樹遮蔭，路人頗喜在此歇息，順便買杯酒來解解渴。

沈鷹及蕭穆戴着一頂洛陽帽子，蹲在樹下喝酒。

「頭兒，香車夫人不去天水寨，又會去那裏？」

沈鷹道：「老夫也是忖測不出，這附近巳沒別的什麼帮會了。」

「她那架與衆不同的馬車甚爲引人注目，咱們問一問，也許會問出什麼來。」

沈鷹喃喃地道：「人既不見，車亦不見，這只有兩種原因。」

蕭穆急問：「什麼原因？」

「一則是把馬車搗爛，毀屍滅跡，二是她們走水路，把馬車藏在船艙內，外面便沒人發覺了。」

蕭穆心頭一跳，脫口道：「走水路去那裏？」

沈鷹白了他一眼。「老夫只是推測而巳，也許香車夫人半途遇到什麼强敵，只好捨陸路而就水路了。」

「這倒大有可能，」蕭穆興奮地道：「假如走水路，她必是向東而去。」

「待老夫想一想……唔，揚州城東北有個江都城，那裏是大運河及新通揚運河的交滙處。」沈鷹說到這裏，聲音也响亮了。「那裏雖然河汊衆多，但行船豈比運河之暢通？咱便去那裏查一查。」

蕭穆自地上一躍而起，付了酒錢，兩人便向東策馬馳去。

不一日便到了江都，他們棄騎買舟而行。

到了一個叫胡集的地方，河面便淺窄了，較大的船巳不能通過，沈鷹心頭一動，決定上岸。那是因爲假如香車夫人的馬車如果由船載行，到了此處便不能再前進了，她必須棄船上岸就車。

沈鷹與蕭穆向東而行，日落之前便到了海安。海安是個小城，因處於水路交通樞紐，是故城內商業頗爲繁盛。

兩人找了一家客棧歇息，蕭穆四處打聽，果然聽到一個消息，兩個月前有一輛十分豪華的馬車駛入城內，車上的主人亦沒有下車，使兩個丫環下來買些食物及藥材，後來馬車又向東而去了。

沈鷹聽到這個消息，精神大振，喃喃地道：「莫非香車夫人受了傷？否則何需買藥？」

蕭穆接道：「她們一路向東而行，莫非後面亦有强敵追趕？她們要出海？」

沈鷹沉吟了一下，毅然道：「你去買些易容藥來，咱明日再追下去，這是唯一的綫索了。」

次日一早，他們又買了兩匹快馬，往東急追而去。到了黃昏，來至一條小河前，沈鷹見河上沒橋，又不見有搭渡，便叫蕭穆去找。

天色漸晚，西天只餘一抹紅霞，呱呱的宿鳥叫聲，不斷在頭上响起，遠處炊烟似霧，籠罩着農舍樹木。

沈應坐在河畔，抽起旱烟來，黃昏的村景，使他暫時忘却煩惱。

入黑之前，蕭穆滿頭大汗地跑了過來，叫道：「頭兒，前面河邊有一架破馬車，看樣子以前必是十分豪華……」

沈鷹未等他說畢，便自地上躍起，喝道：「快帶老夫去看看！」

蕭穆連忙轉身跑回去，奔了兩三里路，天色巳暗，蕭穆仍認出那位置，住脚道：「到了。」隨即剔亮了火摺了。

沈鷹目光一掠，這段河岸，有幾棵樺樹，樹旁大概因爲土肥水足的原故，野草叢生，高逾人膝，草堆內果然有架破爛的馬車！

這架馬車的車輪經已不見，車廂亦已

破爛不堪，木板四散，車廂末端的兩扇木門亦巳失掉，沈鷹接過蕭穆的火摺子，探頭入內觀察。只見底板上鋪着一層緞面軟墊，桃花之色，透有幾分溫馨。

車廂左右兩壁雖巳被泥巴染得汚穢不堪，但也看得出曾經裱上黃色的緞布，壁上還嵌了不少飾物，一看便知主人必是個女人。

車廂寬闊，足可容納三人之眠，褥被巳破，露出一團團雪白的棉絮，織錦的被面綉着鴛鴦戲水，河風吹來，似有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香味！

沈鷹幾可肯定，此爲香車夫人之座駕，他伸手拖下錦被，目光一落，心頭登時一跳，桃紅色的軟墊上，梅花似的染上一團團鮮紅的色澤，同時還有一團黃色之漬，沈鷹忍不住伸頸低頭一嗅。

他肯定了兩件事，紅的是血液，黃的是藥汁！

假如這車是香車夫人的，那麼受傷的是否香車夫人本人？

回心一想，他又肯定這個想法：車上只有一個香車夫人，兩個丫頭，而丫頭在海安下來購買食物及藥材，香車夫人却沒露面，這證明受傷的必就是她！

是什麼人把她傷了的，她現在是生是死，假如是生她的車子爲何會棄置于此？

沈鷹回心細心推敲：「假如香車夫人受傷，而强敵仍在後面，那麼她會採取什麼措施？假設老夫是她，必在傷口合攏後棄車乘船，因爲這車子實在太碍眼了！唔，如此想來，莫非她出海？

「那四匹大宛良駒呢？她必是騎馬到海邊，然後才拋棄！」想到這裏，沈鷹再沒疑問，右掌連擊，「喀嗤」連聲，車廂兩壁的木板登時跌下。

蕭穆一怔，問道：「頭兒，你……」

「過河，快！」沈鷹俯身拾起木板，把它拋落河中，雙脚一頓，身子竄起，飄落時剛在河中心，脚尖在木板一沾，迅即換了一口眞氣，隨即再度竄起飛向對岸。

蕭穆內力及輕功比之沈鷹差了兩三籌，是以他在河中連換兩口氣，才能到得對岸。

走了小半里，便到一個村莊前，農夫早睡，四周顯得靜悄悄，人剛走近，狗吠聲倏地响起。

沈鷹忙道：「請問有人麼？老夫因錯失宿頭，想來借宿一宵，費用多少，自不會少給！」

不一忽，靠外一間茅舍的木門倏地推開，一個白髮老頭一手提着蠟燭，一手擋着風走了出來。

他瞇着眼望了沈鷹兩人，道：「老朽茅屋太小，兩個人怕招呼不下！」

「不要緊，咱們有個地方歇息一下就行了！」

「如此，請兩位跟老朽進來吧！」老頭說罷，把蠟燭高高舉起照路。

那茅屋果然甚小，也沒間格，連廳帶房都在裏面，厨房設在屋後，屋內放着一張粗木桌子，兩張方櫈，老頭招呼他兩個坐下，自己坐在床舖上。

「兩位吃過飯沒有？」

蕭穆道：「不勞老丈操心，咱們身上還有乾糧！」

那老頭十分好客，又替他們倒了兩碗水。「老朽的兩個兒子到他鄉做長工，老件去了之後，便只剩我一人了！嗯，你們要去那裏？」

「咱們準備出海。」

「出海？這時候海上經常有風暴，可不平靜。」

「咱們只是乘船下江南！」

「原來如此，兩位仙鄉何處。」

「皖西。」沈鷹反問道：「不知老丈在兩個月前可曾見三個女子有借宿否？」

老頭一怔。「這倒沒有，不過却有兩個女子來問路！」

沈鷹及蕭穆齊是心頭一跳。「是什麼模樣的女子？」

老頭嘆息道：「那兩個女子長得十分標緻，討人喜愛，想不到却是人家的丫頭！奇怪，她們也是來問路出海的！」

沈鷹與蕭穆對望一眼。「她們也要出海？」

「也是要乘船下江南！」

「哦？」沈鷹略一沉吟。「老丈可曾看到丫環的主人否？」

「這個倒沒有，不過老丈曾經問那兩個丫頭，其中一個腮邊長一顆痣的說是她主母叫她來問的。」

「她們要問什麼？」

「從什麼地方出海比較方便，以及到那裏可以買船！」老頭答得頗快。

「老丈可有告訴她？」

「有有，老朽叫她們從沙甸下海，那裏有船賣售。」老頭反問一句：「你們兩位跟她們是什麼關係？」

沈鷹故意嘆了一口氣，道：「不瞞老丈，老夫便是那兩個丫環的主母的表哥！咱表妹跟她丈夫口角，一怒之下，竟然離家出走，現在她下江南，大概是要回娘家了！老夫便去她娘家勸解她！」

老頭恍然大悟。「原來如此，你老哥倒是熱心！」

「她這門親事還是老夫從中撮合的，一方是親戚，另一方又是朋友，現在發生了這種事，唉……老夫想省點脚力也不行啊！」

老頭唏噓不巳，讚了沈鷹幾句，才上床歇息。

次日一早，兩人辭別了老頭，向東急行，日落之前便到了那個叫沙甸的漁村。

這條漁村一半是漁夫，一半是造船的木匠，一到那裏，便聽到一陣叮叮噹噹以及刨木的沙沙聲。

沈鷹及蕭穆問了好幾家，終於問到兩個月前的確有兩個丫環來買一條有篷有艙的單桅木船，由于村內有現成的，所以丫環備了食水食物天黑之前便揚帆離開了。

沈鷹心頭一動，忙問道：「只兩個丫環？」

那木匠道：「咱見到只兩個，是否還有其他人便不知道了，因爲那兩個丫環十分闊綽，也不還價，咱便叫看船的離開，把船交給她們，便成交了！」

沈鷹想了一會，深覺香車夫人怕露出行踪，事先藏在某處，事後才悄悄上船的機會頗大，於是又問道：「可知她們在那裏麼？」

「她們說要出海去找蓬萊仙島！」那

木工說罷便哈哈地笑了起來。

沈鷹知道丫環是怕露出行踪而騙他，也不說破，便向他租了一條小船一個舟子，趁夜跟蕭穆放舟南下。

巧合巧遇

這些日子，風和日麗，小船乘流直放，異常快速，這天已至江南境界。

沈鷹不斷推敲，香車夫人南下會往何方，可是他對香車夫人所知實在有限，無從忖測。

他決定到杭州泊停，然後上岸調查一下，說不定遇上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還可求他帮一臂之力，憑他在江南的關係及觸覺，說不定能有所發覺也未定。

天黑之前，船已至杭州灣外的武原鎮附近停定，沈鷹叫蕭穆上岸買些酒食，蕭穆佩好劍欣然而去。

過了一陣，只聽蕭穆在岸上道：「頭兒，你看是誰來了！」

沈鷹伸頭出篷，只見岸上立着一個白衣青年，衣袂飄飛，頗爲瀟洒。「晚輩拜見沈大人！」

「是你？你頭兒呢？」

原來此人便是管一見的手下皇甫雪，沈鷹曾見過他幾次面，是以認得。

皇甫雪抱拳道：「晚輩頭兒囑晚輩出來租船，不料剛才在碼頭上碰到蕭大哥，故此跟他來此拜見大人！」

「你頭兒要出海？嗯，你下船坐一下吧！」

「不啦，咱頭兒等着晚輩，不如待晚輩通知他一聲，叫他一齊過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如此更佳！你速去速回！」

皇甫雪喜道：「晚輩這就去！」

蕭穆提着酒食躍將下來，笑道：「這趟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咱正想去找他，不想他反而撞了上來！」

沈鷹抽出烟桿，看了他手上一眼，皺眉道：「只一隻鷄，一包鹵肉，如何足够？再去買點回來，管笑面心胸狹窄，別讓他看了笑話！」

「是，如此屬下再去買些回來！」

那舟子道：「客官，這一帶小的頗熟，待小的去買！」

沈鷹抛了一錠銀子給他，道：「買幾條活魚回來！」

舟子笑着道：「船上炊具齊全，煮魚更是小的拿手本領，待小的弄幾味給您嚐嚐！」

沈鷹大喜。「如此更佳，弄得好，老夫自然有賞！」

那舟子拿了竹筐上岸去了，不一陣，天已黑齊，江上漁火點點，夜風吹來，涼氣陣陣，暑熱全消，沈鷹坐在船頭抽烟，心頭大暢。

只聽岸上傳來一個聲音：「沈大人，咱頭兒來看您啦！」

沈鷹臂上微一用勁，身子便原勢飛上岸，他脫口問道：「管老笑，你出海有何貴幹？」

不料管一見也同時發問：「沈老鷹，你因何下江南？」

兩人聞罷同時哈哈大笑起來，沈鷹道：「船上有酒有鷄，舟子又去準備佳餚，快下去談談！」

「正想叨擾你一杯！近來聖上可有找你？」

沈鷹一怔。「沒有呀！難道有聖旨給你？」

「沒有才是大妙之事！老夫還以爲你是奉旨下江南呢！」管一見笑罷又是一陣大笑，兩人相偕下船。

蕭穆早在船上點了盞油燈，艙內頗寬，四人分四頭坐下，中間還可放下酒食。

管一見目光一落，皺眉道：「怎地如此少？吃了還不够半飽！」

蕭穆看了沈鷹一眼，笑道：「原先不知管大人會自天而降，所以沒準備，如今舟子早已去辦菜了！」他替各人各斟一碗酒，「咱先吃吧！」

四人都是海量，一口喝了小半碗，只聽岸上有人唱歌而來，蕭穆笑道：「舟子來了！」一回頭，「請魯大哥快一點，客人已來了！」

舟子道：「您放心，包你快！」

管一見問道：「老鷹你何故乘舟來此，莫非貪圖海上風光，出來解解悶兒？」

沈鷹嘆息道：「老夫一生勞碌，終日奔波，豈有這種閑情雅緻？也許再過十年，倒眞的要退出紅塵，學學高人雅士，寄情於山水間了！」

「如此說來，你莫非來此查案？」管一見一怔。「是件什麼大案，要由江北追到江南？」

「也不是什麼大案子，只不過正點子由江北返回江南，老夫只好捨命陪君子！」沈鷹問道：「你可曾聽過水月島水月莊的名字？」

管一見驚呼道：「什麼？你是爲水月莊一案子而來的？」

這次輪到沈鷹一愕，脫口道：「你出海莫非也是爲這件案子？」

管一見臉色微變，沉聲道：「想不到水月莊竟然看不起咱們，既請你，便不必再請老夫，既請老夫也不必再請你！眞是豈有此理，早知如此，老夫也不接案！」

「且慢！」沈鷹道：「請你查案的是誰？」

管一見反問：「聘請你的又是誰？」

沈鷹眉頭一皺。「咱們同時說！」

「好！一、二、三！」

「請老夫的是唐橋！」

「請老夫的是孟白馬！」管一見也同時道。

「孟白馬是誰？」

「唐橋是什麼人？」

「孟白馬是水月莊江南鎭江分莊的莊主！」

「唐橋却是水月莊江北瓜州分莊的莊主！」

兩人忽然相顧大笑，管一見道：「如此你先把你那邊說一說吧！」

沈鷹這才由接受巨鯊帮魯少風的聘請說起，一直說到又再接受唐橋的聘請，如何千里追踪香車夫人，又怎樣棄陸路就水路追查至此處而止！

「好啦，老夫要說的都已說罷，該輪到你了！」

管一見猛呷一口酒，道：「想不到請你查案的，竟不是陶澎，而是唐橋。」

沈鷹一怔，及問：「莫非孟白馬是受命於陶澎，而來找你的？」

管一見笑道：「見鬼！」

「此話怎說？」

舟子已把魚燒好，捧了上來，還有一大碟油炸大蝦，果然弄得香氣四溢。

「大爺，剛才買菜還剩下一兩多的銀子……」

沈鷹不耐煩地答：「便給你吧！」

舟子喜道：「謝謝大爺！」

沈鷹揮手叫他下去，問管一見：「你怎地吞吞吐吐，只說一半！」

管一見長嘆一聲：「因爲陶澎已被人殺死，孟白馬請老夫查的便是陶澎的死因，及殺人兇手！」

「什麼？」沈鷹身子一震，「陶澎死了？那是什麼時侯的事？」

「五月十二日，讓他的丫頭發現的！死時大概是五月十一日深夜！」

「老夫是五月十日離開水月島的，算來就是次日了！」

「可有什麼綫索或跡象？」

「陶澎面目模糊，身上有黑氣，胸口也中了一劍！」

沈鷹截問道：「臉目爲何會模糊？」

「中了一掌！」管一見道：「是毒掌！而且還有一張閻黑帖子在床上！」

沈鷹沉吟一下，道：「那帖子老夫倒曾見過，只不知對方是什麼神聖！」

管一見喟然道：「奇怪的是當時竟沒有人發現兇手的踪跡，及打鬥的聲音！」

「陶澎死在何處？」

「死在寢室內，外面有武士把守。」

沈鷹心頭一動，脫口道：「兇手莫非是水月莊內的人？否則外人潛上水月島水月莊，不可能不被人發現！而兇手可能是陶澎所信任的人，他是死於猝不及防，否則又該發出聲音了！」

「老夫也是如此忖測，而且，水月莊的人也有此看法！」

「寢室內尚有什麼綫索留下否？」

「有一個鞋印，是個女人的鞋印！」

「女人的鞋印？」沈鷹又驚呼道：「兇手是女人？莫非是……」

管一見嘆道：「孟白馬認爲兇手可能是香車夫人！」

此次連蕭穆也驚呼起來了。「香車夫人謀殺親夫？她不是自顧不暇，四處逃竄麼？」

管一見道：「孟白馬說香車夫人可能是自行失踪，掩人耳目，然後偷偷潛回島上殺死陶澎，因爲島上大部分的佈置都是香車夫人親自設計的，她自然熟悉！」

沈鷹道：「這只是可能而已！」

「老夫也如此對他說，孟白馬却道香車夫人練有一種『黑煞毒掌』，中者的現象便是全身黝黑！」

沈鷹反問：「你現在要去水月島？水月莊又由誰掌管？」

「暫由一個姓柴的武士領班掌管！老夫正想乘舟到那裏親自看一看！」

「如此說來，老夫來江南倒是白費了，假設香車夫人是兇手，現在她的行藏必然異常隱蔽，也可能返回江北；她若不是兇手的話，此刻得知丈夫被人殺死，也該返回島上主持一切。」

管一見道：「所以老夫正要你相陪走一趟！你既然有船，倒也方便！」

沈鷹道：「也罷，老夫也去看看！」

衆人飯後便趁着月色，啓碇北上。

寢室的地道

小船自長江出海處駛入，碰上江海帮的船隻，管一見站在船頭一亮相，江海帮登時放行。小船逆水而上，蕭穆及皇甫雪輪流帮舟子操槳，速度倒也不慢。

到了水月島前，管一見傳言道：「江南管一見及江北沈鷹拜訪貴島，請柴領班出來相會！」

他內力深厚，江風吹之不散，遠遠傳了出去，連在莊內的柴領班也聽見，他早已得知孟白馬重金聘請管一見查案，所以連忙帶人奔出碼頭相迎。

沈鷹等人相繼掠上碼頭，吩咐舟子回去，剛走了幾步，柴領班便立在面前。

「敝島有幸，得兩位神捕蒞臨，蓬蓽生輝，在下等深感榮幸！只是敝莊主日前身故恐禮數不周，尚請兩位大人體諒！」

管一見皺眉道：「老夫是應孟白馬之聘而來，來此之目的，只是爲了查案，並不需要你特別招待！」

柴領班微窘，忙道：「此事在下也曾聽過孟分莊主提及，兩位古道熱腸，在下感激，請兩位先入廳侍茶！」

管一見見他表面上說得客氣，神色却不怎高興，使淡淡地道：「柴兄不必客氣，茶可以慢慢再喝，請先帶咱到貴莊主生前之寢室看看！」

「在下遵命！」柴領班忙領路先行。

沈鷹踏前幾步，悄聲問道：「貴莊之香車夫人回來否？」

柴領班冷笑道：「諒她不敢回來。」

「此話怎說？難道她是兇手？」

「在下不敢確定，不過，她的嫌疑却是最大！」

「既然只是嫌疑，你語氣又怎地如此肯定說她不敢回來！」沈鷹怒道：「假如柴兄已能肯定，何必請管一見來查案！」

柴領班登時語塞，半晌說不出話來。

管一見也忍不住道：「殺人總要有目的，你認爲香車夫人有非殺陶莊主不可之動機麼？」

柴領班嚅嚅地道：「這個在下使不太清楚了，不過江湖上能使『黑煞毒掌』的人，絕不多，而且，而且在下曾經聽見莊主說……」

「陶莊主曾經說過什麼？」

柴領班緩吸一口氣。「莊主曾說夫人多次埋怨他壯志消沉，又，又沒有什麼才幹！」

「莊主把這種話告訴你？」

柴領班胸膛一挺。「在下跟隨莊主已有多年，莊主一向視在下如同手足，有些話也不相瞞！」

沈鷹說道：「就算如此，也不能證明香車夫人是兇手，因爲這個理由還不足以使她動了殺機！」

「當然當然，」柴領班忙道：「在下也只說是懷疑而已！正如神捕所言，若非

如此，又豈會派人去請管神捕來查案？」

說着一行人已至觀月樓。

觀月樓旁邊是聽濤閣，聽濤閣是書房及會客之所，觀月樓樓下是陶澎夫婦的寢室，樓上又是書房及客廳，通常香車夫人在此看書沉思，有時也在樓上的小房過夜。她的兩個貼身丫環不時在樓上陪伴香車夫人。

柴領班略把情況介紹之後，便推開樓下的寢室。「房中的設置基本上仍保留現狀，請兩位仔細觀察，以期早日破案！」

皇甫雪立即把桌上的油燈點亮，管一見取燈於手，走前觀察，此刻雖是白天，而且小樓几明窗淨，但那張巨大的木床放在屏風後，光綫較暗。

管一見望了大床一眼，問道：「當時貴莊主的屍體倒在何處？」

柴領班指着床前道：「就在此處！」

「那一夜外面的武士沒聽見異響？」

「在下已經詳細問過，沒人發覺！」柴領班道：「本莊的武士絕大部分在島上及莊內外堂佈防，內堂反而較少，因爲外人要想過重重的暗樁，難若登天！」

沈鷹接問：「陶莊主是臉上中掌，身上中刀，而且全身呈現黑氣？」

「正是！」

沈鷹再問道：「你能肯定陶莊主身上之毒是來自對方的掌上？」

柴領班沉吟了一下，說道：「可能性較大！」

沈鷹及管一見同時冷笑一聲。「說不定是刀上有毒！」

柴領班變色道：「如何下判斷是兩位的事，這些話可是兩位問在下的，在下不是捕頭，對查案更是外行，所說也可能很幼稚，因這只是憑在下直覺判斷而已！」

管一見輕哼一聲，自知理虧，也不便多言，半晌問道：「那個鞋印呢？」

柴領班指一指屏風後，說道：「在這裏！」

管一見立即蹲下檢視，燈光下看得分明，那鞋印的確很小，一看便知是女人的鞋子留下的。

沈鷹、管一見、蕭穆及皇甫雪立即陷入沉思。

柴領班道：「諸位且慢慢觀察推敲，待在下出去佈置一下島上的防務，免得那個下閻羅帖的再度光臨，順便吩咐手下準備筵席。」

沈鷹淡淡道：「柴兄有事，請便。」

柴領班出去之後，管一見喃喃地道：「依情況看，兇手必是陶澎的熟人，否則莊內莊外衆多的武士爲何沒人發現？」

沈鷹含笑道：「除非還有一個未爲人知的原因！」

管一見心頭一動，脫口道：「不錯！除非此室有條地道通至外面！」

皇甫雪道：「頭兒，咱找一找吧！」

「找地面！」

四人立即分頭用硬物，敲動起來，由於寢室面積甚大，敲了好一陣，仍只能查了一半。

柴領班返了回來，見狀訝然問道：「諸位在做什麼？」

皇甫雪反問道：「你可知此室是否有秘道之類的設備？」

柴領班搖頭道：「這個在下倒未曾聽過莊主提及，嗯，這座觀月樓及聽濤閣是夫人設計及策劃建築的！」

管一見問道：「香車夫人經辦的事，你便不清楚？」

柴領班苦笑道：「夫人跟莊主表面感情融洽，實際上夫人在島上不斷擴展她自己的勢力，培養了很多親信，平日弟兄們表面上和氣，暗地裏也分成兩派！」

「你不是她的親信？」

柴領班長嘆道：「在下跟隨莊主多年，夫人怎肯相信我？」

沈鷹也忍不住問道：「貴莊主跟香車夫人暗中也在勾心門角？」

柴領班連忙回答道：「這個在下不敢亂說，嗯，酒菜已快弄好，諸位準備吃飯吧！」

「老夫把這寢室查遍之後，再去吃未遲！」

「如此在下先出去，排木，神捕們假如完畢，你帶他們到聚英廳去！」

「是，屬下遵命！」外面傳來一個漢子的應聲。

沈鷹微微一想，覺得陶澎既然是伏屍床前，說不得地道便在床底下，便爬了進去，用烟桿敲動起來。

烟桿觸磚，傳來幾聲「咯咯咯」的聲音，這聲音頗響，又有點空洞，衆人一聽均是精神大振，因爲磚底下必是空心，才會發出這種聲音。

蕭穆急忙爬了入去，自身上抽出一柄其薄如紙的利刀，在磚縫中撬動，四塊紅磚同時跳動一下，沈鷹忙道：「快去取燈來！」

管一見及皇甫雪一聽便知已有眉目，皇甫雪取起油燈爬了進去，此刻，那四塊紅磚已被掀起，露出一個黝黑的洞口來。

沈鷹提燈一照，下面有道石級，探頭下去一望，地道頗長，看不到盡處。

「老笑，叫那個排木去通知柴領班！皇甫雪你在這裏等吧！」沈鷹語畢便縮身鑽落地道，蕭穆次之，管一見押後。

地道筆直，異常乾淨，頂上是大青石板，兩壁也用麻石砌成，看來當時的工程既巨且大。

沈鷹心頭忽地一動，想起了一件事，不由生了一絲疑念。

走了二十多丈，地道拐了個彎，再走幾步，便聽見一陣嗚嗚的怪響。

管一見說道：「這是江風吹入石隙之聲。」

那聲音果然越來越大，終於連沈鷹及蕭穆亦能分辨出是風聲。

出口倒是容易找尋——有風吹入之處便是出口。沈鷹見那裏有點異狀，雙掌附在石上用力一推，那塊不甚平整的大石便應聲彈開。

一陣清涼江風撲面吹來，三人均是精神一爽。沈鷹彎腰探身出去，外面是一座假山，假山立在岸邊，江濤拍石，濺起浪花，把周圍的泥土淋濕。

蕭穆脫口道：「難怪房中會有腳印留下！」

正說着，背後傳來一陣步履聲，原來是皇甫雪及柴領班已快步趕了過來。

柴領班驚呼一聲：「難怪莊主會無聲

無息地被人殺死！兇手一定是潛水而來，悄悄爬入地道，然後跳至上面行兇！」

蕭穆答道：「這樣便可以避過島上及莊內暗樁的耳目！」

沈鷹低聲道：「但那個鞋印怎會留在屏風後？」

柴領班道：「大概她躲在屏風之後吧，那時候莊主可能在樓上，她等他下來之後才猝然撲了出來！」

管一見也看出一個疑點。「假如如此，地道出口附近也該會有鞋印吧！」

柴領班想了一下，說道：「那時候，她可能不知道莊主不在寢室內，所以以膝爬了出來觀望，及至發現沒人才掠起藏在屏風之後，這樣，其他地方自然不會留下痕跡了！」

蕭穆也問道：「既然如此，屏風後那個鞋印這般深？」

柴領班哈哈一笑。「諸位都是有名的捕頭，難道連這點也想不出來！那鞋印之所以這般深，是因爲莊主出現了，她全身運力準備作致命的一擊！雙鞋眞氣下沉，鞋底的泥也自然會深深印在地上了！」

沈鷹與管一見對望一眼，不由對柴領班刮目相看，暗忖道：「此人心智原來不弱！」

皇甫雪接問道：「香車夫人用的是什麼兵器？」

「一對柳葉刀！」

「貴莊主身上之傷痕，是刀傷還是劍傷？」

「是刀傷！」柴領班斷然地道：「因爲那痕跡明顯是被利器刺傷的，而劍一般只是刺及削！」他抬頭望一望天，道：「夜已深了，諸位請回莊用飯吧！」

× × ×

吃飯的時候，柴領班心情頗爲開朗，大概是因爲發現了地道吧，他並不諱言自己的感受：「今日若非四位查出地道，在下還以爲是防守上有所疏忽呢，還因此而訓斥了不少手下！」

沈鷹問道：「以後水月莊是否由柴兄主持？」

柴領班道：「在下只是暫代而已，替莊主報仇後，再由大家推選出新莊主！」

「不過現在還沒有進一步的證明，兇手是香車夫人！」沈鷹問道：「柴兄有甚麼看法？」

「在下怎敢班門弄斧？一切但憑四位判斷！」

「那裏那裏，在下高興還來不及！」

沈鷹與蕭穆找到了香車夫人的座駕車。

飯後，柴領班送他們到客房休息。客房就在聚英廳之後，聽濤閣之前，界于內堂及外宅間。

管一見道：「柴兄，咱們等下還可能會到聽濤閣及觀月樓查看，方便麼？」

「方便得很！諸位是爲敝莊主辦事，行動若是不便，又那能查得清楚？你們要到某處，便對外面的武士說一聲，他們自會帶諸位去。」柴領班抱拳道：「諸位早點休息，在下還得到島上巡視一下！敝莊主不幸被殺，寇總管又離開，强敵環伺，不得不小心一點！」

「柴兄但去不妨！」

四人閉門點燈輕聲交談，沈鷹忽然道：「那座地道工程十分浩大，建造必然甚爲費時，柴領班不可能不知道，他爲何說不知道？」

管一見答道：「會否是他故意如此？因爲他對香車夫人有頗大的情緒抵觸，換言之，他對夫人在莊內的權力以及一些策略，頗爲不滿！」

沈鷹點頭道：「這個自然，若以香車夫人培訓親信，總管之位，大概會由他担任！」一頓又道：「即使如此，他也不應該說不知道呀！這到底是甚麼道理？」

衆人都想不出來，管一見道：「剛才老夫倒把這點忽略了，等下再問問他！」

「還有一個疑點，一個人中毒，毒是來自刀上還是掌上，雖然難以分辨——因爲死之時間離此已很久，但總可以推測出來！」

管一見道：「如何推測？」

「假如陶澎是先中毒掌的，對方那一

刀便沒有必要再剁下了，假如陶澎是先中刀，那麼，他必會發出聲音，如此窗外的武士也必會聽到！」

衆人同時脫口道：「這果然是十分奇怪！」

「老夫因何會這般快便找出幾處疑點？」沈鷹目光在這人臉上掃過。「那是因爲老夫比你較早接觸這裏的人與物！當老夫一聽到陶澎被殺，便覺得水月莊近來所發生的事十分異常，陶澎之死因也可能十分複雜，連老夫也被勾起好奇心，是以才跟你來此！」

管一見問道：「你覺得有什麼異常之處？」

「第一，香車夫人的失踪，這件案子已有奇怪之處——託老夫查案並非陶澎也非水月莊，而是魯少風，而魯少風說香車夫人是因三劍公子的追殺而失踪，三劍公子却否認其事，不過照老夫調查之所得，香車夫人很可能受傷，是誰傷了她的？她逃往江南所爲何事？」

管一見截口道：「你還沒有證據證明她是逃往江南的，但憑蘇東那個白髮老頭及沙甸木匠之言仍不足以相信！她很有可能匿在江海帮——由北而下，自長江口轉入江海帮內！」

沈鷹頷首道：「這倒有可能！」

沈鷹頓了一頓才續道：「第二個奇怪的原因，陶澎對老夫說他是因爲島上人手不足才不能多派人去調查夫人失踪以及閻羅帖的來源的！但老夫就在他面前，他爲何不請老夫代查？而且當時老夫還婉轉問他莊上的經濟情況，照他所言，水月莊錢財多得很！

「第三點便是老夫的離開，次日陶澎便死了！這麼多件事一湊合，便顯得這案子既複雜離奇，又充滿詭秘色彩了！」沈鷹反問一句：「你認爲老夫所說的是否有理？」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這件案子內情雖然十分複雜，剛才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咱們自地道出去，島上的武士爲何沒有來查問？」

皇甫雪脫口道：「除非他們事先得到通知！」

沈鷹接口道：「這便證明柴領班根本知道寢室內有條地道，而且還知道出口之處！」

管一見霍地站了起來：「難道這小子有什麼瞞往咱們？老夫在上岸之時，便覺得他對咱們似乎懷有戒心，莫非聘請老夫查案的只是孟白馬的意思，而未徵求過他同意？雪兒，你去替老夫把他叫來！」

「是！」皇甫雪立即推門出去。

神秘客與香車夫人

皇甫雪一出房外，走了幾步便發覺外面有人躲在暗處，他右手立即落在劍柄上，輕喝道：「誰在暗處？」

木柱後閃出一條人影來。「公子有何吩咐？」原來是那個叫排木的武士。

「請問貴領班現在何處？咱們有急事要找他！」

「他在島上巡邏，嗯，不如等下他回來後，小的才通知他過來一下吧。」

皇甫雪沉吟了一下，道：「不如在下去找他……」

排木急道：「不好……咳咳，這個不大方便，不如待小的帶你去他房內等等他吧！」

皇甫雪回心一想，點頭道：「也好，如此請兄台帶路！」

「請公子跟小的來！」

柴領班的寢室離客房並不遠，在同一條橫綫上，只是一個在東，一個在西，中間隔著一個花園。

柴領班的寢室黑燈瞎火，排木把門推開，道：「公子進去坐一會兒吧，小的是負責客房那方的安全，得趕緊過去。」

「無妨，兄台請便。」皇甫雪踏步入門，又把門推回，房中一片黑暗，他伸手入懷，才記得把火石及火摺子放在客房中，忘了帶來，雙掌便在桌上摸動。

桌子上有座燭，上面還有半截蠟燭，可是上面却沒有刀石。過了一忽，他雙眼逐漸能適應黑暗，發現這只是一座小廳，屏風後似乎尚有房間，於是走了過去。

屏風之後的確有那扇門，皇甫雪附掌門上，輕輕一推，門却不動，這剎那，他心中突然生了個衝動，感到房內似乎有個什麼秘密似的，否則豈有大門不鎖，內房之門反而上了鎖之理。

他輕輕伸手在房門上摸索，奇怪的是門上並沒有鎖？那麼，爲何房門推不開，只有一個原因：房門是被人自內鎖住的！

皇甫雪心頭再一動，不禁伸手在門上敲動起來。

奇怪，門內突然響起一聲「得」的怪異聲響，皇甫雪手一推，門便打開了。

他緩緩吸了一口氣，右手緊握住劍柄，走了入去。

寢室比外面更黑暗，忽聽有人問道：「你來了麼？」

皇甫雪一怔，略一沉吟，大着胆子答道：「是的，在下來了！」

過了一陣，黑暗中再有人發問：「今日你來遲了！」

皇甫雪小心翼翼地答道：「因爲有些事就擱了，所以來遲了一點！」

「很好，你坐下吧！」

皇甫雪心頭怦怦亂跳，掌心也滲出汗來，心中不斷地盤旋一個問題，「這人是誰？他是認得我，還是把我當作另一個人？」目光一掃，黑暗中竟沒所見，他不敢問對方椅在何處，便伸手暗中摸索。

剛才他雖然看不到對方，但聽聲音，知道那人必是藏在帳後，是以不斷瞥向那邊。那是因爲帳子是白色的，是以他知道它的位置。

走了幾步，脚尖突然踢到一物，伸手一摸，原來是一張木製圓櫈，入手平滑，大概是髹了黑漆，難以發現，他身子一偏，下意識地向下一望，然後緩緩坐下。

就在此刻，突覺有一道輕微的風聲響起，接着白帳一陣搖幌，皇甫雪不由轉頭望過去，一顆心更形緊張。「您……」

話音未落，頭頂上一道勁風急响，似是兵刃劈空之聲，皇甫雪大吃一驚，幸而他反應迅速，而且手掌一直未曾離開劍柄，急切之間，身子一偏，「錚」地一聲，長劍脫鞘而出，向上一橫！

「噹」地一聲巨響，長劍碰及一物，飛起一蓬火星子，皇甫雪手臂一痲，長劍幾乎脫手跌下！

火星子飛濺的一瞬間，皇甫雪巳然發現有一團黑影持刀自橫樑上撲下！

一招過後，皇甫雪不敢怠慢，連忙轉身準備應敵！

對方出手果然極快，「呼」地一聲，鋼刀自側劈將過來，皇甫雪知對方膂力奇大，不敢硬擋，後退一步，身子一蹲，手臂暴長，寶劍反刺對方的下盤！

那人聽聲辨位，眨眼間巳移形換位，皇甫雪長劍一招刺空，對方鋼刀又再臨身！這一刀自上向下劈來，只聽那聲音便知其勢子之兇猛了！

皇甫雪素有快劍手之稱，不料這趟幾番出手都慢對方一綫，他亟欲反攻，身子一側，似葫蘆般在地上一滾，滾開半丈！

只聽「錚」地一聲，大概那人刀勢過猛，收招不及，刀刃砍在地上！

皇甫雪趁這眨眼即逝的良機，自地上彈起，一吸氣，身子向前標出，長劍擊風，嘶嘶亂響！

對這一劍的氣勢，力量，速度以及時間的拿揑，皇甫雪都充滿信心！

可是他仍然小覷了對方，只聽錚地一响，對方的鋼刀猛力斬下，登時把劍勢破盡，同時那力量震得皇甫雪一條右臂又酸又痲！

這剎那，他才驀覺危險之將至，連忙飄身向後退去，「呼呼呼」一連三刀都在他身旁間不容髮之處掠過！

刀刃上的陰森殺氣，使得皇甫雪胆氣大喪！

再一退，腳後跟突然觸及一物，他心念電閃，急忙一轉滾過，呼的一聲，又一刀在他前胸半寸之處掠過。

千鈞一髮之際，他左腳突然抬起，把那張圓櫈踢飛起來，向對方立身之處撞擊過去，同時身子向後急退！

「嘩啦啦」一聲，圓櫈在鋼刀之下碎裂！

皇甫雪雙腳連點三次之後，已至牆邊，他手肘向後一擊，「噗」地一聲，窗櫺四下飛射！再一轉身，左手手掌一摸一落，經已抓住一幅窗簾，用力向下一扯！

「嘶」一聲，長布飛落，外面的星光自窗口上投射入來！

皇甫雪大喝道：「有刺客！」同時回過身來，只見一條黑影如豹子般標向另一端！

「嘩」地一聲，連人帶布射出窗外！

皇甫雪一吸氣，持劍奔前，望將出去，只見那黑影在一棵大樹之後一閃而逝。

「什麼事？」一個武士自另一頭奔了過來。

皇甫雪左掌在窗台上一按，翻身出去，他手指一指。「有個神秘客自那邊逃去！」話說畢，皇甫雪才驀地發覺自己的聲音，竟然又沙又啞又緊！回想剛才的險象，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白光一閃，只見一柄單刀向他肩膊急劈過來，皇甫雪瞿然一醒，長劍向上一横，急把刀架開。定睛一看，原來偷襲他的是那個水月莊的武士！

「你便是神秘客！誰叫你進那屋子的！」那武士一刀之後，又一刀斬了過來。

「在下是皇甫雪！」

聲音驚動了附近的幾個武士，他們紛紛奔過來，手持武器把皇甫雪團團圍住！

皇甫雪又急又怒，喝道：「那個神秘客已經逃跑，你們還不去追，却來纏我作甚！」

他怕對方不知道他的身份，又道：「我便是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的手下，皇甫雪！」

話音剛落，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來：「雪兒，發生了什麼事？」

皇甫雪暗中舒了一口氣，叫道：「頭兒快來！」

沈鷹比管一見更快一步，一個起落便落在場邊，烟桿一引，挑開兩把單刀。「住手！」

那幾個武士立即住手，一個問道：「他眞的是你的手下？」

管一見厲聲問道：「雪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屬下剛才到柴領班房中等候柴領班，不料房中有人偷襲屬下，那人武功極高，屬下難以抵抗，後來屬下擊開窗子，他大概怕有人來查問，便逃跑了！」

管一見心頭一跳，問道：「他逃往那方？」

「那棵大樹後！」

管一見掃了那批武士一眼，緩緩走向那棵大樹，樹後空空如也那裏尚有黑影？

管一見霍地騰空而起，一躍二丈半，手掌落在樹幹上，身子立即竄入樹枝葉叢中！葉叢之中亦沒有人，管一見目光遠望，只見一條火龍自外游向莊內。

不一刻，便聽柴領班的聲音遠遠傳來：「排木，裏面發生了什麼事！」他一馬當先，幾個起落便投落花園中。目光一瞥，「原來幾位也在此處，莫非香車夫人那賤……她來過麼？」

皇甫雪道：「不是！剛才在下要找領班，排木說你在巡視島上的防務，不甚方便，是以帶在下到你房中等候，不料竟有人向在下施襲，在下跟他鬥了幾招，正感不敵，幸而人急智生，擊破窗子，扯下黑布，那人大概怕人發現，是故倉惶而退，便在那棵樹後消失！」

柴領班臉色大變。「竟有這回事？那人用什麼武器？」

「刀！」皇甫雪應道。

「是男是女？」

「房中毫無光綫，看不清楚！」皇甫雪反問一句：「柴領班，你房內窗子爲何要用黑布罩住？」

柴領班乾笑一聲。一頓才道：「自從敝莊主仙逝之後，柴某夜間忙於巡視島上各處要隘，到日間才有時間睡覺，柴某有個不好的習慣，光綫太猛便難以入眠，故此用黑布遮住房內的窗子！」

管一見自樹上滑了下來，柴領班略一抬頭，道：「原來沈大人藏在樹上！」

「這棵樹可有暗道通往外面？」

「沒有！」

管一見略一沉吟，道：「請柴領班立即派人到地道出口把守！」

柴領班驚叫道：「對！在下竟沒想到此點。」他說罷立即派了幾個得力手下出

莊，「請四位放心，只要那人一現身，便難以逃過本莊武士的利眼。」

管一見淡淡地道：「最好能把他抓住，可否請柴領班到房中坐談一下？」

柴領班略一猶疑，對手下道：「有什麼事立即來通知我！」

五人相繼返回客房，柴領班急不及待地問：「管大人有話要跟在下商量麼？」

「正是，請柴領班坐下！」管一見隨即問道：「有一件事使老夫大惑不解的，觀月樓寢室之下的地道，工程浩大，當時諒必花費了不少人力，物力及時間才能造成，而柴領班一直在莊內，因何會不知道那有一條地道的存在？」

「原來是這個問題！」柴領班笑道：「香車夫人未與先莊主成親前，在下一直在鎭江分莊主持那裏的事務，很少上島，是以後來加建的屋宇，內裏的暗中設置，在下便不太了解了！」

「哦？」管一見等都是一怔，「那麼你是何時調來島上的？香車夫人跟貴莊主成親已有多久？」

「在下上島當武士領班已有三年多！先莊主成親已四年半矣！」

「你上來的時候，觀月樓及聽濤閣等都已建成。」

「是的。」

沈鷹忍不住問道：「但島上之武士也會知道或者目擊，他們沒人告訴你麼？」

柴領班嘆息道：「建那兩座樓宇時，當時島上的人都不能接近，建島的工人都是外地請來的，後來雖然有人留了下來，但他們都得到警告，不得把秘密洩漏，是故一干老臣子也不知道！」

沈鷹及管一見對這個解釋都不甚滿意，但又找不出破綻來反駁他。

隔了半晌，管一見才問道：「陶莊主有否對你提及那張閻羅帖的事，他認爲發帖的是誰？」

「這件事敝莊主曾對在下提及，不過，敝莊主却猜想不出發帖之人。」

「當眞如此。」

柴領班臉色一變，長嘆一聲，道：「其實先莊主也懷疑帖子是島上之人寄刀留柬的！」

沈鷹及管一見互望了一眼。「他可有說出什麼原因？」

「第一次帖子出現在瓜州分莊之內，第二次却出現在碼頭上，就在沈大人離開的那一早發現的！」柴領班面有憂慮地道：「閻羅帖出現之地點，都是敝莊防備森嚴之處，故此先莊主認爲寄帖之人若非對方隱於敝莊的奸細，也是熟悉敝莊情況的人了。」

沈鷹一皺眉。「是故閣下跟陶莊主便認爲這人可能是香車夫人了！」

柴領班反問一句：「難道兩位認爲這個懷疑沒有根據？夫人不但熟悉島上的地形，莊內的內情，又有一批心腹，假如由她發帖，倒是很容易辦得到。」

沈鷹及管一見等人不由語塞，良久才道：「但也不能由此而證明，香車夫人便是閻羅帖的主人。」

柴領班嘆息道：「正因爲如此，所以才能懷疑，否則，在下早已一口咬定，閻羅帖的主人便是香車夫人。」

沈鷹及管一見再度語塞，深覺此君詞鋒犀利，心智頗高。

只聽柴領班又道：「還有一件事，兩位可能不知道。敝莊在瓜州的分莊，是由夫人一手籌辦，那裏的人也大都是夫人的親信。」

「哦？」沈鷹問道：「這樣說來，貴莊的人員不是分成兩派？」

柴領班想一下，答道：「可以如此說，不過表面上還能融洽相處，就拿島上的武士來說，他們也都能聽柴某的指揮。」

「私人事務也是如此？」

「那得看是什麼私人事務了。」

就在此刻，客房木門突然被人敲響，柴領班臉色稍變喝道：「誰？什麼事？」

只聽外面有人道：「頭兒，屬下有事稟報。」

「排木？進來！」

房門拉開，走進來的果然是那個叫排木的武士，他走前幾步，把咀附在柴領班的耳畔，一陣輕語。

柴領班臉色遽變，幾連額角也沁出汗來，失聲道：「眞的！」

排木道：「眞的！」

柴領班霍地站了起來，道：「諸位且在這裏稍坐一下，在下先出去一下就來！」說罷拉了排木快步出去。

沈鷹對蕭穆打了個眼色，蕭穆會意，立即掩出房外。不一刻他又重新回來，道：「頭兒，柴領班跟排木出莊！莊內的武士似乎有點混亂。」

管一見心頭一跳，道：「莫非是那個神秘客已被發現。」

沈鷹道：「假如是這樣，他爲何不告訴咱們？」

「快去看看，莫讓他使鬼。」

四人立即出房，展開輕功向莊外飛去，那些武士看見也沒有攔阻，相反臉上都現出詫異詭秘之色。

出了莊，只見楊柳樹上掛了不少氣死風燈，加上星月滿天，島上一片光亮，視物如同白晝。四人見有些武士走向碼頭，便也望碼頭掠去。

今夜江風頗勁，江濤洶湧，發出嘩嘩啦的拍浪聲，月光下，只見碼頭外停着一艘精緻鮮艷的小船，在江濤上載沉載浮。

船頭上立着一個身穿白紗的女人，臉上罩着一方紗巾，江風中衣袂飄飛，金釵搖幌，似是月中仙子。

「請問夫人，因何貪夜回來，你不說清楚，屬下怎敢讓你上來？」

沈鷹及管一見心頭齊皆一跳：「她便是香車夫人？」

撲朔迷離

只聽江上傳來一陣似黃鶯般的聲音：「大胆柴森！你既然自稱屬下，因何胆敢阻止我上島！」

「不是柴森大胆，而是因爲莊主剛死不久，而夫人又失踪日久，屬下不得不謹愼一下。」柴領班道：「而且島上的弟兄對夫人失踪之事也甚關懷及詫異。」

香車夫人响起一陣銀鈴似的笑聲：「你懷疑我是假冒的？」

「不敢。」

香車夫人擊掌道：「侍劍侍琴，你們出來！」

船艙裏立即鑽出兩個妙齡的丫環出來，衆人目光登時一亮，只覺這對丫環肌膚勝雪，眉清目秀，紅艷艷的櫻桃小口，令人看了恨不得伸頸去香一下。

香車夫人輕聲一笑。「這兩個丫環你們該都認得了吧，那麼還會懷疑我是假的麼？」

「夫人之芳容……」柴森似口吃的道。

香車夫人眉頭一揚，冷哼一聲，隨即嘆道：「也罷，今日便索性再讓你看一次。」手臂一抬，自衣袖中伸出一管似玉雕的粉臂玉掌來，輕輕解下臉上的紗巾。

島上的聲音倏地消失，就連那江濤拍岸的聲音似亦不存在。

只見一張芙蓉般的俏臉，嵌着的眉、眼、鼻管、櫻桃小嘴，大小形狀無一不配襯得恰到好處，無一不美奐美侖，令人不知要用什麼字句言語來形容，心中及喉間翻來復去只有一個字：美！

香車夫人之美不是佛像般的莊嚴，更非青樓歌妓的狐媚，亦非神仙似的恬靜冰冷，她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一個美人！

她有少女的含蓄，有女人的成熟風韻，加上俏臉、隆胸、纖腰、凫臀，便成了一個白玉無瑕及有血有肉的美人。

連沈鷹及管一見也都覺得心跳加速，雙耳似乎失聰，只聽到怦怦的心跳聲。

良久，一陣江風吹來，香車夫人一聲輕嘆飄盪在江風中：「够了麼？」柔荑一動，紗巾又再把臉龐遮上，月光洒在她秀髮上、肩上、身上，倏地生出一股難言的神秘，就似這美人絕不是單靠表面便能予之了解。

柴森猛吸一口氣，嚅嚅地道：「不知夫人回來貴幹？」

香車夫人的聲音倏地變冷。「這水月島幾時變成你柴森的？」

「但莊主已死……」

「我仍是莊主夫人！」香車夫人倏地揚聲道：「島上的人聽着，你們仍承認我是本島的主人麼？」

只聽碼頭上人聲喧嘩：「夫人當然仍是本島的主人。」

「我們誓死效忠夫人！」

「沒有夫人，那還有水月莊的今日？誰反對水月莊，便是水月莊的死敵！」

香車夫人格格格地笑了起來。「柴森你聽見了沒有？」

柴森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一忽，猛地跪下，叫道：「屬下恭迎夫人回島主持一切。」轉頭厲聲道：「你們還不拋下纜繩，繫住小船！」

「不必！」香車夫人突然如水中仙子般冉冉升上碼頭。衆人只覺眼前一花，鼻端便聞到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香味。

香車夫人的兩個丫環跟着夫人的背後。香車夫人走了幾步，螓首一抬，瞥及沈鷹及管一見等人，倏地轉首問柴森道：「這四人是你新近請上島來的麼？」

管一見冷哼一聲道：「老夫是江南總捕頭管一見，來此只是爲了調查尊夫之死因。」

「哦，原來是你，請問那一位是沈鷹沈神捕？」

沈鷹淡淡地道：「老夫正是，夫人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當，妾身正有事向神捕請敎。」香車夫人說罷，突地格格地笑了起來，「唐橋請你調查妾身的下落，不知神捕查得如何？」

「夫人不是已經在島上？」沈鷹不悅地道：「夫人是欲考驗老夫的本事？」

「神捕言重了，妾身自小失敎養，不善言語，如有得罪了神捕請神捕原諒！」香車夫人倏地對沈鷹及管一見福了一福。

「請兩位移玉到觀月樓，妾身今夜要好好欵待兩位，事實上也正想找你們。」

管一見道：「夫人欲找老夫等，所爲何事？」

香車夫人笑道：「還不是爲了調查外子的死因及兇手？」

管一見等四人，心頭均是一跳，柴森懷疑殺人兇手便是香車夫人，而她也要請自己調查殺夫兇手。

這剎那，四人心中齊皆覺得此案更加撲朔迷離了。

只聽香車夫人又道：「侍劍，你快去弄一席盛筵來　請四位跟妾身來。」說罷率先而行。

沈鷹四人跟在她背後，江風吹來，香車夫人紗衣飄飛，直似欲乘風而去。四人心頭大覺不是滋味，往日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在氣勢上都能壓倒對方，今日却似下人般跟在她背後，一時之間竟被其氣勢攝住了。

×　×　×

觀月樓樓上，燈火通明，四壁窗子盡皆打開。

水月莊的屋宇樹木，均在眼底，遠處漁火粼粼，夜風徐吹，滿室皆香。

沈鷹抬頭問道：「夫人之傷已好？」

「多謝神捕關懷，傷勢經已痊癒。」

「不知傷了夫人的是何方神聖？」

「是敝師門的幾個仇家。」

「令師是……」

「家師武夷風婆婆。」

「哦……」沈鷹對這風婆婆不甚明了，只知她是個介于正邪之間的人物，武功頗高，脾氣却甚烈，故有風婆婆之稱。

香車夫人伸出玉手，提起桌上的酒壺，爲各人斟了一杯酒。「請問外子被殺之事，四位調查的進展如何？」

管一見把事情略說一遍，香車夫人螓首一低，沉吟不語。

管一見眉頭一掀，沉聲道：「莊內有頗多人懷疑陶莊主是被夫人所殺……」

香車夫人嬌軀一震，失聲叫道：「什麼？他們懷疑我謀害親夫？誰懷疑的？」

管一見嘆息道：「夫人且息怒，待老夫由頭說來。」他雙目迸出厲光，道：「夫人能否拿下臉上的紗巾？」

香車夫人肩頭一動即止，半响才緩緩解下紗巾，幽幽地道：「妾身若不答應，四位料必會更加懷疑了　現在管大人大概可以說了吧。」

「夫人可知閻羅帖之事？」

香車夫人秀眉一皺，驚訝地問道：「閻羅帖？這到底是怎回事？」

這個表情立即落在管一見及沈鷹的眼

中。

沈鷹自懷中拿出那張閻羅帖來，道：「這便是閻羅帖，放在尊夫屍體之旁。」隨即又把水月莊兩次發現閻羅帖的情形說了一遍。

香車夫人嬌容一變，寒聲道：「兩位懷疑妾身便是閻羅帖的主人？也因此懷疑殺人的便是我？」

「情況詭異，不得不如此相信。」管一見反問：「以夫人之見又認爲外人能在瓜州分莊以及碼頭上留刀寄帖麼？」

香車夫人嬌軀猛搖，半晌才道：「瓜州分莊猶可說，本島碼頭竟會發生這種事，的確令人難明，老實說，妾身也懷疑這是本島之人所爲，但絕非是妾身。」

「也許是夫人的心腹所爲？」

香車夫人幽幽一嘆。「如今妾身眞的是百詞莫辯。」

管一見四人八隻眼睛齊瞪在她身上。

良久，香車夫人似是精神一振抬頭道：「外子是中了『黑煞毒掌』而死的？」

「屍體老夫等未曾目擊，說此話的是柴領班。」

香車夫人忽然笑了起來，接着把手掌攤開，「四位請看看妾身的一雙手掌。」

管一見等一怔，目光一落，只見香車夫人一雙手掌似白玉般晶瑩。

「諸位可曾聽過有關『黑煞毒掌』的事麼？」

皇甫雪輕吸一口氣，道：「聽說中此掌的人，全身泛黑而亡。」

「不錯，但有關練掌的情況你們又曾知道否？」香車夫人一雙妙眼睨了皇甫雪一下，皇甫雪倏地覺得臉上一熱，痴痴地搖搖頭。

香車夫人輕啓朱唇道：「黑煞毒掌又稱蜘蛛吃肉掌，只因這個名字太過難聽，是以沒人叫之。練者每日需用手掌去餵毒蜘蛛，慢慢增加掌中的毒質，直至完全不怕蜘蛛之毒。

「練成之後，還需七日餵養蜘蛛一次，以保持其掌中之毒素不減，也因此點，故此近來已沒有人練了，一則麻煩，二則去何處捕捉這許多毒蜘蛛，除非是生長在苗疆。」

這種情況衆人都是首次聽到，均感到十分驚訝。

「妾身這雙手掌，不敢妄自菲薄：長得十分柔滑平整，潔白如雪，像是練過『黑煞毒掌』的麼？」

半晌，沈鷹才問道：「既然如此，柴領班爲何說夫人擅於此種毒掌？」

「大概因爲有一次一夥海盜潛了上來，妾身那時身上剛好有一枝毒針，於是把毒針挾在手指間，拍了那魁首一掌，那人登時滿臉烏黑，妾身便恫嚇他的手下，說妾身練有黑煞掌，結果他們果然撤退，那時候本島人手實力既不足，而且很多設置亦未完成，妾身不能不出此下策，同時爲怕手下會傳出去，所以也不把指中挾針之事說破。」

她語音一頓，接道：「以前妾身手上還戴了一對鮫皮手套，她們根本看不到妾身的肉掌。」

蕭穆問道：「夫人爲何要罩紗巾，又戴手套？」

「這是家師的遺命，她老人家說妾身野心勃勃，又兼天生尤物，將來若與男人相處，會生出很多事端，所以嚴令妾身幪面戴手套。」

四人一聽，齊皆點頭，道：「原來如此！」

「但，有關此點尊夫亦不知道麼？」沈鷹忍不住問了一句：「他大概不會不知道，你根本沒有練就什麼毒掌吧？只要他知道，他的心腹自亦知道。」

香車夫人笑着道：「外子當時曾經問妾身，爲何雙掌如斯雪白，妾身戲言道武夷山上有一種山菓，吃了全身便變得光潔無比，而且手掌上的毒氣，也變得能予控制。」

「如何個控制法？」

香車夫人失笑道：「要毒有毒，要它無毒，便無毒氣發出。」

「他深信不疑？」

「諒是如此，」香車夫人又嘆息道：「那時剛新婚不久，妾身也有心嚇他一下，叫他不敢虧待我。」

「如此說來，夫人倒不是兇手了，因爲夫人根本不懂黑煞毒掌。」

「這個當然，妾身有殺他之理由及動機麼？實不相瞞，外子對妾身言聽計從，這種丈夫恨本難再找到第二個。」

管一見噓了一口氣。「夫人剛才說，你也懷疑閻羅帖是貴島之人發出的，未知夫人心目中可有值得懷疑之人？」

「當然有，他便是柴森。」

「柴森？」皇甫雪驚呼道：「怎會是他？」

「如何不會？他是島上武士的領班，自有不少心腹，要去碼頭桅桿上弄一張帖子上去，還不容易，而且他還故意把外子毒死，却道外子是中了黑煞掌，以此嫁禍妾身？」香車夫人冷笑道：「他却想不到妾身恨本不懂得什麼黑煞掌，這是個極大的破綻。」

「他不是尊夫的心腹麼？」

香車夫人的神色突地變得森冷無比。「所謂人心隔肚皮，誰知道他心中打什麼主意？大概他認爲妾身失踪，只要外子再死，這島便是他的了，否則他爲何不讓妾身上島？」

沈鷹及管一見都是心頭狂跳，香車夫人這個分析，合情合理駁口不得，不由他倆不信服！

「神捕若不相信，妾身叫他來此對證一下如何？」

「且慢！」管一見回頭對皇甫雪道：「你把剛才遇到神秘客的事說一遍吧！」

皇甫雪猶有餘悸地述說了一次。

管一見道：「你再把那人問你的話說一次！」

「第一句是『你來了麼？』屬下答：『是的，在下來了！』第二句他問：『今日你來遲了！』屬下又答：『因爲有些事躭擱了，所以來遲了一點！』。」

管一見看了沈鷹一眼：「老鷹，你認爲如何？」

沈鷹緩緩地道：「那神秘客問第一句之時，肯定他還不知道皇甫鷹的身份！唔，也就是說他還以爲皇甫雪是他想像中的人！」

皇甫雪問道：「這樣說來，是晚輩答錯了？」

「可能。你的問話可能是一句事先約定了的暗語，你答錯了，他便知道了你的身份，所以向你施襲！」

「如此，答錯的是第二句了！」

「這也未必，第一句你很可能已經答錯，他爲恐自己聽錯，或者爲着小心起見，便再問第二句，你又再答錯，他自無疑問。」

皇甫雪嘆息道：「可惜看不到他的廬山眞面目，否則便不用忖猜了！」

蕭穆接口道：「那神秘客跟柴森又有什麼關係？柴森房內的窗子全被黑布遮住，又有沒有可疑之處？」

香車夫人突然道：「那個神秘客便是柴森！」

皇甫雪脫口問道：「夫人有何理由作這樣的判斷？」

「第一，那是他的房間，第二，柴森也是使刀；第三，妾身認爲柴森以爲皇甫雪是排木，所以他問：『你來了麼？』本應答：『是的，屬下來了！』皇甫少俠却把屬下改作在下，柴森一時之間不知是不是排木一時口快答錯，還是自己聽錯，所以才再問第二句！」

「夫人又認爲那第二句又應該如何作答？」

「他那句話只是個試探，『你來遲了，』應該是『今日你來早了！』」皇甫少俠不知就裏，是故便答錯了！」

皇甫雪忍不住再問一句：「夫人又憑什麼，如此推測？」

「排木叫你進去，而他自己爲何不進去呢？可能是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還未到約定時間進去，其二是故意叫你進去『送死』！」香車夫人稍頓又道：「也很可能他認爲你只會在廳上等候，不會去『敲』門，而你無意中在門板敲擊的次數，正好湊巧跟他們之間的約定一樣！」

蕭穆不服地道：「假如柴森在裏面，可能是在做一件不爲人知之秘密，排木不可能把皇甫兄請入那裏！」

「理由妾身剛才已說過一點。」香車夫人含笑說道：「也很有可能排木雖然是柴森的心腹，但有一些事柴森也沒有告訴他！」

沈鷹接道：「夫人既然懷疑尊夫爲他所殺，而他寢室之中又藏有秘密，那麼，咱們不叫他來對證一下？」

「妾身正有此意！」香車夫人輕擊了一下手掌，侍琴便自屏風後走了出來。「去把柴領班請來。」

侍琴去後，香車夫人即殷勤佈菜勸酒起來。

沈鷹及管一見心頭疑團難釋，各自想着心事，低頭吃着悶酒！

半晌，沈鷹忽道：「樓下屛風後那鞋印十分奇怪！」

「怎樣奇怪？」香車夫人聽了脫口問道。

沈鷹說道：「那脚印是被人故意佈置的！」

話音剛落，只見侍琴慌慌張張奔了上來：「不好啦夫人，柴領班跟排木都不見了！」

夜來琴聲

香車夫人聞報忽地站起來，急聲問道：「他兩人逃出本島？沒有阻擋他倆？」

侍琴道：「剛才婢子跟馮尚德馮大哥四處找他們不到，後來才發現島後一艘快艇不見了！」

香車夫人恨聲道：「這廝必是由地道逃過本島武士的視綫了！四位請跟妾身到他寢室中搜查一下如何？」

「好，老夫等正想仔細查一查！」

於是六人魚貫下樓，急步走向柴森的寢室，香車夫人招來幾個心腹亮着火把松枝，走入裏面搜查，室內登時光如白晝！

可是一廳一房全都查遍，除了發現一條通往花園假山的暗道之外，却沒有其他發現。六人又自假山下的地道走回寢室，途中，沈鷹突然發現離假山不遠之處有一處地道，泥土上有一堆白色的東西，蹲下取起一撮細看，管一見連忙凑近過來。

「咦，這好像是鷄蛋的蛋殼！」

「正是，這裏爲何有此東西？」沈鷹忙道：「咱再搜查一下！」

衆人分開檢視，又發現了不少食物的屑末，管一見詫異地道：「難道這裏有人住過？」

香車夫人道：「誰會在此居住？大概是些懶惰的武士跑來此地偸吃東西吧！」

沈鷹問道：「這地道很多人知道？」

「這是本島最早期的地道，早期便在本莊的武士，大都知道！」

沈鷹及管一見互望一眼，想不出所以然來，只好由地道返上柴森的寢室。

管一見道：「老鷹，你剛才說陶莊主寢室屛風後的鞋印，是被人佈置的，此話怎說？」

「柴森的解釋雖頗爲合理，但他忘了一件事，假如兇手是由江中潛入上岸，再進入地道，而由地道到地面上來行兇，那雙鞋子經過這麼長的地道，鞋底上的泥巴也早被地道的乾泥揩擦乾淨，豈有可能在屛風後的紅磚地上留下這麼厚的鞋印！」

沈鷹喘了一口，續道：「他若不走地道，也不可能鞋底有泥巴！因爲莊內地上都鋪了石板，泥也會被石板擦掉！何況這些天來並沒有下雨！」

管一見拍一拍大腿。「果然甚有可疑，鞋印是誰佈置上去？」

「當然是柴森！」香車夫人竟不加思索地道：「觀月樓只有幾個人才可以進出，他便是其中一位！」

「假如鞋印是柴森佈置的，他顯然與兇手有密切的關係！」沈鷹喃喃地道：「難道兇手眞的是他？」

香車夫人嘆息道：「若不是他，又會是誰？」

管一見目光似飄向遙遠無垠的天際，接嘆道：「可惜已讓他逃掉！」

香車夫人又一聲長嘆：「天已亮了！請諸位到花廳用茶吃點糕點吧！」

花廳設在後花園邊緣，是平日陶澎夫婦及侍劍侍琴吃茶賞花、舞劍聽琴之所，佈置得十分幽雅別緻，連沈鷹及管一見這種自稱生成勞碌命的老江湖，一坐之後，也捨不得離開！

侍劍的烹飪術，果然十分高明，不但把糕點弄得色、香、味皆全，難得的是在鬆、軟、酥、滑這些方面也有頗高造詣。

蕭穆道：「四妹最愛吃蘇式糕點，可惜她這次沒來！」

蕭穆口中的四妹，便是沈鷹手下的一位女將「雲上飛」雲飛烟。

管一見接道：「這小姑娘烹茶的工夫，不想也如此高明，老夫也想見見她！」

香車夫人笑道：「這又有何難？她現在去買菜，中午便能見得到！」

沈鷹突然道：「夫人，老夫有個不情之請，不知夫人……」

香車夫人眼波一轉。「沈大人有話但說無妨！」

「老夫想開棺驗屍！」

香車夫人眉頭一跳，道：「有這個必要麼？」

「若不看看，老夫實在不能心息！」

香車夫人似笑非笑地道：「沈神捕不心息的恐怕是，尊夫到底是死于刀傷，還是死于掌毒！」

「不是！」沈鷹目光一凝，沉聲道：「黑煞掌之毒固然能令中毒者全身發黑，但其他毒掌何嘗不是如此？」

香車夫人嘆息道：「神捕心中有疑，妾身還能阻擋麼？琴兒，你去問一問莊主葬在何處，順便準備發掘的器具！」

× × ×

掘屍不宜在正午，尤其已屆夏日，故此儘管一切均已準備妥當，沈鷹及管一見仍堅持要在日落時分才進行。

西邊天際逐漸染紅，江風吹來，熱氣大減。

管一見着皇甫雪把插在墳墓四周的熏香點燃，空氣中立即飄浮着一股沁人肺腑的香味，水月莊的武士便動手挖掘起來。

墳墓設在水月島的一個高地，坐山朝江，陶澎雖是死于非命，但死後能安葬于此風景絕佳之處倒也能稍減難息的亡魂。

一副黝黑巨大的棺木，很快便露出土來，衆武士用繩把之舁起。

香車夫人又令手下多加些熏香，然後把棺蓋撬了開來，一股撲鼻難聞的臭味迅即衝了出來！

天下間最臭之味，莫過于屍臭，那些武士幾曾遭遇過這種情況？好幾個人忍不住，立即乾嘔起來。

沈鷹叫他們退開，讓屍臭被江風略爲驅散，這才與管一見及蕭穆等上前觀看。

香車夫人手上持着一束熏香，也娉娉婷婷地走前。

雖是如此，一到棺畔，那股屍臭仍然令人難以忍受。目光一落，陶澎的屍體經已潰爛，臉上的爛肉中不時爬出蠕動着的蛆虫。

沈鷹接過一個武士的鋼刀，刀鋒一過，壽衣立即裂開，露出雪白的肌肉來。

軀體潰爛的情況沒有臉上那麼厲害，也因此，陶澎胸膛上的那一刀的傷口仍能分辨得出。

管一見及沈鷹目光落在傷口上，再也拿不開。

香車夫人見狀問道：「兩位神捕有何發現？」

管一見回頭看了她一眼，見她雙眼淚光盈盈，料是見屍觸情。

「傷口的四周，夫人可曾經看到否？它的顏色比其他地方較深？」

香車夫人用絲巾輕揩一個淚眼，伸頭一望，失聲道：「傷口四周的肌肉的確較黑！」

沈鷹道：「這便證明陶莊主中毒之處乃在于此！也即是說，刀上有毒！」

管一見道：「掌上無毒！這樣才可以解釋，爲何兇手在擊了陶莊主一掌之後，爲何還刺了一刀！實際上兇手是先刺了陶莊主一刀，刀上之毒極爲猛烈，立即封住他的喉管，使他發不出聲來！」

沈鷹接道：「爲了行使嫁禍之目的，兇手又在引人注目的地方，臉上拍了一掌，便造成了表面上陶莊主是中了黑煞掌而死的現象！」

他揮手示意衆人退後，續道：「先前咱們便覺得陶莊主身上有掌傷又有刀傷，而又沒有驚動外面的武士，這情況十分可疑，可是柴森又一口咬定，陶莊主是死于黑煞毒掌之下，是以百思不得其解，如今總算已揭開眞相！」

皇甫雪嘆息道：「看來柴森是兇手無疑，否則他爲何要安排了這種現象，來欺騙咱們！」

蕭穆也道：「大概因爲是爲了篡奪水月島的大權，才設下此計，後來因爲夫人回來了，他怕會露出馬脚，是故急急溜掉了！」

香車夫人突然對管一見及沈鷹拜了一拜，沈鷹及管一見慌忙把她扶住。「夫人何以如此？」

香車夫人嗚咽地道：「若非兩位神捕，蕭捕頭及皇甫捕頭，外子被殺之眞相，何能揭開！妾身所蒙之不白之寃，又何能洗脫？四位大恩大德，妾身豈敢或忘！」

管一見淡淡地道：「這只是本份之事，你們付欵，老夫賣力而已！」

「四位之酬金，妾身稍候自會付給。」香車夫人回頭道：「莊主的棺木不必放入墓穴中，你們先把棺木抬至後院，先用香湯替他沐浴，換上新壽衣，我要另造一個墓穴，絕不能草草安葬！」

衆武士轟應一聲，自去辦事。

香車夫人道：「四位請回莊內，妾身叫人送上香湯，更衣沐浴後，再請到聚英廳晚膳！妾身尚有一些俗務要辦，等下在聚英廳再行聆聽教益！」

× × ×

這頓晚餐，食物雖然豐富，而且還有歌舞助興，可是氣氛並不佳！

香車夫人的雲鬢插了一朵小白花，淚眼盈盈，一直强顏歡笑，沈鷹等人都頗有吃而不知其味之感。

香車夫人也沒有多言，只叫侍琴把酬金送與管一見及沈鷹，散席後，香車夫人送他們到客房門外，低聲道：「如今兇手既已查明，捉拿兇手之事，妾身不欲假於他人，自會派遣本莊的武士去辦！」

管一見忙道：「夫人放心，老夫等明早便離開貴莊！」

「如此請四位早點安寢，明早妾身再來相送！」香車夫人福了一福。

「夫人請回。」

江風徐吹，雖是夏夜，但水月莊却頗

爲清涼，這一夜，沈鷹竟然睡不着覺，他半夜下床抽烟，不想管一見也醒了。「老鷹，你還未睡？」

「老夫睡不着，你呢？你爲何也睡不着覺！」

管一見道：「柴森寢室地道上的鷄蛋殼一事，老夫始終耿耿於懷，感到內中似乎藏了什麼秘密，可是却又猜不透其中的機關！」

沈鷹嘆息道：「老夫何嘗不感奇怪？甚至香車夫人似乎也有什麼秘密隱瞞！」

「今日她的態度是有點奇怪。」

沈鷹噴了一口烟，接道：「不是今日，而是下午開棺之後才生變的！」

「大概是睹屍傷情吧，這也不是什麼奇怪之事！」

「不像不像！」沈鷹搖頭道：「老夫似乎覺得她的神情不甚自然，雖說睹屍會傷情，但親夫乍死不久，就算不睹屍也會黯然神傷吧？昨夜她却笑語盈盈，這是什麼原因？」

管一見反問道：「你是想繼續調查下去？」

「殺人兇手大概是柴森，這點應已沒有判錯之可能性，而唐橋託老夫調查夫人的行踪，這件事也已告一段落，至於她跟陶澎之間的感情，却非咱們調查範圍。」

管一見嘆道：「剛才她無異已下了逐客令，咱們就算要調查，在此也不可能查出什麼來？」

「莫非你不想繼續調查？」

管一見苦笑道：「正如你所說，這已非咱們的調查範圍，又沒有人請咱們調查這些！」

沈鷹微笑不語，一翻腕，敲掉烟灰。

管一見忽然道：「咦，適才老夫好像聽到有個琴聲！」

「琴聲？」沈鷹隨即凝神一聽，果然有個低微的琴聲，隨風飄送過來、風止之時，琴聲便聽不到了。

管一見長身起來道：「咱去看看！」

兩人出了客房，向琴聲之處尋去。

琴聲並非傳自觀月樓或聽濤閣，而是傳自後院的涼亭。

涼亭有張石桌，桌上點了一爐香，烟霧裊裊，房邊放着一具六絃琴，撫琴的正是香車夫人！琴聲如流水淙淙，似行雲流暢，聽之令人心神均醉。

沈鷹及管一見匿在假山後，由空隙間望出去，只見涼亭只有香車夫人一人，侍劍侍琴並不在側。

那琴聲倏地一變，似聲聲的嘆息，如訴如泣，如閨中婦人盼望遠出的丈夫，更似怨婦之期待情人。這琴聲聽得沈鷹及管一見心情隨着琴聲的變化而變化，幾乎忍不住要跳將出去，安慰伊人幾句。

「錚」地一聲，絃綫斷了，琴聲也止了，只聞香車夫人一聲長嘆，聽得人家心絃震動。

「知音人已去，此琴尚有何用！」突見香車夫人舉起絃琴，撞在涼亭的柱子上，「咯嗤」一聲當中而斷，香車夫人隨手把之拋落地上，蓮步如流水般移向內宅。

沈鷹及管一見互望一眼，緩緩走出假山，目光一瞥，只見涼亭後有間小石屋，木門洞開。兩人走前幾步，鼻中便聞到一陣淡淡的屍臭味。

兩人心中均是忖道：「原來陶澎的棺木停放此地，難怪她在此彈琴！」心念轉動，雙脚却沒停止，直走入石屋內。

只見裏面一張石床，上面放有一具屍體，履蓋白布，薰香裊裊，氣氛有點詭異、恐怖。

管一見伸手揭開白布，那屍體正是陶澎的肉身，臉上重新經過化粧，壽衣也是新的，他把手放下，白布蓋回。

沈鷹却發現了一樁奇事，壽衣嶄新，但却有匆促爲人穿上之凌亂感，他再把白布揭開，發現那條褲子有皺紋，揭高一望，褲帶竟未繫好！

管一見咦了一聲，輕輕把褲拉下，這才發現連內褲也未曾拉好。

陶澎的雙脚毫沒傷痕，也沒其他異樣，兩人對望一眼，正在詫異，忽聞遠處傳來一陣步履聲，管一見連忙把褲子拉好，兩人隨即穿窗躍了出去！

只聽一個武士道：「眞倒霉，以爲可以睡一覺，想不到又被拉來守住死人！」

另一個道：「噤聲，別讓夫人聽見，否則你我難逃斥責！看死人又如何？不成莊主死了還會變鬼？咱輪流瞌一會吧！」

管一見輕輕拉了一拉沈鷹的衣袖，兩人忙返回客房歇息。

管一見忙問道：「老鷹，你明日去那裏？」

「到瓜州找唐橋一下，便上洛陽，你呢？」

「老夫要到清江盤桓幾天！」管一見道：「四天之後是『一刀震九州』宋傳芳宋老爺子金盤洗手之大典，你沒有接到貼子麼？」

沈鷹一怔：「許是找不着老夫吧！反正沒有其他事，老夫便跟你去一趟吧！」

兩人訖罷也不解衣寢息，盤膝床上調息養神。

怒殘三劍公子

曙光照亮了江水楊柳，江風中，一艘小船駛離紅木碼頭。小船如遊子之歸心似箭，迅速駛至對岸。一聲「欸乃」，穿入瓜州分莊圍牆的水柵。

唐橋經已率衆迎於河邊，含笑招呼。

沈鷹躍上地面，道：「貴莊的香車夫人……」

「辛苦四位了，敝莊上下無不感激。」

「夫人已回，一切皆成過眼雲烟，不過對於神捕的千里跟踪，唐某當應依諾奉上酬金！」唐橋恭聲問：「不知神捕要求若干？」

沈鷹眉頭一皺。「不必了！反正香車夫人已付了老夫酬勞！老夫來此絕非爲了索取酬金，只是來跟唐兄交代一聲，免得有始無終！」

「神捕客氣！」唐橋又道：「請神捕們到廳中用早點！」

「不必客氣，剛才已在島上用過，唐兄，咱這就告辭！」

唐橋道：「在下也不敢躭誤神捕的時間，如此，待在下送諸位出莊！」隨即回頭喝道：「路香主，快備四匹良駒！」

沈鷹不悅地道：「無功不敢受此厚賜

，唐兄請收回成命！」

「這是在下的一點心意，祈請四位笑納！否則在下心中難安！再說神捕又不收取酬金！」

「既然如此，老夫不便再拒絕了！」

唐橋一直送至他們離開瓜州才回莊。

管一見看了他背影一眼。「這小子倒是客氣得緊！」

沈鷹一笑不語，衆人沿着官道向揚州進發，這條路沈鷹跟蕭穆已走過，輕駕就熟。

清江在揚州之北二百餘里，是以衆人馬不停蹄急馳，晌午便至揚州城，衆人便入城午膳歇息。

到了城中，沈鷹目光一瞥，神色一變，忙道：「你們且等老夫一下。」身子自馬背上掠起，向前撲去！

只見一家客棧外，兩個漢子伸頭進去探望，那兩個漢子聽得聲音，回頭一望，也是臉色微變。

「嘿嘿，不想在此又見着魯當家！」

原來其中一個正是魯少風，他尷尬地笑笑道：「是啊，眞巧，神捕來此有何貴幹？」

沈鷹心頭一動，道：「老夫只是路過而已！上次魯當家要老夫調查的事，老夫經已調查清楚！」

魯少風臉無表情地道：「哦？神捕眞是神通廣大！」

沈鷹一怔，心想魯少風不可能有此表情，便打消把調查所得 訴他，問道：「兩位來此又有何貴幹？」

魯少風臉色微微一變。「魯帮有個仇家在此，魯某欲跟他談一下，嗯，聽說神捕一向不理會江湖帮會的恩怨！」

沈鷹碰了一個軟釘子，便走返回去。

四人找了一家飯館吃飯，沈鷹順便把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心頭仍按不住好奇地道：「姓魯的表現實在奇怪，莫非他已知道了香車夫人的動向？」

皇甫雪道：「也許吧，否則以他如此關心香車夫人豈有不問清楚明白之理？」

沈鷹心頭一跳，心中一想，倒覺得魯少風對香車夫人的關懷實在超出一個江湖同道的本份。「莫非他跟她有好情？」

他又想了一會，覺得可能性不太大，半晌道：「老夫想在此過一夜，看看他倆到底是幹什麼！」

管一見道：「算了吧，你又何必多管閒事？」

「不！老夫若不查個清楚，難以安心，咱們飯後出城溜一圈，然後才再折回來看看，反正還趕得及赴宋老爺子的金盤洗手大典！」

× × ×

入夜後，揚州城仍在一片熱鬧之中。

藏春閣在這時候才到了黃金時份，只見人來人往，盡是些腰間多金的公子少爺，絃管歌曲，盡是鶯聲燕語。

東閣小樓屋瓦上，正有兩條黑影伏着，下面的尋芳客似沒有發覺。

左首那個黑衣人一打手勢，兩人倏地雙腳一震，「嘩啦啦」一陣亂响，磚瓦碎片飛舞中，兩條黑影已穿入屋內。

只聽一聲暴响以及一陣金鐵交鳴之聲暴起，接着又是一陣「嘩啦啦」的聲音傳出，一個黃衣的青年破窗投入房中。

再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只聽一個森冷的聲音道：「且慢！嘿嘿，姓魯的，你跟踪本公子已有三天，你道本公子不曾防備？哈哈哈，想不到水月莊的寇總管竟然跟你在一起，今夜便教你們死在這裏吧！」

原來這兩條黑衣漢子，正是巨鯊帮的副帮主魯少風以及水月莊的總管寇安江！

房中另外三個錦衣青年，赫然是三劍公子及其隨從。

凌宇陵寒聲道：「兩位的來意，大可以說了吧！」

魯少風臉色微微一變。「咱們來此只求問你一句話！」

「什麼話？」

「那天魯某在揚州城外碰及凌兄，凌兄尚記得否？」

凌宇陵傲然道：「凌某有過目不忘，見事不忘之能！」

「魯某自沈鷹處得知凌兄並非是殺香車夫人，請問追殺的是誰？」

凌宇陵突然暴笑起來：「凌某會答覆你麼？當日沈禿鷹相問，凌某尚且不說，何況是你。」

魯少風臉色又是一變，按下憤怒，問道：「請問當時凌兄是否看到香車夫人那架馬車？她事後是否有人追殺？這非凌兄之生意秘密，諒必凌兄不會不說吧！」

凌宇陵奇道：「你來此爲了這事？」

「正是，凌兄若把實情相告，魯某感激不盡！」

「凌某的確會留意及之，不過馬車之後，除了本公子之外，並沒有他人！」

「凌兄難道沒有懷疑欲殺之人藏於車上？否則馬車何必急馳？」

凌宇陵臉色一變。「凌某又非初出茅廬的雛兒，豈有想不到此點之理！那馬車凌某截停過了，車廂內只有香車夫人及一個丫環，並沒異狀！」

魯少風再問：「如今那人已查出行踪了麼？」

凌宇陵臉色然變。「不勞掛懷，這是凌某之事！」

一直沉默不語的寇安江，此刻倏地開腔問道：「不知凌兄曾否仔細檢查過那馬車？」

凌宇陵眉頭一掀，身上忽然湧出一股殺氣來。

寇安江目光暴縮，忙道：「那馬車有個暗格，凌兄可曾查過？」

凌宇陵身子一震，脫口呼道：「什麼？那馬車有個暗格？可藏得人麼？」

寇安江道：「正是藏得下人才敢動問凌兄！」

凌宇陵臉上變色，半晌才厲聲道：「你們還有何話要說？」手中長劍緩緩斜擧，殺氣立即盈室。

左、右兩劍也已把劍拔起，採合擊之勢！

魯少風乾笑一聲：「凌兄這是什麼意思？」

「凌某素來不喜免費殺人，但讓你們尋衅上門，佛也有火！況且魯當家剛才那一笛，也分明欲殺我，若非那妮子替我擋住，此刻死的可能便是凌某！」

魯少風又一陣乾笑：「凌兄何必認眞

？在下那一笛只不過欲試凌兄的功力及反應罷了！」

凌宇陵臉上殺氣更盛，冷冷地道：「是麼？現在凌某也要試試你兩個！」一頓，突然厲聲喝道：「誰在屋上！」

聲音未落 只見兩條人影自屋頂破洞穿了入來！凌宇陵凌空躍起，長劍泛着一團白光，猛向來人腰際斬去！

左右兩劍同時掠起，雙劍齊飛！

只聽噹噹連聲，人影飛分，五個人先後落地。

凌宇陵目光一凝，失聲呼叫道：「是你？」

來的正是沈鷹及管一見。「正是老夫！」目光一掃，見室內傢俱凌亂，錦帳裂開垂下一角，床上躺着一具女屍，鮮血兀自滴滴答答地淌着。

「老夫先替你們介紹一下，這位便是管一見！」沈鷹把玩着手中的烟桿道：「諸位也不要動離開的念頭！外面已有老夫兩人的手下把守！」

凌宇陵目光暴縮。「神捕上門意欲何爲？」

「還是那句話問你：那天你追殺的是何人？」

凌宇陵臉色鐵青。「這問題當夜凌某經已回答過了！」

「很好，人言三劍公子生意滔滔，仗的便是守口如瓶及策劃周詳這兩點！」沈鷹雙眼厲光暴射，「你殺人纍纍，雖然苦主未曾找上老夫等，但爲恐有這一天，老夫兩個今日只好把你鏟除！」

管一見接說道：「正是，免得日後麻煩！」

凌宇陵臉上不動聲息，目光却不斷飄向兩側。

沈鷹喝道：「你還想逃！」身子倏地如麻鷹般撲起，烟桿向他擊去！

凌宇陵雙脚一錯，滑開兩步，長劍嗤的一聲，反刺沈鷹脅下！

沈鷹凌空擰腰翻身，飄落地上，烟桿一轉，反以烟咀刺出，「梅花三弄」一招三式，疾點凌宇陵面前的「神藏」，「華蓋」，「紫宮」三穴！

凌宇陵不閃不退，劍鋒一捲，飛斬沈鷹的手腕，這是破招的最好方法！劍長桿短，劍及手腕，桿尚未能沾胸！

沈鷹心頭一凜，手腕及時一抖，敲開長劍，再一掄，急掃對方臂彎！

凌宇陵手臂一沉，劍尖斜向上刺，又指向沈鷹的腕脈！

這次沈鷹經已有了準備，左手倏地伸出，食指一曲一彈，奇準無比的把劍彈開去！接着欺前一步，烟桿戳向對方的「乳突穴」！

凌宇陵只好一偏身，長劍光芒暴漲，向沈鷹罩去！

沈鷹剛動，管一見也立即發動攻勢，纏腰的緬鐵鷹鍊適才早已際在手中，此刻手腕一抖，鷹鍊如毒蛇出洞般標了出去，斜抽左劍！

左劍冷哼一聲，長劍一撩，把其挑開，管一見手臂一掄，鷹鍊自劍下飛過，攻擊右劍！

這刹那，左劍標前兩步，長劍急刺管一見的胸脅！

管一見冷笑一聲，手臂微縮，以最後一節鐵環撞開劍刃，鍊子的尖端抖得筆直，直刺右劍的雙眼！

右劍身子突然躍高，一劍自高刺向管一見的面門！

管一見猛喝一聲，左手五指運勁如鐵，待得劍鋒將及，五指一搭，準確地抓住劍脊，右劍登時連人帶劍凝在半空，難進分毫！

左劍見此良機，長劍急刺管一見的胸腹要穴，這幾劍他拚力施爲，激得空氣嘶嘶亂响！

管一見看也不看他一眼，鷹鍊翻飛，一口氣格了七劍！

七劍之後，左劍的劍勢不由地稍爲一窒！

只聽「喀擦」一聲，右劍的長劍尖端突被管一見拗斷！右劍連人帶劍失却重心飛刺下來！

管一見急退一步，「噗」的一聲，斷劍刺入紅磚內！

管一見猛喝一聲，鐵鍊一回，飛捲右劍的腰際！

左劍眼見同伴勢危，仗劍急向管一見胸前刺來！這一劍勢如猛虎出柙，有去無回！

管一見只得斜退一步，避過來勢，這刹那，左劍的身子便把管一見及右劍格開！他的胸腹已暴露在管一見的眼皮下！

管一見倏地大喝一聲，左劍大驚，勉强凌空移開半尺！

「噗！」管一見左手一撈，把握在手中的那截斷劍的劍尖飛射入左劍的腹中！

劍尖在左劍身上一閃即沒，左劍隨即「砰」地一聲，跌落地上！

管一見看也不看他一眼，鐵鍊再度揚起，飛纏站在一旁呆若木鷄的右劍！

左劍的死，饒得三劍公子心如鐵石，也禁不住微微一凜，想到右劍更非管一見之敵，屆時兩人合擊，自己更無倖理，是以暗暗萌了退意！

沈鷹彷似一頭熟練的獵鷹，三劍公子的打算他豈有不知之理？是以烟桿加緊施爲，把凌宇陵的退路盡皆封閉！

激戰之中，凌宇陵覷得眞切，一劍斬在烟鍋上！「噹」地一聲巨响，濺起一蓬火星子，凌宇陵立即借力向後倒飛，竄向窗口！

沈鷹比他更快，先一步堵在窗前，烟桿望他後背戳去！

不料凌宇陵的心思也非比尋常，他這個行動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左脚倏地伸下，在地上一頓，身子已向前飛去！

仍是飛向一扇窗子，沈鷹一呆，倏地哈哈大笑起來，身子隨即追了上去。

眼看窗櫺即將被凌宇陵撞破，不料，窗櫺突然暴裂，碎木向內亂飛！

一柄鋒利的金劍突然自外向內刺將進來！

這下變化大出凌宇陵的意外，急切間，擰腰一偏，長劍倉猝一格！雖如此，仍然稍慢一分，肩下立即現出一片血跡！

刹那間，蕭穆突然自窗外飛將過來，金劍急刺，泛起點點金光！

凌宇陵正想抵擋，背後風聲急响，沈鷹的烟桿經已戳至！

凌宇陵權衡輕重，長劍向後一撩，拚着受蕭穆一劍，也不敢以身去試沈鷹之烟桿！

「噹！」烟桿被長劍格開，可是沈鷹反應之速，也大出凌宇陵之意料！

沈鷹趁凌宇陵心神未定之時，左脚猛地飛踢，「砰！」凌宇陵抵受不住，向前飛去，「噗」地一聲，蕭穆的金劍立即透胸而入！

凌宇陵猛喝一聲，長劍拚盡餘力向蕭穆急劈過去！

沈鷹急喝：「快退！」左掌一掃，擊在凌宇陵的左臂側上，凌宇陵身子登時被拋飛，跌落地上！

這刹那，蕭穆才定過神來，忽覺長髮簌簌飄落，這才知道剛才那一劍，實在險至極點！

沈鷹見解決了凌宇陵，回頭一望，管一見亦已制住了右劍，忙喝道：「留下活口！」

「老鷹，你想問些什麼？」管一見食指在右劍身上連點了數下，只見右劍額頭上豆大的汗珠簌簌淌下，半晌便發出呻吟聲來。

「小子，這『萬蟻噬心搜魂術』的滋味不好受吧？」

右劍呻吟地道：「有種的你便一劍把老子殺掉吧！」

管一見哈哈一陣大笑。「想痛快地死？可不容易！」

沈鷹裝了一鍋烟，滿吸一口，然後把烟噴在右劍臉上。「只要你告訴老夫，三劍公子凌宇陵追殺的是什麼人，老夫便給你一個痛快！」

右劍雙眼如同噴火，可是一眨眼，目光便逐漸變成乞求之色。

「說吧，反正你的頭子已經死了，更何況這只是凌宇陵的秘密，可不是你的秘密！」

右劍呻吟地道：「是，是……楚，楚天舒……」

「楚天舒？」沈鷹驚呼一聲，回頭望了管一見一眼，喝道：「可是那個有『天涯劍客』之稱的楚天舒？」

「除了他……還，還有誰？」右劍叫道：「話已說了，你們還不下手！」聲音充滿痛苦，室內衆人聽得都是心頭一緊。

「你沒有騙老夫？」沈鷹雙眼厲光迸射。

右劍哭也似的道：「這時候……我，我還會騙你麼？」

沈鷹食指在他死穴上一點，隨即一脚把他踢開。

管一見擊掌叫道：「小雪，你還不進來！」

皇甫雪颯地一聲，自另一扇窗口飛了進來，橫劍擋住魯少風及寇安江的去路。

奸情

管一見冷冷地道：「現在該輪到你們了！」

魯少風臉色大變，手掌落在鐵笛上，沉聲道：「你們意欲何爲？」

沈鷹敲掉烟灰，嘆息一聲道：「只不過希望你們兩個也能老實地答覆老夫幾句話！」

寇安江澀聲道：「你要問什麼話？」

管一見冷冷地道：「你跟香車夫人有什麼關係？」

寇安江臉色一變，急聲說道：「在下跟她有什麼關係？我只不過是水月莊的總管！」

沈鷹冷笑一聲：「你也不說老實話了，你跟她若果沒有特殊的關係，會跑去找魯當家來調查夫人失踪之事麼？」

他稍頓一下，轉頭對魯少風。「你呢？你跟香車夫人又有什麼關係？」

魯少風乾笑一陣。「她是水月莊的莊主夫人，我是巨鯊幫的副帮主，更不可能有什麼關係！」

「你無端端跑到水月莊報訊，眞的是爲了跟陶澎作借路的交易？」

魯少風正容地道：「這個自然！」

「好，老夫再問你，你到揚州有何貴幹？這麼巧碰上香車夫人？」

魯少風臉上突然異光一現，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管一見接道：「你也不老實！」

魯少風忽然抬頭道：「好，老實對你們說，魯某是去追踪她！」

「哦？」管一見目光大盛。「這是爲了什麼？」

「不瞞四位，魯某對她心存愛慕，得到消息，所以追了上去，可惜一直追至揚州城外才……」

沈鷹截口說道：「追上了她，你欲何爲？」

魯少風臉上一熱，有點忸怩地道：「無非向她傾吐一下愛慕之情而已！」說罷，他頭一側，「難道如此也犯王法？」

管一見冷笑道：「你不知道她是有夫之婦？」

魯少風身子一抖，把頭低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下對她愛慕是一回事，她對在下印象如何，又是另一回事，假如她認爲在下的行爲會冒瀆她，她自不會稍假詞色！」

管一見不由語塞。沈鷹却一直注視着寇安江神色上的變化，此刻忍不住道：「寇總管對這位主母，似乎亦心存愛念！」

寇安江神色一變之後，隨即坦言道：「確是如此！」

「香車夫人可曾對你假以詞色！」

寇安江臉色大變。「以前是如此，近來有了改變……不瞞兩位，寇某跟夫人曾經有過合體緣！」

「什麼，你，你竟敢如此！」發言的却是魯少風，「你對得起陶莊主？」

寇安江傲然地道：「寇某有什麼對不起他？」他眼光隨即泛起一層水光，變得無限的迷濛，聲音也空洞起來，似乎爲良辰不再而婉惜。

「那天，風很大，雨亦很大，寇某一早便熄燈上床了。睡了一會突被一陣門聲吵醒，起初以爲是風吹木門之聲，後來才聽出是有人在拍門。

「當時寇某以爲莊內發生了什麼事，是故下床開門，不料門一開，一具火熱的嬌軀便投入在寇某的懷中了，寇某吃了一驚，正想發聲，咀上忽被一隻柔若無骨的玉掌掩住，同時有人道：『還不關門？』

「她這一開口，寇某便認出是夫人的聲音了，一時之間，登特手足無措起來，只聽夫人又道：『傻子，你在想什麼？』寇某這才……」

魯少風突然無限妒忌地譏道：「人云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句話實在不錯啊！對寇兄來說，那就更加貼切了！」

寇安江似沒聽見，仍然沉緬在回憶中。「後來她又道：『把我抱上床去！』我心內又驚又喜，像傻子般地說不出話來。夫人隨即揑了寇某一把，自個躺到床上……那天晚上她只穿着一件白紗衣，胸前的扣子全部打開，露出一雙如玉雕粉琢，又似羊脂般的乳房來……」

說到這裏，他呼吸突然粗重起來，沈鷹甚至發覺魯少風的胸膛也正急促地起伏着。

「後來夫人長嘆一聲：『你不必多顧慮，陶澎不是個男人！』寇某一時之間，不明其意，脫口問道：『莊主不是男人？』夫人又嘆道：『他最多只能算是半個男人！我却是成熟的女人！』此一刻寇某再也顧不得後果，便撲上床去……」

沈鷹道：「後來呢？」

「後來？」寇安江嘆惜地道：「可惜只此一次，並無復來！不過這一次却使寇某永世難忘，而且對別的女人也再沒興趣了！」

魯少風冷笑道：「大概寇兄也只是半個男人吧！」

寇安江雙眼一睜，怒道：「姓魯的，你再胡說，莫怪寇某翻臉！」

「哈哈，魯某若說錯了，你又豈會發怒！你要翻臉又如何？莫不成姓魯的會怕你！若非如此她後來怎不再找你？」

沈鷹喝道：「住口！」他負手走了兩圈，緩緩道：「難怪那天魯少風到水月莊報訊，寇安江提出許多疑點，他都表示相信，他是不想把眞相當面讓人說破，更因此而不請老夫調查香車夫人失踪之事！」

管一見截口道：「他是認爲香車夫人的失踪可能與奸夫有關，假如你把眞相調查出來，臉上也不好看！」

沈鷹接道：「也有可能是他根本希望香車夫人從此失踪，免得心頭難受！」

寇安江突然道：「放屁！夫人不是這種女人！」

魯少風冷笑道：「若非如此，又怎會免費地對寇兄奉獻！」

寇安江正容道：「那天之後，寇某一直念念不忘，經常爲此而倚門中宵，夫人就是不再來！有一次，寇某覓得機會，悄悄問她，她說她很後悔，叫寇某忘掉那晚的事！她還說她將把精力放在事業上！」

魯少風道：「敢情她有了新人，而忘了舊人！」

「放屁！你得不到夫人，便拚命侮辱她，寇某一直暗中留意她，她眞的未曾再有行差踏錯之舉！」

魯少風嘿嘿冷笑不語。

管一見忽然插口道：「說不定這是因爲多年來香車夫人未曾碰到一個眞正令她動心的人！聽說楚天舒放蕩不羈，風流瀟洒，武功又高，敢作敢爲，這些都是陶澎身上沒有的，說不定她看上了他！」

魯少風及寇安江臉色同時一變。

沈鷹也道：「此說甚有道理！她之所以會跟楚天舒纏上，大概是三劍公子在官道之旁的樹林內中伏，他負傷奔出官道，剛好香車夫人的馬車經過，是以他抓住車底的某物，使身子貼住車底，跟着馬車而行，從而騙過了凌宇陵！

「後來，香車夫人大概發現了他，便打開車底的暗格，讓他躱在裏面，逃過凌宇陵的搜查！」

蕭穆拍掌道：「正是如此，所以那些血點到了路中央便自不見，這又如何解釋呢？」

管一見道：「說不定香車夫人一早已見到他，便悄悄跟着他，剛巧遇上凌宇陵受僱于人要殺死楚天舒，無意中救了他一命！也促成了他們的好事。」

「這也有理！」沈鷹稍頓又道：「但她後來又因何會突然返回水月莊中？難道楚天舒不要他？」

寇安江道：「什麼人能拒絕她？」

管一見道：「也許是香車夫人對他膩了！」

沈鷹突然驚呼起來：「現在老夫才明白一件事：柴森寢室之下的那些雞蛋売，其實是楚天舒留下的！」

管一見脫口道：「你認爲楚天舒跟香車夫人一早已潛入水月莊內？」

「很可能如此！柴森的一切也可能是受命於香車夫人！他們暗中躱在地道之中雙棲雙宿，而閻羅帖也是她發出的！」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讚成地道：「難怪那天老夫總是覺得香車夫人的態度有異，而且不像是個新寡文君！」

沈鷹長嘆一聲：「想不到咱兩人都被她騙了！」

管一見自我解嘲地道：「老夫從未接過這種案子，也料不到女人的心竟會如此複雜！」

寇安江突道：「兩位，在下可以聘請你倆到水月莊揭開這件案子的眞相麼？」

沈鷹跟管一見同時一怔。「你主母的事，你有何道理去調查？何況現在陶澎已死，她是寡婦，就算改嫁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再說老夫們可是師出無名！」

「神捕可以說是她騙了你們，你們要再來調查一下！而且在下帶你們回去！有了那次關係，她大概不會不對在下有點顧忌！兩位要求多少但請開口！」

「你們肯付多少？」沈鷹反問一句。

魯少風突然道：「魯某出兩萬兩！」

「寇某付一萬兩！」

沈鷹看了管一見一眼。「老笑，你認爲如何？」

管一見恨恨不平地道：「代價雖少，但老夫受了她的騙，這口氣可嚥不下！」

「好吧，咱們再詳細計算一下才回水月莊！」

皇甫雪道：「但，頭兒，咱們不是要去宋爺子那裏參觀他金盆洗手大典麼？」

管一見冷冷地道：「事後再去也還來得及！你們兩位跟咱回客棧吧！」

真相大白

驕陽似火，百花開放，一葉輕舟停在水月島紅木碼頭之外。

輕舟並不泊在碼頭邊，船上先後竄起六條人影。

剎那間，島上叱喝之聲四起。「誰敢來闖水月島！」

「快去通知夫人！」

「啊！原來是寇總管！」

一枚烟花在半空爆開，洒下十光五色的火花。

寇安江大聲道：「寇某跟兩位神捕回來，有事要見夫人，大家莫慌！」說罷大踏步入莊，管一見等人緊跟在後。

剛進了月洞門，迎面飛來三人，紗衣飄飄，可不正是香車夫人跟侍劍侍琴兩個丫頭？

寇安江見到香車夫人，速度登時一慢，輕聲道：「夫人……」

香車夫人目光一掃，幪臉白紗無風自動，半晌才厲聲道：「寇安江，你帶人闖莊是何道理？」

「他們是管神捕及沈神捕，可不是別人，也不是來闖莊的。」

香車夫人格格一笑。「兩位神捕大駕光臨，有何指教？本莊可不曾缺了兩位的酬金！」

她語氣冰冷尖刻，沈鷹跟管一見對望一眼，心中更是詫異，良久沈鷹才道：「老夫是受聘而來的！」

香車夫人一怔，眼神一變，隨即哦了一聲道：「寇安江，是你私自聘請外人來此……」

魯少風截口說道：「夫人，還有魯某呢！」

「你們到底要來調查什麼？」

「地道中的鷄蛋殼！」管一見沉聲道：「老夫認為這不是柴森留下的！」

香車夫人冷笑一聲：「那兩位懷疑是誰？」

管一見一字一頓地道：「楚天舒！『天涯劍客』楚天舒！」

香車夫人目光一變之後，突然格格亂笑起來。「眞是好笑！兩位神捕之名，原來是只善於捕風捉影！」

管一見及沈鷹同時變色，喝道：「放肆！」

沈鷹接道：「你莫以為如此，老夫們便會打退堂鼓！」

「假如你們找不到楚天舒在本莊，那又如何？」

管一見及沈鷹登時一怔，忖道：「這倒棘手！」事實上他們亦沒有足够的信心，認定地道中之鷄蛋殼是楚天舒留下的。

香車夫人冷笑一聲。「兩位既然答不出話來，那麼請便吧！」

「假如老夫不走呢？」管一見變色道：「莫非夫人要動武？」

「假如諸位不離開，便是有意跟敝莊過不去，敝莊自不會客氣！」

寇安江突然插腔道：「屬下相信夫人不會如此，否則寇某也不會客氣了！」

香車夫人尖聲叫道：「你不客氣又待怎樣！」

「夫人自會知道，嘿嘿！」

魯少風冷聲道：「一個風雨夜……」

「住口！」香車夫人嬌軀猛震，「你們既然要進莊，哼，我便答應你們！但你們要多久的時間？」

「一日。」管一見道：「明日此時若再查不到什麼，咱們自會離開！」

「好，一言為定！諸位請進！」

六人立即走入柴森的寢室，打開活板，走下地道。地道亦不太長，地上十分乾淨，那些食物屑末已不見。

出了地道，沈鷹道：「這莊子地方這麼大，搜了東邊，漏了西邊！說不定那人便匿在西邊，待咱去西邊，他又潛回東邊，咱們豈不是白費氣力！」

管一見道：「分開三組搜查！老鷹，老夫跟你搜正面！」

蕭穆及皇甫雪搜左側，魯少風及寇安江搜右側。

沈鷹談了幾句，倏地回頭道：「那女人去了那裏？」

「老夫沒見到！」管一見心頭一跳，「莫非去了觀月樓？」

「咱們何不去找找！」沈鷹立即大踏步走前。

到了觀月樓前，兩人立即放慢腳步，沈鷹手掌放在木門，內力緩緩一吐，「噗」地一聲，木門便自斷了，兩人立即閃身進去。

奇怪，雖在午後但裏面竟然十分黝黑，兩人一顆心立即懸起。

穿過小廳，便是寢室，裏面更加漆黑，拿眼一瞥，不見人影，沈鷹手掌向後一揮，示意管一見守在外面，他自己却穿了入去。

他剔亮火摺子一照，床上床下空空如也，屏風後也不見人影。沈鷹略一沉吟，不由抬頭向上望去！

只見橫樑，霍地撲下一條黑影，一把細窄的利刀，挾勁斬下！

沈鷹烟桿一掃，烟鍋敲在刀身上，响起一個震耳的聲音！

那黑影登時借力倒飛，沈鷹喝道：「那裏逃！」猛一口氣，身子如離弦之箭向其射去，烟桿一招「力劈華山」，怒擊其後腦。

那人鋼刀反手一撩，反削沈鷹的手腕！沈鷹只得變招沉腕，改擊為點！

那人身手也自不弱，雙脚一略，烟桿剛好貼身刺空！

這剎那，那人已回過身來，一張臉全被黑布遮住，只漏出一雙閃光的眸子，鋼刀橫在胸前，雙眼似欲噴出火來。

沈鷹長笑一聲。「你身手雖不錯，但比之老夫還稍遜幾分！還是乖乖把幪面布扯下吧！」

那人不發一言，鋼刀突然直砍過來，沈鷹身子一橫，烟桿反敲其脇下！

不料那人反應異常快速！沈鷹身子剛一動，他突然凌空飛起，打了個側翻，越過那堵屏風！

沈鷹豈能讓其逃掉，腳尖一點，急標而出！他怕屏風後面有暗道，是以也不轉過屏風，一脚挾勁踢出，「砰」地一聲，屏風摔落地上，揚起一陣塵土！

目光一瞥，那人正站在床上。「吃老夫一桿！」飛身而起，烟桿一反，烟咀在前，如毒蛇出洞般，噬向對方胸膛的「乳突穴」！

那人急忙吸氣一縮，胸前肌肉猛地一震，烟咀離其兩寸便自力盡！

這剎那，那人鋼刀已反削過來。

沈鷹忽然偏身讓過，仰天打了個哈哈。「原來你便是香車夫人！敢情那奸夫便在此！」

那幪面人身子急抖一下，訝然問道：「你，你怎知道我……是香車夫人！」

沈鷹哈哈一笑。「若是男人吸氣，胸前之肉豈會抖動麼！既然是女的，老夫再略一推敲，便知是你了！」

「算你好本領！」香車夫人標前一步，右手鋼刀猛劈沈鷹的頸脖，左掌緩緩拍了出去！

沈鷹烟桿一旋，便把鋼刀格開，剎那，香車夫人的左掌突然加快，掌中驀然多了一柄柳葉刀！

這下變生肘腋，令人防不勝防，沈鷹怒哼一聲，飄身急退！

「嗤！」衣衫下擺還是被刀芒切下一塊。

「有什麼本事即管施來！」沈鷹一退之後急進，烟桿一抖，泛起碗大的桿花。「老夫若是怕妳，便不姓沈！」

香車夫人鋼刀一圈，兜住烟桿，左手柳葉刀橫掃過去。

沈鷹烟桿倏地一縮，手腕一沉，烟咀擊在刀身上，柳葉刀盪開之後，他借力急刺，又再點向香車夫人的「乳突穴」！

香車夫人冷哼一聲，鋼刀急忙來架，不料沈鷹當下只是虛招，桿至中途，倏地一轉，「卜」的一聲，烟鍋敲在香車夫人的右手指骨上。

「叮噹」一聲，鋼刀登時跌落地上。

沈鷹標前一步，烟桿一招「橫掃千軍」，左手拋下火摺子，一掌擊向香車夫人面門。

香車夫人左手柳葉刀來不及招架，急退仰身向後彎！

沈鷹化掌為抓，嗤的一聲，幪面黑布登時被扯下，黑暗中仍能認得正是香車夫人的輪廓！

沈鷹手臂一抬，喝道：「快說，奸夫藏在那裏！」

話音未落，「嘩啦啦」一陣暴响，床板突然裂開，一條黑影竄了起來，兩掌如山，挾勁在沈鷹胸膛壓了過來。

沈鷹暴喝一聲，烟咀急點對方掌心的「勞宮穴」！

那人反應極快，倏地化掌為爪，望烟桿抓去！

沈鷹烟桿一縮，左掌急擊，開聲綻氣：「來得正好！」

那人倏地跳起，凌空打了個跟斗越過沈鷹飛去！

沈鷹只覺眼前一花，便自失去對方的踪影，忽又覺背後風聲急响，似是兵器劈空之聲，他大吃一驚，急忙蹲身，烟桿反手掃出！

這一桿並沒有擊中任何東西，沈鷹心頭又是一沉，雙腳用力，身形登時向上竄起！

冷不防香車夫人的柳葉刀自高斬下！

好個沈鷹，烟桿在間不容髮之間，敲開刀子。「噹！」刀桿相交濺起一蓬火星子，沈鷹立即借力向側掠去。

呼一聲，那一個幪面人的掌風，剛在他脅旁掃過。

就在這剎那，只聽又一聲嘩啦啦的暴响，管一見穿窗而入！

「老鷹，老夫看你們似乎不太輕鬆！」緬鐵鷹鍊一抖，扯得筆直，直點幪面人的雙眼！

這一招招式並不詭異，但那份內力却使幪面人吃了一驚，雙腳一錯，連忙踏步閃開。

香車夫人見管一見也在此，單打獨鬥已非沈鷹之敵，急忙尖嘯一聲，聲音尖銳震人耳鼓！

只聽得樓梯响起一陣步履聲，一眨眼，侍劍倚琴便一持長劍，一持鐵琴奔了入來

侍劍長劍一擺，道：「請妹妹去助夫人！」劍尖一挑，斜削管一見的手臂！

「米粒之珠也放光芒！」管一見左手食指一曲一彈，「錚」地一聲，長劍登時盪開尺餘！

電光石火之間，幪面人的一拳直擊，拳未至，拳風經巳撲面！

管一見冷笑一聲。「素聞楚天舒放蕩不羈，因何要幪住臉？」

「既然放蕩不羈，幪面又有何妨！」他見管一見閃開，左拳又突然擊出！

管一見身子飄飛，侍劍位置較近，長劍筆直刺出！

管一見去勢突然一凝，左手倏地搭在鷹鍊尾端，雙臂一圈，登時把長劍鎖住！

侍劍大吃一驚，正想後退，可惜管一見比她更快一步，一脚踢在她的小腹上，侍劍尖叫一聲，身子如紙鳶般向後飛去！

這剎那，幪面人的雙拳倏地左右擊至，管一見身子一蹲，左手五指如鈎，向其面門抓去！

幪臉人雙拳落空，便知不妙，頭猛向後一仰，但仍慢了一步，幪臉巾登時被扯下！

此刻因為窗子破裂，光綫投了入來，管一見目光一及，驚呼道：「你，你是誰？你不是楚天舒！」

沈鷹聞言不由向側望過去，亦禁不住脫口呼道：「他是陶澎！」

管一見身子一抖，失聲道：「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話音剛落，但聞沈鷹悶哼一聲，他忙拿眼瞥了一下。

原來，侍琴趁沈鷹分神之際，手指在琴尾輕按一下，「嗤嗤」連聲，射出一蓬鋼針。

這下變生肘腋，令人難以預料，沈鷹閃避不及，登時跌倒地上！

侍琴大喜，標前一步，舉起鐵琴望沈鷹砸下！

管一見正想援手搭救，陶澎巳一拳把其攔住，管一見左拳一切，右手鷹鍊繞過陶澎，向侍琴纏去。

說時遲，那時快，陶澎手上不知如何多了一柄精光四射的短刀，反向管一見的手腕劈去！

這剎那，管一見才醒起，陶澎的外號叫「無影刀」！左掌去勢太猛，要想變招，經巳來不及了，只好拚着兩敗俱傷，鷹鍊回飛，急纏對方的頸脖！

陶澎勝券在握，自然不肯與其兩敗俱傷，是以向後一退！

與此同時，忽聞侍琴一聲慘呼，香車

夫人也悶哼一聲。

陶澎回頭一望，不由魂飛魄散。

原來侍琴的鐵琴尚離沈鷹頭上三尺，沈鷹左脚突然踹起，踢在她胸膛上，一股逆血衝口噴出，身子也向後跌去！

這刹那，沈鷹突自地上竄起，右手烟桿斜指，點向急衝過來的香車夫人的麻穴上！

管一見驚喜道：「老鷹你沒事吧？」

沈鷹哈哈一笑。「區區一蓬鋼針，如何取得老夫之性命！」運起內勁一抖，刺在衣衫上的鋼針，登時紛紛跌落地上。

他隨即走前一步，把陶澎的退路圍住，冷冷地道：「老夫跟管一見素來不理會江湖上的一門一的規矩！你自信能抵受得住咱們兩人的合擊麼？」

陶澎長嘆一聲，料不到勝負在一瞬之間便互易，是以頹然坐在地上。

香車夫人腰上的麻穴雖然被制住，但仍能開口。「你們是來找奸夫的，如今只是找到咱夫婦，這算是什麼？」

沈鷹厲聲喝道：「你這娼婦，竟敢用計來戲弄老夫，明知死的不是陶澎，却故意說是柴森下手的！又要老夫替你調查死因！」

香車夫人格格一笑：「人人俱謂兩位腦袋如何管用，心思如何靈巧精密，依我看也未必！」

「老夫雖然一時給你瞞騙，但如今經已知道眞相！」管一見接道：「原因只是咱們對你們兩個的了解太少了而已！」

話音剛落，門外突然湧入蕭穆、皇甫雪、魯少風及寇安江來。

「雪兒，快把燈亮起來！」

「不必，把窗簾拉開就可！」沈鷹道：「老夫也知道了眞相，其實香車夫人一早便知道陶澎並未死！」

「笑話！我如何會知道他找人替死，故佈疑陣！」

「起碼你有疑心，否則無論如何，既然你認爲陶澎對你不錯，你返回水月莊，睹物思人，起碼也應該愁眉苦臉！」管一見接口道：「你爲何會有此懷疑！第一，你知道自己不是閻羅帖的主人，而你又知道外人夢在紅木碼頭上，寄刀留柬，亦無可能，唯一可能的便是這是陶澎自己策劃的！他既然如此，自不會被殺！第二，你必是知道他沒有自殺而以此設計陷害你的可能性！」

香車夫人冷哼一聲：「他是出名怕死的！豈會自殺！」

沈鷹接道：「後來咱們到後院發現那時的陶澎的屍體衣冠不整，似有被人檢查過的跡象，便更證明你早就懷疑死的不是陶澎本人，所以才借故把屍體停放在後院，以便讓你去檢查！」

沈鷹頓了一頓，續道：「陶澎的下身，必有一個甚麼特殊的記認，你查過證明陶澎沒死，便知道了陶澎必是對你有所懷疑及不滿，所以才下逐客令，趕老夫等離開，免得家醜外揚！」

陶澎聽得臉色大變，冷哼連聲。

管一見嘿嘿笑道：「不過現在看來，陶莊主似乎已原諒了他老婆！」

「因爲他內心還是愛她的，只要她離開了楚天舒，他便不再計較！」

皇甫雪嘆息道：「原來內情如此複雜，難怪他要在替身臉上拍了一掌，使人認不出臉目來！」

魯少風問道：「沈神捕，你又怎知香車夫人經已跟楚天舒分手？」

「很簡單，第一，若非如此，除非陶莊主甘心做閉眼烏龜，第二，老夫跟管一見臨離開此地之前夕，曾在後花園看到夫人在涼亭上彈琴！」

管一見接道：「那琴聲充滿幽怨，如訴如泣，最後又把琴撞破，道：『知音人已不在，此琴尚有何用。』人謂琴乃心靈之聲音，誠不吾欺！」

「那時候，老夫還以爲她指的是陶澎，如今才猜出另有所指，此人便是楚天舒！」沈鷹侃侃而言，「你們可知他們兩個爲何會分手？」

寇安江急道：「寇某正想沈神捕能解茅塞！」

「楚天舒放蕩不羈，香車夫人野心極大，亟欲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兩人一開始是乾柴烈火，淡了之後自然會看出其中之矛盾，香車夫人要在水月島上發展，楚天舒却喜四處浪蕩，最後自是他悄悄離開！

「香車夫人沒可奈何才回來，不過她很狡猾，利用老夫的名氣要來替她作遮掩，所以才暗中叫她心腹——唐僑，請老夫查案，也因此她故意留下痕跡，使老夫一直追下去，以證明她是被強敵所追而落荒而逃！

「那一輛馬車也是她故意留給老夫看的，上面有血跡，若是棄馬車是爲了使追敵失却目標，她爲何不用火燒？」

管一見接道：「陶澎表面上不動聲色，實際對夫人的行動一直十分清楚，可能他亦派出心腹跟踪下去，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所以才萌了佈屍的念頭！」

皇甫雪忍不住問道：「陶莊主爲何要這樣做？」

「他不知道香車夫人會這麼快便跟楚天舒分手，所以以此『引退』，表面上以柴森爲莊主，却暗中控制之，到了若干年後，才再東山復出，那時候，江湖上的流言蜚語也已烟消雲散了！」

寇安江問道：「既然陶莊主不想家醜外傳，他又怎會叫孟白馬聘你來查案？」

管一見長嘆一聲：「他的心理，老夫也是到現在才想出來，堂堂的水月莊莊主，總不能無端端暴斃，所以他便製造出『閻羅帖』事件來，而他又作了種種暗示，閻羅帖的主人便是香車夫人……」

皇甫雪截口問道：「這樣做又有什麼作用？」

「那時候他想不到香車夫人會否回他身邊，所以他不得不作了個打算，萬一他『死』後，香車夫人跟楚天舒回來，柴森豈不是做不了莊主？而他也做不成太上莊主了，所以他要借用老夫之判斷，認爲殺人者便是香車夫人，這樣一來，香車夫人便成了水月莊的公敵，她自然做不了莊主，而水月莊便還是他的了！」

蕭穆嘆息道：「想不到這件案子的內情竟然如斯複雜微妙，當眞難以想像！這樣說來他一直是匿在柴森的寢室後地道中的了！」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精選短篇傳奇故事

馬　騰・文
黃耀基・圖

雄風萬里



轉戰萬里　所向披靡

最近武林中崛起一位年輕高手。

沒有人知道他的師承來歷。

在短短二個月的時間內，他已一連擊敗了九位武林高手。

這九位武林高手在武林中，皆是大有名氣的人物。

所以，這位崛起的年輕高手的出現，震動了整個武林。

這位年輕高手的名字，就叫——

戰四方！

× × ×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每一個武林人都希望成爲武功蓋世，稱雄武林的第一人。

因此，武林中不論有名氣或沒有名氣的武林人物，皆欲一見這位聲名日响，屢戰屢勝的戰四方，一較高下。

× × ×

江南白虎堂主曹猛虎早就想一晤戰四方，與之一較高下。

曹猛虎今年三十九歲，出道時赤手空拳，在二十九歲時創立了白虎堂，稱雄江南，穩然在江南武林中坐第一把交椅。

他欲與戰四方一較高下，這事已傳遍了江南武林。

而將這風聲散播出去的，就是從分佈在江南各地的白虎堂下各分舵傳出的。

他希望能藉此令到行踪飄忽不定的戰四方知悉，主動找上他。

他的希望沒有落空。

這一天的中午，門人將一張帖子交給了守衛在白虎堂大門外的一名屬下。

那名屬下在看清楚了具帖人的姓名後懔驚不已，慌不迭將帖子呈交給曹猛虎。

「堂主，戰四方下戰書了！」那名屬下既緊張又興奮地向曹猛虎遞上了那張帖子。

曹猛虎一聽，精神一震，目中精光暴現，忙伸手接過了帖子。「可是戰四方親自送來的？」

那名屬下答道：「屬下不清楚，因屬下從未見過戰四方。」

曹猛虎微露失望之色，揮手示意那名屬下退下，才展開那張帖子，看了一遍。

——閣下欲與余一戰，余今約戰閣下於雙龍坡，明日日出之時恭候大駕。

具帖人戰四方。

這就是戰四方下的戰書。

曹猛虎看完後，一雙虎目暴睜，長吸了一口氣。

他已決定明日日出之時，赴雙龍坡，與戰四方一較高下！

曹猛虎與戰四方在雙龍坡一決高下的消息，立刻傳了出去。

將消息傳出去的，自然是那位親手接過戰書的白虎堂屬下。

距雙龍坡周圍二三百里的武林人物，在知悉了這個消息之後，紛紛動身起程，趕往雙龍坡一睹這場龍爭虎鬥。

× × ×

雙龍坡的形勢眞的有如兩條龍蟠伏一樣，故名雙龍坡。

決鬥的地點就在雙龍坡下的一塊坪地上。

旭光還未衝破黑暗，雙龍坡下已人頭湧湧，聚集了不下百位武林人物。

他們都是兼程趕來觀戰的。

第一綫曙光從天邊沉黯的雲隙射出時，一條淡淡的人影像御風飛行般，從雙龍坡的南面馳掠而來。

緊接着，雙龍坡的西面也出現了一條人影。

近百觀戰的羣豪，立刻被這兩條人影吸引了，猜測這兩條馳掠而來的人影，必是這場「好戲」的主角——白虎堂主曹猛虎與戰四方。

旭日從雲海中跳出來時，兩條人影已各自站立在坪地中的南方及西方。

站在西旁的正是白虎堂主曹猛虎！

在場觀戰的羣豪，差不多全認識這位稱雄江南的白虎堂主，紛紛向他問候打招呼。

曹猛虎雖然稱雄江南武林，却不是個自大的人，忙着與羣豪招呼。

而站在南方的人，是個年約二十七八，身材修挺，相貌端正，神情沉毅的年輕人。

他一直靜靜地站着，目光明亮有如兩點朗星，直視着海天相接處移動着的那一輪旭日。

這年輕人好沉凝的氣度！

曹猛虎人如其名，短鬢如戟，虎目生威，兩道威凌的目光直觀着面前這位年輕人。

「戰四方！」

「曹猛虎！」

這位年輕人正是新近崛起武林的戰四方！

羣豪莫不好奇地將目光集中在這位年輕人的身上，打量着這位年輕高手。

他們對這位年輕高手的沉凝氣度，讚佩不已。

曹猛虎對戰四方亦暗自讚賞。

「閣下與曹某這一戰，是一決生死？還是一較高下？」曹猛虎來時的必勝信心，被戰四方那沉凝的氣度動搖了。

「余與閣下無仇無怨，何必生死相決？」戰四方語聲清越：「你我分出高下如何？」

曹猛虎對戰四方已然生出惺惺相惜之心，何況他根本就不想弄出流血的場面。遂同意道：「那就依閣下之意。一較高下吧！」

觀戰的羣豪這時候屏息着，注視靜聽曹猛虎戰四方的對話，沒有一個人貿然說話。

「既然是一較高下，你我就用拳掌相搏如何？」戰四方提議。

「兵刃無眼，閣下這提議正合吾意。」曹猛虎深表讚同。

戰四方望一眼升起的旭日，一抱拳，說道：「曹堂主請。」

曹猛虎抱拳還禮。「閣下請。」

兩人這一多禮，將緊張的氣氛和緩了不少。

羣豪亦舒了一口氣。

× × ×

曹猛虎仗以成名、稱雄江南武林的，是一套「斬虎刀法」，以及一套「搏虎拳法」。

至於戰四方的身手，則無人見識過。

不過，觀戰羣豪與曹猛虎立刻就可見識了。

曹猛虎並親自領教了。

曹猛虎以一套「搏虎拳」與戰四方較量。

戰四方的身手很靈捷，施展出一套奇幻而又輕柔的掌法，與曹猛虎那剛猛凌厲的拳法相鬥。

曹猛虎的每一拳擊出，皆虎虎生風，威猛絕倫，勁風激烈。

他一出手就向戰四方連環出了二十一拳。

這二十一拳快得恍如一拳。

觀戰的羣豪中，有些身手稍遜的，根本就以爲曹猛虎只擊出了一拳。

但一些身手高明的，則看出曹猛虎這二十一拳已將戰四方的全身要害皆招呼到了。

他們皆自忖，若曹猛虎的二十一拳向他們擊出，絕對沒有把握封擋閃避得了。

他們自忖無把握閃避封擋得了，戰四方又如何呢？

他們都想看看戰四方接得了接不了。

戰四方接下了曹猛虎那足以斃獅虎的二十一拳！

觀戰的羣豪，每一個皆清楚地看到，戰四方雙掌如分花拂柳般，但聽「啪啪啪……」一連響了二十一下沉實的相擊聲，曹猛虎那二十一拳硬是被戰四方接下來了。

觀戰的羣豪禁不住發出一片讚嘆聲。

更令羣豪讚嘆的是，戰四方接下曹猛虎那剛猛强勁的二十一拳，身形竟然沒有被震退一絲一毫。

這表示戰四方的功力，就算不高過曹猛虎，起碼也在伯仲之間。

由此可以看出，戰四方雖然年紀不很大，但一身功力，深不可測。

曹猛虎二十一拳之後，拳勢一變，更急更疾，每一拳發出，皆發出「轟」的一下響聲。

觀戰羣豪看得眼也定了。

戰四方在接下二十一拳後，身形隨着曹猛虎的拳勢亦自一變，變得有如隨風飛舞，雙掌或封或拍，在曹猛虎的猛烈攻勢下，絲毫無損。

「好高明的身手！」曹猛虎倏地虎吼一聲，拳影倏斂，驀地一拳平胸搗出！

這一拳搗出，有如天雷驟發，發出霹靂之聲，撼人心弦！

觀戰的羣豪皆被曹猛虎發出的這一拳震得臉色齊變，心神搖動。

曹猛虎搗出的這拳，是「搏虎拳」中威力最巨的一招：「天雷轟虎」！

他自出道以來，從沒有人接得下他這一招「天雷轟虎」！

就連當年以拳勁掌力稱雄一時的「鐵人」雷大力也接不下這一招而戰敗身亡！

戰四方又能夠接得下嗎？

× × ×

戰四方在曹猛虎這一拳搗出的刹那，

身形一凝，雙掌一收，長吸了一口氣。

而他的身形也就在曹猛虎一拳搗出時，隨着他搗出的拳勢，忽然像一片枯葉般向後飄開。

曹猛虎那一拳雖然搗出，却擊不中物體，那强猛無儔的舉動，自然亦無擊着實物。

所以，他那一拳直如擊在空氣中，激蕩起一股呼嘯猛湧的氣流。

而戰四方的飄飛起的身體，恍如一片隨風飄舞的落葉，向後飄飛。

觀戰的羣豪自忖戰四方絕不可能接得下曹猛虎這雷霆萬鈞的一擊，個個緊張得屏住了呼吸，及至看到他用這種武林罕見的奇妙卸力身法，避重就輕，安然無恙，俱不由齊舒了口氣。

曹猛虎料不到戰四方竟然奇妙地破解了他那一招「天雷轟虎」。令到那發揮出的無儔威力無處着力，心中亦不由一懍。

他立刻將搗出的一拳收回。

戰四方那枯葉般飄飛的身形却隨着他收回的拳勢，嗖地向他飄飛過來。

曹猛虎怎也料不到，戰四方的身形竟然如此奇妙不可思議，心頭驚震，虎嘯聲中，另一拳疾急搗出！

這搗出的一拳，威力與上一拳不遜分毫。

戰四方飄飛向曹猛虎的身形，像扯綫公仔一樣，在曹猛虎另一拳搗出的刹那，立刻向後飄飛。

這是何等奇妙的身法！觀戰羣豪俱看得發出一片驚嘆聲。

他們從來未曾看過如此怪異奇妙的身法，這一次算是開了眼界。

曹猛虎暴吼連聲中，雙拳連環搗出，遏阻戰四方倏然飄前，倏然飄後的身形。

這情形就像曹猛虎雙手各自牽扯着一條綫，而綫就繫在戰四方身上，一扯一放，戰四方的身形像木頭公仔一樣一退一進，毫髮無損。

這煞是奇觀。

而曹猛虎的雙拳不敢稍停，因爲若一停，戰四方的身形便會飄飛向他，出手向他撲擊。

所以他只好雙拳不斷連環搗出。

觀戰羣豪對這情形看得既好笑又担心，但他們却笑不出聲，因爲他們都看出，曹猛虎若這樣一直持續下去，不難會力竭落敗。

這一戰是關乎到江南武林的聲譽，因爲曹猛虎稱雄江南武林，無疑是江南武林的代表人物，若是曹猛虎敗了，他們身爲江南武林一份子，也會面目無光。

所以他們不欲曹猛虎敗。

曹猛虎又何嘗想敗？

而且他亦很明白本身的處境。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若不盡速改變這種情形，他自己就會力竭而敗。

但情勢令到他欲罷不能，所以他非常焦急。

他已感覺到有點內力不繼了。

對這位年輕的戰四方，他不得不心生佩服。

但佩服是一回事，他是絕不肯就此認敗的，所以他驀然間將搗出一拳化作了一指，一指戳向戰四方。

這一指戳出，指勁有如一道激矢般射向戰四方，發出哧的一下聲響。

大風雖然不可能將一片枯葉吹毀，但是，一顆石子却可以將一片落葉擊碎，曹猛虎終於悟出了這個道理，所以他化拳爲指。

這一指果然破解了戰四方倏忽進退的身形。

戰四方身形嗖地飄飛起，避過了曹猛虎那一指。

觀戰羣豪眼見曹猛虎一指解困，一顆懸起的心俱不由放下，重重地吐了口氣。

戰四方身形如一片雲般，飄離地面二丈許，接一折腰，身形急墜，雙腿一蹬，飛踢曹猛虎雙目。

曹猛虎一口氣還未喘過，瞥見戰四方雙腿已到，上身微仰，雙臂齊揮，化掌爲刀，截斬其雙腿。

曹猛虎手中雖無刀，但已施出了「斬虎刀法」！

戰四方雙腿一收，一拳閃電般擊出。

這一拳速度之快，簡直匪夷所思。

曹猛虎但覺一團黑影挾着强猛的勁風，迫臨他的胸膛。

——戰四方那一拳竟然從他雙手掌刀中穿過，直擊曹猛虎胸膛。

曹猛虎心頭驚懍，但却驚而不亂，竟然不閃不避，雙掌一廻截斬戰四方手臂。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戰四方雖然能夠一拳擊中曹猛虎的胸膛，但他的一條手臂，亦必然被曹猛虎的掌刀斬傷。

觀戰羣豪眼見這種驚險的情形，俱不由發出驚呼聲。

但就在這時又發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

「砰」的一聲響起，曹猛虎胸膛竟中了一拳，而他的雙手，却被戰四方另一只手架住了，所以他的掌刀無法斬下。

在場觀戰的羣豪皆看不出戰四方是如何出手架住了曹猛虎的雙臂的。

所以他們對於戰四方這位年輕人的身手，莫不感到驚佩。

而胸膛挨了一拳的曹猛虎更是驚佩不已。

因爲連他也看不清楚戰四方是如何出手封架他的雙手的。

而他的胸膛雖然挨了一拳，內腑却沒有被震傷。

這種現象，曹猛虎心知肚明，戰四方擊在他胸腔上的一拳，沒有發出內勁，所以他承受得起，安然無恙。

所以他對戰四方非常感佩。

「曹某認輸了！」曹猛虎不想再打下去。

戰四方在曹猛虎認輸時，身形才落回地上，忙不迭收手道：「曹堂主大人大量，在下佩服。」

觀戰羣豪聽見曹猛虎忽然認輸，俱鼓噪起來。

「只不過挨了一拳就認輸，這不是存心丟咱們江南武林的臉嗎？」

「曹堂主，難道以你之身手，也挨不起對方一拳嗎？再與他決個高下吧！」

鼓噪之聲四起，曹猛虎却聽而不聞，置諸不理，一手執着戰四方的手臂，誠懇

地說道：「曹某確不是閣下對手，勝就是勝，敗就是敗，曹某誠心認敗。」

戰四方臉上露出一抹笑容，亦誠意地道：「曹堂主，你是我所遇到之中，最大量的對手。」

曹猛虎哈哈大笑道：「曹某自出道以來，未嘗一敗，今日敗在你手上，敗得心悅誠服。」

戰四方謙遜地笑道：「曹堂主太客氣了，若堂主不嫌棄咱們交個朋友如何？」

曹猛虎豪爽地大笑道：「固所願也，曹某交定了你這個朋友！」

兩人執手相覷大笑。

觀戰羣豪眼見兩人由對手而成朋友，拉手言歡，再也鼓噪不下去。

「兄弟，剛才交手時，你施展的是何種身法？可否相告呢？」曹猛虎詢問戰四方。

「當然可以。」戰四方坦言地說道：「小弟施展的是『落葉隨風』身法。」

「『落葉隨風』身法？」曹猛虎說了一遍，有點迷惘地道：「我眞是孤陋寡聞，從來未聽說過有種身法。」

戰四方肅然道：「難怪兄台未聽聞過，這種身法是家師獨創的。」

「令師是那位高人前輩？可否相告？」曹猛虎目露敬慕之色。

「家師是位遁世隱士，恕小弟不便相告。」戰四方有點歉然地說：「請兄台不要見怪。」

「怎會，」曹猛虎一笑道：「兄弟不必介懷。」

接親切地一拍戰四方肩頭。「兄弟，無論如何也請到曹某處相聚數天。」

戰四方爽快地答道：「那麼小弟打擾了。」

「兄弟太客氣了。」曹猛虎哈哈大笑聲中，執着戰四方的手，相偕如飛而去。

觀戰羣豪見曹猛虎戰四方拋下他們而去，哄的一聲，也各散東西。

× × ×

戰四方一人一騎，來到了河北。

他馳赴河北，是應約而來的。

邀約他的是北六省第一大鏢局的總鏢頭，金獅應元甲。

應元甲這次邀約戰四方，不是邀他作客，而是邀他一決高下。

邀帖是直接送到河南白虎堂的。

而戰四方在白虎堂作客，還未離去，所以接到帖子後，立刻辭別曹猛虎，專程北上。

曹猛虎雖然有點依依不捨，但知道不便再留戰四方，所以送了一匹坐騎給他。

戰四方毫不推辭地接受了。

他終於在應元甲約定的前一天，趕到了約定的地點——萬壽寺。

這裏是應元甲與戰四方一決高下的地點。

應元甲早就來了，隨他同來的，還有數十位北六省頗有名氣的武林人物。

他們都是來觀戰的。

戰四方來到萬壽寺，立刻被寺僧招呼進客房中休息。

這是應元甲的意思，他要在公平的情況下，與戰四方一決高下。

他畢竟個有名氣的人物，所以亦應該有風度。

× × ×

在北六省中，提起金獅應元甲的大名，武林中人可說無人不知曉，在北六省，他可是個响噹噹的人物。

應元甲今年五十六歲，但看來只有五十歲左右，紅光滿臉，獅鼻海口，鬚髮金黃，相貌威猛，故此人稱金獅！

他擅使一柄重三十九斤的三環金刀，未逢敵手，保鏢多年，黑道中人從來不敢動他分毫，其人之能耐，可想而知！

以他今時今日的名聲地位，敢捋他虎鬚的人，可說未曾有過！

但他卻竟然約戰四方這個年紀輩份比他皆輕的戰四方！

無他，這全是爲了名。

因爲戰四方擊敗了江南曹猛虎！

曹猛虎稱雄於江南，而他雄踞於北方，如今曹猛虎敗了，他若能擊敗戰四方，則可以稱雄南北武林，將鏢局的勢力擴展到江南，這是他約戰戰四方的主要原因！

武林人重名，但也重利。

名與利畢竟是相連在一起。

× × ×

時令已是殘秋，北風很勁，但天氣却很好。

吃罷早飯，戰四方與金獅應元甲在方丈室相見。

方丈室內就只有主持元智大師。

兩人是第一次相見。

所以兩人都很仔細地打量着對方。

元智大師替兩人互相介紹。

兩人客套幾句，分別坐下。

應元甲身高七尺過外，坐在椅子上，有如一頭蹲踞着的雄獅。

戰四方雖然身材修挺，但與應元甲比較之下，有如一棵修竹。

「老夫聽聞閣下最近擊敗了江南白虎堂曹堂主，十戰十勝，閣下果然名不虛傳！」應元甲雙目炯炯有光直視着戰四方。

戰四方欠一欠身，說道：「應前輩過獎了，在下不過一時僥倖。」

「閣下這話差矣！」應元甲捋着頷下尺長的金鬚，不以爲然地說道：「武林中從來講究實力武功，從來沒有僥倖可言，勝就是勝，敗就是敗，曹堂主敗在你手下，是鐵一般的事實，否則老夫也不會約戰閣下！」

戰四方聽了應元甲這番話，心內大不讚同，但他不欲多費唇舌，笑着轉開話題道：「現在離決戰不到一個時辰，在下請問前輩，咱們如何個動手法？」

應元甲威態畢露地宏聲道：「當然是各憑所學，一決高下！」

「在下是問，動兵刃呢，還是動拳掌？」戰四方毫不示怯地迫視着應元甲。

「拳掌兵刃齊施，只要能夠分出高下，生死不計！」應元甲狂傲地說。

「阿彌陀佛。」元智大師念了一聲佛號。

戰四方不是怕死，但却不想貿然有所殺傷，於是皺眉說道：「前輩，咱們交手，祇屬切磋性質，只要分出高下，何必一定要流血呢？」

應元甲冷笑一聲，道：「武林中從來就是强存弱亡，既然動上了手，就非要見

個眞章不可，閣下如是心怯，大可不戰而去。」

好個「不戰而去」！那不是等於自動認輸？戰四方涵養再好，畢竟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如何忍受得了，遂冷冷地說道：「在下再無能，既然應約而來，又豈會『不戰而去』！前輩既然定要見個眞章，在下奉陪到底！」

「哈哈，咱們就一言爲定，各自準備一下，等會再見！」應元甲敞聲大笑中，向元智大師抱拳一拱，大步踏出方丈室。

戰四方却氣定神閑，毫不爲所動，站起來，朝元智大師欠身抱拳。「大師，晚輩告退。」

「施主珍重，阿彌陀佛。」元智大師合什爲禮。

× × ×

決戰的地點就在寺後松林邊的一幅空地。

元智大師充當這一戰的裁判。

數十位北六省的武林人物，圍站在場邊，觀看這一場龍爭虎鬥。

他們都是北六省有頭有面的人物，與應元甲素有交情，撇開交情不說，爲了北六省的武林名譽，心底裏都希望應元甲能擊敗戰四方，他們臉上也光彩。

應元甲與戰四方各自站在場中的一方，對峙着。

應元甲一頭金髮在風中飄動，陽光下金燦燦的，有如一頭威猛的雄獅。

戰四方卓立着，有如一桿標槍，一襲青衣在風中飄揚不已，瀟洒挺逸。

一震手中刀，環動聲响，嘩啦有聲，金刀映日生輝，氣勢奪人。

羣豪不禁讚聲四起。

「閣下請亮兵刃！」應元甲再一震手中三環金刀。

戰四方慢慢地掣出了腰間長劍。

劍身狹長，色泛青光，日光之下，青光閃射。

觀戰羣豪一見戰四方亮劍，俱不由驚呼出聲：「青溟神劍！」

應元甲目光亦爲之一亮，脫口道：「想不到青溟神劍竟在你手上！」

戰四方淡淡地說道：「此劍雖利，前輩的金刀亦不鈍，誰也佔不了便宜。」

接又道：「前輩，咱們眞的非要動兵刃不可？」

應元甲宏聲道：「何必多此一問！」

戰四方閉口不語。

應元甲發出一聲冷笑，轉望向元智大師。

元智大師望了兩人一眼，喧了聲佛號。「兩位施主可以動手了！」

應元甲隨即發出了一聲獅吼之聲。

這一聲獅吼，聲震林空，聲勢驚人。

也就在獅吼乍發時，金星暴閃，應元甲搶先發動了攻勢！

戰四方却依然卓立不動。

觀戰羣豪俱屏息觀戰，連大氣也不敢喘。

× × ×

應元甲一出手就是他仗以成名「連環閃電刀法」，一刀連着一刀，連綿不斷，看似一刀，實則因爲他的刀法太快，才讓人產生這種錯覺，很多與他交過手的武林高手，就是因爲看不清他出刀的手法，而接不下他這一招。

刀動環响，發出懾人的嗚嗚聲，單是聲勢，已先聲奪人！

戰四方卓立的身形在應元甲的金刀斬臨他身前不到半尺的刹那，猝然動了。

他沒有閃避退讓，而是迎上去！

而且以手中長劍，硬封硬擋應元甲重三十九斤的金刀！

但聽一連串刀劍交擊聲中，金芒與青光閃動，接着一分，兩人各自退後。

還未退定，應元甲忙不迭察看手中金刀。

金刀無缺！

應元甲噓了口氣。「好身手！」

戰四方似乎對手中的青溟長劍充滿了信心，看也不看，長劍仍指應元甲，氣不喘，聲不顫。「前輩刀法如神！」

而事實上，戰四方手上的青溟神劍，確是絲毫無損。

以長劍硬擋硬接對方的重兵器三環金刀，長劍無缺，不愧是神兵利器，而戰四方內勁之强，於此可見一斑。

應元甲雖然口頭不露半絲聲色，實則對戰四方已心生警惕！

他警惕於眼前這個年輕人的高明身手及深厚的功力！

因爲剛才交手時，戰四方若是閃避退讓，那就會被他連綿不斷的刀勢迫得落在下風，喘不過氣來，只有挨打的份兒！

而戰四方若沒有深厚的功力，斷接不下他連綿斬劈的數十刀。

很多功力稍差的對手，就是被他這剛猛連綿的刀勢，震得手臂發痲，血氣翻湧，死傷在他的刀下。

而眼前這年輕人竟從容不迫，接下了他這一招「江河倒瀉」！

× × ×

一招之後，交手的雙方俱心裏有數，不敢貿然出手！

只有眞正的高手，才不會在旗鼓相當的情形下，貿然搶先出手。

應元甲與戰四方不愧是高手。

陽光下，金芒與青光對峙着。

觀戰的羣豪誰也不敢稍動或喘粗氣，生怕弄出的些微聲响，擾亂了對峙着的兩人心神，而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誤！

現場靜得落針可聞。

只有無遠弗屆的陽光，肆無忌憚地洒射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陽光雖然猛烈，但是誰也感覺不到燠熱。

對峙中的應元甲與戰四方，終於各自低吼清叱了一聲，往對方撲去！

兩人這一次再度接觸，立刻糾纏在一起，青影與金影翻閃繞掠中，金鐵之聲响個不停，不時有閃爍耀眼的火星爆現。

觀戰羣豪的心神與眼睛，全被激鬥中的兩人吸引了。

連元智大師也忘了念佛號，手數佛珠，觀看得忘了形！

倏地，觀戰的人羣中，有人發出了一聲驚呼！

而大多數的人，均仰頭上望。

因爲纏鬥在一起的兩條人影，已有一條身形衝空騰躍起。

衝空騰躍起的人影青光閃閃，一看就知道是戰四方！

在青影衝騰的刹那，獅吼聲中，金光暴升，追射向戰四方！

絕無疑問，那一定是金獅應元甲。

兩條人影一上一下，頭脚相接，眼看就要接觸。

驀地，騰掠在上方的戰四方曲腿折腰，手臂一探，青光倒瀉中，疾刺應元甲頭頂！

這一下變化，驟然得大出觀戰羣豪意之外，令到他們驚得禁不住發出了驚叫

但應元甲却毫不驚慌，眞氣一沉，身形在空中倏然停頓，反臂揮刀，來了一招雪花蓋頂！

這一招雪花蓋頂本是一招很普通的招式，但却封擋了戰四方猝然刺下的一劍。

叮的一响，戰四方於長劍劍尖刺在應元甲刀身的刹那，借力使力，身形如彈丸般向上騰射起兩丈有奇！

羣豪口中俱不由寬心大放地「啊」了一聲。

應元甲被戰四方那一劍刺得身形再也騰升不起，向下急墜。

而戰四方的身形也就在這時，恍如一道閃瀉的電光般，向着應元甲疾射而下！

羣豪俱不由看得張大了口。

戰四方疾瀉的身形，竟然比急墜的應元甲還要快！

快了不止一倍。

簡直比眨眼還要快，戰四方已疾射落應元甲的頭頂！

驚呼聲終於從羣豪口中發出來。

戰四方這一衝擊，直如雷轟電擊，令人駭然。

應元甲這一次也無法再破解封擋這一擊，但他不愧是個高手，臨危不亂，腰身一曲，猛然將距離拉遠，接一沉身，有如隕星一樣疾落墮地！

而戰四方那一劍，劍尖只差二寸不到，硬是刺不到應元甲的頭頂！

其實，戰四方不是不能刺殺應元甲，是不想殺他，若他這時脫手將長劍射出，任應元甲有通天之能，也逃脫不了被長劍貫腦之厄。

他畢竟不是個嗜殺之人。

應元甲的情形却狠狽極了，也顧不了身份，身形墜地後，立刻像個滾地葫蘆一樣，疾滾起來。

戰四方雖然不欲殺應元甲，却想殺殺他的氣焰，所以一點也不放鬆，身形竟然能够藉那一刺之力，追刺在地上疾滾的應元甲。

這一來，應元甲可就弄得灰頭土臉了，身形不敢稍緩，一路疾滾下去！

而戰四方的劍尖，劍尖不離他身側兩寸的地方，刺在地上！

在他滾過的地方，出現了一連串的劍洞。

羣豪看得一顆心緊縮，手心揑汗，神色緊張。

若不是有元智大師在場，他們眞會不顧一切，一湧上前，羣攻戰四方！

× × ×

戰四方疾滾的身形驀然問一停！

他本身是不想停的，因爲他一停，很可能就會讓戰四方的長劍追刺上。

但他不能不停，因爲一棵大腿般粗細的樹幹將他疾滾的身形阻住了。

所以他不得不停下來。

而戰四方的長劍，果然追上了他，眼看着一劍就會刺落他的身體上！

觀看的羣豪不由驚得心頭一凜，臉色齊變。

應元甲雖然亦驚懍不已，但却臨危不亂，一拳疾出，迎擊戰四方刺下的長劍劍尖。

戰四方本就不想殺應元甲，但由於事出突然，要想收手，已是無及，危機一髮間，只好將注在劍上的勁力盡量減輕。

但聽「噗」的一下沉响，應元甲的拳頭擊在戰四方刺下的劍尖上。

一條人影立刻倒飛開去。

另一條人影則從地上彈躍起來。

從地上彈躍而起的，當然是應元甲，饒是他拳硬如鐵，也被劍尖刺破，血滴點點。

他可說是驚魂稍定，一張紅彤彤的臉現在却變得全無血色。

被擊得倒飛而起的，却是戰四方！

由於他在刺下時，將劍上勁力收回，所以變得刺下的長劍全無勁道，但應元甲却是情急救命，將內勁貫注在拳頭上，這一來，就令到戰四方吃了個大虧，被應元甲從拳上傳來的勁道，擊得倒飛而出，手臂酸痳，落地血氣翻湧不已。

他可說好心不得好報。

元智大師一見兩人無恙，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羣豪緊縮的心亦一寬，緊張的臉色接緩和下來。

應元甲躍起來後，蒼白的臉色隨即又變得血紅。

那是憤怒所致。

若不是眼前這小子，他何致於會弄到灰頭土臉，狠狽萬分，在同道友好面前出了醜，他不但不感激戰四方劍下留情，反而恨之切骨！

而那手背上的劍傷，更是令他憤怒萬分。

他已動了殺機。

他暗自咬牙，必殺戰四方。

戰四方却一面戒備着，一面在運氣調息。

應元甲由於憤怒，他顧不得拍掉沾在袍上的塵土，金刀一抖，吼喝道：「閣下果然有兩下子，老夫誓要與你拚個高低强弱，生存死亡！」

戰四方一聽，正欲開口說話，應元甲已像一頭憤怒的獅子般，人刀如一道金虹般，向他撲斬到！

戰四方只好揮劍相迎！

應元甲的攻勢狂猛得有如暴風驟雨！

刀斬十九，脚踢十二，爪抓二十三，應元甲一口氣向戰四方攻出了總共五十四招！

應元甲不但刀法出名，他的大力獅爪功亦犀利異常，曾經一爪抓裂一頭大水牛的肚腹，其功力可想而知。

若戰四方給他一爪抓中，不皮開肉裂才怪。

戰四方長劍一封，連接應元甲十九刀，身形連閃，避過十二脚，接左掌如刀，截斬其手腕，破解了二十三爪，緊接着身形一倒，劍尖偏鋒，刺向他的肩膀！

應元甲見刀爪脚齊施，依然傷不了戰四方，不由怒吼一聲，卸膀沉腰，避過了刺向肩膀的長劍，然後手中刀反削而上，削斬戰四方腿腹！

戰四方連環步疾退，嗤的一聲，劍勢一迴，點刺應元甲眉心。

應元甲疾忙一仰首，讓過劍鋒，身形一側一探，金虹匝地繞閃，掃斬戰四方雙足。

戰四方身形一拔，避過其刀鋒，接一墜，雙脚急蹬向應元甲的雙肩。

應元甲一刀斬空，正想變招，想不到戰四方的身形竟這樣靈捷，一拔即墜，要想閃避，已是無及，雙肩一痛一痳，左右肩井穴俱被戰四方踹蹬的雙足踢中了！

雙臂一痳一軟，應元甲三環金刀握不牢，嗆啷落地。

戰四方身形一斜，飄落地上，抱拳向應元甲含笑說道：「承讓！」

元智大師這時亦高聲道：「這一戰到此爲止，戰施主勝了應施主。」

觀戰的羣豪皆看得很清楚，應元甲兩肩穴道被封，已無再戰之能。

換言之，應元甲落敗了！

他們見應元甲落敗，等於丟盡了北六省武林的面子，個個俱臉上無光，連目光也抬不起來。

有一部份憤憤不平，但自忖身手不如應元甲，那就更非戰四方的敵手，所以雖有動手之心，却都不敢亂動。

應元甲這時候眞恨不得一頭撞死在地上，一個身子抖顫得如篩米般，脹紅着一張臉，目光怨毒地望着戰四方！

戰四方却風度翩翩地抱拳向觀戰羣豪抱拳作了個羅圈揖，然後向元智大師道：「有勞大師了。」

也就在這時，應元甲頭一低，腰一躬，像一頭蠻牛一樣，疾撞向戰四方背心。

戰四方這時正背着他，向元智大師說話，所以看不到應元甲向他疾撞過來。

羣豪中有些看見了，雖然身爲北六省武林人物，應元甲敗了他們也感到面目無光，但很多皆俱有正義感，乍見應元甲毫不顧身份，既然敗了，就是敗了，却背後施出這種卑劣的下流手段，俱不值其所爲，皆呼叫出聲，向戰四方示警。

戰四方驚覺時，疾衝而來的應元甲，距他的背心不足半尺。

當下他來不及多作思想，偏身閃讓！

但腰側仍被疾衝而來的應元甲撞中，身形打了個轉。

而應元甲的衝勢却絲毫沒有減緩，繼續向前衝去。

衝向元智大師！

元智大師早已有備，在衆人嚷叫聲中，忙不迭走避。

轟的一聲，也不知是應元甲不想活，還是收勢不住，一頭撞在元智大師身後的一棵樹幹上。

那棵樹幹足有合抱粗，竟然被他一頭撞折。衆人料不到此，不由驚叫出聲。

而應元甲在一頭撞折了樹幹後，亦撲伏在地上。

羣豪哄的一聲，擁上前察看。

應元甲死了。

他雖然一頭撞折了樹幹，但他的腦袋也被樹幹撞爆了。

殺人者反殺己。

元智大師唸了聲佛號。「阿彌陀佛，應施主可謂自取滅亡！」

戰四方被應元甲撞得腰間隱隱生痛，眼見應元甲自己撞死了自己，嘆了口氣，不欲多留，分開圍着的人羣，急馳而去。

劍斬倭奴　英姿煥發

戰四方自從先後擊敗了稱雄江南的白虎堂主曹猛虎，北六省的金獅應元甲之後，在武林中的名聲如日中天，本來很多欲向他挑戰的武林人物，也因此不敢向他挑戰。他現在已成爲武林中的風頭人物。

很多武林人皆欲一睹他的手彩，但他却像神龍見首不見尾般，行踪飄忽。

戰四方如今已身在塞外。

難怪中原武林中不見了他的影踪。

他到塞外，不是去遊山玩水，而是赴約應戰的。

向他挑戰的是塞外第一好手，外號雄鷹的邊振風。

× × ×

中原才是初冬天氣，塞外已是朔風凜冽，雪花飄飛了。

終年走南闖北的戰四方，倒還能够適應，初次見識了塞外風光。

戰四方很欣賞塞外那莽蒼蒼的氣勢。

他的心胸亦爲之一闊。

他這次出道江湖，原就是本着以武會友，遊歷四方，歷練見識一番。

也所以他走南闖北，到處與人較技。

他這次到塞外，在雙城子這個地方，見到了邊振風。

邊振風年紀只有三十多歲，身形粗悍，一臉絡腮鬍子，細目鷹鼻，神態豪勇。

別看邊振風年紀只有三十多，但他在塞外，允號第一人。

在塞外，只要提起雄鷹這個名號，連三歲小孩，也會豎起大拇指。

他在塞外是個亦俠亦盜的人物，稱雄黑白兩道，極受愛戴。

他這次挑戰戰四方，不是爲了那點虛榮心，而是想見識一下這位風頭甚勁的年輕高手，結交一番。

戰四方初見邊振風，已被他豪邁爽朗的作風感染了，認爲他是一個值得結交的朋友。

每人的一生中，或許會有很多朋友，但眞正值得結交的朋友，可能少之又少。

古語云：人生難得一知己，得一知己，死無憾矣。

戰四方初見邊振風，就有一種知己的感覺。

而他們在還未動手分個高下前，已有一種相逢恨晚的感覺，言笑甚歡。

在動手之後，他們就結成知己。

× × ×

由於兩人抱着惺惺相惜的心情，所以兩人在動手分個高下前，決定點到即止，免得傷了和氣。

而決戰的現場，就只有他們兩人。

所以外間的人，無從知道這一戰誰勝誰負。

只有他們兩人知道。

而這一戰，結果是戰四方技高半籌，贏了邊振風。

邊振風輸得心服口服，對戰四方的身手，嘆服不已。

戰四方與邊振風在塞外盤桓歡聚了十日，這期間，兩人暢論平生，趣談江湖軼事，意氣風發，酣暢淋漓。

十日後，戰四方與邊振風執手話別，飄然而去。

× × ×

戰四方自塞外南返之後，沒有返回中原，一逕來到西南苗疆之地。

他遠赴苗疆，一來是見識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二來是會一會譽滿苗疆的第一高手巴山雨。

巴山雨被譽爲苗疆第一高手，自有其人的成就，被當地人視爲神祇，地位尊崇。但當他一聽見戰四方求見，立刻親自出迎，表示他對戰四方的尊敬。

巴山雨雖然遠在西南邊陲，但他畢竟是個武林人物，對於中原武林的動態，一向很關注。

而戰四方戰南鬥北，連敗十數高手，聲名赫赫，他豈會不聽聞？對這位年輕一輩中的俊傑，早已心儀，如今一聽其人來訪，怎不倒履相迎？

戰四方在喝過茶後，向巴山雨表達了來意。

——他是來向巴山雨較技的。

巴山雨雖是一個苗人，但自幼受教於漢儒，所以很懂禮儀，而人也長得有別於一般苗人，衣漢服，相貌清奇，皮膚白皙，頷下留了五柳長鬚，乍一見，像個儒士，絕不似是武林中人。

巴山雨聽了戰四方道達來意後，撫鬚含笑道：「本山主早已聽聞閣下的大名，閣下年輕有爲，見面勝似聞名，既然閣下有此雅典，本山主樂意奉陪。」

原來巴山雨的父親是苗山之王，父死子繼，他就成了苗山之主。

戰四方見巴山雨談吐擧止恂恂儒雅，頓生好感，當下亦有禮地道：「山主過奬了，在下末學後進，不揣冒昧，大胆求敎於前輩。」

巴山雨一見戰四方，就喜歡這位年輕人，因他絕無半點武林人浮躁及好勇鬥狠之通病，遂笑道：「閣下想怎樣較技？」

戰四方正容道：「在下意思，既非生死相決，當以拳掌相決，點到即止，以定高低，未知山主意下如何？」

巴山雨讚同地點了點頭道：「正合我意。」

接又道：「閣下遠道而來，且先作客三天，讓本山主稍盡地主之誼，閣下體力也可恢復過來，三日後再較技如何？」

所謂客隨主便，戰四方自然同意。

戰四方作客三天，受到巴山雨的熱情接待，並見識了苗山的各種奇風異俗，令他眼界大開，感到新奇有趣。

而巴山雨亦向他詢問了很多有關中原武林的最近動態。

戰四方就他所知的，向他詳盡地細說，兩人相談甚歡。

時日過得眞快，一眨下眼，三天過去了。

第四日，就是戰四方與巴山雨較技的日子。

而較技的地點就在苗山一處叫風點頭的崖地上進行。

× × ×

這一次較技，亦只有戰四方巴山雨兩人。

而巴山雨在較技前，更嚴諭轄下苗民，不得接近風點頭百丈範圍之內。

如今，巴山雨戰四方就站在風點頭的崖地上，雙方相距約兩丈。

兩人都沒有帶兵器，徒手相搏。

論地位輩份，巴山雨皆比戰四方高，所以巴山雨讓戰四方先發招。

戰四方也不推讓，先出招。

戰四方一出招就是三拳八掌。

三拳分別擊向巴山雨頭胸腹。

八掌分劈巴山雨胸腹肩腰八大穴。

巴山雨一見戰四方出手迅詭絕倫，奇幻變化，脫口一聲：「好身手！」身形齊動，手脚並施，掌封脚踼，化解了戰四方的拳脚。

戰四方三拳八脚之後，身形一拔，脚影縱橫，罩向巴山雨的頭部。

巴山雨頭一仰，沉腰坐馬，一拳直衝而出。

這一擊竟穿入了戰四方的脚影中，擊向其小腹。

戰四方清叱一聲，雙腿一剪，絞向巴山雨的手臂。

巴山雨那一拳竟不收回，左手疾伸，抓向戰四方足踝。

戰四方料不到巴山雨竟行險着，心頭一懍，一提眞氣，曲腿一點，蹬在巴山雨的臂肘上，身形借力拔高了一丈許。

巴山雨那一拳自然擊不到對方的小腹了。

但他雙足卻一蹬，身形陡然拔起，如白鶴衝空，追擊戰四方。

他擊出的一拳，拳勢不變，依然擊向戰四方小腹。

戰四方身形這時已騰拔至極限，正欲下墜，這一來，豈不是成了將身體送給巴山雨的拳頭？

戰四方自然不肯這樣做，他曲起的一腿倏然向下一蹬，像長了眼睛般，恰好點在巴山雨的拳頭上。

巴山雨上衝的身形被戰四方蹬得向下一沉。

戰四方的身形卻藉那一蹬之力，再度升起，接一折，俯衝向下面的巴山雨。

巴山雨人往下墜，目光卻瞥見戰四方，有如一頭鷹隼般向他俯衝下來，知道閃避不及，唯有硬接一途，只好一錯雙掌，向上迎去。

倏忽間，戰四方身形已俯衝而至，啪啪兩响，四掌互擊！

兩聲悶哼接着响起。

看來兩人這一下互擊，誰也佔不到便宜，戰四方身形在空中一連數翻，斜飄數丈，輕巧地落在地上。

巴山雨的身形下墜之勢更急，但落地之後卻站得筆也似直，沒有半絲搖動。

戰四方由衷讚道：「巴山主好深厚的

內力！」

巴山雨拂拂袖子，亦笑道：「閣下亦很高明。」

戰四方謙笑道：「巴山主，咱們還要分出高下嗎？」

巴山雨撫鬚道：「既然已動了手，當然要分出高下，不然，就沒有意思了。」

「巴山主說得對，在下也是這意思，請！」

兩人於是又再度交手，這一戰之激烈，非外人所能體會，總之，兩人各展所學，直鬥到日落時分，才分出了勝負。

但若聽兩人的說話，却令人分不清誰勝誰負。

「巴山主，照交手的情形來看，應該是你勝。」這是戰四方說的話。

「不，本山主確是在最後一招上，無法化解你戮向我眉心穴的那一指，所以勝的是你。」

兩人誰也不肯承認自己贏了，這實在是武林中罕見的現象。

最後，巴山雨說道：「既然誰也不肯認勝，那咱們就作平手論吧。」

這確是一個折衷的辦法，戰四方亦表示同意。

他們這一戰，就成了平手。

但事後巴山雨私下對友好說，那一戰確是戰四方勝了。

巴山雨對於戰四方的胸襟氣度，讚賞不已。

而兩人因此亦成了莫逆之交。

戰四方在苗山作客差不多半個月，才離開苗疆，重返中原。

× × ×

戰四方在出道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先後與南北最負盛名的高手較技，逢戰必贏，穩穩然躍居武林第一人。

但他却不是爲了名，這是武林中最難得的。

更難得的是，他先後與十數名高手較技，從來沒有殺死過一人，而應元甲之死，是屬於自殺那一類。

所以，戰四方應該說是一位最沒有殺氣的武林人。

他雖然技高，但從不以技凌人，手上也沒有沾上一絲半點血腥。

但不久之後，武林中發生的一件大事，令到他不得不出手殺人。

× × ×

戰四方雖然名動武林，但他的行踪却無人知悉。

而最近在武林中發生的事件，更令到武林中人差點將他遺忘了。

最近在武林中發生的事，確實是一件大事。

這件大事令到武林中人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這件事上。

——一位東洋武士渡海來到了中原，揚言要會盡中原武林高手！

這位東洋武士名渡邊正雄。

而他確實有眞本領。

他踏足中原之後，第一位與他較技的是稱雄東南，外號截金手的蔣超。

結果蔣超在十招不到，被渡邊正雄斬殺於刀下！

一刀兩段！

這位東洋武士渡邊正雄，不勝則已，勝則刀下絕不留人！

好重的殺性！

接着他沿途而上，繼蔣超之後，接連斬殺了天罡手吳剛，一字劍趙毅，霸五刀袁勇，一刀斷魂殺殘！

四位武林名家的死法與蔣超一樣，俱是一刀兩截！

好兇殘的刀法！

而渡邊正雄斬殺的五人俱是名重一方的武林高手，其武技之高强，可想而知。

而他的踏足中土，震動了武林，整個中原武林皆目之爲煞星，一場災難。

但災難繼續蔓延下去！

× × ×

渡邊正雄找上了白虎堂主曹猛虎，登門挑戰。

曹猛虎乃江南一方之雄，雖然聽聞這位東洋武士刀法兇殘霸道，刀下絕無活口，却不肯示弱而接受了渡邊正雄的挑戰。

挑戰的地點就在白虎堂總壇所在地的餓虎坡。

江南武林中稍有名聲的人物，皆聞風趕來觀戰。

渡邊正雄雖然孤身挑戰，却毫不胆怯，反而不少觀戰的武林人物，被他那凌霸勇悍的氣勢所懾，心生怯意。

曹猛虎面對渡邊正雄，也懸到自己的戰意被對方的氣勢所動搖！

這一戰，他已沒有必勝的信心。

但他已騎在虎背上，欲罷不能。

無論是死是活，這一戰也非戰不可！

他亮出了仗以成名的虎頭鈎刀！

他這兵器很怪異，既像鈎，又像刀，是刀鈎相結合的一種罕見兵器，不少高手，就是敗在他這件怪異的兵器上的！

渡邊正雄身材矮矮墩墩的，身穿東洋武士服，一手執在五尺長的東洋刀把上，刀仍未出鞘，但煞氣已透鞘而出！

他擺出一個拔刀的姿勢，聲勢嚇人。

而他這個姿勢無懈可擊，所以亮出虎頭金鈎的曹猛虎，不敢貿然出擊，與他對峙着。

所有觀戰的人俱屏息着，大氣也不敢喘。

兩人對峙了足有一盞茶時分，仍沒有出手的意思！

而觀戰羣豪皆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終於，渡邊正雄首先發動了攻擊！

「呀——」渡邊正雄發出一聲叱叫，長刀脫鞘而出，雙手握刀，高擧過肩，疾衝向曹猛虎。

刀光一閃，一刀斜劈曹猛虎肩胸！

渡邊正雄劈出的這一刀雖然簡單，但却聲勢嚇人，摧人心魂，殺氣森森！

觀戰羣豪俱被他這一刀之聲勢，逼得氣爲之窒！

而曹猛虎的感受，比觀戰羣豪，震撼更巨！

但他已別無選擇，只好揮刀硬接！

一聲震耳的金鐵交擊聲中，曹猛虎硬接了渡邊正雄那氣吞河嶽的一刀！

曹猛虎雖然沒有被震退，但手臂却有點酸麻。

不容他出招反擊，渡邊正雄一刀之後，又是一刀。

一刀接着一刀，接連向曹猛虎劈出了十三刀！

每一刀皆是那個招式！

曹猛虎咬實牙關，運勁於臂，硬擋十三刀。

硬擋十三刀之後，他身形雖沒有稍退，但已感到氣促乏力，手臂酸麻！

觀戰羣豪皆看得睜大了眼，不少人心跳不巳。

渡邊正雄十三刀之後，氣勢更加凌厲，「呀——」地嘶吼聲中，刀勢仍然不變，劈出了第十四刀！

觀戰羣豪臉色齊皆一變！

曹猛虎的臉色變得更甚，他明知擋不了這一刀，但不擋却不能——根本無法閃避那一刀，大吼一聲，揮刀封擋！

但渡邊正雄這劈出的第十四刀，却在半途刀勢一變，手臂一沉，刀鋒一側，變成攔腰斬劈向曹猛虎！

曹猛虎要想變招封擋已來不及，於觀戰羣豪驚叫聲中，被渡邊正雄那詭變的一刀，攔腰揮斬爲兩段！

血雨飛洒中，曹猛虎死狀慘酷！

觀戰羣豪不少看得胆顫心驚，有些甚至不敢看。

渡邊正雄却舉刀狂笑，狀極囂張。

曹猛虎是亡命在他刀下的第六名中原武林人物！

驀地，觀戰羣豪中，有人怒吼一聲，像一條怒豹般，自人羣中躍撲出來。

「且讓我會會你這狂妄兇殘的倭奴！」吼喝聲中，躍撲出的人影一刀向狂笑的渡邊正雄捌去！

衆人還未看清楚撲出去的人是誰，渡邊正雄驀然笑聲一斂，半身一旋，刀光閃掠中，竟然不閃不避，一刀筆直向撲出的漢子劈下去！

渡邊正雄那一刀竟然後發先至，活生生地將那躍撲出的漢子自頂至踵，劈爲兩爿！

那躍撲出的漢子捌出的那一刀，只能戳破渡邊正雄腰側的武士服。

兩爿人體分別倒下後，才有人脫口驚叫出聲：「那是快刀尚不留！」

有人却巳忍受不了這血淋淋的慘殺，嘔吐起來。

每一個在場的人皆臉白心寒，沒有人敢再上前送命！

渡邊正雄得意地獰笑着，環視着衆人，傲然用生硬的漢語道：「那位不服氣的，有胆量的，快快出來受死吧！」

人羣中却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甚至有人偷偷溜走。

「中原武林統統都是懦夫，沒有人是我的對手，哈哈哈，痛快！痛快！」渡邊正雄狂笑聲中，長刀一揮，「霍」然聲中，將刀鋒上沾着的血漬甩脫，還刀入鞘，大踏步而去！

在他眼內，巳沒有這羣人的存在！

這是極度之鄙視！

雖然有很多人忍受不了渡邊正雄這種態度，但當想到這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誰也不敢強出頭了。

這是人性中的弱點，自視爲强者的武林人，亦免不了有這種弱點！

× × ×

江南白虎堂主曹猛虎被渡邊正雄斬爲兩段，這消息在江湖武林中傳開後，立刻震動起來。

所有的武林人物皆視他爲瘟疫煞星，雖然這是關乎中原武林的名聲，但大多數名門大派却抱着明哲保身之道，不敢向這位東洋武士挑戰。

反而不少平時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爲了爭光，在渡邊正雄北上的途中，不斷向他挑戰，雖死不懼！

這令到渡邊正雄再也不敢輕視中原武林。

渡邊正雄這次北上，是要找繼金獅應元甲之後，稱雄北六省武林的第一刀手屠龍挑戰！

屠龍的名聲，在應元甲之前，一直被他蓋着，直到應元甲敗在戰四方手上，而撞樹身亡後，他的名聲才响遍了北六省武林。

而他被稱爲北六省武林第一刀手，確是有他過人之能的！

據說，他的刀法，在北六省武林中，沒有人能勝得過他的了。

而與他交過手的武林人，俱接不下他二十招。

他的刀法輕靈迅疾，一點也不剛猛，看起來好像妙舞一樣好看，但却沒有人敢對之輕視，更沒有人破解得了他的刀法！

他未嘗一敗！

渡邊正雄自踏足中土之後，亦未嘗一敗！

這兩個未嘗一敗的使刀高手，相遇在一起，不知那一個會敗？

屠龍本來不想與渡邊正雄交手，並且想避開，但渡邊正雄却在他還未避開前，巳找上了他。

爲了在武林中的名聲，他只好應戰。

× × ×

屠龍與渡邊正雄決戰時，在場觀看的，只有他的三名親信弟子。

由於他對這一戰沒有必勝的信心，所以他不欲太多的人觀看。

而在決戰之前，他曾秘密囑咐三名弟子，若他一旦戰敗身亡，立刻聯手擊殺這位東洋武士，爲他報仇！

這兩位使刀高手面對面，對峙着，就要展開一場生死戰了。

渡邊正雄握着他五尺長的東洋刀！

屠龍則手執雁翎刀！

兩人使的雖然同樣是刀，但在長度及重量方面，雁翎刀却不及東洋刀！

仍是渡邊正雄首先發動攻勢！

但他這一次却使了詐。

「呀——」渡邊正雄在攻擊前，又發出了一聲虎吼聲，但却沒有出手攻擊，仍然雙手執刀，擺開勢子不動！

但屠龍却以爲他發動攻擊，心頭一震，展開刀勢！

但立刻發覺上了當，連忙收住刀勢！

「呀——」渡邊正雄又發出撕裂人心的吼叫聲。

但仍然沒有動。

但屠龍却又動了。

動了才知道又上了當！

這皆是由於他太緊張之故，才會輕易上當！

「呀——」渡邊正雄又發出第三聲攻擊前的吼喝！

這一次屠龍又以爲渡邊正雄故技重施，沒有上當，勢不動，招不發！

那知他仍然上了當！

渡邊正雄這一次却發動了攻勢！

東洋刀隨着他躍進的身形，虛空直劈橫斬了兩式，接一刀挺刺向屠龍胸腹！

屠龍料不到渡邊正雄如此詭詐，反應自然慢了。加上渡邊正雄那兩式虛招令到他眼花繚亂，不知如何出手招架才好，略一猶豫，一縷刀光巳驀然出現在他眼前！

他這時巳來不及出刀封擋，悶哼聲中，身形飛退。

他才退，渡邊正雄也退！

照道理，渡邊正雄在搶佔先機之後，沒有理由退後的，這豈不是自動放棄了優勢，與對方喘息反擊之機？

這實在是大逆常理的擧動！

屠龍是高手，他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他當然不肯錯過這個反擊的機會。

所以一退之後，刀勢展開，反撲向渡邊正雄！

那知渡邊正雄在一退之後，身形又立進！

進的速度比退的速度快了幾乎一倍！

而他的長刀再度挺刺出！

雙方這一下子撲進，勢道迅猛，簡直沒有讓兩人有變招閃避的時間。

所以兩人很快就相迎在一起！

但聽一聲慘痛的呼叫聲跟着响起。

兩條人影倏然分開。

渡邊正雄胸口有血沁出，但身形却站得穩穩的，雙手執刀，作出一個攻擊的姿勢！

屠龍却再也沒有能力作出攻擊了，因爲他差點站也站不穩。

但見他搖幌着身軀。上身微躬着，雙手捂着胸腹處，指縫掌隙不斷湧流出大股鮮血，染紅了大幅衣襟。

因了痛苦，他的臉抽搐扭曲，沒有半點血色，却有汗珠沁出！

他的三名弟子見狀，神情各自一震，疾步上前，搶扶住他。

若不是他的三名弟子將他扶住，他巳站不住。

原來剛才的相搏，他的胸腹巳被渡邊正雄的東洋刀刺個正着！

他本來也刺中了渡邊正雄，但由於他的刀短，僅是刺破了渡邊正雄的皮肉。

而渡邊正雄的東洋刀長五尺，却在他刺破他的皮肉時，刺入了他的胸腹中！

他實在是吃了個暗虧！

但他巳無能力報復！

他僅能說出一句：「替爲師報仇，殺……」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就咯血而亡。

渡邊正雄却連傷口也不包扎一下，冷笑一聲，也不再看一眼屠龍，轉身大步而去。

——他對自己刺出的那一刀，充滿了信心——屠龍必死！

三名弟子眼見屠龍慘死，雖然悲憤，但却沒有流淚，輕輕將師父尚有餘溫的屍體平放在地上，身形一躬，不响不聲，像餓豹一樣撲向渡邊正雄！

於撲出的同時，三道刀光向他們身上閃出！

渡邊正雄這時才踏出兩步，背對着三人，所以看不到三人的動作。

而三人的三柄雁翎刀，交織成一道刀網，將渡邊正雄全身罩住了。

渡邊正雄却在這時「呀——」的吼了一聲，刀光隨着疾旋的身形閃繞。

但聽鏗鏗鏗一連三下急激的响聲中，三人織成的刀網竟被渡邊正雄的那一刀擊破了。

渡邊正雄旋即又「呀——」地吼叫了一聲，長刀反臂斬劊出。

三人被渡邊正雄那揮出的一刀擊得身形蹌退，還未穩住身形，刀風巳臨身，驚得胆破魂散，還來不及封擋閃避，驀覺刀光透體而過，連聲也叫不出，上半截身軀巳與下半截身軀分離！

血雨飛洒中，三人成了六段！

好兇殘霸道的一刀！

刀鋒滴着血，渡邊正雄神態猛惡，看了一眼地上的屍體，咕嚕一聲：「可惡，大大的可惡，統統的殺！」

接雙腕一振，血花從刀鋒上飛洒出，嗆的回刀入鞘，大步而去！

× × ×

第一刀屠龍與他的三名弟子被渡邊正雄慘殺的消息，迅速在武林江湖中傳開，所有的武林人無不感到震驚。

連屠龍與他的三名弟子在內，渡邊正雄巳殺害了十位武林高手！

這一來，不少武林人皆巳感到再也不能袖手不理了，若不然，任由他這樣下去，中原武林將被他殘害得體無完膚，血流遍地。

爲了中原武林的聲譽，不少門派主動派出精英高手，與渡邊正雄決一高下。

各門派計有少林的方正大師，武當的一涵道長，華山的三劍手蘭正龍，武林三大世家的慕容長樂，歐陽世家的歐陽霸，費家的費慕天。

但是他們都先後被渡邊正雄斬殺在刀下！

——他們由於門戶之見，所以沒有聯手對付這一位東洋武士，不然，定可以將他擊殺！

這一來，令到很多門派的高手皆畏縮不前！

——連少林武當，武林三大世家的精英高手也喪命在渡邊正雄的刀下，他們若去挑戰，無疑是去送死！

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武林人又焉能免？

× × ×

渡邊正雄挾技來到了中土，打的是以武一會中原武林高手的旗號，實則像一個劊子手，所到之處，莫不血濺人亡！

中原武林視之有如洪水猛獸，但又奈何他不得。

渡邊正雄於連戰皆捷之下，狂囂地揚言，中原武林沒有一個是他的敵手，他要殺盡中原武林中的高手。

這一來，就激怒了不少武林人。

其中有稱雄塞外的第一高手邊振風。

稱霸苗山的山主巴山雨。

他們不約而同，在孟津這個地方，會

到了渡邊正雄這個嗜殺的東洋倭奴！

他們本欲立刻與這狂囂的倭奴一決高下，但渡邊正雄却揚言，他已在這裏設下了擂台，欲一會中原武林高手，擂台定在兩日後舉行，請他們到時上台挑戰。

邊振風巴山雨俱嚥着一口氣，各自找客棧住下來，等候兩日後的擂台大戰。

× × ×

孟津城這兩日來，可說風雲際會，齊集了中原武林人物。

這一日，就是渡邊正雄設擂台挑戰中原武林的日子，一大早，所有會集在孟津的武林人，皆湧向擂台擺設的地方。

日上三竿，擂台附近已擠滿了人，清一色武林人物，少說也有二三百人。

邊振風巴山雨分別坐在擂台前幾排的位置上。

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擂台上。

東洋武士渡邊正雄出現在擂台上！

擂台下不少武林人對着台上的渡邊正雄起哄漫罵。

渡邊正雄雙眼一瞪，罵出一句粗語：「八格亞奴！」可惜中原武林人聽不懂他這句話的意思，不然，場面更加火爆。

巴山雨與邊振風在台下看見這情形，心裏氣憤，但表面上却不動聲色。

渡邊正雄罵了句粗語後，忽然雙手一揮，用生硬的漢語大聲說道：「統統的安靜，有胆的上台一戰，大大的歡迎！」

台下羣豪聽了，剎那安靜下來，却沒有人貿然上台。

渡邊正雄見沒人上台挑戰，得意地道：「怎麼的，統統的烏龜？哈哈……」

這一來，可激怒了台下羣豪，怒罵叱喝之聲，喧嘈一遍。

但罵歸罵，仍然沒有人搶先上台。

渡邊咀角一咧，又欲說話，驀地，一條人影自人羣中如鶴般衝起，半空一折，落在台上！衆人立刻靜下來，目光齊往那人身上集中。

「衝天鶴羽一飛！」有人脫口呼出。

「倭奴，別太猖狂，待咱會會你！」衝天鶴羽一飛怒視着渡邊正雄喝道。

渡邊正雄見有人上台，桀桀一笑，手按刀把，兇暴地打量着羽一飛，不屑地說道：「你的胆量還算大，快快的動手！」

說着，已嗆然抽出了腰間長刀，雙手握刀，斜舉過肩，作勢欲動！

羽一飛外號衝天鶴，以輕功見長，但他的一雙鶴爪也很高明，當下怒哼一聲，亮出了一雙鶴爪。

他本來以輕功見長，心裏早打了主意，動手時，以本身之長，攻敵之短。

所以他亮出雙爪後，身形立動！

但他却被渡邊正雄那乍發的一聲：「呀——」震得身形窒了一窒。

這一來，就令到他無從發揮所長！

因渡邊正雄於吼叫出聲時，身形搶欺而上，雙臂一揮，刀光閃亮，一刀斜劈而下！別小看了渡邊正雄這一刀，刀勢如雷霆乍發，兇猛異常，大有開山裂地之威！

羽一飛的雙爪疾忙一錯，封架渡邊正雄那一刀！

「砰」的激响聲中，夾雜着羽一飛的慘烈叫聲，血光自刀光中飛濺起！

台下衆人臉色不由一變，定睛一看，渡邊正雄已收刀作勢，臉露兇殘之色，掃視着台下衆人。

而羽一飛已倒在台上，雙爪斷碎，被渡正雄那一刀連肩帶臂，斜劈成兩截！

死狀之慘，令人心悸！

台下衆人終於發出一片驚叫聲。

羽一飛竟然連渡邊正雄的一刀也接不下！羣豪莫不心寒。

渡邊正雄睥睨着，不可一世地揮動着長刀，狂傲地朝台下大聲道：「有不怕死的，快快的上台！」

在他以爲，一刀斬殺了衝天鶴羽一飛之後，已震嚇了台下羣豪，那知他喝叫聲未歇，一條人影如衝天炮般自人羣中騰起，落在台上時，發出通的一聲，但却台不動，板不裂！這人露了這一手，立刻得到台下衆人的喝采！

渡邊正雄目中兇光一閃，大聲喝問：「姓名的報上來！」

躍上台的人沉聲道：「倭奴聽着，某家邊振風！」

台下衆人一聽，眼睛同時一亮。

躍上台的，正是稱雄塞外的邊振風！

渡邊正雄似乎聽過邊振風的大名，聞言神色一凝舉刀作勢。「快快的動手！」

邊振風身形一挺，亮出他的嘶風刀！

他才說了個請字，渡邊正雄已一刀向他疾劈過來。

台下立刻响起一片叱罵聲。

邊振風神色不動，身形偏旋，不與他硬接，刀隨身動，嘶鳴聲中，長刀削斬渡邊正雄腰身！渡邊正雄一刀劈空，心頭一懍，疾忙退步擰腰，東洋刀一迴，截斬邊振風那一刀！

兩刀相擊，發出一下激响聲。

邊振風一刀被擋，身形倏地翻躍起，長刀嘶風聲烈响，劈斬渡邊頭頸！

渡邊「呀——」地吼了一聲，粗壯的身軀一矮，東洋刀向上迎擊！

嗆的一响，邊振風那一刀劈在渡邊的東洋刀上。身形在空中彈起，邊振風立刻一沉，刀勢原式不變，迎頭斬落！

渡邊又發出「呀——」的吼聲，東洋刀護住頭頂！

邊振風那一刀又擊在渡邊東洋刀上！

如是者邊振風一連斬劈了十一刀！

渡邊也擋了十一刀！

台下羣豪看得目不轉睛，緊張不已。

十一刀之後，邊振風身形一翻，刀光如輪轉，削斬渡邊背腰！

渡邊半蹲的身形一擰，不閃不避，長刀亦削斬向邊振風！

台下衆人看得爆出一陣呼叫聲。

蓋因爲渡邊的刀長，邊振風的刀短，兩下裏硬打硬，吃虧的必是邊振風。

裂帛聲中，兩條人影躍退開。

吃虧的果然是邊振風。他雖然也將渡邊斬傷，但他自己傷得更重。

自左胸至腰腹衣裂肉翻，深可見骨！

而渡邊雖然亦衣裂肉開，但只傷及皮肉，傷得不算重！

台上的邊振風臉色變得更厲害，那是由於傷重之故。

渡邊的臉色變得兇暴如猛虎，「呀——」的暴吼聲中，挺刀撲斬邊振風。

邊振風由於受傷太重，已無能力封擋

渡邊這兇厲的一刀！眼看着邊振風就要喪命在渡邊這一刀之下！

台下人羣中接連响起一陣驚叫聲！

就在邊振風勉力揮刀，渡邊一刀就要劈在邊振風身上的刹那，兩條人影自台下飛撲向台上！

在千鈞一髮間，兩條人影及時撲至，青白兩道光芒恰好將渡邊那必殺的一刀擋架住！

這刹那的變化，看得台下衆人莫不心跳氣喘。

渡邊却被這突如其來，擋架了他一刀的兩條人影，氣得哇哇大叫：「八格亞奴，死了死了的，不是好人！」

那兩條人影却毫不理會渡邊，各自伸出一臂，扶住了已呈不支的邊振風。

× × ×

「邊兄，你傷勢如何？」衣着青袍的年輕人關切地問。

邊振風還未回答，就在右邊扶着邊振風的中年人已驚喜地道：「戰老弟，你來了！」

青袍年輕人亦喜道：「巴山主，原來是你！」

這時，邊振風也認出了出手救他的兩人，喜道：「多謝巴山主戰老弟援手！」

原來出手救了邊振風的兩人，正是武林中聲名赫赫的風雲人物戰四方、苗山山主巴山雨！

「戰兄弟，你來了就好了。這倭奴太猖狂太兇殘了，爲了中原武林的名譽，你定要將他擊敗！」邊振風痛苦地急聲說。

「邊兄，兄弟既然來了，一定全力以赴，你先下台醫治傷勢吧。」戰四方莊重道：「巴山主，勞煩你扶邊兄下台。」

巴山雨挺胸道：「戰老弟，且先讓本山主會一會這狂妄的倭奴！」

「你兩人統統的上，我的不會怕你們！」渡邊已將身上的傷口草草扎好，兇厲地瞪視着戰、巴兩人。

戰四方睨了渡邊一眼，對巴山雨道：「巴山主，還是讓在下先上。」

巴山雨欲爭，見戰四方一臉堅決之色，逐點頭道：「老弟小心，那我先扶邊兄下去療傷。」

說完，雙手抱起邊振風，飄掠下台。

× × ×

戰四方神情肅穆，亮出了青溟神劍。

渡邊正雄雙手持刀，神色獰惡，像一頭擇人而噬的猛虎。

兩人對峙着，氣氛肅殺沉凝。

台下觀看的衆人，亦感覺到心頭重重的。沒有一絲聲响發出。

渡邊的東洋刀終於動了。

戰四方却巍然不爲所動！

渡邊那一招原來是虛張聲勢，目的是誘戰四方分神，露出破綻。

他見奸計不成，「呀——」地吼了一聲，發動了天崩地裂的攻勢！

戰四方的長劍接住了他兇猛的一刀！以劍擊刀，戰四方身形穩如泰山。

渡邊却像一頭暴怒發狂的蠻牛，一刀接一刀，兇猛地斬劈向戰四方！

「呀——」聲响徹擂台，震撼人心。

戰四方在硬接一刀後，沒有再接渡邊劈斬過來的幾刀，身形像一片枯葉般隨着渡邊斬劈出的刀勢，飄退撲前。

渡邊連斬八刀，刀刀皆劈了個空！

而戰四方乘他收刀再劈的間隙，身形倏退忽進，長劍急刺向他胸口，逼得渡邊只好不停揮刀斬劈，不敢稍有遲緩。

戰四方施出了落葉隨風身法，以逸待勞，想的就是令到渡邊消耗氣力！

他之所以如此，是在接下渡邊第一刀後，發覺他臂力沉雄渾厚，若硬碰硬，必是吃虧，才施展出落葉隨風身法！

果然，渡邊在連劈十七刀之後，吼聲已有點暗啞，東洋刀劈出的速度，也較緩慢。

戰四方覷準了，身形於掠進守刹那，長劍以分光掠影的速度，貼着渡邊回收的刀身，疾刺在渡邊的手腕上！渡邊發出一聲吼痛，握刀不牢，長刀墮地！

戰四方手中長劍劍尖一挑，已抵刺在渡邊咽喉上！

渡邊刹那僵木不敢動，一張臉變得煞白！他雖然殺人兇殘惡毒，但面臨死之時，也不禁心胆俱喪！

台下觀看的人羣見戰四方擊敗了渡邊，俱歡聲雷動，歡騰喝采起來。

「戰大俠，殺了這倭奴！」

「這倭奴雙手沾滿了咱們武林同道的鮮血，死有餘辜，戰大俠，快殺了他！」

但戰四方這時反而將長劍收回，冷冷地注視着一臉死灰之色的渡邊，「聽着，天下之大，能人迭出，別以爲中原武林無能人，我今日不殺你，你從那裏來，滾回那裏去！」說完凜然瞪了渡邊一眼，轉身向台下躍落。

渡邊的臉色陣青陣白，搭拉着的腦袋在戰四方轉身時，忽然抬起來，雙目中閃現出一抹狠毒之色。

就在戰四方身形向台下跌落的刹那，渡邊的右手忽然揚動！一道白光自他手上脫手飛射出，襲向戰四方背心！

戰四方却看不到！

但台下的人羣却不少人看到了。

驚呼叫罵之聲爆响。

自渡邊手上飛射出的白光去勢迅疾，霎眼間已射至戰四方背心！也就在這時，戰四方的身形像被一陣疾風吹起的一片落葉般，猝然向斜側飄飛起。

於間不容髮之間，那道白光自他腰側射過！「還給你！」戰四方於身形斜飄的同時，手臂一抄一揮，那道白光反射向渡邊正雄！

渡邊正雄臉色倏地一變！

因爲他看到自己發出的短刀，竟向自己反射過來！

他却沒有閃避！噗的一下沉响，白光直射入他小腹中！

他的雙手立刻按在露出小腹外的刀把上！接雙手一拉，發出一聲慘吼，切腹而亡！

「訇」然大响聲中，渡邊那粗壯的身軀直挺挺地跌躺在擂台板上！

以血還血，渡邊這個兇殘成性的東洋武士，結束了他血腥的一生！

擂台下掌聲雷動，不少人拚命擠向擂台去。但擂台上忽然間却失了戰四方的身形。戰四方不知在什麼時候走了。

但他的英名，却遠播四方。 （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碧血濺京華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太平安樂王龍飛與當今太子是叔侄至親，爲了打探天地會與王公大臣的底細，暗中派出由他栽培成京城巨富的上官貴父子偵查他們之間的秘密，上官鶴被揭發遇伏橫死，上官貴深居不敢出。天地會主司馬縱橫用黃金二萬兩聘請殺手鐵甲人將上官貴呂東陽殺死，他兩人都是龍飛的得力助手，龍飛利用他兩人，一個打探天地會的活動，一個調查朝廷中人與天地會的勾結。曾經毀去天地會在各地的根據地，消滅得七八情了，對鐵甲人的情況還摸不清楚，現在偵知鐵甲人殺人所得的黃金，通過九王爺的妻舅汪直存入錢莊，天地會與九王爺的關係還得偵察……

九王爺設計　謀殺安樂王

天絕地滅

楊晉道：「九王爺其實也很小心的了，那些西域匠人在事成之後盡皆暴斃，若說不是殺人滅口，卑職第一個不相信。」

龍飛目光一落。「這份地圖我們總算用得着了。」

香芸道：「義父只要派人打進去探清楚？」

龍飛道：「這個人身手固然一定要好，而且與我們一定要沒有明顯的關係，以免失手之後，牽連我們，妨礙我們下一步的行動，以你看，有那一個適合的。」

香芸欲言又止，龍飛道：「只有一個人。」

香芸苦笑道：「常大哥。」

龍飛道：「不錯，常護花是最適合的人選，只是這件事實在非常危險，我實在放心不下，也損失不起這個人。」

香芸沒有作聲，龍飛接道：「整個京城，也就只有一個九王爺的府第我們無所施其技，地圖若是有問題，或者這些年來其中已有些改易，我們進去的人便凶多吉少。」

香芸道：「以常大哥的機靈，應該應付得來的，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適合的人選了，而事情，我們都勢在必行。」

龍飛沉吟了一下，道：「常護花現在那裏去了？」

香芸道：「正在密室中接受天絕地滅兩位老前輩的考驗。」

龍飛一怔，香芸與緻勃勃的接道：「兩位老前輩看來很喜歡常大哥，傳授了他很多練功法門要訣。」

龍飛沉聲道：「他們已來了多時？」

香芸道：「已經有兩個時辰了，因爲義父在忙着，所以沒有驚動義父。」

龍飛道：「他們怎能夠離開皇上的左右？」

香芸微笑道：「皇上也來了。」

龍飛又是一怔，香芸接道：「也是皇上吩咐不要驚動義父。」

龍飛目注香芸，忽然笑起來。「你這個小丫頭將話分開來說，是存心要義父担心？」

香芸襝衽一聲「不敢」，龍飛接着挪動身子。「看來我不親自走一趟是不成的了。」

香芸沒有阻止，事實，龍飛也需要走動一下，舒一口氣。

太平安樂王府內很多密室，有用來存放珠寶，有用來存放卷宗，也有用來作秘密會議，還有用來作練功場地。

常護花現在就是置身三個作練功場地之中，最大的一個密室之內。

這座密室與其他密室一樣，通風的系統非常良好，置身其中絕不會有絲毫不適的感覺。

照明的設備也一樣良好，只是所有的燈火現在都完全熄滅，一片黑暗。

這黑暗之中却隱隱約約看見有一張奇大的蜘蛛網，散發着淡淡的碧芒。

常護花也就遊竄在這張蜘蛛網之上，閃避封擋收接着向他射來的暗器。

那些暗器形狀不一，所帶起的破空聲也各異，動魄驚心。

常護花從容應付，有時還將接在手的暗器擲回去，密室中一片黑暗，他完全是憑聽覺分辨射來暗器的種類，速度方向！

能夠接，也接得住的暗器他才伸手去接，這判斷之準確，聽覺之敏銳，出手之迅速，也實在驚人，更何況他脚下的並非實地，乃一張繩網。

猛一聲暴喝突起：「小心！」破空之聲緊接大作。

常護花的身形同時離開了繩網。

破空聲迅速消逝，除了破空聲之外，並無其他的响聲。

所有的燈火隨即亮起來，燈火照耀下，只見遍地暗器，形狀不一，繩網的好幾處已然被暗器射斷，常護花則是一隻大蜘蛛也似掛在密室左角的牆壁上，手中劍插進牆壁內，支持着下垂的身子。

那些燈火都是由一塊塊能夠旋轉的石板轉進來，與之同時暗門一開，皇帝在一個天神也似老人陪同下，走進來。

密室內除了常護花，還有一個人，那也是一個老人，身材只得皇帝旁邊的那個老人三份二高矮，肥瘦更只得那個老人的三份之一，一雙手却長得出奇，低垂及膝，身上一襲銀白色閃亮耀目的長衫，遍是袋子，不少暗器從袋口露出來，燈光照耀下，一張臉亦好像是銀白色，目光却暗器般銳利。

這個老人姓唐，雙名百川，是川東唐門輩份最高的一個，當年在江湖上有「千手無情」之稱。

受聘在承德行宮，負責訓練那些殺手暗器的唐老人，乃是這一代唐門的掌門人，但輩份還是在唐百川之下。

唐百川退出江湖已經十年，這一次受聘保護皇帝安全，一半可以說是唐老人的苦勸，還有一半，則是龍飛的關係。

龍飛的師父與唐百川乃是生死之交。

另外那個天神般的老人姓卜名巨，來頭也是極大，乃是華山派的掌門人，一身十三太保橫練，已到了前人所未到的境界，碎石成粉，刀槍不入，在江湖上，早年已經有「金剛」之稱。

他所以入宮，却是唐百川的引介，兩人早年原敵對，三次決鬥之後，惺惺相惜，竟成莫逆。

天地會先後也曾三次派人入宮刺殺皇帝，但都闖不過二人之一關，宮中高手也因此稱二人爲天絕地滅，意思就是，有二人座鎮，天地會不免歸於滅絕。

這二人已經一把年紀，功名富貴早已視之如浮雲，受聘進宮，可以說完全是本着俠義之心。

在二人進宮之後，龍飛才沒有後顧之憂，放開手脚，與司馬縱橫一爭長短。

× × ×

皇帝三步走進來，看見常護花並無損傷，撫掌道：「好本領——」

唐百川冷峻的眼瞳亦露出了一絲笑容，道：「老夫所見，年輕一輩之中，這個小伙子實在很不錯的了，黑暗中竟能夠抓住這空隙，脫出老夫的暗器羅網。」

他甚少稱讚別人，說是很不錯，那就是眞的很不錯的了。卜巨那邊却搖頭。「小巧功夫，算不得本領？」

唐百川立即道：「難道有一身牛力才是。」

「若說不是，叫他接老夫幾招看看。」卜巨接打了兩個「哈哈」。

他的語聲非常響亮，在密室內激起陣陣的迴音，那兩個「哈哈，」更就像是打雷一樣。

唐百川應聲目光一抬，道：「小伙子，你還吊在半天幹什麼？」

常護花道：「這樣看來比卜老前輩高一些，而且說不定還可以躲過這一戰。」

卜巨大笑道：「是不是，姓唐的，身手靈活的人胆子總是比較弱小，老夫也不用出手，只是隨便這一站，他便已甘拜下風。」

唐百川却道：「你沒有聽出那是反話，他是說你身子又笨又重，躍不起來。」

兩人近數十年來，雖然沒有再交手，但嘴巴上還是誰也不肯服誰，總是抬槓，每一次，也總是唐百川佔便宜，卜巨霹靂火脾氣，原就受不得說話刺激。

他立即喝問常護花：「小伙子，你眞的是這個意思？」

常護花還未答話，他已經暴喝一聲，衝了過去，雙拳一翻，擊在牆壁上，「轟轟」的兩聲，整座密室也爲之震動起來。

常護花也好像給這一震，手一鬆劍柄，凌空落下，卜巨大笑轉身，雙拳一幌，道：「來，小伙子，我們過幾招？」

常護花的身形比唐百川要高大，但是與卜巨一比，仍是只到卜巨的肩膀。

「請卜老前輩指教——」常護花却面無懼色，雙手一揖一開，「大鵬展翅」，只等卜巨攻來。

卜巨又打了兩個「哈哈」，雙拳疾擊了出去，只一動，拳風便已激盪，「轟轟發發」，聲勢駭人。

常護花雙拳一分，竟然迎前去，皇帝看在眼內，不由驚呼，卜巨雙拳的威力，他當然清楚，並不以為常護花能够將之接下。

唐百川那邊却若無其事。

四拳刹那相觸，常護花雙拳那刹那化為雙掌雙爪避拳鋒，反扣住卜巨雙腕。

卜巨雙腕各套寒鐵護手，即使沒有這雙護手，常護花雙爪能够扣上他雙腕脈門，除非卜巨不運氣，也不動，否則還是起不了作用。

常護花也不是要扣卜巨的穴道，身形同時欺進，雙脚踏七星，竟是迫向卜巨的馬步。

卜巨格格大笑，雙臂一開，常護花的身形便已一亂，却似已看出卜巨這個變化，順勢雙掌一挑一撥，可是卜巨一些影响也沒有。

「四兩撥千斤？」卜巨搖頭。「不管用！」

語聲一落，卜巨雙拳一掄，便已將常護花向對面牆壁疾擲了出去。

眼看常護花便要撞上牆壁，那知道他的身子就在那刹那一弓，輕飄飄落下，將落到地上，一脚突然往牆上一點，貼着地面箭也似的射回，雙掌截向卜巨的雙脚。

卜巨一聲「好」，雙脚一錯，變成「麒麟馬」，沉臂伸手，反扣常護花的雙掌，他看來又笨又重，可是身手變化竟非常靈活。

常護花更靈活，雙掌與卜巨雙手一觸，在卜巨扣下之前，身形已然藉那一觸之力倒翻，從卜巨頭上掠過，雙手接一沉，壓在卜巨肩膀上，便要將卜巨扳倒。

卜巨「哈哈」一笑，肩膀的肌肉墳起，常護花雙手才壓上，五指未扣緊，便已給彈開，身形接一轉，一拳疾擊了過去。

常護花一轉，順着拳勢轉到了卜巨脅下，一掌方待截上去，卜巨的身形已變，他也緊接變動，搶在卜巨的變化之前。

卜巨喝叱聲中，身形接連十七變，拳勢展開，排山倒海也似的攻向常護花。

「轟轟發發」之聲大作，即使千百個大漢一齊湧前來，只怕都難以抵擋得住卜巨這一輪攻勢，常護花却沒有硬接，身形變化更迅速，閃避得雖險，到底還是閃過了。

卜巨不由笑問：「好小子，敢情是泥鰍成了精。」

笑罵聲未絕，常護花已又欺進，雙手不住纏搭在卜巨身上，一搭上拳指掌立即連環變化，以不同的方式擊扣拍下。

卜巨隨便一動，便將常護花的手掙開，但常護花雙手隨即又搭上另一個部位，一連十八次都是如此。

「沾衣十八跌練到這地步的人可也不多。」卜巨大笑着一路剛猛激烈的拳法已展開。

常護花應聲：「却是弄不跌老前輩。」身形已然被拳勢迫開。

卜巨拳勢不絕，接道：「還有什麼本領，一並施展出來！」

常護花身形遊走，還未答話，那邊唐百川已然笑道：「四兩撥千斤，沾衣十八跌，都是以弱勝强的技倆，這個大塊頭却是强中至强，對付他，越弱便越倒霉。」

卜巨笑罵道：「難道這個小伙子能够强過老夫。」

唐百川笑道：「但他要將你弄一個四脚朝天，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接呼道：「小伙子，你是否知道應該怎樣。」

常護花道：「多謝老前輩指點——」身形一頓，猛一個風車大轉，從卜巨頭上滾過，雙手扣向卜巨的雙肩。

卜巨「擧火燎天」，雙拳盤旋，常護花也就在他雙拳擧起那刹那，身子縮成一個圓球也似，滾落在他身後一彈而開，雙脚便要往地上一蹴，全力向卜巨撞去。

一聲暴喝即時傳過來：「護花不得無禮。」

常護花的反應也實在敏捷，雙脚雖然已蹴在地上，雙手却就在那刹那往旁邊一甩，整個身子變了向右邊斜飛了出去。

卜巨這時候亦知道上了常護花的當，雙臂下沉，聽得暴喝聲，動作亦停下來。

那邊暗門開處，龍飛標槍也似立着，後面跟着香芸。

龍飛接道：「還不上前陪罪。」

常護花身形一穩，不等龍飛說完，已然上前來，應聲抱拳，却給卜巨截下，卜巨笑接道：「小伙子身手敏捷，頭腦靈活，若不是給喝住，老夫說不定眞的給你撞翻。」

唐百川那邊道：「什麼說不定，老夫看是非倒不可。」

卜巨霍地回頭，道：「姓唐的年老氣弱，知道弄不倒老夫，却來唆使這個小伙子賣命。」

唐百川呵呵笑道：「幸好皇上也聽得清楚，是你這個老頭兒要跟人家較量。」也不待卜巨說話，轉對龍飛道：「賢侄獨具慧眼，找到一個這樣的年青人。」

龍飛道：「還要請兩位老人家加以栽培指點。」

唐百川笑道：「老夫那幾下壓箱底的本領全都給他學去了，你還是動動卜老頭的腦筋，不過話得說回來，這個老頭兒挨打的笨本領，不學也罷。」

卜巨截口道：「老夫練的乃是佛門金剛氣功，經得起刀槍劍戟，用不着担心別人能够傷害自己，那也就只得自己傷害別人的份兒，佔盡優勢，天下間，有那種本領能够這樣，也只有你這種冥頑不靈的老頭兒才不肯接受事實，說這是笨本領。」

唐百川笑道：「老夫說這是笨本領就是笨本領，只有大笨人才會去練。」

卜巨瞪了唐百川一眼，轉問常護花。「小伙子，你可願練老夫這種笨本領。」

常護花不假思索，道：「老前輩肯成全，晚輩求之不得。」

唐百川隨即道：「那你這個笨小子還要叫老前輩，叫師父啊——」

常護花口呼「師父」便要拜倒，可是卜巨探手又將他截住，接道：「老夫活到這把年紀，還沒有收過一個徒弟，現在也不想改變這個主意！」

唐百川大笑。「你們看，這個老頭兒可是怕被人嘲笑誤人子弟。」

卜巨怒道：「你這個老小子就是處處與老夫作對，你難道不知道收徒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收下，便得將自己一身本領傾囊傳授，老夫既沒有這個時間，這個小伙子也不適合練老夫那一門的硬功夫。」

唐百川仍然笑道：「那老夫眞替你難過，年輕的時候，沒有收徒弟的閒情，到這個年紀，却又沒有教徒弟的時間，更苦的是連對像也找不到，看來你那門子的笨功夫要失傳的了。」

卜巨聽着忽然歎了一口氣。「不錯，總之老夫死後，便是你們唐門弟子的天下了！」

語聲沉重，一反方才那種豪邁，唐百川一聽忙道：「老夫只是胡言亂語，你這個笨老頭兒可別當眞。」

卜巨搖頭。「不，你說得很對，要找一個老夫這樣身材的人已經不易，還要有相當天份更就是困難。」接將一卷羊皮從腰帶中抽出，遞向常護花。「這是金剛氣功的心法，以你的修為，一月之內，應有小成，有什麼看不明白，來問我好了。」

常護花誠惶誠恐的。「晚輩……」

卜巨笑罵道：「方才看你也是一個爽快人，怎麼一下子變得這樣婆媽？」

常護花只有多謝接下，龍飛這時候才道：「金剛氣功失傳已久，卜老前輩走遍天下，得遇塔爾寺活佛，才學得半部，知道其餘半部藏在布達拉宮，又花了差不多十年時間才求得出來，你必須痛下苦功，莫要辜負了卜老前輩的一番苦心才好。」

常護花應聲知道，卜巨已笑道：「你這個小子就是喜歡嚇唬後輩，老夫敢跟你打賭，他只要下些苦功，由現在開始，一月之內，必有小成！」

龍飛微笑道：「可惜由現在開始，他暫時還不能够安下心來。」

卜巨一怔，道：「又出事了。」

皇帝接問：「那個鐵甲人？」

龍飛點頭道：「繼上官貴之後，呂御使亦已被殺。」

皇帝面色驟變：「呂東陽？」

龍飛道：「不錯，我們亦已找到了一些綫索。」

皇帝道：「這還等什麼？」

龍飛微喟道：「在未能得到確實的證據之前，我們還不能動那個人。」

「是那個人？」皇帝皺眉。

龍飛無言點頭，京城之中，權勢那麼大的只有一個九王爺而已。

× × ×

地圖攤開，五尺見方，繪畫得非常詳細，連那一個地方設置機關，是什麼機關，那一個地方闢有密室，如何進入，亦註釋得清清楚楚。

一直到入夜，常護花都是面對着這幅地圖，到他要動身的時候，他已經將整幅地圖深印腦海中，除非他變成白痴，失去記憶，否則應該絕不會忘掉。

「根據我們得到的資料，九王府建成之後，並沒有再聘任何匠人，亦應該不會知道負責設計的西域匠人曾留下這份副本，所以府中的一切設置應該一如地圖顯示，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龍飛却隨即補充。「但是這一點誰也不能肯定，所以你這一次進去，還是小心為上。」

常護花道：「屬下省得。」

龍飛接道：「我們只能够將你送到府外，進去之後，一切便要看你，誰也幫忙不了。」

「王爺放心。」常護花的神態充滿信心。

龍飛一笑，伸手輕拍了常護花的肩膀一下，香芸一旁一直都沒有作聲，到常護花站起來，才深注了常護花一眼。

多少柔情蜜意，也盡在這一眼之中。

× × ×

一切的行動都是在秘密中進行，以免消息外洩，節外生枝。

常護花是由一條秘道離開太平安樂王府，秘道的出口乃是在隣街一戶富有人家的後堂。

一輛馬車已經在堂前等候，一待常護花進入車廂，立即駛出，經由正門駛進熱鬧的大街上。

妖術

九王府在德勝門附近，濱臨西海，正門對着大街，其他三面都比較偏僻。

馬車並沒有駛進偏僻之處，從王府正門駛過，繼續往前奔馳，速度始終不變，既不快也不慢。

在馬車馳過王府正門之後，向着王府高牆的那邊車廂便出現了一扇門。

那扇門是由內移開，在門移開同時，一身勁裝疾服的常護花便已蹲伏在門前，手往門旁一按，頎長的身子疾射而出，一條鈎繩接從左手的一支銅管射出來，鈎住了牆頭，常護花的身形緊接往上拔，迅速掠到了牆頭上。

王府的大門緊閉，對着的幾戶有錢人家亦都是閉着門戶，街道上一個行人也沒有。

雪雖然已經停下，但入夜之後，天氣更加寒冷，何況這條街道本來就不怎樣熱鬧。

高牆是白色，牆頭亦積滿了白雪，這完全在龍飛他們的考慮之內，所以常護花現在亦是一身白衣白履，伏在高牆上，與積雪混在一起。

牆內是一片空地，疏落有幾棵樹木，燈光輝映下，觸目一片森寒的白色。

遠遠的大堂那邊，有幾個侍衛在篝火下逡巡，聽不到多少人聲，整個九王府呈現一片接近死亡的靜寂。

常護常在高牆上蛇行了一段距離，才躍下來，着地一滾，混進雪堆中，他的臉龐也用白布束着，只露出眼睛耳朵，也眞的做到了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王府的佈置與地圖並無多大分別，所以在高牆之上他便已知道應該走那一個方向。

在雪堆中稍候，他連隨又開始行動，閃閃躲躲着往前行。

他選擇停留的地方並不太隱蔽，經驗告訴他，越是隱蔽的地方便越是危險。

一路上他遇上三組巡邏的侍衛，都輕

易避過，並不需要太多時間便來到九王府的書齋。

根據地圖的記載，那座書齋下有密室，接連內堂與九王爺的寢室，書齋內外一共有十三道機關埋伏，是九王府中三個重要的地方之一。

龍飛他們研究過，要進入這座書齋，只有一條路，而這條路，也只有冬天才能用。

是一條水路。

書齋一半建築在一個水池之上，水池裏雖然有機關，但冬天池水結冰，那一道機關便起不了作用。

水池的周圍，有三處暗樁，兩處在假山之內，另一處則在一座石彫的長明燈之中。

這三處都有侍衛駐守，從暗洞縫隙監視周圍，常護花借着積雪樹木掩護來到一座假山旁邊，並不難聽到藏在假山之內那兩個侍衛的呼吸聲，移動聲，接從暗洞偷看到那兩個侍衛的情形。

那兩個侍衛擁着棉被，瑟縮在假山之內，根本已沒有心情理會外面情形。

常護花看了一眼，仍然選擇其他兩個暗樁監視不到的方位掠前，掠進那座書齋的底下。

冰封甚厚，常護花身形落下，如着實地，也就在這時候他聽到了腳步聲，聽到了一陣豪放的大笑聲。

那陣大笑聲是由書齋近門處響起來，門開處，第一個走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司馬縱橫。

在常護花的位置，只能夠看到司馬縱橫的側面，他從來都沒有見過司馬縱橫，也沒有聽過司馬縱橫的笑聲。

然而笑聲入耳，却不由他心頭一凜。

只聽這笑聲，他已經知道這個人的內功非常深厚，絕非尋常的所謂高手可比。

跟着的是一個衣飾極華麗的人，年紀與龍飛接近，相貌堂堂。

從衣飾上看來，這個人應該就是九王爺了，他一直送司馬縱橫過了書齋前面那道拱橋，微微笑着道：「一切辛苦司馬兄了。」

語聲清响，內力充沛，常護花一聽這句話，心頭不由一動。

——難道這個人就是司馬縱橫？

動念未已，司馬縱橫已道：「王爺請回。」

九王爺搖搖頭，道：「本王送司馬兄一程。」

司馬縱橫也沒有拒絕，與九王爺談談笑笑往外面走去。

常護花目送二人去遠，身子縮進了兩丈，這片刻之間他已經聽清楚，書齋內並沒有其他人。

他隨即拔劍往上刺去，地板雖然厚，他用的却是一支寶劍，再加上充沛的內力，很快就削下了丁方一尺的一塊地板來。

地板上鋪着一塊華麗的波斯地氈，常護花從氈底竄出，將割破的地氈一掃，若不小心，眞還不容易看出來，何況那割破的地方又是在一面屏風的後面？

書齋內佈置得美輪美奐，完全就不像是讀書的地方，而燈光明亮，照耀得有如白晝。

常護花半蹲着身子，隨即貍貓也似竄出，貼地一滾，從珠簾之下滾進去。

他清楚記得機關陷阱分佈的地方，身形移動時又特別小心，恐防書齋內另有設置，不在那西域匠人的地圖記載內。

珠簾後又一道珠簾，再一重輕紗，常護花分開輕紗，一竄而入。

那之內一個人也沒有，一張蜩螭長案上，以一隻玉獅壓着一張錦箋，上面寫着好些字。

常護花移步到案旁，探首錦箋望去，一望之下，不由面色大變。

錦箋上寫着六行字。

× × ×

上官貴

黃金一萬両，十二月初一，晨。

呂東陽

黃金一萬両，十二月初一，晨。

龍飛

黃金三萬両，十二月初一，子夜。

× × ×

這絕無疑問，是一份殺人名單，黃金果然由九王爺支付，由鐵甲人執行。

上官貴呂東陽的名字上都用硃筆打了一個交叉，事實他們亦已然被刺殺，下一個對象，龍飛不幸而言中，正是他自己。

時間是今日子夜，現在距離子夜已只有一個時辰，龍飛却仍然未有任何消息，還在等侯常護花的報告，而知道危險已經迫近，這叫常護花怎能不震驚？

龍飛雖然曾經表示那個鐵甲人未必知道他的價值遠在上官貴呂東陽之上，笑稱鐵甲人的下一個對像可能就是他，事實已經否定了這種可能，這並非價值的問題，而是太平安樂王府之內高手如雲，那個鐵甲人即使能夠闖得進，要闖到龍飛面前，並不是一件易事。

那個鐵甲人不錯刀槍不入，到底還是一個人，若是被發現，被太平安樂王府的高手包圍起來，始終有筋疲力盡，被擊倒的一刻。

這所以在擊殺上官貴呂東陽之後，那個鐵甲人立即離開，也所以司馬縱橫必須一旁掩護，擊殺那些追踪鐵甲人的人。

從司馬縱橫的行動看來，那個鐵甲人雖然不過是他花錢買回來的一樣殺人工具，也非常着緊那個鐵甲人的安全，這惟一的解釋就是那個鐵甲人對他來說還有很大的用途，要物盡其用。

龍飛不錯身份特殊，非常重要，但再幾個呂東陽那樣的人，與殺掉龍飛造成的影响並沒有多大不同，而殺他們當然比殺龍飛要簡單。

非獨龍飛這樣推測，所有人都是這樣推測，事實却並非如此。

若說意外也足以構成危險，也能夠造成弱點，司馬縱橫這一着已經完全成功。

這一着每一個人都會感到意外，正如現在的常護花，他隨即想到這個消息必須立即送出，一手隨即將那張錦箋拿起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到了一個森冷的聲音。「放下——」

珠簾接開，九王爺標槍也似立在珠簾外。

常護花完全聽不到腳步聲，也完全沒有任何發現，一直到九王爺將珠簾掀開。

——難道這個九王爺也是一個高手？

在龍飛搜集到的資料上，九王爺是一個精通技擊的人，練的是密宗的功夫。

密宗一直是一個神秘的門派，只是一直在中原武林也佔不到多大地位，才被一般武林中人忽視。

一般武林中人對這個門派的武功也不大清楚，甚至以龍飛的能力，也知道得不很多。

九王爺也從來沒有在龍飛認識的人之前施展過一招半式，所以在九王爺武功高低這一項，龍飛只有將之空下來。

他也一直想找機會弄清楚這個九王爺的武功高低。

現在是機會了，常護花却完全提不起這個興趣，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心念一動，劍立即出鞘，飛身向九王爺襲去！

九王爺一聲：「大胆！」身形一縮，雙手一翻，那串珠簾疾蕩起來，迎面罩向常護花。

燈光下，珠簾七色繽紛，閃亮耀目，一條條抖得筆直，顯然都注滿眞氣！

好像這樣的一道珠簾擊在常護花身上，當然傷不到常護花，九王爺的目的也只是在擾亂常護花的心神，眞正的殺着，乃是從他袖中射出的一雙短劍。

那雙短劍長不過半尺，各曳着一條銀綫，既薄且利，後發先至，穿簾而過。

常護花的身子却就在那刹那裏往上一倒，貼地從簾下疾滾了出去。

那麼凌厲的一劍，竟然是虛招，實在大出九王爺意料之外，然而他的反應也不弱，雙劍一收又射出，交替追射常護花。

「奪奪奪」地一連十七劍，飛刺在地上，若非常護花這種高手，早已倒在劍下了。

他貼地滾避過十七劍已到了那面屏風之前，身形一弓，疾彈而起，貍貓般半空中一滾，落在屏風的後面。

緊接又七劍刺在屏風上，刺穿了七個洞，却追不上常護花的身形。

常護花滾過屏風落下，隨即掀開地氈，從那個洞疾竄了進去。

那面屏風同時四分五裂，碎在九王爺一脚疾踢之下，九王爺也立即看見常護花竄進了那個洞，身形急掠，一把取過那邊裝飾用的一條纓槍，疾插而下。

那條纓槍奪地穿透地板，發出了「錚」一聲，九王爺拔槍再刺，却刺了一個空，立即棄槍，扳下了那邊的一個小小的銅環。

一陣急激的鈴聲立時响起來。

× × ×

常護花墮身冰上，一槍已刺下來，他以劍擋開了這一槍，借勢貼着冰面急射出書齋底下。

鈴聲才入耳，書齋的周圍便出現了幾個侍衛，常護花才出現，兩個侍衛便左右撲來，兩柄長刀急刺而下，常護花揮劍擋開，從中竄過，手一揚，一枚暗器射出，迎面而來的一個侍衛一個閃避不及，暗器直射進咽喉，仰身便倒。

常護花看也不看，從那個侍衛的屍體上掠過，掠上了前面一座假山。

一支鐵槍隨即往假山的後面刺上來，但在這支鐵槍刺到之前，常護花的身形已拔起，掠上了假山旁邊的一株古松橫枝上，再又往上拔起來。

古松高逾六丈，常護花身形矯捷如猿猴，眨眼間已上了松梢。

在古松下面的侍衛齊皆一怔，他們實在不明白，這個人不奪路逃生，反而爬到這麼高去。

他們也很快就明白，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常護花才掠上松梢，左手已然打開了腰旁繫着的一個鐵盒子，放在那個鐵盒子內的赫然是一隻極其神駿，混身雪白，一根雜毛也沒有的鴿子。

對鴿子稍爲有研究的人都不難分辨得出這是信鴿中的名種——千里還。

常護花隨即將手中的錦箋搓成一條，塞進鴿腿上繫着的一支銅管內，接將鴿子放出。

那隻鴿子雙翼一振，直冲霄漢。

古松下的侍衛只見白影一點，但也聽到羽翼拍擊聲，立時都知道常護花一定偷到了什麼重要的東西。

那隻鴿子若是由平地施放，他們也許還能夠阻截，常護花却是掠到了六丈高松上才將之放出，黑夜之中，便是有箭弩，也難以將之截下來。

一隊弩箭手這時候亦已出現，連弩一發十二支，飛蝗般向那條古松上射去。

常護花却已經離開了那株古松，天馬行空般掠向書齋瓦面。

相距七八丈，最好的輕功也掠不到那麼遠，第二批弩箭已然補上，一齊向常護花發射。

也就在這刹那，常護花的身形，突然一快，脫出弩箭射殺的範圍，飛落在瓦面上。

事實他人在半空，一支鐵鈎已曳着繩子從他手中的銅管射出來，橫越長空，鈎在書齋的飛簷上，他的身形也因此一快，射落瓦面。

這條繩鈎射得若是慢一分，或是失準，他輕功再好，只怕也難免傷在弩箭下。

他身形一落，貼着瓦面一弓，飛滾過屋脊，一蓬弩箭又從他頭上射空。

那些侍衛都看在眼內，到這下齊都不由脫口一聲驚歎，反應這樣敏銳，身手這樣矯活的人，他們這還是第一次看見。

兩隊侍衛與弩箭手左右在從書齋兩旁繞到前面來，看見這情形，忙又折回去。

常護花並沒有停下，一滾過屋脊，立即拔起，如箭離弦，射上了數丈外的另一株古松，那條繩鈎在他的手上，當眞是飛靈巧幻，將繩鈎的功能發揮至極限。

連弩箭都追不上他的身形，那些侍衛更就不用說，但仍然緊追在後面。

常護花完全不理會，借助繩鈎，高樹上飛掠，輕捷如飛鳥。七八個起落，已出了九王府後院的高牆，一滾落在雪地上，立即往前掠。

那之前不遠，是一個大湖，上面已冰封，放眼望去，白皚皚的一片！

湖邊長滿了高樹，枝葉上亦是積滿了白雪，常護花並沒有躍到那些高樹上，他知道九王府侍衛追來一定會守候在樹下！

他只是往前繼續掠出，飛鳥般滑過冰封的湖面，向對岸掠去。（未完）



香飄林虎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無名島追來的船被季伯玉用飛星子將帆索割斷，他們繼續揚帆而去，又遇颶風浪冲擊船身破碎，沐二芳兒等不知所踪，季伯玉竹鳳漂到一個無人烟小島上，二人反成了患難朋友，幾天後才由一條漁舟載至浙江三門灣，竹鳳碰上了大師兄王猛，知道父親竹傲天率領全島精銳來中原一方面救她，另一方面紅粉輓歌又出現，少林掌門被殺，黃山蓮花庵主金大先生受傷，孤竹帮遭到重創，江湖上把紅粉輓歌認爲是季伯玉，竹鳳知道錯認，請父親主持公道消除誤會，豈料竹傲天不肯，還約季伯玉在名敎寺搏鬥，季伯玉也希望搏門中解除誤會……

三面捉迷藏

朱達南應聲步入場中，抱劍一禮道：「請賜招。」

季伯玉見此人身材矮小，面頰削瘦，但目凝神光，舉止沉穩，令人有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他不敢掉以輕心，也撤出長劍，道：「不必客氣，請！」

朱達南道了一聲「有僭」，右臂一吐，刷的一劍劈了過來。

季伯玉點足旁移，讓過了一劍，反臂一划，也回敬了一招。

他們劍來劍往，誰也沒有展出劍道上的絕招，只是探看虛實，想摸清楚對方的路子而已。

十招過後，朱達南巳經有些不耐，他忽然劍式一變，以驚雷轟頂之勢，給季伯玉當頭一擊。

這一招如同急雷撼山，威勢之强，當得是無與倫比。

這才是無名島的眞正絕學，朱達南的功力，較竹鳳還要深厚幾分。

無論他的功力如何深厚，劍道如何高

客邸遇故人

明，但與揮雲劍法相較，那就有小巫見大巫之別了，何况季伯玉日日在勤修「五行化音」心法，內力之强，也不是朱達南能够望其項背的，不過他不想過份激怒竹傲天，以免弄得難以收拾。

於是他仍以師門九子連環劍法招架，却暗注五行化音心法，迎戰無名島的鎭山絕藝。

此時劍氣彌空，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瞧熱鬧的但見人影交錯騰挪，連誰是誰都瞧不清楚了。

片刻之後，場上响起一聲悶哼，劍氣一斂，搏鬥者現了出來。

季伯玉懷抱長劍，氣定神閒，並以歉疚的口吻道：「在下一時收手不及，請閣下多多包涵。」

照他這般說法，莫非朱達南敗了？

不錯，這位無名島主最得意的弟子竟然敗了，他左右雙臂各畫上一道血口，傷勢雖然不重，却不能不承認他技不如人。

竹傲天面色一變，呼的一聲站起來，

道：「沒有用的東西，還不回來？」

朱達南退了回去，竹姬雲彩形立即請令道：「老爺，讓賤妾會會此人。」

竹傲天點點頭道：「好，出手不必顧慮，別給無名島丟人。」

雲彩形道：「賤妾遵命。」

在無名島，竹姬雲彩形是第二位高手，除了島主竹傲天，沒有人能在她的劍下討得好去，現在這位如夫人居然親自出戰，足見他們對季伯玉的重視，而且是志在必得。

她出場之後，足踏離宮，劍指丙火，一片殺機立即繞體而生，原是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刹那之間已經變成一個要命的羅刹了。

季伯玉瞧得心神一震，暗忖：「目前江湖之上，會有這麼多的劍道高人？」

的確，他曾經瞧到水飄香擺出一個氣吞河嶽的劍式，以及金大先生的金鋒三殺，現在又瞧到無名島的劍術，都堪稱一時之選，他如非習得揮雲劍法，這般人他都將無法應付。

現在面對無名島的第二號高手，他不僅毫無怯意，甚至可以穩操勝劵，因爲他對五行化音心法，已有頗爲可觀的成就，揮雲劍法配合五行化音，他自信可以應付任何橫逆。

不過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之下，他不得不隱藏實力及保持體能，只有這樣才有餘力應付突發的意外。

當雲秋形那隱挾輕雷之聲的劍虹迎面罩來之際，他只以普通的劍法，暗合五行化音揮劍一擋，然後撤身後退倒竄五尺。

雲彩形感到劍氣微微一窒，季伯玉卻已安然退出，她這志在必得的一劍，竟然師出無功。

她哼了一聲，彈身出劍，全力猛擊，連續使出兩招，都有天河倒瀉之勢。

這兩招跟第一招沒有兩樣，季伯玉在彌空劍氣之中，依然安全退出。

無名島的劍術跟金大先生一樣，最厲害的只有三招，等於程咬金的三斧頭，雲彩形重複使了三次，季伯玉還是毫髮無損。這三招劍法是無名島的鎭山之寶，竹門弟子可以說無往不利，現在居然收拾不了一個後生晚輩，這個台階叫他們如何下法？

也許他們的運氣不壞，叫他們下台的人終於來了。

那是一羣僧侶，人數約莫三十餘名，領頭的是少林寺現任掌門普法禪師，他身後跟着初祖堂主持普濟，一磚堂主持普智，及二三代弟子三十二人。

這般人以風馳電掣的速度闖進場中，雲彩形自然要停止搏殺了。

無名島主見他們來意不善，立即迎上去雙拳一抱道：「咱們在了斷私人過節，老禪莫非要插手過問？」

普法禪師立掌打了一個問訊道：「施主此言差矣，紅粉輓歌爲禍江湖，受害門派不少，但以敝寺爲烈，此人是武林的公敵，施主怎能說了斷私人過節。」

竹傲天雙眼一翻道：「依老禪師之意呢？」

普法禪師道：「紅粉輓歌暗下毒手，殺害了敝寺前任掌門普慧師兄，少林弟子巳在佛前立誓，無論天涯海角，必須擒獲此人爲普慧師兄報仇。」

竹傲天道：「貴寺要找姓季的報仇，咱們也是一樣，姓季的只有一個，那就要分先後了，貴寺來晚了一步，必須待咱們了斷之後才能輪到貴寺。」

普法禪師喧聲佛號道：「掌門被害，是少林寺數百年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本座如若不能擒回此人，豈不是本寺的罪人。」

竹傲天冷冷道：「竹某很同情貴寺，但卻愛莫能助，擺陣！」

竹傲天爲恐季伯玉被少林寺所擒，想先下手爲强，但見人影急閃，勁風獵衣，少林僧侶在普法禪師指揮下，搶先阻住竹門弟子的行動。

此時雙方劍拔弩張，一場爭奪戰將要一觸即發，季伯玉的耳鼓之中，却响起一股蚊蚋般的傳音道：「少俠快向西走，老婆子助你一臂之力。」

語音甫落，一股强大勁力忽然撞了過來。

季伯玉身具天下無雙的勾漏輕功，再借這股强大的勁力一送，身形之快，有如電掣星馳，只不過眨眼之間，他已經逃進一片森林，再經過一陣狂奔，身後的叱喝之聲巳杳不可聞了。

此時歸鴉繞樹，暮色將臨，他進入了皖山山區，暫時總算安全了。

接着而來的是食宿問題，經過這半天的折騰，他必須對肚皮作一個交侍。

忽然他發現了一絲燈光，在松林中閃動着，這無異迷航者瞧到了燈塔，不由喜出望外。

及奔到燈火之處一瞧，原來是一座破舊的山神廟，裏面正有八名大漢在猜拳行令，大碗酒，大塊肉的吃喝着。

季伯玉剛剛奔到廟前，他們巳經發覺，八個人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季伯玉停下脚步雙拳一抱道：「各位請了，在下迷失道路，希望求借一宿。」

八名大漢走出廟門，身形閃動將季伯玉圈在當中，他們領頭的是一名身材修長，青衫文士打扮的中年漢子，他背上插着一對判官筆，可能是一位點穴的高手。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各位不必緊張，在下並無惡意。」

青衫文士道：「你是誰？」

季伯玉道：「敝姓季，草字伯玉。」

青衫文士啊了一聲，立即摘下判官雙筆，其餘的七人也紛紛撤出兵刃，顯出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

季伯玉一怔道：「各位這是做甚麼？咱們素昧平生，難道會有過節？」

青衫文士道：「你是否紅粉輓歌？」

季伯玉一嘆道：「各位原來爲了這個，如果在下說是被人栽贜嫁禍，各位是否相信？」

青衫文士道：「天下的人千千萬萬，別人爲甚麼要嫁禍你姓季的？」

季伯玉道：「這個麼，只怪在下是武林第一家的門下，樹大招風，名滿招忌，各位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另一虬髯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武林第一家的門下，嘿嘿，這可是難得一見的高人，不管你是不是紅粉輓歌，咱們兄

弟要不領教一下，豈不遺憾終身！」

季伯玉道：「咱們素不相識，何必兵戎相見？請恕在下失禮，還沒有請教各位的字號。」

虬髯大漢指着青衣文士道：「這是我大哥牽光武，在下卓倔……」

接着介紹富四海，從游，岳協，馬人俊，荊大尤，段九等人。

這八人在江湖道上聲望頗高，提起江淮八義，可以說無人不知。

不過他們是屬於黑道，名聲並不太好，雖然他們是刦富濟貧，仍然難脫「强盜」的封號。

季伯玉的江湖見聞雖是不多，却也聽過這八人的傳說，再度抱拳一拱道：「江淮八義，名滿武林，這當眞幸會得很。」

卓倔道：「咱們只是幾個打家刦舍的强盜，不敢當季大俠的謬讚，請。」

此人也是用劍，他擺出的起手式，居然是天山劍法，這一門派的武功，以辛辣變化見長，在武林之中屬於名門正派，想不到他竟然落草爲寇，豈不是有辱師門！

自然，這是別人的事，季伯玉無權過問，他現在要管的是如何化解這個兵戎相見的場面。

但卓倔不想聽他的解釋，長劍一顫，一劍刺了過來。

季伯玉無可奈何，只得拔劍出招，與卓倔鬥在一起，他不想傷人，所以只用師門的九子連環劍法。

雖然如此，但他此時功力精進，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可比，一劍揮出，勢如狂飈，第二招就將卓倔的長劍震得脫手飛出。

江淮八義久闖江湖，他們會過不少高人，也曾經吃過敗仗，但兩招之內兵刃脫手，這還是第一次遇到。

季伯玉不願使他們難堪，因而退後兩步道：「卓大俠太輕敵了，倒讓在下撿了一個便宜。」

卓倔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大哥，江湖流言不可輕信，你說是不是？」

牽光武道：「二弟說的不錯，季公子，你願不願交咱們這幾個朋友？」

季伯玉道：「當然願意，只不過在下是武林的公敵，交在下這樣一個朋友，會替各位帶來無窮的後患。」

卓倔哼了一聲道：「怕甚麼，咱們兄弟早就想鬥鬥那些名門正派，請進，季公子，爲咱們的訂交應該喝一個痛快。」

牽光武道：「這話不錯，七弟先去張羅一下，菜餚只怕涼了。」

老七荊大尤是理廚的能手，段九自告奮勇帮忙，他們入座不久，熱騰騰的飲食就端了上來。

江淮八義是性情中人，只因性格有些不合流俗，以致落入歧途，他們不受名門正派的重視，與季伯玉倒是同病相憐，經過一陣推心置腹的交談，他們決定追隨季伯玉與武林各派一爭長短。

這八人的武功不弱，却無法與金鋒三殺這一類的劍術相比，如果要與各大門派一爭長短，就必須增强他們的武功。

因此，季伯玉決定在此地暫作停留，爲牽光武打通任督二脈，使他突破一般練武者的極限，其餘七人都傳給三招揮雲劍法，使他們能够應付未來險惡的環境。

他們在山神廟停了一個月，一個月的時間雖然暫短，江淮八義却對季伯玉的品德武功有了很深的瞭解，他們願意死心塌地的跟着他，雖是肝腦塗地絕不反悔。

翌晨他們九人九騎，由山神廟出發，經半節店向三十里舖馳去。

距離鎭集約莫還有十里，一陣兵刃撞之聲忽然由前面傳來，季伯玉知道又是江湖仇殺，忍不住雙腿一磕馬腹，縱騎向前途急馳。

馳行不足兩里，果然瞧到一夥人在那兒拚鬥，搏殺的雙方是三男一女，三個大男人圍攻一個女的。

那名少女只有十六七歲，一身青衣，梳着兩條長長的大辮子，她也是用劍，招式頗爲凌厲，只是搏鬥經驗不足，因而無法發揮所長，她傷不到敵人，反而受到幾處創傷。

卓倔第一個瞧不順眼，粗着嗓門問季伯玉道：「公子，這三人豈有此理，我去帮帮那位姑娘，好麼？」

季伯玉道：「好，富四海跟你去。」

卓富二人應了一聲，立即甩蹬飄身，凌空下撲，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响過，兩名使刀的大漢已經被他們震退數步。

另一名大漢也收招後退，三人並肩而立，立在右首的灰衣大漢是這三人的頭兒，兩眼一翻，向卓富二人打量一眼道：「兩位是江淮八義的二三兩位當家的？兄弟姓孟，承江湖朋抬愛，稱咱們一聲孟氏三傑，愚兄弟與江淮八義河井不犯，希望不要傷了咱們間的和氣。」

卓倔冷冷道：「不對吧，孟氏三傑在江湖道上也算得是一號人物了，怎麼會聯手欺負一個女孩子？」

孟老大道：「這麼說卓當家的是小看那位姑娘了，咱們三人聯手，實在出於無奈。」

卓倔道：「在下想討一個人情，不知孟大俠能不能賞在下一個薄面？」

此時江淮八義與季伯玉全都到達現場，孟老大知道一ヨ翻臉，他們兄弟絕對佔不了便宜，遂哈哈一笑道：「好，孟氏兄弟賣你這個交情，告辭。」

語音一落，三兄弟立即跨上馬背，潑刺刺的急馳而去。

卓倔沒有留難孟氏三傑，因爲人家姑娘正在向他道謝，他分身不開只好放孟氏兄弟一馬了。

青衣少女似乎身有急事，她顧不得敷藥療傷，牽過兩匹駿馬，就待縱騎上路。

季伯玉出聲勸阻道：「姑娘的傷勢雖然不重，也應該敷了藥再走，如果傷勢惡化那就痲煩了。」

青衣少女噘着嘴道：「小姐要我找季公子，一直尋找不到，眞是急死人了，那裏還顧得療傷！」

季伯玉一怔道：「姑娘妳的小姐是誰呢？」

青衣少女道：「我家小姐姓竹，你問這個作甚麼？」

季伯玉道：「是竹鳳？」

青衣少女雙目大張道：「你如何知道我家小姐？你是誰？」

季伯玉道：「我叫季伯玉，不知姑娘要找的是不是在下。」

青衣少女哼了一聲道：「不是你還有誰？哼，人家差一點快要急瘋了，瞧你玩得到蠻自在的！」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在下是遇到幾位朋友，所以就離開官道了，哦，竹鳳呢？她在那裏？」

青衣少女道：「小姐原是要帶着小婢來找公子的，不巧遇到少島主，小姐無法脫身，才叫小婢暗中出來找你……」

牽光武道：「公子，那邊有一個茶棚，咱們去歇歇吧。」

季伯玉道：「好，姑娘請。」

到達茶棚之後，季伯玉迫不及待的詢問道：「妳所說的少島主是竹龍？」

青衣少女道：「咱們老主人只有一個兒子，少島主自然是竹龍了！」

季伯玉道：「他有沒有帶着一個姓水的姑娘！」

青衣少女道：「沒有，小姐曾經問過少島主，他說當晚水姑娘就跳河逃走，那時天黑水急，水姑娘是生是死，他也無從得知。」

季伯玉心神一震道：「水姑娘是在那兒跳河的？」

青衣少女道：「這就不知道，因爲小姐沒有問，少島主也沒有說。」

季伯玉道：「多謝姑娘相告，妳敷了藥就回去吧。」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我不回去，小姐要我留下侍候你的。」

季伯玉道：「我能够照顧自己，不必姑娘侍候，再說咱們都是男人，妳留下來也有些不便！」

青衣少女道：「男人怎樣，難道你們會吃了我？而且小姐的話小婢不敢不聽，我如果回去，她不剁掉我的才皮才怪！」

牽光武道：「留下她吧，公子，你的確需要一個人侍候？」

青衣少女道：「是嘛，要是男人會侍候人？還要咱們女人作甚麼？」

照她這麼一說，好像女人天生就是侍候人的，季伯玉不由啞然一笑。

青衣少女又啊了一聲道：「啊，公子，我忘了告訴你，我叫小蓮，小姐要我替公子帶來一匹馬，還有一包你的衣物。」

小蓮是一位天眞活潑的俏丫頭，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喜愛，既然撵她不走，只好留她下來。

他們歇了一會繼續上路，當晚宿在三十里舖，翌晨西趨六安，逕向河南商城奔去。

季伯玉是想赴開封，然後將人馬分爲兩路，沿着黃河的兩岸尋找水飄香，他却疏忽了一點，目前這中州地區，是擎天劍沈振山的勢力範圍，沈家是當代的武林第一家，勢力之强，如日中天，他如果被沈家的人瞧到，必然會引起很多的痲煩。

再說少林寺在嵩山，距離開封也不算遠，江湖上既然認定他是紅粉輓歌，掌門被殺之仇，少林弟子豈能善罷？

這天他們到達商城，江淮八義的老五岳協就已發現情况有些不對，在落店之後，他悄悄告訴牽光武道：「大哥，你有沒有注意一個人？」

牽光武道：「甚麼樣的人？」

岳協道：「一個五十來歲的光頭漢子，身穿藍布短裝，脚下是一雙多耳草鞋，揹着一把雨傘。」

牽光武道：「我沒有注意，怎麼，你認爲此人會對咱們不利？」

岳協道：「小弟還不敢確定，不過此人由午間開始，一直跟到商城來了。」

牽光武道：「陽關大道人人可走，此人不一定是跟踪咱們，今後你留點心就是了。」

岳協道：「是，大哥。」

在江淮八義之中，岳協是他們的智囊，凡是較爲重要的爭端，多半是他拿的主意，不過牽光武還不敢跟季伯玉說，在事態沒有明朗之前，他不便過於造次。

次日由商城北上，牽光武瞧出來了，而且跟踪者不止一個光頭漢子，留心計算一下，竟有五人之多。

這般人或前或後，時隱時現，直到商水以北的周家口，他們忽然一起隱去。

本晚季伯玉一行在周家口寄宿，晚餐之後，牽光武來到季伯玉的客房，待小蓮獻茶之後，牽光武咳了一聲道：「公子，晚間也許有事，睡覺時最好警醒一點。」

季伯玉道：「哦，你發現了甚麼？」

牽光武道：「打從到商城的前一天起，岳協就已發現有人跟踪咱們，後來跟踪的人數逐漸增加，最多是五個人前後呼應，但他們却沒有跟進周家口……」

季伯玉道：「這是爲了甚麼？」

牽光武道：「可能周家口有特殊人物，他們不便跟踪，但最可能的是已經到了地頭，他們不必再跟踪了，所以請公子睡覺的時候警醒一點。」

小蓮道：「這不要緊，公子儘管安心睡覺，一切都包在小蓮的身上。」

牽光武道：「哦，妳怎麼個包法。」

小蓮道：「那還不簡單，小蓮坐在這裏守夜，只要一有動靜，我就立刻叫醒公子。」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妳有沒有整夜不睡覺的經驗？」

小蓮道：「這倒沒有。」

季伯玉道：「一夜不睡雖然算不了甚麼，但漫漫長夜，很容易使人在靜寂及疲乏中睡去，那時打雷只怕也驚妳不醒，何况只是一點輕微的動靜……」

小蓮面色一紅道：「這個……」

牽光武道：「公子不必過份担心，咱們兄弟已經分配好了輪班守夜，一般江湖人物，絕對逃不過咱們的耳目的。」

季伯玉道：「這樣吧，我晚一點睡，由我守頭班。」

牽光武道：「不，咱們八個人輪班儘够了，公子還是早點安息吧？」

雙拳一抱，牽光武告退辭去。

季伯玉瞅着小蓮道：「咱們明早還要趕路，妳也去歇身吧。」

小蓮道：「公子，我……」

季伯玉道：「妳怎麼啦，小蓮。」

小蓮道：「今晚只怕就會出事了，明天不一定準會趕路，所以小婢想跟公子聊聊。」

季伯玉道：「這個……」

小蓮道：「公子……小婢只是想問你

一句話。」

季伯玉道：「哦，妳想問甚麼？」

小蓮道：「聽說公子的船被風打壞，你跟咱們小姐漂到一個孤島之上。」

季伯玉道：「不錯。」

小蓮道：「既然如此，公子今後如何安排咱們小姐？」

季伯玉一怔道：「我不懂妳的意思，妳家小姐何用我來安排。」

小蓮櫻唇一噘道：「看公子不像薄情寡義的人，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你跟小姐陷身孤島，孤男寡女日日混在一起，咱們小姐還能够再嫁別人？」

季伯玉錯愕半晌道：「這不能怪我，是颶風將咱們送上去的。」

小蓮道：「是颶風送你們上去的，但你不能否認這是天意，也是緣份，再說一個女孩子最要緊的是名節，她跟你有了孤島相聚那段往事，別人不會再娶她，她也不會嫁給別人，她要小婢來侍候公子，就是表明了她的心意。」

季伯玉道：「竹鳳的心意我非常感激，只怕我會辜負她這一番美意。」

小蓮道：「爲什麼？公子。」

季伯玉道：「自然是爲了她的父親了，難道妳瞧不出無名島對我的仇視？」

小蓮道：「小婢當然知道，不過無名島對公子的仇視是暫時的，往後這種情形會逐漸改善。」

季伯玉道：「妳怎麼知道？」

小蓮道：「小婢當然知道，因爲島主夫人十分同意小姐主意，還想盡力帮助小姐，要撮合你們這段好姻緣。」

季伯玉啊了一聲道：「那位以傳音要我往西逃，並以掌力將我送出重圍的，莫非就是島主夫人？」

小蓮道：「除了夫人誰會帮你？現在你總該明白了吧？」

季伯玉略作沉吟道：「我明白了，只不過……」

小蓮道：「怎麼，公子，你還有甚麼困難？」

季伯玉道：「我的確還有困難……」

他語音未落，後院突然傳來一聲叱喝，接着兵刃撞擊之聲響成一片。

季伯玉與小蓮抓起包裹揹上，手執長劍，雙雙穿窗而出，兩人奔到後院，江淮八義已全部聞聲而來，此時馬人俊，段九已經跟兩名面目陌生的大漢交上了手，雙方鬥得難解難分。

來人除了交手的兩個，還有十人手握兵刃，在一旁眈眈虎視。

季伯玉到達後院，牽光武等立即迎了上來，道：「公子可認識他們？」

季伯玉道：「不認識，你先叫他們停手，待問明白了再動手不遲。」

牽光武點點頭，立即貫注內力，縱聲叱喝道：「住手。」

馬段二人一招迫退了對方，返身奔了過來，牽光武向對方雙拳一抱道：「那位是領頭的？請出來答話！」

對方十二人之中，有一名年約四旬出頭，一臉絡腮鬍子的大漢道：「我就是，朋友有甚麼話說？」

牽光武道：「尊駕的萬兒怎麼稱呼？咱們好像面生得很，我兄弟幾時開罪尊駕了？」

絡腮鬍子大漢道：「江淮八義的大名在下久仰，不過咱們緣慳一面，的確還是初識，其實咱們找的不是你們，江淮八義可以自行退出。」

牽光武道：「這就難了，江淮八義是季公子的部屬，你如果是找季公子，跟找咱們兄弟沒有兩樣，咱們公子幾時開罪了尊駕？尊駕不妨說來聽聽。」

絡腮鬍子道：「紅粉輓歌是武林的公敵，咱們的大哥遭到他無恥暗襲，殺兄之仇焉能不報！」

牽光武道：「應該，不過紅粉輓歌暗算令兄，是尊駕親眼瞧到的？」

絡腮鬍子哼了一聲道：「紅粉輓歌如果讓萬某瞧到，還能够被他逃出手去？萬某話已說明，是敵是友，朋友不妨作個考慮。」

牽光武道：「尊駕是鐵漢莊的萬大俠萬眺？」

絡腮鬍子道：「不敢當大俠二字，萬眺正是在下。」

牽光武道：「十三鐵漢名滿江湖，想不到令兄竟已作古，這實在令人惋惜，請問令兄是何時遇害的？」

萬眺道：「到今日爲止，正好剛一個月。」

牽光武哈哈一笑道：「一個月前咱們還在皖山，看來萬大俠是誤會了。」

萬眺道：「在下說的不是你們江淮八義……」

牽光武道：「我知道，但季公子是跟咱們在一起，近兩個月沒有離開一步。」

萬眺一怔道：「此話當眞？」

牽光武嘆了一口氣道：「江淮八義人微言輕，萬大俠自然不肯相信，不過在下說的都是事實。」

萬眺道：「不報殺兄之仇，我兄弟寢食難安，總不能因爲牽大俠幾句話咱們就此作罷！」

牽光武道：「萬大俠說的是，但有一點賢昆仲只怕沒有想到，在下如果不說，於心實在不安。」

萬眺道：「那就請說吧，萬某在洗耳恭聽。」

牽光武道：「紅粉輓歌是武林的公敵，但紅粉輓歌却人人害怕，他如果要殺某一人，那個人必然難逃刦數，連少林掌門也不例外，賢昆仲就算找他又能如何？」

萬眺面色一變道：「你是威脅我？」

牽光武道：「萬大俠不要誤會，在下是實話實說，因爲你認定咱們公子是紅粉輓歌，在下不得不提出一點忠告。」

萬眺冷冷道：「這麼說季公子的武功，必然不在紅粉輓歌之下了？」

牽光武道：「這就難說了，在下沒有見識過紅粉輓歌的武功，只知道咱們公子的武功極高，賢昆仲不是他的對手。」

萬眺一抖掌中的八楞鋼錘道：「好得很，愚兄弟要是不見識一下季公子的武功，豈不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季伯玉踏前幾步道：「在下的確不是紅粉輓歌，而且跟各位一樣，同是被害之人，希望各位能够相信。」

萬眺道：「咱們的話已經說的够多，不必再浪費唇舌了，請。」舉手一揮，鐵

漢莊的十二兄弟立時圍了上來。

江淮八義也摘下兵刃向前衝，却被季伯玉擋了回去，道：「你們退下去，我一個人可以應付的。」

季伯玉並非狂傲自大，他只是不願造成兇殺的場面罷了，如若江淮八義參加羣毆，人數一多，場面就難以控制，因爲鐵漢莊不是壞人，他不願濫殺無辜。

現在他懷抱長劍，迎風挺立，對四週游走的十二鐵漢，宛如沒有瞧到一般。

忽然，萬眺一聲叱喝，十二鐵漢刀劍並擧，一起向中心攻來，他們蓄勢已久，這全力一擊的威勢，當得是無與倫比。

但他們的兵刃才使出一半，就感到一股强大無比的暗勁，向他們當胸一撞，他們無法抗拒這勁力，十二個人禁不住連連倒退，最後終於嗓門一甜，噴出一口鮮血，雙腿一軟，一起坐了下去。

現在他們混身脫力，不要說殺人，連站起來的力量也沒有了。

季伯玉雙拳一抱歉然道：「對不起，在下一時收招不住，請各位多多原諒。」

萬眺用衣袖抹掉嘴角的血絲，勉力站立起來，道：「姓季的，你最好殺了咱們，否則鐵漢莊跟你誓不兩立！」

卓倔怒叱道：「姓萬的，你不要給臉不要臉，咱們公子如果要殺你們，比踏死十二隻螞蟻沒有甚麼兩樣。」

牽光武道：「萬大俠，鐵漢莊名噪江湖，應該不是愚蠢的人，以紅粉輓歌嗜殺的性格，他還能留下你們？」

萬眺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這個……」

季伯玉道：「在下不是紅粉輓歌，除了對付孤竹帮，沒有殺過一個無辜之人，各位要是不信，在下也無可奈何，你們請吧。」身形一轉，逕自返回客房。

小蓮跟了進來，先替季伯玉倒了一杯茶，再打來一盆水給他清洗，然後連聲稱讚道：「公子好高明的武功，眞叫人開了一次眼界。」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去睡吧，小蓮，眼看就要天亮了，快去歇一下。」

小蓮似乎不想離開，但以季伯玉的態度堅決，只好怏怏的退了出去。

翌晨他們由周家口出發，奔向西華縣城，晌午時分，牽光武指着前面一個野店道：「公子，咱們要不要打個尖再走？」

季伯玉道：「好，咱們是該吃午餐的了。」

牽光武應了一聲，立即對走在前面的從游、岳協道：「四弟五弟，咱們到前面的小店打尖。」

從游、岳協一提馬韁，逕向那間小店馳去。

待季伯玉到達，他們已經要了兩桌洒菜，五個人一桌，開始狼吞虎嚥起來。

江湖中人多半是粗豪的，江淮八義是典型的江湖人物。

他們沒有注意別人，是由於小店的客人不多，除了他們這一夥，只有一名農人裝扮的老者，及一名青衣中年婦人。

那名婦人似乎有着極重的心事，店中人喧馬嘶，他竟然連瞧都沒有瞧看一眼。

此時小蓮不知怎樣忽然想起竹鳳來了，也許她瞧到青衣婦人孤零零的一個，因而觸發了她的心事吧。

小嘴一噘，幽幽一嘆道：「公子，你說小姐會跟她一樣……」

季伯玉道：「跟誰一樣？」

小蓮指着青衣婦人道：「她，你瞧，孤零零的一個人該多可憐！」

季伯玉擧目打量青衣婦人，她也擰轉身來瞧看，兩人目光一接，竟同時啊了一聲。

「袁大嫂，是妳……」

「啊，公子，我終於找到你了。」

這位青衣婦人原來是郁雀兒，也是怒海沉舟之後，除了竹鳳，季伯玉第一個遇到的故人。

他請郁雀兒移過來同桌飲食，然後詢問道：「袁大哥呢？妳沒有找到他？」

郁雀兒眼眶一紅道：「沒有，他們只怕……只怕……」

季伯玉安慰她道：「別担心，袁大嫂，吉人自有天相，袁大哥定會脫險的。」

郁雀兒幽幽道：「我也是這麼想，大江淹不死袁江，大海不一定能够將他怎麼樣。」

說到這裏，她的精神振作了一點，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道：「公子，你還沒有找到水姑娘？」

季伯玉道：「聽說她跳進黃河去了，我想沿開封兩岸向下游去找。」

郁雀兒啊了一聲道：「她跳了河？你聽誰說的？」

小蓮道：「是咱們的公子說的。」

郁雀兒道：「妳們公子？」

季伯玉道：「她叫小蓮，是竹鳳的丫頭，水妹子跳河是竹龍說的。」

郁雀兒道：「咳，公子，我不是跟你說過麼？我跟袁江在山東長清縣見過竹龍，他那時帶着一位很像水姑娘的小後生，但要沿河找就應該從長清縣找起，跑到開封去作甚麼？」

季伯玉道：「袁大嫂說的是，我因爲竹龍說水妹子當晚就跳了河，袁大嫂瞧到的那位少年不一定就是水妹子，所以才想從開封找起，其實水妹子如果沒有意外，她絕對不會待在河邊，在下這麼做只是盡心而已。」

郁雀兒道：「不，公子，我在山東長清縣瞧見的小後生，事後想來一定是水姑娘，再說你怎能斷定她不會待在河邊？如果她受了傷，或是穴道被竹龍封閉……」

不待郁雀兒的話說完，他已經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光武！走，咱們去山東……」

× × ×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由於它水勢湍急，沙洲太多，夜間多半不便航行。

竹龍的座舟靠在長淸縣的碼頭，他帶着水瓢香及小蠻小玲，在縣城蓬萊酒館開懷暢飲，此時已近黃昏，船隻必須在此地過夜，多喝一點又有何妨？

他的酒量原本不好，但禁不住心情愉快，自然要酒到杯乾了。

他心情愉快的原因，是來自水瓢香的賜予，美人一笑，人君傾國，多喝一點酒又算得了甚麼？

打從他在鄭州將水瓢香擄上船隻開始

，這位自視極高的少島主就跌進痛苦之中。因爲水飄香從不假以辭色，甚至不願瞧他一眼，他如是稍有越軌的言語或行爲，水姑娘就疾言厲色，以死自誓。

他天天面對這朶有刺的玫瑰，竟然無法親近一下，你說他能够不感到痛苦？

不易得到的東西，會被人們所珍視，因而竹龍不惜低聲下氣，對水飄香曲意逢迎。

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也許水飄香被竹龍的誠摯所感動，居然答允跟他到城裏來喝酒。

竹龍眼界極高，一般的庸俗粉脂，很難獲得他正眼一顧，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吧，終於讓他遇到了水飄香。

由鄭州一路東下，他用盡了各種手段，都無法打開水飄香的心扉，現在蓬萊對酌，他的興奮自然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了。最後他終於醉倒，由小蠻小玲架回船隻之上。

× × ×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日間的天色還是好好的，入夜後竟然風狂雨驟，似乎整個大地都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這是水飄香逃亡的好機會，竹龍爛醉如泥，睡在船艙像死人一般，加上老天爺幫忙，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她雖是武功被封閉，但身手的矯捷，依然逾於常人，因而她冒着風雨，悄悄爬上河岸。

逃亡已經獲得初步成功，但非絕對安全，就算竹龍他們明天才會發覺，說不定還會將她找到。

再說她水姑娘幾時受過這等窩囊氣？就此一走，也心有不甘，於是她悄悄解開繫船的纜索，用脚向船舷輕輕一點，狂風立即將它送往河心，順着萬馬奔騰般的流水逐波而去。

櫻唇一撇，水飄香笑了，竹龍受到了懲罰，她如何能够不笑？

只是風雨交加，天若潑墨，她總不能就這麼站立在河岸上。於是她向東走，繞過長清縣城，進入山區，希望能够找到一個躲避風雨的地方。

最後她找到一個土地廟，容身是可以了，但却無法弄乾她一身濕衣。

此時她感到有些寒冷，身上的濕衣也使她不大好過，待到天近黎明，風雨終於停止，她再向前走，到達一個鎭集「黨家莊」。

此地也有客棧，剛一開門她就走了進去。

店小二見她這麼早，而且一身落湯鷄似的，不由訝然道：「客官，你這是怎麼啦？」

水飄香道：「路上遇到强盜，差一點命都丟了，小二，請替我開一個房間。」

店小二道：「這個……」

水飄香身上還有銀子，隨即掏出一塊二兩重的交給店小二道：「我身上的銀子，沒有被搶去，你放心，我不會白吃白住的。」

店小二立即換上笑臉道：「客官誤會了，請跟我來。」

進到客房之後，隨即關上房門，再將全身衣衫脫下晾起，然後蒙頭大睡。

待一覺醒來已是晌午，她感到頭腦沉重，雙頰如火，她病了，必然是昨晚受到風寒。

風寒不是什麼大病，但必須服藥調治，所幸她受過季伯玉的薰陶，這類小病的處方還難她不倒。

她向店小二要來紙筆，開了一個處方，請他抓藥代爲煎熬，並另外賞了他一點銀子。

所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雖然不是大病，也得五七天才能復元。

這就糟了，她身上所帶的銀子有限，病還沒有全好，銀子已經用光，在這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地方，這該如何是好？

這天午間，她扶着病走出房外，她是想活動一下，想不到迎面遇到一位紅衣姑娘。

她身着男裝，嬌靨也有幾分削瘦，仍被紅衣姑娘一眼認出。

「啊，水姑娘，妳是怎麼啦？」

原來紅衣姑娘是沈芳兒，她已瞧出水飄香的神情有些不對。

沈芳兒是水飄香不願意見到的，此時却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因而淡淡一笑道：「我遇到壞人，又病了。」

沈芳兒道：「是竹龍？他人呢？」

水飄香道：「我已經擺脫他了，只是受了一點風寒，也快痊癒了，妳怎會跑到這兒來的？」

沈芳兒道：「還不是爲了妳，說來話長，我餓了，咱們邊吃邊聊。」

她向店小二要來菜飯，這才將隨着季伯玉到無名島找她，以及遇風覆舟的事，原原本本的講了出來。

水飄香不勝關切的道：「妳上岸之後，有沒有瞧到我二哥？」

沈芳兒道：「妳是說季公子？沒有，不知道他們漂到那裏去了，直到現在我一個都沒有找到。」

水飄香眉峯一皺道：「竹龍眞該死，他封閉了我的武功，我一直衝它不開。」

沈芳兒道：「我說呢，一個練武的高手，怎麼會受到風寒的，走，咱們到客房去讓我試試。」

她會過賬，跟着水飄香來到客房，經過盞茶時分，終於以內力幫着水飄香將穴道衝開，然後微微一笑道：「妳穿着男裝，咱們在一起有些不便。」

水飄香道：「我除了身上穿的，甚麼都沒有，想換也沒有法子。」

沈芳兒道：「不要緊，街上有成衣舖，咱們去買。」

水飄香道：「這個——唉，我沒有銀子。」

沈芳兒道：「不必担心，銀子我有，妳先調息一下，然後咱們一道上街。」

水飄香點點頭，立即開始調息，運功三週天，所受的風寒即爽然若失，當即一躍而起，道：「芳姊姊！咱們走。」

沈芳兒握着水飄香的玉手道：「謝謝妳，香妹子，我能够有妳這樣一個妹子，今後就不會感到孤獨了。」

她們手牽着手走出客棧，來到大街，雖是惹得路人側目，她們絲毫都未在意。

魯人性格豪爽，但極重禮教，任何一對少年男女，都要遵守上床夫妻下床客的

古訓，像她們這麼携手並肩，招搖過市，怎能不教路人側目？好在成衣舖距離客棧不遠，總算沒有發生意外。

待水飄香恢復女裝，沈芳兒由頭至脚，上上下下的打量一陣道：「妹子，妳好美，難怪季公子對妳那麼念念難忘了。」

水飄香嬌靨一紅，纖足一跺道：「芳姊姊，妳胡說些甚麼？他要妳跟他去無名島，才是對妳有了情意呢……」

沈芳兒道：「妹子，妳這麼說就冤枉他了，他是要我回黃山，是我懇求他才讓我去的，不過我已經神前立誓，只待在江湖修積三年善功，就到蓮花庵削髮爲尼，從此青燈貝葉，再也不問江湖恩怨了。」

水飄香愕然道：「妳爲甚麼要這樣？芳姊姊，妳這麼年紀輕輕的難道就勘破世情了？」

沈芳兒幽幽一嘆道：「各人的處境不一樣，心境也就迥然而不相同了，好啦，咱們不談這些，妳說今後咱們到那裏去找季公子？」

水飄香道：「我想先到濟南，看能不能找到竹龍，然後咱們到東南沿海各省尋找二哥。」

沈芳兒道：「好，咱們明天一大早就走，現在咱們出去吃晚餐，順便託店小二買兩匹坐騎。」

她們來到食堂吃晚餐，買坐騎的事也順利解決，翌晨天剛破曉就聯騎向濟南馳去。

黨家莊距離濟南不遠，日色才剛剛偏西，她們已經趕進城裏。

此時午餐時間已過，晚餐又早了一點，但水飄香和沈芳兒還沒有吃午餐，所以她們一逕來到一間飯館之前。

「豐雪齋」是濟南城裏的中等飯館，此時雖然不是吃飯的時候，却有些人在這兒喝酒。

水飄香選了一個臨窗座位，與沈芳兒坐下來，她們來要飯菜，默默的飲食着。

距離她們兩張桌子，坐着一老一少，他們不只是酒酣耳熱而且正在談笑風生。

原先他們只說些風花雪月之事，後來那老者語氣一轉，竟然涉及駭人聽聞的武林大事了。

「楊少俠，有沒有打算到江湖上去闖闖？」

「晚輩是想，可是家父不許晚輩離開濟南。」

「那太可惜了，這等增加見聞的機會，百年來難得一見！」

「莫非江湖之上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不錯，少俠你有沒有聽說過紅粉輓歌？」

「聽說過，那是幾年以前的事了。」

「但紅粉輓歌却重視江湖……」

這的確是一件武林大事，而且聳人聽聞，不只是那位楊少俠大感興趣，水沈二人也急欲知道究竟。

楊姓少年果然連聲催問道：「快說嘛，尚前輩，後來怎樣？」

尚姓老者道：「紅粉輓歌這回當眞出盡風頭了，他連挑孤竹帮的五大堂口，殺死少林掌門，再二上黃山，劍傷金大先生，殺死不少蓮花庵的女尼……」

楊姓少年道：「啊，眞過癮，那紅粉輓歌必然是一個女人了，她美不美？」

尚姓老者道：「很遺憾，他偏偏是一個男人。」

楊姓少年道：「尚前輩認識他？」

尚姓老者道：「不認識，老朽那有這麼好的福氣，不過聽說他是虎林武林第一家的傳人，名叫季伯玉。」

聽到此處，水飄香再也忍不住了，她正待長身而起，却被沈芳兒伸手按住，道：「不要衝動，香妹子，其實我比妳更爲着急。」

水飄香道：「芳姊，咱們去黃山。」

沈芳兒道：「現在？」

水飄香道：「現在，立刻就走。」

沈芳兒道：「好吧。」

她們買了一些乾糧及食水，再到兵器舖添置兵刄，然後策騎南下，不分日夜向安徽奔去。

這天趕到徂徠山以西的南驛，已是夕陽含山時分，依沈芳兒之意是在此地投宿，但水飄香不肯，他認爲這是浪費時間，倒不如趕到前面的吳村再好好的歇歇。

沈芳兒拗她不過，只得打了一個尖，補充了乾糧食水繼續上路。

距吳村還有廿多里，天色終於黑了，而且浮雲掩月，大地一片迷朦，再加上山道起伏，草木叢生，景象顯得頗爲險惡。

沈芳兒向四週打量一眼道：「香妹子，此處形勢險惡，是强人出沒的所在，咱們要當心一點！」

她語音未落，忽然嗤的一聲，一隻弩箭由草叢中勁射而來。

水飄香吃了一驚道：「芳姊姊，有埋伏……」

的確有埋伏，因爲嗤嗤之聲接着不絕於耳，無數弩箭向她們人馬招呼。她們的反應極快，在第一聲弩箭破空之際，她們已經摘下長劍，並猛磕馬腹，經過一陣狂馳，這一關竟被她們安全的闖了過去。

待馳下一個山坡，沈芳兒不由長長一吁道：「好險，差一點就作了別人的箭靶子了。」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這一羣無恥的强盜，如果讓本姑娘……」

讓本姑娘怎樣？她沒有再說下去，因爲她瞧到一羣面目冷肅的彪形大漢，在前面攔住她們的去路。

水飄香勒住韁繩，柳眉一挑道：「你們是孤竹帮的？」

攔路者約莫十七八人，領頭是一名年約五旬，留着三綹山羊鬍的黑衣老者，水飄香一語道破他的門派，他不禁一呆道：「姑娘好眼力，竟能瞧出咱們的門派。」

水飄香冷哼一聲道：「這有什麼稀罕，對你們這一夥，誰都可以一眼瞧出。」

黑衣老者道：「哦，爲甚麼？」

水飄香道：「因爲只有你們沒有人味，是一羣披着人皮的畜牲！」

黑衣老者勃然大怒道：「小賤人找死，給我殺！」

水飄香道：「慢一點，本姑娘還有話說。」

黑衣老者道：「妳要說甚麼？」

水飄香道：「咱們與孤竹帮河井不犯，你爲甚麼找上咱們？」

（未完）



現代社會奇情小說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千門奇俠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在一次賭博中贏了不少錢，但事後却發現所收的竟是僞鈔，爲此他心有不甘，非得將對方查出來不可，他得到著名的私家偵探張雪兒的幫助，共同追查使用僞鈔的人，估計那是一個買賣僞鈔的集團。一天，張雪兒由綫人道友華口中得到消息，知道在某處停車場頂樓將有一宗僞鈔交易進行，那是一個菲律賓華僑向本地一名商人購入一批僞鈔，游天虹和張雪兒在附近窺視，忽見那名商人奪車急促駛離現場，因爲對方發現接頭的竟是警探……游天虹急駕車追踪，半路上，反被對方挾持，將他帶入一幢大厦中……

追蹤僞鈔黨　再遇金夫人

游天虹笑笑聳肩：「我只是過路人，你們那三位同伴太過蠻不講理。我被他們用刀子要脅住，用我的車子送他們回來，他們反而這樣對待我。」

四名大漢利用樸克紙牌玩十三張那種賭博遊戲。游天虹忍不住搭訕道：「你們賭得大麼？」

四名大漢其中一人瞥了他一眼：「你也想試試？」

「我不懂，讓我搭注好不好？」游天虹故意說道。

「不！」一名大漢把鈔票收拾起來：「我不玩了，讓我這個位疊給你玩。剛好輪到你做庄家。」

另一名大漢道：「我們輪流做庄家，限做三次。」

游天虹又故作小家種的摸摸口袋：「你們怎麼賭？」

一名穿黑色T恤的，把一張一百元的大鈔放在前面：「我賭一百元七注。」

對面一個高高大大的男子掏出一張五百元大鈔：「我賭三注，每注五百元。」

「尾門」的大漢則下注二百元，賭七注。

「嘩！賭得那麼大，我以前從未試過的。」游天虹幾乎想退縮。他又掏出銀包，輕輕揭開瞥了一眼；即使只是一剎那間，衆大漢也可以見到銀包裏有一叠黃澄澄的千元面額大鈔。於是各人互相關照了一個眼色。

游天虹作成勢成騎虎之狀，無可奈何地派牌。

游天虹把樸克牌派得慢慢吞吞的，令到那三名大漢幾乎沉不住氣；另一名退出了賭局的大漢，則轉到裏面去了。那傢伙可能贏了錢。

裏面可能還有許多地方，但這時候游天虹根本無法分心，也聽不到剛才那個「阿高」與二名大漢的談話聲。

游天虹第一次做庄家，竟然「派通庄」；也就是說，那三名大漢都贏了。然後他們紛紛加注，每個人都加了一倍注碼。

游天虹立刻提出反對，但三名大漢卻異口同聲道：「剛才我們都照此方法，贏了可以夾疊加注的。」

游天虹連「洗牌」的動作也顯得十分愚鈍，難怪那三名大漢又微笑地交換着眼色。

「洗牌」也就是將所有樸克混和後再整理起來。

這是游天虹第二次做庄家，又一次「派通庄」。

約略計算一下，游天虹已經先後輸了數千元。

每人限做三次庄家，所以這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

游天虹「洗牌」，三名大漢看見游天虹連續二次「派通庄」，連「CUT牌」也省回；這正是一般賭徒的迷信，希望庄家繼續再輸一次。這一次，「下家」下注一千元賭七注；「對家」下注三千元賭三注；「尾門」下注二千元賭七注。

游天虹這個「庄家」輸得頭昏腦脹，也好像有些亂，所以只希望贏一次，並不再反對注碼太大了。

三名大漢聲息互通，竟然又放出聲氣：「這是最後一手，我們都有事情等着要做，所以玩完這一手，我們都不再玩。大家同意嗎？」

三名大漢一致同意了，所以游天虹根本無話可說。

，於是游天虹又開始派牌！

這一次，「下家」竟然派來一手好牌，可以擺成「三條行頭」，「孖隻二度」，「四條尾」。他賭七注，否則，他可能贏足九注。

「對家」更加神奇：「三條頭」，「四條二度」，「同花順尾」。可惜他只賭三注，贏到也只不過九千元而已。他當時萬二分後悔。「尾門」也是一手「絕牌」，「三條頭」，「同花順二度」以及「同花順尾」。二千元賭七注，如無意外，大概這一萬四千元穩收。

游天虹手顫脚震的，左擺右砌，這樣不是，那樣又不是，成個「做木師傅」似的：那三名大漢忍無可忍，終於有人催促他：「喂！你怎麼啦？我們還有事做的，請你快些好不好？輸贏總有個定數啊！」

游天虹被三人催促，更顯得忙亂，堆堆砌砌後終於問道：「有沒有人報到？」

「報到」就是「例牌」，不必「擺」的意思。例如「三花」、「三順」以及「六對半」等等，都是「例牌」。

三名大漢互相關照了一個眼色，因爲他們都玩慣了「十三張」，自然也明白到其中一個牌例，就是：每有「例牌」，閒家可以優先報到。

也就是說：庄家與閒家同時手持「例牌」，亦即大家都不必「擺」，但例必閒家有權先行報到；庄家雖然也是「例牌」，但却當輸。

因此，三名大漢當時被游天虹那麼一問，也不由自然地呆住了一陣！因爲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拿了一手幾乎穩贏的好牌。可以稱得上十拿九穩。

然而賭「十三張」這種樸克遊戲，好牌亦未必穩勝的，所謂「格食格」，有時「靚門靚」，對方的一手牌好過你，你就非輸不可；相反，有時一手擺來擺去，無花又無順，只得兩對的「壞牌」，遇上人家的牌比起你更顯得不濟的話，你亦一樣可以贏。這正是賭博的奧妙之處。

所以當時那三名大漢雖然手持三手靚牌，也只不過「十拿九穩」而已，到底還未算得上「十拿十穩」。

甚麼是「十拿十穩」的好牌？那就是報到。故此當游天虹問及有沒有人報到時，那三名大漢都爲之一怔！

游天虹得不到三人的答覆，於是又再問上一句：「沒有人報到吧？」他略頓一頓，又說：「那麼，就請各位開牌啊！」

「開牌」也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爲有一些牌是可以報到，也可以不報到的，例如「三花」「三順」以及「六對半」等例牌，碰巧下列情形的話，閒家往往就不肯報到。因爲「報到」只可以贏三注，如果不報到呢，隨時「買幾多贏幾多」。

例如「三花」與「三順」之中，隨時有兩條「同花順」，即使「無頭」亦可以最多贏到十四注。由於十四注與三注相差太遠，貪性甚大的賭徒，自然不輕易「報到」。

此外「六對半」之中可能每一對都是大牌，例如可以擺成「A」一對行頭，「四條五」守次關，尾門是「四條K」，這一手也是「六對半例牌」，可以擺亦可以不擺。但如此大牌，賭徒往往就會不當作例牌「報到」。目的自然就是希望可以多贏幾注。

游天虹確定三人沒有「報到」的例牌時，却將手上那十三張牌攤開：「對不起，「三順」，例牌不必擺！」

依照牌例，每人都要輸足三注給庄家，所以當時三名大漢都爲之面色一沉！

本來單單計算輸贏的銀碼，雙方上落不大，游天虹雖然贏多少，數目亦不大，因爲他是「先輸後贏」的。

但是，問題却是這是最後一手，而且難得三名大漢每人都不約而同地檢到了一手難得一見的好牌，到頭來居然還要輸錢，相信任何賭徒的心理也會感到不是味道，何況三名大漢都不是善類。

有人生氣地拍枱埋怨：「眞邪！」

另一名大漢却指斥着游天虹：「他媽的，出老千！」

那個高大的大漢還霍然站立起來：「眞有種！竟敢在老虎頭上釘虱！嘿！」

游天虹却反唇相稽：「你們贏了就不說『出千』，輸了就說我出千，其實計算起來，我們也只是打個平手而已，我計數也贏不了你們多少啊！」

然而三名大漢却不這樣想，他們明知游天虹身上有許多錢，偏偏贏不到他的，這口氣已難咽得下，何況到了最後還要輸了一手「冤枉牌」呢。

只見三名大漢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紛紛站立起來，游天虹却顯得慌慌張張地瞪住他們：「你們想怎麼樣？」

高大身形的大漢一聲叫喝，伸手直抓游天虹的衣襟；游天虹身形一擺，讓對方撲了一個空。

穿黑T恤的一名大漢橫裏揮出一拳，眼看就要掃中游天虹的胸膛，却見一條人影彈地而起，由長形捲縮成圓形，自桌子

上一溜而過，快得有如行雷閃電般，眨眼間已落在另一邊。

三名大漢一怔！視綫落在賭桌之上，只見賭桌上的鈔票刹那間都不見了。

游天虹却站在桌子的另一方，含笑揚手。在他的手中並沒有任何鈔票，只有三張撲克紙牌。

「朋友，今天就玩到這裏爲止好嗎？」游天虹把手中那三張撲克紙牌揚了一揚：「你們雖然都像這三隻牌一樣，只不過是二仔一名，但如果合併起來就『三條2』，隨時可以大殺三方的。」

三張撲克紙牌反過來，果然是三張「2」仔；那是撲克紙牌中最小點數的一種，但游天虹竟然把三名大漢當作「2」仔，難怪他們都氣得暴跳如雷。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六隻拳頭一齊圍攻過來！

只見游天虹身不動，手在動，手中的撲克紙牌却動得更快，宛似三把利刀似的飛出！

三名大漢還未衝到游天虹跟前，三張撲克紙牌已分別飛到他們的耳畔，鼻尖以及頸側，三名大漢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一聲驚叫，立即身不由主地停止了前進。

三名大漢分別伸手捧住耳畔、鼻尖和頸側，鮮血自他們的指縫間滲出來！

他們都難以置信地回顧——瞪住落在地板上的三張撲克紙牌，每一張紙牌的邊緣仍然可以隱隱看見有血漬。

撲克紙牌絕對就是他們不久之前仍然接觸過的那一副，即使他們現在就俯首彎腰檢起來仔細察看，還是那一副硬咭紙製成的撲克牌。但是經過了游天虹那雙手運動擲出之後，就會比起利刀更利，那完全是勁力的表現。

三名大漢在驚愕中怔住！

六隻充滿了疑惑與恐懼的眼睛，互相交望了一眼之後，再望向他們同一目標的游天虹，只見游天虹正在整理他手中的那一撮亂糟糟的鈔票。他氣定神閒的，好像剛才根本就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似的。

「嗯！大隻廣，發生了甚麼事？」屋子後面突然撲出兩個人，其中一個揚聲問了出來。

站在游天虹前面不遠處的三名大漢之中，其中身裁高大的一人摸着鼻子，「雪雪」呼痛地說：「這傢伙出老千贏了我們的錢，到頭來還要動手打人呢。」

剛由裏面出來的二名大漢「哼」一聲，其中一人怒目圓睜地說：「快些把鈔票交還給我的同伴們，否則老子就對你不客氣，將你的筋骨一根根的拆出來！」

「別說得那麼恐怖好不好？」游天虹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錢而已，鈔票反正又不是我和你印的，何必這麼緊張，既然你喜歡，拿去吧！」

那個「拿」字還未出口，游天虹的脚步已開始移動，只見他手隨身轉，手中的一張鈔票却直挺挺像旋風似的直飛而去，客廳中那五名大漢在這刹那間都呆住了！

剛才還說過要拆了游天虹肋骨的一名大漢，眼看一張鈔票迎面飛來，急忙伸手出去將鈔票接住！

豈料不接猶自可，一接之下彷彿摸着了一柄利刀的刀鋒，「喲」的一聲叫了起來，手掌已留下了一條血痕。

各人在萬二分驚愕中回頭一看，游天虹這時候已屹立在大門出口處的背後；也就是說：游天虹隨時隨地都可以開門離去。但是他却呆立在那兒，含笑盈盈地把玩着一張已給他摺成飛鏢形狀的鈔票！五名大漢之中已有四名先後受傷，唯一的一名未受傷的大漢突然伸手往腰間一掠，隨即摸出了一把飛刀來。

那把閃閃生光的飛刀長僅六吋，鋒利無比，眼看就要從那大漢手中擲出，豈料說時遲，那時快，游天虹把手一揚，那枚用鈔票摺成的飛鏢疾似閃電，勁射而來，手持飛刀的大漢「喲」的一聲，右手手腕冒出血來，「錚」的一聲，飛刀應聲墮在地上。

「好身手，好身手！」一陣陣鼓掌聲混和着喝采聲，一陣銀鈴似的聲音自屋子裏面的走廊傳了出來。

游天虹本來可以輕而易擧地，轉身就走。因爲他站立的地方，就在門後。但是刹那間他却給那種充滿了磁性的聲音吸引住！

一個似曾相識的輪廓，一具三圍突出的胴體，自走廊末端轉了出來。

一個梳着高髻的女人，咬着一支長長的象牙烟嘴，後面跟住二名身裁紮實的女郎。「品」字形的走出客廳裏來，那五名先後受傷的大漢，紛紛退避一旁。

「我們也算得是有緣吧！游先生。」那女郎嫣然一笑地，斜睨着游天虹。

游天虹對那充滿了挑逗的眼神自然不會陌生、就在不久之前，他們還在一個賭局中碰過頭。

「金夫人，你好？」游天虹態度悠閒地一笑。那打扮得極之高貴的少婦眉毛一揚微笑道：「我還以爲你忘記了我呢？想不到你還有些人情味。」

「贏了你的錢，一直覺得不好意思，」游天虹故意說道：「我實在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

「你完全弄錯了，你那次贏的不是我的錢，事實上我贏得比你更多，只可惜後來才發覺，全是僞鈔。」

「有這麼一回事？」

「我手上現在有太多贏回來的僞鈔，所以我才會四處打聽一下，看看有沒有人要。」

「可惜你的手下差點兒墮入警探的陷阱之內。」

「看來，我好應該感謝你的拔刀相助才是。」

「我們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嗜賭如命，所以說到底，我也不希望你落入警方的手中。」

「爲了感謝你，可否賞個臉，進來讓我敬你一杯，也當作爲剛才的一場誤會而道歉？」

游天虹想也沒有想多一下，立即就打消了去意。

他朝走廊那邊走去，金夫人把手一攤，很有禮貌地招呼他到後面去，後面是另外一個世界，舖滿地毡，全部空氣調節，再加上金夫人身上透發出的香水氣味，任何人都會陶醉！

金夫人親自走進酒櫃裏面去爲游天虹調了一杯酒。

游天虹放眼四望，只覺得這兒充滿了神秘感。

這裏面雖然陳設豪華，但是四壁密封，竟然連窻門也沒有，再回頭一望，游天虹更覺驚奇不已。

剛才進來時，游天虹記得他須要通過一度門，那是位於走廊末端的「門」。但是現在當他回頭看看時，那度門已經不知所踪，奇在連門框也不見了。

出現在游天虹眼前的，只是一幅直垂的巨大掛畫。

那幅用玻璃鑲好的風景畫前面，還有一盆盆栽，根本就無法可以找到「門口」的痕跡。

「爲甚麼不坐下來？」金夫人在酒櫃圍內，轉過身來，一邊調酒，一邊笑道：「如果你担心那些沙發上有機關，何不坐到這些圓櫈來？」

游天虹於是走了過去。

那個小酒吧的酒櫃前面，的確陳列着三張高脚、但可以旋轉的圓櫈，游天虹坐到中間一張圓櫈上面去，與金夫人面對面的，相距不足二呎。

記得那天在賭桌之上，游天虹已感覺得到這女人充滿了性感，只是當時他須要集中精神去對付那幾個高手，所以才無法分心。

然而現在，情形可不同了，他沒有其他事情令他分心，所以他可以仔細欣賞金夫人那一份難以形容的性感，甚至還可以從她的眼神中領悟到她心底裏那一份熱情，而且，還可以嗅到那陣陣高貴而誘惑的香水氣味。

他雙手托着腮，傻氣地瞪住她，不言亦不笑。

她把兩杯酒調好了。

當她發覺游天虹那一股孩子氣時，忍不住嫣然一笑道：「還好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假如有第三者在場，一定會被人誤會我在向你催眠。」

游天虹那兩隻手仍然托住腮頰，手肘則支撑在櫃枱之上，依舊是傻裏傻氣地說：「爲甚麼你不索性把『催眠』二字改爲『引誘』？那一定更爲貼切。」

「哈哈……」她一陣嬌笑，笑得花枝亂顫！「我以爲你在賭桌上够瀟洒，原來對女人也有一套。」

「聽你這樣說來，好像是我有意來誘惑你呢？」

「別開玩笑了！」金夫人把一杯酒調好了的鷄尾酒遞到游天虹的面前：「這杯酒也許可以令你清醒過來，但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它可能令你更加醉，而且醉到不省人事。」

金夫人是個風情萬種的性感女郎，一擧手一投足，甚至眼波輕輕一轉，都足以令到任何男人也會爲她而傾倒，何況還有那迷人的身段以及冶艷的輪廓呢。

她把那杯調好了的酒，親手遞到了游天虹的咀邊。含笑凝視着他，那神氣就像一雙熱戀中的情侶，正在互獻慇懃時的情形一樣。

然而游天虹並沒有去喝那杯酒，他柔情地將那杯酒自她的手中接過來，然後放到櫃枱的一旁去，另一隻手却繞過了她的頸項後面，將她的頭部攀了過來！

金夫人沒有拒絕他，因爲她也好像着了魔一樣，深深地被游天虹的眼神吸引住了。

她閉上了眼睛，任由游天虹吻她！

刹那間變得那麼羅曼蒂克，但骨子裏却又充滿了殺機似的，就當金夫人閉上了雙眼的時候，游天虹已將櫃枱上那兩杯酒悄悄地調換了過來！

那深深一吻，儘管無聲無息，却是充滿了刺激。

當游天虹的唇瓣離開了金夫人的櫻桃小咀時，金夫人也含羞答答地，睜開了雙眼。

只見她粉頰通紅，輕輕垂下了頭來，一邊伸手取過那杯酒，一邊繞到了酒櫃外面來。

現在她手上捧住的那一杯酒，本來就是她準備遞給游天虹的一杯，但却給游天虹在不知不覺中換掉了。

因此，游天虹手中那一杯，應該是金夫人準備調給她自己喝的，只不過由於二者之間不但杯子外形一模一樣，就是杯中的菓汁，酒和糖水，甚至冰塊全是一模一樣，根本就沒有分別。

金夫人若無其事地在沙發上坐下來，游天虹也捧住另一杯酒，在她的身畔坐下來，然後欣然跟她碰杯。

她輕輕呷了一口酒：「你好壞！」秋波一轉，她橫瞅他一眼，含嗔地鼓起了腮兒。

游天虹也深深地喝了一口酒：「面對着一個像你這麼千嬌百媚的女人，如果不壞，一定是個摩登太監！」

「哼！你這人眞的是——」她放下了那杯酒，作狀握起粉拳，立即側過身來就要對付游天虹。

游天虹的手上還捧住那杯酒，人又坐在沙發之上，被金夫人糾纏起來，那杯半滿的酒好容易就會倒瀉在他的衣服之上，因此，刹那間沙發上亂作一團，人有人動，酒有酒動，那些調得五顏六色的鷄尾甜酒，只要傾倒了少許在衣服之上，後果亦堪虞，所以一時之間，游天虹感覺到非常狼狽。

游天虹的狼狽只不過是一種表演，他在嬉笑中把手裏那一杯鷄尾酒弄得團團轉的，就像魔術師玩魔術一樣，那隻玻璃杯有如鑲了磁鐵的滾球，在游天虹的手掌、手腕以及他的手臂之上轉來滾去！

金夫人本來一直糾纏着游天虹，但這刹那間却看得口呆目瞪。游天虹很快就發覺她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眼皮逐漸氐垂，彷佛受到催眠似的倚在沙發上沉沉睡去。

游天虹把酒杯放在玻璃茶几之上，回頭輕輕地在金夫人的臉頰之上吻了一下，隨即含笑站立起來。

他想離開這裏，可惜左摸右搜，總是找不到門口。

游天虹回到那幅掛畫的前面——那是他剛才進來的地方，他決不會記錯的，但是現在那兒已變成了一幅牆壁，如何能讓他通過呢？

憑他的常識和經驗，深信這裏一定有暗掣，可以控制那一幅活動牆壁的開關。於是游天虹又開始慢慢移動那幅掛畫，以及前面那一盆盆栽。

他左試右試，可惜一切並無改變，他依舊找不到一條出路。游天虹剛才那一股輕輕鬆鬆的心情，利那間變得有點兒緊張起來了。

游天虹本來就抱住好奇的探險心情跟隨金夫人進這兒來，目的當然是懷疑金夫人與僞鈔有關。

想不到金夫人在調酒時可能引起了游天虹的疑心，所以他才會趁機悄悄換了那杯酒。本來那只不過是一種預防措施，萬一金夫人眞的在酒中落了藥的話，游天虹不但可以避過大難，亦可讓金夫人自食惡果。現在看來也的確如此，她正軟倒在沙發之上。

但是，游天虹現在卻彷彿囚在鐵牢中一樣，插翼難飛。他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回頭看看金夫人，她依舊沉睡着；但游天虹卻在無意之間發覺她面露笑容。

他故意將視綫放到掛畫的玻璃屏去，果然憑着玻璃的反映，可以見到金夫人正悄悄張開了雙眼偸窺他。

游天虹心中有數，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然後他頽然回到沙發上，一把將金夫人摟抱着，由輕柔淺愛而至到深深地擁吻着她！

金夫人竟然丁香舌吐，她顯然沒有昏迷過去，剛才只是她故意的做作而已！游天虹輕易就可以試出她。

她由被動而變為主動，伸出手臂纏過了游天虹的頸子，顯然熱情奔放。游天虹也不再客氣了。

利那間，房間裏彷彿燃起了一團火！

「我第一次享受到你的調情手段。」金夫人在沙發上半裸着身體，嫣然一笑。

「我自認估計錯了。」

「爲甚麼？」她斜睨着他，倚在沙發的靠背上，抽着一支濾咀淡烟。

「事前我絕對想不到你會用這方式引誘我！」游天虹也在吸着一支香烟，只不過級數不同。

「我引誘你？」她怔了一怔！隨即縱聲大笑！

「將一個男人囚禁在一間密室之內，在法官面前只怕你亦會無言以對。」

「你跑到我這兒來鬧事，我不報警，無非這是由於你的名氣，而不是因爲你的調情手段。」

「你以爲我是電影明星？」

「名氣不一定是電影明星所專有的吧？」金夫人在几子上的烟灰缸將香烟輕輕地彈了一下，那動作充滿了成熟婦人的性感：「誰不知道你是千門奇俠呢，但見你卻把我那三個店伴玩弄於股掌之上，到頭來更加企圖以催眠術將我迷姦，如果此事傳了出去，你猜猜後果將會怎麼樣呢？」

游天虹心裏一凜！

他心裏想：這女人看來絕不簡單！她竟然對自己這麼了解。相反地，他對她似乎一無所知！

金夫人又含笑瞪住游天虹：「聽說你的賭術甚精，可惜我們一齊落塲那一天，我並未留意到你。」

「那一定是因爲你當時還未領教過我的調情手段，難怪你毫無印象。」

「是的，直到今天，我才發覺你原來是個這麼狡猾的傢伙。」她把几子上那杯酒再次拿到了唇邊，呷了一口：「你可是帮着警方做事？」

「像我這種人似是警方的朋友麼？」

「那麼，停車場的僞鈔交易，你又怎麼會知道？」

「只因爲那天的一塲賭博，我贏到的也是一大堆僞鈔；聽說有人願意以一換七的價錢收購，我又怎肯放過呢？」游天虹匆匆找到了一個頗爲像樣的藉口。

「如此說來，我們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憐！」金夫人又彈了一下烟灰，然後緩緩地喝了一口酒：「我相信你在黑道中，一定消息十分靈通，所以才會偵知了我們的交易。可惜，我卻被人出賣了。」

說到這裏，她霍然站了起來。

放下酒杯之後，把手一按，只見一幅牆壁移開了。

金夫人把酒杯放下來，又把烟蒂捺熄了，這才站起來。示意游天虹跟她穿過那度暗門。

那幅牆壁移開之後，穿過那度門，彷彿又是另外一個世界，首先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條長長的走廊。金夫人帶着游天虹沿住走廊併肩兒走到了一間房門口。

「閣閣閣！」金夫人的手指在門板上叩了三下。

門開了，二名大漢同時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樣子十分兇惡。金夫人一邊帶着游天虹走進去，一邊問道：「辛仲德那小子如何向我們交代？」

「他只推說是警方幾人的密報作怪，他否認出賣我們。」一名大漢一邊跟了來，一邊回答道。

「那小子平時爲人如何？」金夫人又問。

這時候他們已駐足於一幅帳幕的前面，金夫人親自用手將繩子一扯，「沙！」一聲，那幅厚厚的布簾，隨即拉開了，有個人顚頭倒脚的出現在後面。站在金夫人背後的大漢回答道：「小辛這傢伙綫路甚廣，否則的話，我們決不會輕易上了他的當。」

他們口中的「小辛」，顯然就是出現在他們眼前的人——那個人被綁在一個活輪之上，被綁的方法也十分特別，顚頭倒脚的成「大」字形，那活輪則可以隨時轉動。

正因爲活輪可以轉動，所以那人隨時會回復頭朝天，脚向地，金夫人就正在用手轉動那個活輪，令到綁在輪上的那人頭向天脚向地，如此一來他應該比剛才舒服得多。

就當輪上那年青人回復正常的角度時，游天虹可以看清楚了他的面目，原來此人正是不久之前，有份押解他入來的人，想不到現在卻變了階下之囚。

金夫人面對面的問他：「小辛，你爲我們搭通門路出售僞鈔，怎麼又會向警探攤大手掌索綫人費？」

被綁在活輪上的年青人哭喪着臉：「眞是寃枉，如果我知道誰出賣我，我一定會跟他拚了！」

「在江湖道上，我也認識不少朋友，是眞是假，很快就可以找到答案。」金夫人很傲氣地說：「假如我查到你眞的出賣我們，嘿！」

說到這裏，金夫人用力一推，活輪立即又滾滾地轉動起來，於是輪上的小辛，也身不由主地，隨住活輪顚顚倒倒地轉個不停，小辛即時昏倒過去。

游天虹覺得這是最殘酷的刑罰，任何人在這情況底下，都會昏倒過去！他忍不住對金夫人道：「你還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出賣你之前，何必謀殺一條人命？」

金夫人又是「格格」地狂笑了一陣。

當金夫人的笑聲停止下來之後，她轉過身來，面對住游天虹：「你眞有同情心，其實，對待小辛這種人，我這手段已算得上是最仁慈的了。」

金夫人那二名手下，也顯然想到一種後果，就是當那活輪繼續轉下去的話，小辛終會死去。因此，他們正急急伸手將活輪扶住，不讓它再轉動。

活輪雖然不再轉動，但小辛已昏迷得不省人事。

金人夫却若無其事地，把游天虹帶離那間房。她一邊帶着游天虹回到原來的酒吧間，一邊說道：「我覺得在江湖中混，決不可以仁慈，否則就只有害死自己而已，此中道理，深信你一定也明白。」

游天虹苦笑一下：「此話出自你的口中，似乎不大合襯，起碼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回到酒吧間，金夫人一按沙發旁邊的按鈕，那活動門又合攏起來，變成一幅牆壁，連一些兒罅縫也沒有。

游天虹越來越覺得這女人絕不簡單。

那兩杯由金夫人親自調配好的鷄尾酒，仍在几子之上，她又親自捧起了。

金夫人左右兩隻手，分別捧住兩杯酒，同時遞到游天虹的面前來：「還要選擇麼？」她嫣然地笑，瞄住游天虹，眉梢眼角，彷彿也在說話，而且說的盡是一些挑逗性的說話。只不過這些說話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得明，游天虹不但聽得明白，還很清楚呢！

「你以爲我還有選擇麼？」游天虹會心一笑，順手接過了其中一杯酒，經過了金夫人「詐醉」之後，等於間接說明了這兩杯酒根本未下過手脚。

他們重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游天虹一直在估計金夫人的下一步行動，同時也正在想着張雪兒，不知道她跟警探鬧成怎麼樣了。

張雪兒可能並不知道他正在面對着另一個女人——這必然是個關鍵性的女人，所以他決定專心去對付她，暫時不再去想張雪兒。反正張雪兒是個了不起的女偵探，游天虹相信她一定懂得如何去照顧她自己的。

金夫人忽然放下了酒杯，側過身子來，一條滑似凝脂的手臂，像蛇一般纏繞着游天虹的頸項，雙眼含情脈脈地瞪住他，另一隻手却將他手裏的一杯酒也接過，放在几子之上，兩片熱烘烘的櫻桃唇瓣，直迫游天虹的咀唇。

游天虹沒有拒絕！

他們在沙發上互相擁吻，直至到不知過了多久，游天虹才聽到一句：「你可認識何炎明這個人？」

游天虹怔了一怔：「我認識好幾個姓何的，就是忘記了他們的詳細名字。」他又故意摸摸後腦。

金夫人忍不住笑將起來：「原來一個人的名字也分詳細的與簡單的麼？」

「當然啊！例如你，我根本不知道你貴姓芳名，但我深信金夫人只是一個簡單的代號而已。」游天虹又說：「我想不起你所講的何炎明究竟是甚麼人。」

「一個會騙錢的人。」

「騙子？」游天虹故意問道。

「不！說得動聽一點，他的賭術高明；說得明白點，他是個老千。」金夫人燃點了一支香烟。「騙！我想起了！」游天虹的演技一向不錯，「有一次在一間私家俱樂部裏面，我遭遇了滑鐵盧之役，我在一個中年人的手裏，那傢伙好像正是姓何的。」

「假如你所講的全屬眞話，你實在令我失望。」

游天虹嬉皮笑臉地問：「你是指那一方面？」金夫人也會意了：「當然是指在賭桌之上，你別想到另一方面去。看見你跟我一班伙伴賭十三張樸克遊戲，我還對你寄予極大的希望。但是現在——」

「但是現在你仍然不必太過失望。」

「你有辦法贏他？」金夫人又說：「據講，何炎明是個千術高明的傢伙。」

「你沒有聽過『邪不能勝正』這句老話麼？」

「但賭博是一門高深的藝術，而千術更是最高深的藝術。」金夫人道：「不够技術的話，根本不可以靠僥倖獲勝。所以，如果你技術不好，幫到底也沒有用。」

游天虹苦笑着道：「講到現在，我還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那可能是我天生愚鈍吧！」

「本來我有個很好的主意，希望你跟何炎明鬥一鬥。」

「鬥千術？」游天虹瞪住金夫人。

「嗯！」金夫人點點頭：「在賭桌之上。」

游天虹道：「我喜歡賭，但可惜我不會出千。」

「算了！」金夫人輕輕嘆了口氣，「我會另想辦法。」

「你給何炎明騙了許多錢？」游天虹問。

「是的，所以我希望有人爲我報仇。」金夫人道。

游天虹想了想，問道：「我想知道，我假如贏了他，有些甚麼好處？除了金錢上的利益之外。」

「你希望得到一點甚麼好處？」金夫人反問。

「我這個人太易滿足，所以一時之間，我仍想不到有甚麼東西可以令我心動。」游天虹說。

游天虹心底裏一直在想着，金夫人究竟是一個甚麼人？她爲甚麼要養這許多爪牙？

這屋子裏面顯得機關重重，金夫人到底屬於一個怎麼樣的組織？她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她慫恿自己與何炎明在賭桌之上一決雌雄，用意何在？目的又何在？

刹那間，有太多太多的問題，湧到游

天虹的腦海中去，令到他幾乎無法一一消化。

不過有一件事可能與金夫人有密切關係，那就是僞鈔，說不定金夫人就是僞鈔黨首腦，所以她才會利用中間人找出路，然則，這兒大概就是她的總部吧？

但是，僞鈔與何炎明又有何關係？她爲甚麼揚言要「報仇」？難道她是眞的上了何炎明的當麼？

此外，游天虹又想到張雪兒那方面去。張雪兒本來與他一齊的，現在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被困在這裏？還有，那個被綁在活輪上的中間人，他是否警方的綫人？然則，警方又是否知道他在這裏？

似乎有太多太多的問題要游天虹去想，偏偏有許多問題又令他想極也想不通。

金夫人看見他怔怔地想得出神，把一口香烟的烟霧噴到他的臉上：「剛才你說，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令到你心動，是不？」她又用手肘碰了他一下。

游天虹回過頭來，發覺金夫人已全身赤裸裸地一絲不掛，他當堂又呆住了好一陣！

游天虹以欣賞的目光瞪住她：「看來你是存心要把我留住！」他又回復了嬉皮笑臉的神氣，他明知金夫人決不會讓他就此離去，所以惟有自我解嘲。

金夫人是個熱情如火的女人，游天虹惟有抱住「旣來之則安之」的心情跟她周旋。

× × ×

「眞奇怪！朱波比那小子固然下落不明，就是游天虹那傢伙也不知去向，到底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何炎明的智囊湯百樂，感到莫名其妙地說。

「有沒有找過阿蘭——胡若蘭啊？」何炎明提示着說：「游天虹那傢伙好像很喜歡阿蘭呢。」

就在這時候，電話响了，何炎明親自接聽。原來對方正是胡若蘭——那個被他們稱爲「蕹菜」的「來手」。

胡若蘭在電話中說道：「我已查到了游天虹的下落。」

「他在那裏？」何炎明急急又問：「可是跟小朱一齊？」

「不！他跟一個女人一起。我要有代價才告訴你。」

何炎明在電話中聽到胡若蘭要有代價才肯提供有關消息，難免有些生氣，他對胡若蘭說：「你欠我們太多，帮我們一點點忙也居然講代價？」

胡若蘭道：「做人還是現實一些好。其實，我已替你們做了不少事，但是，我究竟得到一些什麼？」

「嗯！好吧，你想得到一些什麼？」

「我欠你們的錢，就此一筆勾銷！」

「你好大想頭啊！就憑這一句毫無根據的所謂消息，就把所欠我的錢對銷？」

胡若蘭道：「我只是爲了減輕心理負責，其實，我仍在替你們不斷的做事。例如：你一定也想知道另一個人的下落，可不是嗎？」

「你難道也知道朱波比的來龍去脈，是嗎？」

「我正在全力爲你們偵查。」

「好吧，如果你能夠知道朱波比的下落，把詳情向我告密的話，那筆欠債就一筆勾銷，否則，就只取銷一半，當你提供游天虹消息的代價。」

胡若蘭這才告對何炎明說：道：「據我所知，游天虹一直跟一位私家偵探張雪兒在一起，我可以告訴你張雪兒的電話和地址。」

何炎明感到出奇地，在電話中喃喃自語：「游天虹那小子，爲甚麼跟一名女偵探混在一起？」

「他們昨晚整夜混在一起，今日一齊去參加一宗僞鈔交易，至於其他事情，我就不得而知了。」

「僞鈔交易？」何炎明又是一怔：「這是怎麼一回事？」

胡若蘭在電話中道：「我也不大清楚。可能他手上仍有一批僞鈔未脫手，目前我仍在繼續偵查，所以說，你這代價實在付得很有價值啊！」

何炎明抄下了張雪兒的電話號碼地址之後，電話掛斷了。

× × ×

私家女偵探張雪兒突然出現在朱標的辦事處之內。

朱標是當地名流，更是億萬巨富，他擁有天文數字的家財，但只有一個兒子朱波比，所以就一直視作寶貝。現在朱標派出心腹親信去把著名的女偵探張雪兒請來，就是爲了找尋他的寶貝兒子朱波比的下落。「對不起，我並非擺架子，而是不想惹人注意，」朱標把他的辦公室大門閉上了之後，首先向張雪兒解釋：「今天較早時，我突然接到電話，要我付出三百萬元現金贖回波比，但是，如果此事經動了警方，波比將被撕票。我左思右想，唯有找你帮這個忙。」

張雪兒當時心裏已是一怔，因爲朱波比昨夜仍在游天虹家中作客，當時她只知道他中了老千局。豈料到了今天早上，游天虹起來時，才發覺朱波比失了踪。但是無論如何，張雪兒也不可說出這一切，因爲一方面她不想連累游天虹，另一方面，目前游天虹那傢伙也是下落不明，正令張雪兒感到萬二分煩惱。

游天虹本來與張雪兒一齊去追踪一班懷疑是僞鈔黨的人。可惜後來一直失去了連絡。

既然游天虹目前仍然下落不明，自然令到張雪兒寢食不安，她又怎肯就此不理，爲了不想分心，所以她不想接下這宗委托。但另一方面，她又想像到游天虹一向機智過人，一時失去連絡，並不表示他出了事，朱波比既是游天虹的朋友，相信游天虹知道他失踪，也必然十分焦慮。

就在這種矛盾心情底下，張雪兒首先作了幾個假設，朱波比輸了錢，又曾經悄悄求助於游天虹，會不會上演一幕「自我綁架」，向父親騙一筆錢去償還賭債？

另一方面，老千集團收了朱波比的空頭支票，必然是心裏有氣，派人綁架朱波比，也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無論如何張雪兒終於接下了這一宗委托。

離開朱標辦事處之後，張雪兒匆匆趕往紅燈區，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候，紅燈區已逐漸變得熱鬧起來。

張雪兒正待轉進一間酒吧裏去，突然有人想從他的背後伸手搭住她的肩膊，張雪兒卸身一閃，輕巧地避過了。

她是個習過武功的人，對於這種來自背後的行動，一向敏感，所以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她就會採取行動。然而這一次她並未反擊，否則那一下「虎尾脚」早已蹴出了。

張雪兒只是輕輕地躍跳開兩步，迅速在戒備中回頭一看，是個醉漢，由於剛才他撲了一個空，重心頓失，身子歪了兩下，隨即跌倒在地上。張雪兒當堂呆住了一陣！

那醉漢倒地後，動也不動一下，張雪兒於是過去將他扶起來：「你怎麼啦？要不要替你叫一輛十字車？」

「不用啦！小姐！」那是一個中年男子，他的身子雖然發出了酒味，却不似醉成這個程度的，他又說：「很對不起，剛才我只是認錯了人。」他看來很清醒：「可否帶我回到我的汽車裏去？我像迷失了方向呢。」

「你的汽車停在那裏？」張雪兒一邊扶起他，一邊問道。

「好像在那邊路旁。」那人說出了一個汽車牌號碼。

張雪兒於是本着同情心，扶住他沿着行人道找過去。突然間她感到有些不妙。

張雪兒首先覺得那個人不像個醉到分辨不出方向的人。其次就是既然說得出自己汽車的編號，理應記得那車正停在何處才對，所以張雪兒立即提高戒備。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突然有一支手槍的槍管伸到她的腰間，身邊那男子說道：「張小姐，請你乖乖的上車吧！否則槍聲一响，你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張雪兒一方面聽得出身邊那男子的聲音十分認眞，另一方面也被好奇心所驅使，所以絕不反抗。

一輛汽車由那邊開過來，停在行人道旁，推開車門，身邊的男子立刻就示意張雪兒上車去。毫無疑問，他們之間，早巳有了默契。同時從種種部署亦不難忖測得到：一直有人跟踪張雪兒，直到這兒紅燈區才動手。

張雪兒千依百順地上了車，這時他才發覺車上坐了兩個人，一個坐在車頭，那是負責開車的司機；一個坐在車尾，那是個中年人，他正打量着剛剛坐到他身邊的張雪兒：「原來你就是全市唯一的私家女偵探張小姐。」

張雪兒坐了上去之後，後面跟住坐上來的，是剛才詐醉將她脅持的槍手；此外另一名年靑大漢，也在開車之前，由行人道上匆匆跑過來，坐到車頭司機座位旁邊去。車子才開離紅燈區。張雪兒忍不住說道：「既然你們已經知道了我的身份，似乎我也很應該知道你們是誰吧？」身邊的中年人輕輕一笑：「我們想請你辦案。」

「爲什麼不到我的辦事處去？」張雪兒道。

「我們當然有迫不得巳的苦衷，然後才用到這種下九流的辦法將你請來。」那中年人又說：「朱標這名字，你可曾聽過？他是本市有名的大人物。」

張雪兒心裏一怔：「旣然你也說他是本市有名的大人物，就是不認識，也見過了或聽過了他的大名啊！」

張雪兒想起曾被對方跟踪，她不久之前才見過朱標，如果佯稱不認識的話，可能更令對方生疑。因爲對方這班人說不定一直跟踪着她，自然也知道她見過朱標。

中年人笑了笑：「果然你們認識，那就更易辦了。他有個兒子，叫朱波比，我們想請你替我們去找他。」

「爲什麼你們要找朱波比？」

「我雖然不知道私家偵探的規矩，但似乎不一定要講出委託的道理吧；總之，你找到他時，我們就付費用給你就是。」

張雪兒沒有再追問下去，因爲她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去辦；她實在不想令對方反感或生氣。

張雪兒身邊的男子又說：「我們委託你去代找的另外一個男子就是游天虹！」

張雪兒又一怔：「幹嗎要我找他？」

「你似乎又犯了我們的禁忌，何必問理由？總之，我們委託你，費用一定照付就是。」那中年人道。

「不妨告訴你，朱波比我還可以不問，但游天虹却是我的朋友。」張雪兒又說：「我不知道你們的來龍去脈，更不明你們的目的，如何能替你們展開工作？」

「道理只不過似是而非。」那中年人冷然一笑：「你有沒有聽過，知多一分，就多一分危險？就當我們到你的辦事處委託你吧，一般也只提供若干失踪者的資料，就叫你去查，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問得太多了。」

張雪兒於是乘機反問：「你提供一些什麼綫索給我？不妨告訴你，我也正在找尋這兩個人。」

「就是朱波比和游天虹這兩個人？」

「是的。朱標也希望知道他的兒子的下落呢。」

刹那間，車子裏四名男子又交換了一個眼色，是莫名其妙，也是無限的驚奇！

張雪兒道：「如果有他們的消息，我們如何連絡？」

「明天，我會再到你辦事處去。照規矩，我們也應該交下部份訂金吧！」中年人說道。

「那麼，請載我回水松木酒吧罷！」

中年人很有風度，於是向司機示意。

× × ×

張雪兒依舊可以來到她準備到訪的酒吧，只是時間上就遲了將近半小時而已！

很少一個單身女人到酒吧這種地方的，除了那些歡場女人之外，但張雪兒並非一個歡場中的女性。

她來到櫃枱前面，揀了一張高脚圓櫈坐了下來，朝櫃枱內瞥了一眼，立即有一名酒保過來招呼她：「小姐，喝杯什麼酒呢？」身邊一名男子也跟住望過來。

張雪兒首先對酒保說：「給我一杯生啤。」然後又問：「阿志今天有上班麼？我有事想找他……」

豈料話猶未完，身邊一名酒氣薰天的大漢却歪着身子一手搭向張雪兒的肩膊：「可愛的人兒，陪我喝一杯吧！」

張雪兒一手將他撥開！冷然道：「你最好冷靜點看清楚，我不是你所需要的那種陪酒女郎。」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黃耀基・圖

英雄店



前文提要：

那少年承認假扮聖母打退封三娘，帶藍天虹到山洞觀看鐘乳岩的景色，告知她師傅假扮聖母受風馬牛崇拜，隱藏十多年在這裏潛修功力，可破解赤眉針和雙煞的雙劍合璧，現在知道秀士的下落，就不住在這裏，叫藍天虹引封三娘楊柳青來山洞，藍天虹聽那少年一席話才明白一切，引封楊二人來山洞，那少年叫藍天虹楊柳青快離開，把封三娘困在洞內。藍天虹現在才知道原來少年是這個主意，他和楊柳青也遭到塌岩時的亂石濺下來砸傷，楊柳青傷勢較重，昏迷不醒，只有抱着她離開峽谷，他們會不會碰上風馬牛的人？……

惡毒封三娘　原是赤眉敎

楊柳青抬起頭來望着他，把眼兒瞪得大大的，說：「你……怎會知道？」

「我！啊！」藍天虹心下着慌，可不能告訴她的，要是知道困住她師傅的是人，不是神，壓根兒就沒聖母，她不會和那少年拚命麼？

藍天虹繼續想着，她師徒兩人雖然總是冷冰冰的，但楊柳青可是封三娘撫養大的，當眞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問那少年，總說久後自知，這幾個人到底是怎麼關係？若說封三娘與金笛書生有仇，怎生又把他們的女兒撫養成人？而且傳授她一身武功？

他心下一動：爲何不向她問個明白？弄個清楚？眞糊塗死人了。但又從何問起呢？

「你一定曉得。」楊柳青抓住他的手，竟然有力了，那麼，她沒事了。

藍天虹道：「我問你，姑娘，你可是眞要找你親生的娘麼？怎生這麼多年來，你倒不尋訪？」

楊柳青道：「師傅對我說，我爹娘在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已死了，我以爲當眞我從小就沒了爹娘，師傅帶着我東奔西跑，關外，塞北，大小金川，全到過了，每一個地方最多也只有住上三年五載，後來又到了苗疆，現在我才知道……原來師傅就是在找尋我娘，我娘並沒有死，但卻下落不明。」

「姑娘，你師傅……」藍天虹說：「封三娘帶着你東奔西走尋訪你娘，你以爲眞是好心麼？爲何她對你說你娘死了？」

楊柳青怔怔地說道：「只怕是……是怕我年幼不懂事，容易走漏了風聲，因爲我娘有好多好多仇家。」

藍天虹道：「姑娘，你錯了，只有你爹的仇家赤眉敎的人，爲了要斬草除根，才趕盡殺絕，但也不過是最初幾年，後來也不再尋找你們了，以爲死了。」

楊柳青道：「你說的可是眞？會不會是師傅一直在東奔西走，所以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藍天虹說，也

發起楞來，望着那月邊的一朵浮雲，浮雲在皓月上留下抹陰影，但瞬即又復明了。

當眞這楊柳青的娘並無多少仇家，赤眉敎的人早已……不是放過她們，是以爲她們已不在人世，怎生她却在此裝扮聖母，躲着不出來？分明在逃避誰？

忽聽有人朗聲說道：「你們不曉得麼，但是，我却曉得。」

藍天虹忽然跳了起來，啊！是他，他來了。

是那少年，他困住了三娘，自不會把自己也困在裏面，他雖是早已在等待了，知道他必會現身出來相見，但仍然一陣驚喜，想到差點兒沒把他和楊柳青活埋了，心下又有些不悅。

楊柳青一怔道：「你！你是誰？你曉得？」

少年笑嘻嘻，走過來，左跨兩步，又右跨兩步，忽然橫了藍天虹一眼，說道：「眞沒用，我只道你們已出去了，事又在緊急，不料她仍然，哼，若然她有什麼不好，我可唯你是問。」

楊柳青站起來，但身子一幌，藍天虹忙扶住了她，楊柳青道：「你們認識，他是誰啊？」

藍天虹道：「他是你……」

少年說：「我是一個流浪兒，你一瞧就該曉得了，且別問，讓我瞧瞧，傷得重不重，嗯，瞧你站也站不穩，一定傷得不輕。」

楊柳青輕輕啊了一聲，一閃身，倒縮入了藍天虹懷裏，羞得她身子兒又一旋。

藍天虹叫道：「小心。」他伸手出去，那少年已拍起手來，笑道：「喲！你們可眞親熱。」

楊柳青怒道：「胡說！你是誰！」

不料她體力恢復得快，也是藍天虹抱着她奔跑了一陣子，也無異替了她活脈舒筋。

少年和藍天虹望了一眼，道：「你沒事啦……嗯，看來你還得歇一陣子。你來，乖乖地讓我瞧瞧。」

原來她不過一時心急，旋身太快，倒又站立不穩了。才由昏迷醒來，自也更容易旋暈。藍天虹雖已伸出手，却不及那少年快，只聽拍的一聲，少年說：「啊喲！你爲何打我。」

那楊柳青雖然站立不穩，只不過脚下輕浮罷了，手上的力道竟然不少，打得那少年一踉蹌，那自是他絲毫不防之故。藍天虹既然同時伸出手去，楊柳青躲閃少年，自也倒向他來了，直是撞入他懷裏來。

藍天虹呵呵一笑，說：「姑娘，你弄錯了，其實他不是個小子。」

少年正摸着熱辣辣的臉，聞言一怔，道：「你說甚麼，不是……小子！」

當眞這不是時候，揭穿了他，可多有不便，忙道：「楊姑娘你瞧，他還不過是個孩童罷了，只不過人小鬼大些，小兄弟，我說的是也不是？」

少年不再瞪眼了，道：「好心沒好報，喂！我可要警告你，你再小甚麼的，我可……」

藍天虹扶楊柳青又坐下了，道：「你瞧，是不是，小人兒偏喜歡冒充大人。」

他暗裏對少年遞了個眼色，少年瞧了楊柳青一眼，道：「你沒事，就好了，我有話對你說，我也沒功夫和你們鬧着玩兒，天沒亮，就得趕快走。」

楊柳青不耐煩的說道：「你端的是誰？有甚麼話要對我說。」

少年故弄虛玄的道：「我告訴你，你是誰，你叫楊柳青……」

楊柳青道：「你……知道我的名兒？」

她多少也瞧得出少年有些來歷了，何况藍天虹也和他相識，兩人的言語又閃閃爍爍。

少年道：「豈僅知道你的名兒，連你不知道的，我也清清楚楚。」

藍天虹見少年掃了他一眼，忙說道：「若是不便，我……我到那山坡上去替你們守望如何？」

少年道：「你不用口是心非了，我知道你更想知道你這人倒也不壞，既然要你幫手，我也不再瞞你了，我們坐下吧。」

藍天虹巴不得這一聲，挪開了些，在一邊坐了下來，那楊柳青見少年說得正經，又是一臉肅容，倒迷惑了，更奇怪藍天虹對少年竟似有幾分敬畏。

少年道：「你問我是誰，是不是？我說了，你可得沉住氣，我就是你們要找的人……可不是你沉不住氣了，坐下吧，要你明白，眞得要費一番口舌，你沉不住氣，說了也是白說，說了你也不信，坐下來吧。」

楊柳青可不是沉不住氣，跳了起來，藍天虹忙道：「楊姑娘，你聽他說，其實，他不是外人，他是你娘的……」

少年道：「你娘的徒兒，你萬萬想不到吧，其實我該叫你師姊。」

楊柳青顫抖着站了起來，叫道：「娘，我娘在那裏啊？你沒騙我，我娘眞還活在人世？不不，你騙我的，師傅說，我娘早死了，是一個和我長得一模一樣的賤人害死她的。」

少年也站了起來，怒道：「你那師傅倒是巴不得她死，只可惜吉人自有天相。」他在楊柳青面前走了兩步，那一雙眼睛中噴出了冷焰，那還是笑口常開的小搗蛋，他向楊柳青逼近一步，道：「你聽着了，你娘非但沒死，且就在目前，這十多年來，你被那歹毒的女人謊言欺騙，從小騙到大，你自然千信萬信，早知把眞相對你說了，你也是不信的，是以本想把你連同那歹毒的女人困在山腹中，侍你爹娘團聚，此間事了，才放你出來，那特也不由你不信，不料他偏要多事，竟把你帶了出來，我也不得不對你說了。」

原來他要把楊柳青也困在山腹中，藍天虹道：「我只想到楊姑娘是你師傅的親生女兒……」

少年瞧也不瞧他一眼，悄然凝視着張大了咀的楊柳青，說道：「眞想不到你會這麼蠢，若然你不是我師傅親生之女，你會像她，竟然一模一樣麼？」

楊柳青本來就是面冷心冷，也冷冷地哼了一聲，道：「誰說我不像我那親生的娘，若非母女豈會如此相似，但姐妹可也多有相似的，尤其是孿生姊妹，只不過面有相似，心地善惡却相去有天遠，因爲得不到我爹，竟勾引赤眉敎的人殺害我爹，又殺了我娘，還要千方百計殺害我，這十

多年來，若不是師傅帶着東藏西躲，我也早被她殺了，告訴你，我再也不怕了，當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原來你就是那賤人的走兒，是你把我師傅困在山腹！」

楊柳青目中冷焰爆射，藍天虹慌了，叫道：「楊姑娘，他說的是眞的……」

「住口！」楊柳青怒道：「當眞還有你，我和師傅以禮相待，敬你是南天一劍的後代，不料你竟和他串謀，陷害我師傅，我我……」

她原已站立不穩，這一大激動，身子更一搖幌，藍天虹叫道：「楊姑娘……」他心下大急，奔前相扶，不料蓬的一聲响，楊柳青只是一扭身，已一掌印在他胸上，竟然力道不小，藍天虹只覺五臟翻騰，眼前一黑，總算她是在重傷之下，功力未復，藍天紅只退了兩步，倒是站住了，那楊柳青反而跌坐在地，張着咀兒直喘氣。

少年道：「喂！你沒事麼？現下你明白了吧，那歹毒的女人在她耳邊從小說到大，從小到大聽了千千萬萬遍的謊言，她自也信以爲眞，這是你自作自受，你可眞是好心啊，她若不是受了傷，功力未復，你這條命也早沒了，我知她不會信的，祗不過你既然把他帶出來了，我又不能不說。現在我說了，不信也由她，這是你自找的麻煩，我把她交給你，我可要走了。」

藍天虹已連運了兩口氣，幸是沒傷，聽那少年說得一聲走，可又急了，叫道：「你，那去啊？」

少年道：「今日是第幾日了？難道你忘了，三日之期已屆，你難道忘了龍門峽之約。」

當眞龍門峽之約，就在今朝，可眞是一場龍爭虎鬥。藍天虹叫道：「慢走，我也要去。」

他追了兩步，少年却已走得無影無踪，可又不能丟下楊柳青不管，望望天，月已偏西了，但距午刻可還早得很，倒也不用急在一時。

他回過身來，只見楊柳青靠在溪邊一塊石上，顯然那一擊把力用竭了，恨恨地瞪着他。

藍天虹嘆了口氣，心想：若然她不是功力未復，適才那一掌，怕不眞要了他的命。但他沒有恨，只有同情，道：「楊姑娘，你信他，那姑娘說的是眞話。我還忘了對你說明，其實她也是個姑娘，不過假扮小子，眞是你娘的走兒。」

「住口！」楊柳青恨恨地喝道：「你你……別走過來，我可不怕你。」

藍天虹停步道：「你受傷不輕，快別動彈，姑娘，你怎麼不想想，要是我們對你有歹意，倒會救你出來麼，你再想一想，任你天大的本領，別說那姑娘了，這時候我要傷你，不也是易如反掌麼。」

這楊柳青前日在英雄店中露的那一手功夫，實是自愧不如，他初出家門時的那股豪氣，雖未化爲烏有，但也敢挺起胸膛了，想想還不是遇到兩個姑娘，人家的功夫已沒一個不在他之上，眞丟人。

楊柳青聽他說得有理，不再言語了，藍天虹也站住了，又道：「姑娘，你們之間到底有何恩怨，我是局外人，當然不知，而且亦簡直不相信封三娘既然把你撫養大了，怎生又會恨起你的娘……」

「她不是我娘，我告訴你們了。」楊柳青叫道：「我娘已死了。」

藍天虹道：「姑娘，但你娘並沒孿生姊妹，你知道洛陽城中周總鏢頭，他可知道得再清楚不過，因爲你爹曾救過他的性命，也把你爹娘奉若神明……」

說到這裏，忽然心中一動，也興奮起來，叫道：「姑娘，你能行走麼，起來試試看。」

楊柳青雖然對她師傅所說的，仍然堅信不宜，哼！不信自己的師傅，倒去相信兩個陌生人，又是不懷好意，困住了她師傅的人，唯一相信的，是這藍天虹對她眞沒惡意，是以一怔之後，說道：「能行走又怎麼？」

藍天虹道：「要證明，再容易不過了，你爹現在洛陽城中，那河朔雙煞現正找你爹尋仇，若然我們走得快些，天亮就可趕到洛陽了，找到你爹不是立即就明白了麼？」

「我爹……」

藍天虹蹬了蹬脚，道：「你爹沒死，爲何你偏信他死了，這可是不能冒充的，再說，人家爲何要冒充你爹，有何好處，尤其是這個時候，河朔雙煞，赤眉敎的人，全都找上你爹來了，你們開設英雄店，且全是當今厲害的人物，倒會有人來冒充你爹，當眞不怕死麼？」

藍天虹一見時候不早了，心急，也形於顏色。不待楊柳青開口，又道：「即使僅見到周總鏢頭，也會水落石出了，你們在洛陽已有不少時候，周總鏢頭爲人如何，你當已知道。」

楊柳青霍地站起身來，道：「好，我跟你走……啊，不不，我得去把師傅救出來。先救我師傅出來。」她恨恨地瞪了藍天紅一眼。把她師傅困在山腹中的，雖然不是他，但亦是幫兇，她怎會不恨。

藍天紅道：「姑娘，你是個聰明人，怎不想想，那一條十餘丈長的通道，被沙石堵塞了，憑你一人之力，十天八天也休想打通，何況你師傅不過被困，一時死不了，但你爹，你爹却失去了武功，當今最厲害的兩派高手，今日就要向他尋仇，你不顧你爹了麼？」

他說的可眞？楊柳青心下有些動搖了，因爲藍天紅不但一臉肅容，且是厲言相責，當眞是要想搬開沙石，打通那條通道，憑她一人，豈是三朝兩日能辦得到的。

藍天紅又道：「天色已近黎明了，此去洛陽還得有數十里地好趕，姑娘若再遲疑，可來不及了。」

楊柳青也把脚兒蹬了蹬，說道：「你若是騙我，我可不饒你，哼。」

藍天紅是眞急了，此去洛陽還有多少路？即使天亮後趕到了，能不能再尋到周總鏢頭，可眞難說，周冲以身家性命向河朔雙煞担保，龍門崖之約，他豈有不到的，是否已動了身？

快走，他雖不識道路，但天上仍有星星，可辨方位，那楊柳青行走起來，竟不比他慢，他本是心急，脚下不敢快的，奔了一程，倒是人家不時停下來等他，顯然楊柳青的功力已完全恢復了。

其實她不過是被石塊擊昏，經過這一陣奔跑，倒活了脈，舒了筋，若然他反而

而落在人家後面了，可不成話，天亮了，洛陽城廓已在曉烟中隱約可見，藍天虹已是滿身大汗，敢情大路就在石側山下，可眞成了放着大路不走了，那大道上竟也有了行人。

藍天虹才抹得一把汗，驀見山脚下的樹林中，有人影一晃，像是……眞是那少年！

楊柳青回頭說道：「喂，你怎麼不走了？」

藍天虹搖搖手，向山下一指道：「你看，有人。」

楊柳青揚了揚眉頭，只把咀兒張了張，因爲藍天虹全神貫注，凝視着下面，身子却縮到樹後，而且對她招手，她也看見了，那少年也全神貫注在大道上，是以未發覺山坡上的二人。

少年也躲在樹後，大道上一個身着長袍的人快步行來，長袍飛揚飄飄，行得極快，可不像個武林中人，分明是個潦倒的讀書人。

咦，楊柳青呢？藍天虹回頭不見了楊柳青，可急了，她必是也見到少年了，自也是仇人見了面。但少年身後左右可不見人。她，那去了？

不料就這麼一回頭的瞬間，連那少年也不見了，忙不迭奔下山坡。

他和那少年相距原不過數丈之地，那樹本就在路邊，不見那少年，却見那中年人已快步來到樹下，藍天虹心中一動，莫非少年在等候此人，要不然爲何躲在樹後？若是，他怎會躲避一個潦倒的讀書人？奇怪？更奇怪的是：楊柳青也不見人。

忽見那中年人止步，而且急退了一步，仰面道：「甚麼人？」

原來樹上有人，可不是那少年麼，只見一根橫在路上的樹枝一墜，少年已落到那中年人身前，說：「我倒要問你，你是甚麼人？」

中年人點點頭，道：「瞧不出，你小小年紀，倒好身手。」顯然那人不以爲意，一拂袖，又急着趕路，不料少年一斜肩，又阻擋在他身前。中年人再又滑步，少年便也再一斜肩，又阻擋住了他的去路，說：「你是秀士，你認不得我，我可認得你。」

中年人霍地退了一步，怔道：「你！你是誰，你認得我？你……」

少年道：「我不但認得你，而且知道你要去那裏，去龍門崖赴約，我說得對不對。」

中年人顯然大吃一驚，藍天紅却恍然大悟，他已溜到了那少年先前躲藏的樹後，路上的兩人都未發覺，楊柳青呢？敢情這中年人就是金笛書生，這不是巧極了。但楊柳青却踪跡不見。

只見那中年人皺了皺眉頭，對少年仔細打量了一陣，道：「你必是周總鏢頭……不，他怎會派出個小孩兒來，小兄弟，別阻我去路，我有急事要趕路。」

少年道：「你猜對了一半，我雖不是那姓周的派來的，却也不許你去龍門崖，我已等候你半夜了。好啊，那姓周的不是也追來了。」

少年向住來路上一指，可不是周冲如飛趕來了，中年人急得蹬脚，不料他踏上一步，少年斜肩一撞，倒把他撞得倒退了兩步，周冲也趕到了，叫道：「秀士慢走，你你……嗯！」

中年人長嘆一聲，周冲搶上，一把抓住了他，喘了兩口氣，才說得出話來，說道：「可被我追上了。多謝小兄弟，也是我一時疏忽，被秀士走脫了，我原以爲城門未開，秀士不能出城。」

那中年人果然是金笛書生，道：「總鏢頭，可知我也並非武功全失，你該放心，既是三日之約，豈可失信於人，總鏢頭，你也是條好漢子……」

周冲抓住秀士不放，急道：「秀士且慢言語，小兄弟，你代我尋訪的人，可找到了麼。」却不待少年答言，倒自家答了，說：「你一定找到了，要不然怎會來此等候，那可好了。」

少年道：「你是說封三娘？我不但找到了她，而且把她活埋啦。」

周冲道：「你！你說甚麼？」

少年道：「說來話長，我們且不談她，不過你放心，到了午時三刻，河朔雙煞若還活着，也必身受重傷，眞不騙你，我們只要留下秀士就成了，總鏢頭，可要瞧你的了，這後山有個地方，最是隱秘不過，走吧，你來得正是時候。」

金笛書生乃是他的尊長，少年自不敢無禮，話也說得正經了，周冲却疑惑道：「小兄弟，你說的可眞，眞找來了河朔雙煞的對頭。」

少年急了，道：「你怎麼了，這大道上人來人往，也不是談話之所，快走。」

周冲見少年對他連使眼色，雖然疑惑，倒也有了留阻金笛書生的藉口，他那理會秀士急得蹬脚，少年在前，他拖了秀士隨後緊跟。

楊姑娘呢，藍天虹轉出樹後，仍不見楊柳青，可又不敢怠慢，待得他追上山，已不見人了，但能聞聲，只聽金笛書生道：「你們……快放手，你們要陷我於無信不義麼。」

少年的聲音傳來，已在更遠了，說：「我們豈會無信，午時一過，不但還你河朔雙煞，還要教雙煞跪在你面前叩頭，沒法兒，只好暫時委屈你兩個時辰。」

藍天虹循聲追去，只見周冲已把金笛書生背在背上，正落下山崖。

少年止步，道：「就是這裏了，這裏和龍門崖只一山之隔，地方却隱秘，你放下他來吧。」

周冲把金笛書生放在地上，說：「你點了他的穴道？不要緊麼？小兄弟，眞瞧不出，你小小年紀，倒有這麼大的本事，連點穴功夫也有這麼高的造詣，今日可幸虧你了，我該死，竟不明白秀士的功夫並非失了，其實武功仍在，只不過不敢運用內功眞力罷了。」

那周冲一陣說，一陣喘大氣，只見少年先是端詳，繼而凝視，望着金笛書生瞬也不瞬，說道：「我不是點了他的穴道，而是……嗯！可惜我的功夫不到家，總鏢頭，這兩日可有人來找過你麼？我不知道是男人，還是女人，但年紀並不大。」

「是誰？」周冲愕然：「小兄弟，你怎麼忘了，你吩咐我把他藏在一個任誰也找不到的地方，我那敢不遵從，便是我鏢

局裏的人，也不知我那藏身之所，誰能找得到我，我可不是狡兔三穴，但洛陽是我土生土長的地方，找一個藏身之所，那還不容易麼，我更吩咐下去，有事我自會去尋他們，不許他們來尋我，是以便有人來找我，也是找不到我的，你說的到底是誰人？」

少年一怔，蹬脚道：「糟啦，他是我師傅，這些年來，他苦練內功，就是爲了替秀士取出那赤眉針，助秀士恢復功力，我滿以爲……」

「你聽！」周冲搖搖手。

藍天虹也聽到了，是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右面山溝那面傳來，入耳已似狂風驟雨一般，不但馬多，而且來得好快。

三人都是一怔！這裏不是大道，而是遠離大道的山後山溝，怎會有奔馬呢？而且是一直奔這崖下來的。

少年道：「快，上崖去，我去瞧一瞧吧。」

周冲托起秀士，如飛上崖，那崖上滿佈葛藤，雖無高大的樹木，但遍是濃密的小樹叢。他這裏才上得崖去，藍天虹也不過才攀上了不足一丈，幾騎馬巳來到了跟前，過去了，但當先的一騎忽然兜轉馬頭，後面的三人驀可裏一勒馬韁，三四馬登時人立起來，好功夫，都是馬頭一帶，馬的前蹄一落地，便紋風不動。

兜轉馬頭那人道：「就是這裏吧，前面就是龍門崖了，我們步行往前走了。」

馬上四人紛紛下馬，把馬栓在樹上，藍天虹可認出一人來了，那後面的三人中，有一個是赤眉教的左伽藍，前面那人落馬，那披風高高飄揚起來，赤紅似火，原來是赤紅裟的襯裏，紫色綢面上有繡花的滾邊，不是花，是一朶朶紅色的火焰。

藍天虹可明白了，這必是爲了對付河朔雙煞，左伽藍去搬來的救兵，莫非那人是赤眉教的教主。

藍天虹伏在草叢中，連大氣也不敢出，其實相距下面三丈有多，下面的人怎會想到荒山野地會有人，就沒一個抬過頭。

那紫色披風的人盤膝坐下了，眞是不嚴而威，只見他一揮手，那三人也環着他坐了下來。

紫衣人道：「河朔雙煞落脚之處，你們到底找出來沒有？我瞧，這事大是可疑，那雙煞在江湖上行走，總是連袂往來，也沒聽說兩人收了徒，再說，怎會這麼巧，你們來到這裏，那雙煞也來了不說，倒被他發現了你們的落脚之處，被他們找上門來。」

那左伽藍道：「便我們也奇怪得很，最奇的是那個送傳信的窮小子，小小年紀，一身功夫可了得，左尊者說，小的巳如此了得，那兩個老的更是來者不善，要不然我也不回去送信了，眞奇怪，我們巳是加了份小心，不在洛陽近處落脚，遠遠跑到這龍門崖來，不料仍被他們找到了。」

那少年怎麼說呢？不是說赤眉教的人一直在尋找河朔雙煞的下落麼，聽這人的語氣，顯然不是爲河朔雙煞而來。

紫衣人忽然站起身來，緩緩踱起步來，那三人都不言語，目光隨着他轉來轉去，紫衣人忽然停步，面對那左伽藍道：「趕了一日夜路，却是忘了問你，那英雄店既然打出招牌來，又立了石像，必巳引來了無數人了，可有那兩夫婦的信息麼。」

左伽藍道：「可不是轟傳遐邇，但來的也只不過是些江湖中人，沒一個是成名露臉的。」

紫衣人冷笑了一聲，說道：「風馬牛算不算成名露臉的人物？你們守在近處，難道連風馬牛巳然上了門，你們也不知道麼？」

左伽藍一怔，道：「封三娘也會前來稟告，風馬牛的門徒倒是露了臉，且巳遵照指示，令他們帶了記號回去，那風馬牛必不甘休，不過前日我離了龍門崖，尚不知風馬牛露了面沒有。」

藍天虹大吃一驚，敢情封三娘是赤眉教的人，這就難怪了，這一切原來是赤眉教陰謀安排的，收養楊柳青，原來是陰謀，這陰謀也太以惡毒了，竟利用人家的親生女兒，去向她爹娘尋仇。

藍天虹把牙關咬緊了，甚至發出了聲響了，楊姑娘呢？去了那裏？若然她也聽到了，便會明白了，但楊柳青踪跡不見。

只怕那少年亦不明白，可惜，也不見人。

紫衣人道：「你瞧，那是誰來了。」

一人如飛而至，向紫衣人屈了一腿，道：「參見尊者，我算計也該到了。」

是那個英雄店的小二哥，頭上巳用布包紮了，但仍貼着一塊膏藥，紫衣人道：「封三娘去了何處。可有踪跡麼？還有那小丫頭，你竟連兩個大活人也守不牢，無緣無故失了踪跡，你還有何話說。」

那人本是屈一條腿跪地的，立即雙膝也跪下了，道：「稟尊者，我等本是躡踪風馬牛的巢穴，三娘巳把那小丫頭救出，因爲那夥人正四出追尋，我怕寡不敵衆，所以我不敢現身，就此失去了她二人的踪跡。」

紫衣人一怔，那左伽藍道：「不怪我們不知道了，會不會那兩人又落入了風馬牛手中？」

紫衣人皺了皺眉頭，道：「論功夫，封三娘可不怕他們，只不過……」

另外兩人也站了起來，一個道：「那邪風的毒烟，巳練到無色無味，出神入化的地步，我瞧大是可能。」

那小二哥見紫衣人未對他深責，胆也大了些，雖然跪在地上，那腰却挺得直了，道：「不不，天黑了以後，我又溜進了他們的巢穴，那邪風正在大發雷霆，可知三娘和那小丫頭並未落在他們手中，却是邪風的一個弟子回來了，原來被三娘點了穴道，虧得聖母顯靈，才得以脫身。」

紫衣人又踱起步來，點了點頭，才又說道：「風馬牛近來信奉了一位聖母，我倒也聽說過。」

一人道：「據說風馬牛近年不敢在江湖上行走便是那聖母戒律極嚴之故，那三人全不敢行差走錯，凡事都得稟明聖母而後行。」

小二哥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那日風馬牛的門下來到英雄店生事，三娘在那般人走後，也會跟踪了一程，果然風馬牛和他們的門下，對聖母是敬畏，三娘也會言道，世間那有甚麼聖母，只怕就是我們尋找的人。是了，三娘必是去追查那

個甚麼聖母。」

紫衣人點了點頭，道：「起來吧，且待此間事了，把河朔雙煞打發了，她二人再無踪跡，那時且再計較，英雄店現下無人，你即速去吧。」

小二哥應了聲是，站起身來，說道：「尊者請放心，店中之事，三娘巳交託與那周總鏢頭，巳有安排了，金笛書生夫妻於他有恩，必不有負所托。」

原來紫衣人是右尊者，說道：「好，這封三娘在這些事上，可勝你們一籌了，若想回店，囑她仍然不可暴露身份，一有信息，即刻來報。」

小二哥應聲去了，那紫衣人的眉頭却不展，踱踱停停，自言自語道：「忑怪，只道英雄店開張，只要數日之間，即可把那兩人引出來，不料竟沒一些兒信息，倒把河朔雙煞給引來了，這也好，雙煞不除，河朔一帶可就仍不是我們的天下。」

那左伽藍偷瞧了他一眼，囁嚅道：「左尊者說：河朔雙煞善者不來，若不然，也不會命我連夜請尊者來此了。」

那紫衣人長眉一掀，迎着那初昇的陽光，更是赤眉如火，呵呵笑道：「他是善者不來，我要是無制勝之道，也不找他了，不料苦尋不獲，他倒送上門來。」右袖一拂，登時一片紅光耀眼，是他那衣袍飛揚，紅綢的襯裏映着昇高了的太陽，藍天虹相距在三丈之外，竟也感到一陣旋暈。

左伽藍道：「是是，尊者駕臨，河朔雙煞可就沒回去的路了。」

藍天虹却盯着那右尊者的衣袍瞧，心想：「那衣袍上一定有古怪，河朔雙煞寬大的衣袍和兩雙大袖，雖不是成了赤眉針的剋星，但却令赤眉教威懾武林的赤眉針無用武之地，盛傳他這衣袍上也有古怪，要不然他適才怎會一陣旋暈？

那右尊者兀自在踱步不停，顯然是興奮之故，那衣袍雖未飄展起來，但衣角也難免飄動，是甚麼在那襯裏上發亮？像是釘着甚麼發亮的金屬薄片。

右尊者在抬頭望天，天上晴空萬里無垠，只見他又是一聲呵呵，說道：「這是天助我赤眉教興旺……」

藍天虹心中一懍！那左尊者目光落在他藏身的草叢上就不移轉了，莫非巳發現了他的踪跡。

可不是發現了他的踪跡，那坐着的兩人一躍而起，左伽藍也轉過頭來，右尊者者巳喝道：「甚麼人！」喝聲出口，一拂袖，兩個黑衣人巳一躍丈許，分自兩面騰身而上 且巳亮劍在手。

糟了，在那刹那間，他動念如電閃，若然金笛書生被他們搜出來，可沒命了，說甚麼他和赤眉教無寃無仇，何況三娘不也對他另眼相看麼？

那料他尚未長身，驀見數尺外，巳有人長起來，說：「喂！這麼兇幹什麼？此山又不是你開的，此樹又不是你栽……」

是那少年！啊！他何時溜到他脚下來，他竟也沒發覺。少年才長身，話聲未落，下面的左伽藍巳叫道：「好小子，抓住他，別讓他溜了。」

他語聲出口，巳騰身撲上，却是那兩個黑衣人反倒停下步來，對付一個窮小子，難道也用這大陣仗，全都拿眼來望着那左伽藍，那紫衣人一見是個少年，自也不放在心上。

少年不待左伽藍抓到，巳一躍而下，說：「喂，你們講不講理，憑甚麼又兇又惡，啊喲！」

小年像從高處躍下，把脚跌痛，搓着右脚叫噯喲，還揭起褲管來瞧，可裝得眞像是個毫無武功的小子，不，是小小子。

左伽藍亦巳回身躍下，道：「稟尊者，這就是那個替河朔雙煞送信的小子，別瞧他不會武功，這小子可溜滑又狡獪。」

少年一瞪眼，說：「喂，我不過賺你幾兩銀子吧了，也是你心甘情願！怎麼說是狡獪啦。」

右尊者的烱烱雙眸，更亮了，向崖上望了望，少年道：「別望啦，我在崖上睡大覺，被你們吵醒，眞晦氣。」他不但伸懶腰，而且大大打了個呵欠，眞像是從睡夢中醒來，揉着眼睛，拖着步子就走。

右尊者道：「小哥兒，且慢，我有話問你。」

他那眼睛雖然發亮，但顯然全身放鬆了，若然少年是個有來歷的人，豈有不把這四人放在眼裏的，再說，憑仗右尊者，豈會把個小娃娃放在眼裏。

藍天虹心下好生佩服，也才敢抹去額上的冷汗，若不是這少年機智絕倫，他被發現了不緊要，金笛書生那還有命在。

少年停步，轉過身來，說：「好啊，你說有話問我，是不是。」

右尊者道：「正是……」

少年早伸出手來，喜道：「好啊，拿來。」

右尊者一怔，說：「拿甚麼？」

左伽藍哼了一聲，道：「這小子壞透了，財迷心竅，不給銀子休想他開口。」

少年道：「不給銀子，我憑甚麼白說，咱們是老規矩，你們給一分銀子，我也說一分話，不成，今兒問，想加點利息才成。」

「利息！」左伽藍說：「好小子，憑甚麼要加利息，你知我們要問你甚麼？」

少年嘻嘻一笑，說道：「我要是不知你們要問甚麼！我也不在這裏等你們啦。喂！你可知我等了你們多久？等了一天一夜，風吹太陽晒，你倒是說說，該有多辛苦，難道我這一日夜在此白等啦。」

右尊者呵呵一笑，說：「小哥兒，你怎知我們要來這裏？又有何話說，你說了，我給你一塊銀子。」

少年道：「我才不上當，我說了，你們拍拍屁股就走，我向誰要去。不給就大家拉倒，算我倒霉。」

說着，轉身就走，左伽藍一斜身，搶上前攔住他去路，少年把雙手一抱，臉兒一揚，索性把眼兒閉上了，咀兒咬得緊緊的。

右尊者慈祥的說道：「小哥兒，你過來，我給你。」

他取了兩塊銀子在手，拋了一塊給少年，道：「你說來聽聽，要告訴咱們甚麼。你可眞在這裏等了咱們一天一夜？」

少年說：「我要騙你，你就是忘八，啊喲！人啦，喂！你爲什麼打我。」

那左伽藍才揚掌，少年巳就勢溜到右尊者背後，但絲毫不着痕迹，他原來是上

前接下銀子來，看來眞像是個沒功夫的少年，不過巧合吧了。

右尊者道：「不用怕，有我在此，他不敢難爲你，說罷，既然你在此等候我們，定有話說，却是你怎知我們要到這條道上來？」

少年說：「我怎會不曉得，喂！你們聽過和尙誦經麼？」

怎麼扯到和尙誦經了，藍天虹樂得直想笑，可又不敢，因爲少年的眼珠直轉。

左伽藍怒道：「你胡扯啥，小子，你要是不乖乖說了……」

右尊者一擺手，道：「且聽他說來，別嚇他。」

少年又從右尊者脅下鑽出來，道：「那龍門崖有好多和尙，是不是，鎮日左一句南無，右一句彌陀，只有一句話兒，我倒是懂得，我時常聽和尙說甚麼來處來，去處去，那日我見他打這兒走了，說是要去搬救兵，不用說，這去處，也就是你們的來處了，故爾我知道你們準會打這兒來的。」

右尊者道：「原來如此，小哥兒，你有甚麼話要告訴我們？」

少年可又伸了手，說：「一分銀子一分貨，公平交易，童叟無欺。」

藍天虹眞怕那右尊者惱了，不料却含笑再給了他一塊銀子，少年接過，瞧了瞧，放在咀裏又咬了咬道：「你們若是……嗯，這銀子倒不像是假的，我知你們必定想知道那兩個甚麼煞神在那裏，是不是。」他瞧着那四人，把手中的銀子掂來掂去，忽然大叫一聲噯唷，那身子也蹲下了。

是右尊者霍地伸手抓住了他，顯然用勁不大，少年却殺豬般叫了起來，倒㳘㝵右尊者忙不迭放開手，說：「你這娃娃也太嬌嫩了，你說。在那裏，說了，我再給你一塊銀子，快快說了。」

少年眼睛發亮了，也不嚷痛了，說：「不行，得兩塊，你揑痛了我，要不賠湯費，我可不說。」

左伽藍面上閃過一抹獰笑，却是那紫衣人一搖頭，眞又給了他一大塊銀子，少年樂了，說：「便宜你啦，就是一塊吧。喏，你們打這兒退回去，那不是有個山咀嗎，順着那山脚往左轉，見到有條小溪，一直走，就會見到一株大槐樹，你們抬頭一望，可就見到山坡上有個草寮了，那兩個兇神惡煞就在那裏，你們趁早趕去，若不得人家走了，可別說我騙你們。」

話聲未落，紫衣人已轉身，但隨則又轉過身來，吩咐左伽藍道：「快去稟告左尊者，即去相會，龍門崖人來人往，動起身來難免驚世駭俗，且我等現下不能出面，快去快來。」

左伽藍如飛去了，那還理會這少年，三人也如飛向來路奔去，眨眼無踪。

藍天虹這才吐了一口長氣，只聽高處身後有人說道：「小兄弟，眞有你的。」

是周冲，從草叢中長起身來，少年却躍登樹梢，待確知四人已去遠了，這才躍下來，道：「快走，這不是談話之所，小心他們折回來。」

周冲忙不迭背起金笛書生，少年道：「沒法兒了，咱們只有到鎭上去，我打前面走，別跟得太緊了。」

周冲道：「藍少俠，有勞你斷後。」

兩人遠遠跟在少年後面，其實天亮才不久，路上行人也不多，眼看周冲背着金笛書生，已越過大路，藍天虹才驀然想起，怎生把楊柳青給忘了，她還在這左近，啊！呀！不料他一頭，那楊柳青竟站在他身後，大喜道：「楊姑娘，好極了，適才他們的談話，你必已明白了。」

楊柳青陡然臉色一變，拋袖退後了一步。

藍天虹啊啊連聲，臉紅得發紫，也不自覺退了一步，是他一時喜極，竟忘了男女之別，把楊柳青的手握住了，忙道：「楊姑娘，你總該明白了罷，那少年……你師妹，你該叫她一聲師妹，眞沒騙你，原來你師傅封三娘把你撫養成人，是不懷好意的。」

楊柳青怒道：「你再說！你胡說。」

藍天虹一怔，搔着頭，說道：「難道你剛才沒聽到，那赤眉敎的右尊者，已不打自招了。」

楊柳青怒道：「你要敢再提我師傅，有半句不敬，我可不饒你。」

這麼說，她適才不在崖上了，眞可惜道：「楊姑娘，剛才你去了那裏，唉，眞的可惜，要不然，你就會明白他們那歹毒用心了。」

不料寒光陡閃，一把短劍已指正他的前心，楊柳青道：「看在你把我從塌岩中救出來，我不殺你，走！」

藍天虹道：「你…你這是做甚麼？」

若然他一圈臂？不，楊柳青沉肘，劍尖微斜，他無劍在手，這一招萬難化解，而她是這麼冷酷無情，他的臂未圈，只怕右臂已廢了。

藍天虹惶急道：「楊姑娘，有話好說，我可沒得罪你，啊啊……」

楊柳青手中劍微顫，已透衣生寒，心口上已然覺痛，藍天虹倒吸了一口凉氣。

楊柳青冷如冰，話聲更冷，道：「你和他算計我師傅，把我師傅困在山腹中，還說沒得罪我，走，要不趕快去把我師傅救出來，你也別想活了，現在我可不怕你們了，我的功力已復，你休想在我面前說半個不字，你走是不走。」

原來是要他去救封三娘，藍天虹急了，忙道：「姑娘，有話好說，你且聽我說，你難道忘了，我原是爲救你而來，雖然自不量力，可也是一番好意，那少年……你師妹要我把你們引入那山腹，那是不假，但我可不知他的用心，再說，你們不也千方百計要尋找你娘麼。噯……喲！」

楊柳青眞不講理，他手中劍微顫，藍天虹心口上一陣陣劇痛，那劍尖已刺入他肌膚。

楊柳青怒道：「我沒娘，我娘早死了，你們的花言巧語，豈能騙得過我。」

藍天虹嘆了口氣，道：「你要不信，我也沒法兒，只不過……」他眞後悔不聽那少年的話，這楊柳青從小由封三娘撫養大的，又傳授她一身功夫，從小那封三娘就對他說，她娘死了，這麼三言兩語，她豈會便信。

但藍天虹人急智生，道：「不過我有一言，楊姑娘，你是聰明人，其實你也該想得到的，憑我們兩人之力，能救得出你

師傅來麼，那一座山雖然塌，但那條通道，可全被堵塞了，咱們那時已近那出口，尙且差點被活埋了，憑你我二人，便是忙個十天半月，只怕也救不出你師傅。」

楊柳青道：「那山腹中的通道，一定不祇一條，你瞞不過我，要不然，那小子也被困在裏面了，豈能出得來，你走是不走。」

楊柳青眞聰明，慚愧，人家可比他聰明得多。

楊柳青又冷笑兩聲，說道：「我自幼跟隨師傅走遍大河大江南北，千奇百怪的山洞見得多了，我一進入那山腹，就知裏面另有通路，你不曉得，是不是，那我敎你一個乖，若然不是另有出入通路，山腹裏何來凉風。」

可眞敎了他一個乖了，藍天虹忙道：「但是，楊姑娘你也該明白，裏面便是另有通路，我也不知道啊，我便陪你去了，也無濟於事，我倒有個法兒在此。」

楊柳青道：「好，且聽你說來，你要敢再……」

她的劍垂下來，藍天虹吸了口長氣，那心上兀自隱隱作痛，忙道：「眞可惜，適才你要是不離去，你不但就明白一切，而且也見到他……她眞是你娘的徒兒，你不信也沒法兒，但我知他在何處，若不就擱這一陣子，不用盞茶功夫，咱們就趕上他了。」

楊柳青道：「好啊，我正要找他，你帶我去找到他，便萬事甘休。」

藍天虹道：「那就快走，眞的快走。若是那般人折回頭，咱們可走不脫了。」

楊柳青顯然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也不問他是甚麼人折回頭，一個勁催他快走，但才邁步，忽聽楊柳青大聲喝道：「誰，是誰！」

是誰？便是藍天虹也聽到了，像是有人在幽幽地嘆了口氣，原來是個村婦，相距他們不到兩丈，奇怪，顯然她早已在那樹下了，怎生兩人一直不見。

那村婦藍布包頭，年紀輕輕，扶着那樹，面色蒼白如紙，望着楊柳青，瞬也不瞬。

藍天虹陡然間心頭一震，望望楊柳青，再又望望那女子，啊……她站在樹下，靠在樹身上，不就活脫是一尊石像麼？活脫就是英雄店門口的石像，像是從不知誰把石像搬了來，立在樹下。

不僅是他，連那楊柳青也陡地渾身一震，發出了一聲「咦！」但那聲驚呼，輕微的只藍天虹才能聽得出，他覺得手上一緊，是！是被她抓住了。

他感覺得到的，但他並未掙扎，雖然緊得連手也有些痛了，適才他情不自禁要握她的手，不過是由於一時喜極高興，她不是幾乎惱得變了臉麼，現在，她倒抓住了他的手，而且他還感覺得到，她靠近她的肩頭來，像個受了驚嚇的小女孩。

他感覺得到，但並未轉一下頭，因爲他望着那女子瞬也不瞬。

不不，不是石像從英雄店門口搬了來，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那女子不但衣袂飄飛，曠野的勁風吹得她的衣袂飄飛起來，而且在嘆息。

那女子又幽幽地嘆了口氣。

「是……是她，她是……」藍天虹霍地一反手，倒把楊柳青的手抓住了，不料他這一行動，倒喚醒了楊柳青，陡地寒光一閃，藍天虹便一個踉蹌，簡直被她拋了出去，但他雖在不防之下，仍然霍地馬步一沉，立即撲前，叫道：「楊姑娘，不，不可，她是……」

他一縱身，攔在楊柳青身前，那楊柳青本是緩緩地跨出步子，一步一步向那女子逼近，更不把他放在眼裏，不料藍天虹心中一急，那從不出手，甚至不亮出來的長劍也亮出來了，只聽噹一聲響，把楊柳青橫在身前的劍，倏地一挑，再一腕翻，雖沒把她的劍挑出手去，但已推過一邊。

「她是你娘，眞的，眞的你娘，你不可……啊！你！」噹噹兩聲，眨眼間已連接了她兩劍。

楊柳青怒道：「滾開！」一劍就勢斜抹，若不棄劍，他這條右臂必然廢了，棄劍一滾翻，堪堪逃出手去，他不但是嚇壞了，而且驚得目瞪口呆，楊柳青變招之快，簡直無與倫比，雖說他不是眞正和她過招，但認眞動起手來，他也絕不是人家的敵手。

楊柳青又豈是眞要傷他，但她……她怎麼也發楞了？也有如他一般目瞪口呆？

原來那樹下已不見了那女子！

就算他二人對了兩招，但也不過眨眨眼功夫，那近着在道邊的樹木疏落，一眼可望出老遠，草也不深。

「聖母！」藍天虹說：「難道她眞是……聖母！」

兩人左望右望，那二三十丈之地，盡在眼下，大道也在眼前，那有人影。

楊柳青退一步，又退一步，退到了他身邊，「聖母！」她說，她也說了。

若然是人，憑她，憑藍天虹，豈能在眼前突然消失無踪的，她不信，藍天虹當然也不信，但正因太陽昇得更高了，眞是光天化日，那女子是怎麼走的呢？便是化作一縷青烟，也該有烟啊？

「你點頭做甚麼？」楊柳青說：「我明白了，她要不是會弄邪法兒，那就是故弄玄虛。」

是甚麼觸着他的手，原來是劍，是她挑起來的，塞回他手中。

藍天虹臉上微微一紅，慚愧，也可見人家手下留情，若眞要傷他，可就不是劍出手了，他還劍入鞘，輕輕嘆了口氣。

楊柳青道：「誰敎你阻止我，若不是你攔阻我，我也不會……咱們走吧。眞的，我不是有意要，走吧。」

藍天虹瞟了她一眼，原來她不是冷酷無情的，這一句倒提醒了他，走，眞得趕快走，那赤眉敎的人若發現上了當，回頭見到他們，那左伽藍可認得他，不見少年，就會和他不甘休。

「說得是。」藍天虹道：「走走，楊姑娘，我倒想起來了，快，跟我來。」

他想起來的是這「聖母」既然在此現身，自不是偶然，和少年會合了，找到周冲和金笛書生，也許就能再找到她。

楊柳青默默地跟着他，翻過一座山又一座山，遠離了大路，再不怕赤眉敎的人回來找到他了，却是她在想甚麼？怎麼才能令她相信？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銷魂令

擒刦掌上珠　强買雙魚塘

黃鷹·文
黃耀基·圖

五月初三，風狂雨漫天。

蕭烈一騎冒着風雨趕了三個時辰的路，終於在午前奔進了雙魚塘，一身衣衫早已濕透。

健馬衝過莊門，「希聿聿」一聲，口吐白沫，倒了下去，在坐騎倒下之前，蕭烈已滾鞍躍下。

守候在門旁的兩個僕人立即迎上來，蕭烈不等他們開口，便自在懷中取出了一張白紙，迎風抖開。

那張白紙之上，一個字也沒有，只是用墨畫了兩條鯉魚，墨跡已經被雨汗水濛花，但兩條鯉魚仍然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彷彿隨時都會在紙上躍出來，活躍在漫天風雨中。

兩個僕人目光一落，急忙抱拳。「莊主在大堂恭候——」

一個「請」字尚未出，蕭烈已然舉步，往大堂那邊奔去，「叮噹」一聲同時響起來。

在他的腰上掛着一柄刀，長而闊。紫鯊皮鞘，金獅吞口，獅口還咬着一個金鈴，這個金鈴現在已然曳着金鍊子從獅口垂下來，「叮噹」一聲接一聲，不住的作響。

鈴聲非常響亮，風雨中聽來，更令人魄動心驚。

× × ×

雙魚塘在松江秀野橋畔，是一個魚塔，也是一座莊院的名稱。

這座莊院大部份也就建築在魚塘之上亭台樓閣，相連九曲飛橋，塘上荷錢田田，四周垂柳絲絲，到處羅列假山奇石，靈秀非常，居高臨下望去，簡直是一幅宋元工畫筆本。

魚塘的形狀有如兩尾鯉魚，背靠在一起，養的都不是鯉魚，而是名聞天下的四鰓鱸魚。

蘇東坡赤壁賦有「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之句，然而令松江鱸魚出名的却是早在漢朝的張翰張季鷹先生。

這位季鷹先生原是松江人，久宦北方，秋風一起思鄉病便大發，憶及故鄉的鱸魚，松江的鱸魚也因而變成了歸思的象徵，名垂千古。

這種鱸魚事實也有其特別的地方，兩大兩小的四片紅鰓有如抹上一道朱標，鮮艷奪目。

不過很奇怪，只有在松江秀野橋下出產的鱸魚才是四鰓，其他橋下捕得的全都只得兩鰓，秀野橋的名氣當然亦大起來，一直到雙魚塘出現，才被壓下。

雙魚塘引進秀野橋下的水，養的鱸魚却要比秀野橋下的肥嫩得多。

鱸魚的味道其實並不怎樣美，只是魚成了名，正如人出了名一樣，不美也覺得美，不好也覺得好了。

到來松江吃鱸魚的人，不是吃名氣，就是思鄉病發，所以都並不在乎美味與否，只有在雙魚塘出來的人，由心裏讚出來，讚不絕口。

同是一樣鱸魚，在雙魚塘中却有七十二種吃法，雙魚塘中僱用的全都是一等一的名廚，燒出來的鱸魚，又豈是一般的可比。

要吃到雙魚塘的鱸魚，說易不易，說難也不難。

雙魚塘並不是一個酒樓，雙魚堂主富甲一方，錢在雙魚堂中，根本起不了作用，所以一般人即使富有，要吃到雙魚塘的鱸魚，實在不容易。

武林中人却簡單得多，這當然是因爲雙魚堂主本來就是武林中人，而且有心結識天下的英雄豪傑。

一個人若是庸俗，根本就不會建築一座這樣的莊院，事實雙魚塘主神拳楚萬里文武雙全，武功固然好，文才也出衆。

蕭烈很少佩服別人，楚萬里是例外的一個，也所以一接到雙魚令，立即日以繼夜，飛騎奔來。

可是他仍然遲了兩天。

連日大雨，河堤崩缺，他不得不繞到上游，多走三天的寃枉路。

看見那兩個僕人，他才放下心，若是雙魚塘出了事，那兩個僕人怎會這樣舒服在莊門左右。雖則放下心，他仍然急步奔向大堂，這一次他收到的到底不是請他來吃四鰓鱸魚的雙魚令。

吃鱸魚倒不妨慢一些。

× × ×

雙魚令以蕭烈所知，一共有三種。

碧玉刻成的一種，是表示雙魚塘有很大的喜事樂事，主人楚萬里要請他的好朋友前去齊享共歡。

這種碧玉雙魚令，蕭烈只收過一次，那是楚萬里的女兒楚湘雲彌月。

楚萬里也就只有湘雲一個女兒。

那已是十六年之前的事情。

第二種雙魚令是黃金打就，那也是表示雙魚堂有喜慶事，好朋友若是有暇，不妨去喝一杯，不去也無妨，主人不怪，悉隨尊便。

蕭烈也收過這種黃金雙魚令，也知道是楚萬里的五十壽辰，他當時不是無暇，只是懶開來，提不起勁兒，結果他將那個雙魚令賣掉，買酒大喝了一日一夜！那還是去年的事。

最後一種雙魚令，就是他現在拿在手裏的這種，只是隨便畫在白紙上。

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楚萬里還有這種雙魚令，也知道楚萬里發出這種雙魚令，就是表示雙魚堂大禍臨頭，楚萬里朝不保夕，希望老朋友趕去相助。

蕭烈却是從未聽說楚萬里發出過這種雙魚令，他們既然是好朋友，蕭烈當然知道楚萬里的爲人，若非萬不得已，否則也不會給朋友添麻煩。

這所以一收到這種雙魚令，他便將一切放下，急赴雙魚堂。

一路走來，在蕭烈眼中，雙魚塘與往日並無兩樣。

楚萬里到底遭遇了什麼困難？

× × ×

龍涎香暖泥金獸，蝦鬚簾掛紫玉鈎。

雙魚塘的大堂華麗而寬敞，不少王侯府邸，明亮的燈光照耀下，尤其輝煌。

大堂中這時候只有四個人，上坐的一個燕頷虎鬚，相貌神態威猛非常，衣飾華麗，正是雙魚塘主，神拳楚萬里。

旁坐三個俱都是一身錦衣的魁梧大漢，頭

髮披散，衣衫水濕未乾，顯然是才到來不久。

為首一個這時候突然伸手一拍胸膛，道：「這件事交給我們三兄弟好了。」

楚萬里尚未回答，一陣鈴聲已然從堂外傳來。

那三個錦衣大漢應聲霍地一齊轉過頭去，為首的一個脫口一聲：「可是那點子來了。」

楚萬里一笑，道：「來的是朋友。」

語聲甫落，蕭烈便大踏步走了進來，候在堂外，待要替他通傳的兩個漢子那有他的腳步快，追進堂中，看看楚萬里，慌忙退回去。為首的錦衣大漢目光落在蕭烈面上，一轉落向蕭烈腰掛長刀獅口垂着的金鈴，道：「我道是什麼人這般威勢，原來是狂獅蕭烈。」

蕭烈目光一落，濃眉一皺，道：「你們又是那……」

楚萬里答道：「這三位來自關外，關外三英……」

蕭烈「哦」一聲，道：「原來司馬兄弟龍虎豹。」

司馬虎笑顧龍豹二人接道：「看來我們也得丟金鈴銀鈴什麼，好教朋友們一聽便知道是我們來了。」

蕭烈沒有理會，目光回到楚萬里面上。「楚兄別來無恙。」

楚萬里站起身迎前去，一面道：「到現在還沒有什麼。」

蕭烈道：「河堤崩缺，小弟只有繞道走，所以遲來了兩天。」

「仍然是時候。」楚萬里笑笑，神情看來是那麼若然。

蕭烈這才鬆過一口氣，正要問究竟，司馬虎又道：「不來也不要緊，有我們兄弟在，還有什麼事解決不來。」

蕭烈揚眉道：「就因為小弟來遲了，楚兄找來這三個人？」

楚萬里道：「他們剛巧在附近。」

司馬龍插口道：「事情交給了我們，楚兄儘管放心，靜候我們的好消息。」

蕭烈只是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楚萬里歎息一聲。「湘雲給人抓去了。」

「湘雲？」蕭烈面色一變。「是什麼人做的？」

「秦百川！」

「魔手——」蕭烈笑起來：「你們一個叫魔手，一個叫神拳，江湖上的朋友早就說你們一定會幹起來，現在果然幹起來了。」

楚萬里苦笑。「你也應該知道我一向不喜歡與別人爭執。」

「那是錯在秦百川，是他做主動，」蕭烈追問，「我想知道為什麼他要將湘雲抓去？」

楚萬里道：「他很喜歡雙魚塘，還有意思買去我在城中的所有產業，可是我却認為自己還不算太老，還有足夠的精神打點這一切，而且那全都是賺錢的店子，這個雙魚塘更是準備用作終老之地。」

蕭烈追問道：「要是你不答應，他準備將湘雲怎樣？」

楚萬里搖頭：「不知道。」

「他到現在還沒有派人來與你談判？」

楚萬里道：「湘雲失踪之後的第二天，他派人送來湘雲手上的一隻玉鐲，請我考慮接受他的請求，還給我半個月的時間考慮清楚。」

「你已經考慮清楚了。」

「還沒有。」楚萬里微喟：「我還想探探他的口氣。」

「限期還未到？」

「就是今天。」楚萬里又一聲微喟。「湘雲仍然在他手上，今天，我是絕不會跟他怎樣的，但相信你也同意，這時候有幾個好朋友在旁邊，實在大大有助於我的決定。」

蕭烈完全同意，也完全明白楚萬里的心情，楚萬里活到這一把年紀，膝下就只有湘雲一個女兒，湘雲也實在是一個好女兒。

「我實在奇怪，這半個月你是怎樣過的。」蕭烈不覺這樣說。

楚萬里道：「怎樣也好，畢竟過了。」言來是那麼的無可奈何。

蕭烈轉問：「秦百川這一次會不會親自到來跟你談一個明白？」

「應該不會，這條老狐狸，能夠不用他親自動身的時候，他絕不會動身。」

「那一次他派來的是什麼人？」

「飛刀郭杰。是一個殺手，想不到他竟然是秦百川的人。」

「他不是。」蕭烈搖頭：「秦百川只是用錢買他走那一趟。」

「買他的人從來只是買他的手，想不到也有人買他的腳。」蕭烈又笑起來。

郭杰雖然是一個很有名的殺手，他並未將之放在眼內。

「可知道這一次，姓秦的將會派來些什麼人？」

楚萬里看看蕭烈，坐下。「三天前我得到了一個消息，宮天錦已然到了水繪園。」

蕭烈一張臉立時沉下來，笑容剎那僵住。

若是將江湖上的殺手分等級，郭杰勉強可以擠身第三級，宮天錦則是一等一的好手

他殺的人並不多，但每一個都是非同小可，也無例外，全都是死在保衛森嚴的環境下。

秦百川將宮天錦請到水繪園，可見決心，他買的到底是宮天錦的手還是腳？

× × ×

才坐下，楚萬里突然又站起來。

兩個僕人從門外倉皇奔入，一個急呼道：「莊主，人來了。」

楚萬里臉龐一沉，叱喝道：「慌張什麼，我是怎樣吩咐你們接待客人？」

兩個僕人怔住，楚萬里接喝道：「還不出去！」

那兩個僕人才轉身，一個聲音已然傳來。「客人已經進來了。」

司馬兄弟應聲一齊站起來，楚萬里反而坐回去，蕭烈亦身在一旁坐下。一個打着雨傘，金冠束髮的錦衣青年隨即走進來。

雨傘描金，華麗得很，青年的裝束也一樣，襯着白玉也似的一張俊臉，春葱般的雙手，儼然就是一個王孫公子。

水珠從雨傘不住滴下，青年的身上却並無水濕的痕跡，掌傘停在堂下，笑容可掬。

楚萬里目光一落。「宮天錦？」

「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面？」青年反問着他。

楚萬里道：「我只知道是那秦百川三天前將閣下請到了水繪園。」

「想不到雙魚塘的消息也很靈通。」

「是秦百川有意讓我知道已經將閣下請來。」楚萬里接一歎。「可惜。」

「哦？」宮天錦看來並不明白。

楚萬里又一歎。「秦百川買的應該是你的手，不是腳。」

「錯了。」宮天錦笑笑。「他買的是我的口，要我到來雙魚塘跟莊主談談。」

楚萬里忍不住問：「秦百川用多少錢買你的口。」

「千兩黃金。」

除了楚萬里，蕭烈，司馬兄弟都甚感意外，千兩黃金，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楚萬里把頭一搖。「千金一殺手，秦百川太瞧得起我了。」一頓擺手。「請坐。」

「幾句話，不坐也罷。」宮天錦笑接。「半個月來，莊主相信已經考慮得很清楚了。」

「還沒有——」

「那再給莊主三天。」宮天錦仍然笑容滿臉。「三天之內請莊主親往水繪園走一趟。」

「我若是不往？」

「楚姑娘的一隻手在第四天早上一定會送回來。」

楚萬里臉色驟變，蕭烈再也忍不住，拍案而起。「秦百川欺人太甚。」

宮天錦目光一轉。「狂獅也來了。」

「還有我們司馬兄弟。」司馬兄弟一齊上前。

宮天錦看也不看司馬兄弟，目光回到楚萬里面上。「話就是這些了。」語聲一落，轉身舉步。

司馬龍即時喝了一聲：「站在那裏！」右手便向腰掛的長刀抓去，司馬虎一雙刀盾同時在手，司馬豹亦抄起身旁的纓槍指着宮天錦。

宮天錦完全不理會他們，舉步前行，心目中顯然根本就沒有他們兄弟的存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司馬兄弟不約而同，一聲暴喝。

「不可——」楚萬里這句話出口，司馬兄弟已然飛撲向宮天錦。

司馬豹槍長丈八，當先刺到，一槍三式，變化中另藏變化，刺的是宮天錦上三路，司馬龍長刀緊接攔腰斬至，司馬虎刀盾却是貼地滾來。

那雙刀就像是一個中空的鐵球剖開了兩邊，每一邊子上都倒嵌二十四支長約七寸的刀尖，司馬虎地趟身法展開，兩邊刀盾一靠，人與盾便有如一個刀球般滾轉。

這兄弟三人顯然合作已慣，兵器的選擇，身形的變化，以至時間的拿捏，無不配合得恰到好處。

槍未到，宮天錦便已回過身來，目光一閃，落在司馬龍長刀之上，一隻右手幾乎與目光同時到達，中指一彈，正彈刀脊，那柄刀立時一偏斜，變了削向司馬豹持槍的手。

司馬豹眼快手急，慌忙棄槍，宮天錦一把正好將槍抄住，一個身子凌空倒翻，槍一沉，在司馬虎雙盾當中插下。

這一槍並沒有插中司馬虎，却已將他滾動的身形截下來。

宮天錦順勢再一個倒翻落下，掌傘如故，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那也只是眨眼間的事情，宮天錦的身形變化簡直有如鬼魅。

司馬兄弟面上那裏還有絲毫狂傲之色，齊皆怔住，宮天錦冷然一笑，掌傘再次舉步。

一陣奪人心魄的鈴聲即時響起來，蕭烈終於出刀，人刀一陣風也似，捲向宮天錦，一頭亂髮與身形展動，同時飛揚，驟看來，竟有如一條怒獅，狂獅。

人快刀快，剎那到了宮天錦背後，宮天錦彷彿並無所覺，一步跨前才停下來。

蕭烈的刀已將這一步算在內，只要往前一送，便能夠將宮天錦斬殺刀下，他那麼狂勁的一刀却就在那剎那一頓。

宮天錦的衣袂已然被刀風激盪起來，刀鋒距離他的後背不足三寸，他甚至感覺到刀鋒的寒氣，可是他竟然若無其事，神態的冷靜，有甚於應付司馬兄弟。

莫非他的本領眞的是如此高强，身後能夠在刀鋒接近肌肉那剎那將之化解，又或者兼練十三太保金鐘罩功夫，不畏刀劍。

蕭烈握刀右臂青筋蚓突，額上幾點水珠滾落，也不知道是雨水還是汗水。

司馬兄弟不用說，就是楚萬里，亦為之魄動心驚。

蕭烈眼瞳充血，胸膛起伏，突然道：「你這是作甚，難道你以為我的刀殺不了你？」

宮天錦冷冷應道：「殺得了殺不了，要知道還不簡單，只要你將刀往前一送，立即便明白。」

蕭烈冷笑道：「宮天錦果然名不虛傳，就是這一份鎮定已非一般殺手能及。」

宮天錦淡然笑接道：「我若是不懂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個道理，也不會做這個使者。」

蕭烈收刀入鞘，道：「可惜秦百川買的只是你的口，不是手。」

宮天錦道：「我也很可惜，到現在還沒有人出錢買我的手，去拿你的人頭。」

蕭烈道：「要殺我的人很多，他們也都拿得出錢，只是不想花得太冤枉。」

言下之意，是那些人都知道，宮天錦拿中了他的人頭，宮天錦却笑接道：「想不到你的人頭原來那麼沒有價值。」

蕭烈怔住，宮天錦也沒有說什麼，第三次舉步，往堂外走去。

這一次沒有人再阻止，他也沒有再停下，頭也不回，走進風雨中。

消失在風雨中。

楚萬里目送宮天錦背影消失，頹然坐下，司馬兄弟同時相顧一眼，突然一齊抱拳向楚萬里一揖。

「三位——」楚萬里呆了呆。

司馬龍截道：「我們兄弟技不如人，留在這裏也沒有用，就此告辭。」說走就走，不等楚萬里答話，三人便轉身離開。

楚萬里站起身子，一伸手，話到了唇邊又嚥了回去，頹然再坐下。

蕭烈看着司馬兄弟走遠，才道：「這兄弟三人平日目中無人，這一次遇上宮天錦受挫，也該知道人上有人，對他們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楚萬里道：「我原是與秦百川談判之際，有他們在左右，一壯聲勢。」

蕭烈歎息道：「多些朋友在左右原是一件好事，但秦百川如此來勢，他們兄弟在不在，亦無足輕重。」

楚萬里苦笑一下。「想不到他們竟然連宮天錦的一招也接不住。」

「我也想不到。」蕭烈亦苦笑。「他們兄弟方才的聯手一擊，雖然算不了什麼，要一招將之化解，也不是一件易事。」

楚萬里輕「嗯」一聲，蕭烈接歎道：「宮天錦那一份鎮定也不是常人能及。」

楚萬里道：「我也實在想不到他竟然不接你那一刀，幸好你刀上留有分寸。」

蕭烈道：「不惜千金用這樣的一個人來傳話，也可見秦百川的決心。」

楚萬里試探地問：「你是勸我接受他的條件？」

蕭烈搖頭。「我只是希望你明白，他買得宮天錦的口，也買得宮天錦的手，除了郭杰、宮天錦外，說不定還準備了更厲害的高手？」

「我非常明白。」楚萬里面容黯淡。

蕭烈轉問：「你這兒，除了司馬兄弟與我，還請來了什麼人？」

「就是你們了。」楚萬里歎息。「其他的，不是請不動，就是不敢動。」

蕭烈沉默了下去，楚萬里倏的一笑，道：「秦百川的勢力絕無疑問是在我之上，你可知他為什麼不用強硬來？」

蕭烈沉吟道：「有宮天錦郭杰相助，他應該是用不着將湘雲擄去，以湘雲來要脅你。」

楚萬里道：「雙魚塘的產業是一塊肥肉，要吃這塊肥肉的人很多，秦百川若是與我硬拚

，即使不致於兩敗俱傷，他便勝了，也要付出相當代價，只怕便再無足夠的能力去應付其餘那些要吃這塊肥肉的人。」

蕭烈總算明白，楚萬里接道：「他的仇人很多，難保亦會乘虛而入。」

「原來如此。」

「還有三天，這三天之內，我不以爲還能夠找來什麼人。」楚萬里倏的一笑。「也許我眞的已太老，已應該退隱。」

蕭烈搖頭道：「說到那裏去了。」

楚萬里笑道：「難道你有什麼更好辦的法子？」

蕭烈道：「秦百川在這個時候向你施壓力，採取行動，當然是看準了這個時候你不能夠找來什麼人幫忙。」

楚萬里道：「這個人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蕭烈道：「有些事他還是算不到的。」

楚萬里目光一亮，脫口問道：「莫非你有什麼好辦法？」

蕭烈道：「沒有，我只是替你找來了一個人。」

「是那一個？」楚萬里急問。

「沈勝衣！」蕭烈一字一頓。

楚萬里一怔道：「是他？你在那兒遇上他的？怎麼我連他的一些消息也沒有？」

蕭烈道：「我也只是從朋友的口中知道他人到了南翔，立即請了那幾位朋友到南翔找他，請他趕來雙魚塘。」

楚萬里道：「你知道事情的嚴重。」

「若不嚴重怎會用雙魚令？」蕭烈大笑。「你莫看我人長得笨，腦袋其實也很靈光。」

楚萬里笑笑嘟喃道：「他若是到來可就好了。」

蕭烈道：「除非他已離開南翔，跑得不知蹤影，根本找他不到，否則一定會趕來的。」

「他是一個英雄。」

「也是我們的好朋友。」蕭烈拍着胸膛笑道。

無論誰有一個沈勝衣那樣的朋友都會引以爲榮。

風雨仍然漫天。

出了雙魚塘，司馬兄弟三騎便望西奔去，頭上雖然戴着竹笠，一身衣衫仍然很快被雨水打濕，濕透。

馬由慢而快，西行半里，他們又遇上了宮天錦。

宮天錦在馬上，勒馬在一座石橋前面，左手仍掌着那柄傘子，仍然是那麼瀟洒。

在他的旁邊，放着三副棺材，十二個頭戴竹笠的黑衣漢子肅立在棺材兩旁，一個個面無表情。

司馬兄弟雖然才被宮天錦一招挫敗，看見宮天錦，絲毫恐懼之色也沒有，也沒有將坐騎勒住，一直奔到宮天錦的面前。

宮天錦一面笑容，到三人來到面前才道：「三位怎麼不在雙魚塘多留片刻？」

司馬龍道：「多留無益，我們也正好把握這機會離開。」

司馬虎微笑接道：「我們方才表演得怎麼樣？」

「精彩之極，無懈可擊。」宮天錦笑容更盛。「這一招大概已經將姓楚的豪氣嚇掉了一半。」

司馬虎道：「他是怎也想不到我們事前練習了數十遍，早有默契。」

司馬豹接道：「宮兄應付姓蕭的那一刀才叫精彩，可眞的嚇了我們一跳。」

宮天錦打了一個「哈哈」。

司馬虎又道：「以後也就要看宮兄的本領了。」

「水繪園那兒宮兄不妨替我們兄弟說一聲，以後若是再有這麼好的差使，莫忘了我們兄弟。」司馬龍補上這番說話。

宮天錦道：「三千兩黃金買去三位江湖上的盛譽，秦莊主方覺得有些過意不去。」

司馬龍大笑：「比起三千兩黃金，司馬兄弟的名氣又算得了什麼。」

司馬虎接道：「他若是覺得過意不去，何不多添一些給我們？」

宮天錦笑了笑。「這要三位去跟秦莊主說了。」

司馬龍搖頭。「水繪園現在已經是龍潭虎穴，司馬兄弟可沒有這個膽量。」

宮天錦道：「三位喜歡怎樣便怎樣，小弟還有一些事未了……」

司馬龍目光一落，忍不住問道：「這三具棺材又是拿來什麼用的？」

宮天錦接道：「是秦莊主送給楚萬里的禮物。」

司馬龍道：「也是要趕去雙魚塘給楚萬里助拳的人？」

「不錯。」宮天錦又笑笑。「這三副棺材送到去，楚萬里剩下的一半豪氣，相信又不見了一半。」

司馬龍不由追問：「到底是什麼人？」

「三位也應該認識。」宮天錦笑得有些異樣，接吩咐。「打開來給這三位看看。」

那十二個黑衣漢子應聲一齊將棺具打開來，司馬兄弟的注意力不由一齊集中在那三副棺木上。

棺蓋打開，三副棺材裏只有當中一副有人，其餘兩副都是空的。

那眞的是一個人，不是死屍，棺蓋打開同時，那個人亦從棺材裏彈起來，混身上下同時閃起了一蓬亮光。

是一百另八柄飛刀。

那種飛刀薄而短，也不知那個人是怎樣出手，竟能夠同時發出一百另八柄來。

司馬龍目光及處，脫口一聲：「郭杰！」

與之同時，宮天錦右手已然多了一柄劍，身形從馬鞍上掠出，凌空一劍向司馬龍刺到。

那柄劍就像是錐子，又長又尖，所以才能夠藏在傘柄內，這也是一個秘密，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雖然很多，但能夠活着的十個也沒有。

那都是他的所謂朋友，其他的大都是看見那柄劍的光芒同時，便已給那柄劍刺殺了。

他用劍快而準，又是在司馬龍意料之外，司馬龍要閃開這一劍實在不容易，但總算給他閃開。

那剎那，他身形倒翻，幾乎是貼着馬鞍倒翻開去。

這份應變的本領實在很不錯的了，看來簡單，却已是他畢生功力經驗的精華。

與倒翻同時，他的刀亦出鞘，不等身形着地他自信已能夠應付任何襲擊。

却也就在那剎那，宮天錦的劍刺入了他的咽喉！

三尺長的劍絕對夠不上尺寸，但突然長出了六尺，便足夠有餘。

劍勢一盡，那支劍便斷開九截，斷口都有鍊子相連着，六尺鍊子加上三尺劍身，遠擊九尺，還是能夠立即將司馬龍刺殺在劍下！

宮天錦左手接按在司馬龍坐騎的鞍上，身形「一鶴冲天」，急拔三丈，半空一翻，那支鍊子劍便閃電一樣當頭向司馬虎揷落。

司馬虎人已在地上，雙脚左一右二揷着三柄飛刀，血流如注，坐騎倒在他身旁不遠，尤在掙扎悲嘶，頭頸上揷着十二柄飛刀。

司馬豹亦倒在司馬虎身旁，已氣絕，人與

坐騎揷滿了飛刀，當然就是郭杰攻擊的主要對像。

郭杰的飛刀快而準，在殺手行業之中，雖然是三流頂，二流末，在飛刀方面的成就，却足以名列十數之內。

能夠差不多同時發出一百另八柄飛刀的人也實在不多，這除了動作純熟，還要夠敏捷，手眼步法都要配合得恰到好處。

即使在一般面對面的情形下，要閃開他的一百另八柄飛刀也不易，何況是出其不意的突擊？

司馬豹用的又是長槍丈八，倉猝間更難以施展得開，一個照面，便喪命飛刀下。

司馬虎亦在飛刀襲擊的範圍內，幸好他用的是一對刀盾，左右一合，便護住了頭手胸腹要害，他的反應也算敏銳，隨即倒翻，但雙脚仍然被三柄飛刀射中，一着地，便不由跌倒。

宮天錦的鍊子劍也就在這時候揷下來，司馬虎眼快手急，左手鐵盾往上一擋。

一柄飛刀即時奪隙而入，射進了司馬虎的心窩。

這是郭杰的第一百另九柄飛刀，他這柄飛刀與宮天錦凌空的一擊配合得天衣無縫，顯然已早有默契。

宮天錦與司馬龍虎豹兄弟爲了在楚萬里面前表演得似模似樣，先後對拆練習了多遍，以宮天錦的經驗又怎會看不出他們兄弟的弱點？

以他與郭杰的身手當然配合得更爲巧妙，又豈是司馬兄弟所能夠應付得來。

郭杰只發一刀，力道何等凌厲，司馬虎飛刀正中要害，一聲慘叫，當場氣絕。

宮天錦身形落下，鍊子劍已接回原狀，揷回傘柄內。他的衣衫已經被雨水打濕，但神情却更輕快。

郭杰隨即遊走一匝，到他回到原位的時候，一百另九柄飛刀已回到刀囊。

十二個黑衣漢子不用吩咐，立即上前將司馬兄弟的屍體抬起來，放進棺材裏，接將棺蓋蓋上，四個一組，抬着三副棺材往雙魚堂那邊走。

宮天錦目送去遠，忽然道：「方才我應該說棺材裏放着的是他們最熟識的人。」

郭杰道：「不管宮兄怎樣說，結果相信也一樣。」

宮天錦輕「哦」一聲，道：「你怎麼用『相信』這種字眼？」

郭杰道：「話若是出自宮兄之口，應該就不是『相信』，是『一定』的了。」

宮天錦道：「一定——」

郭杰微笑道：「這也許就是一流殺手與三流殺手的分別。」

宮天錦沒有笑，目光反而寒起來。「你能夠說出這種話，就不是一流，也絕不會是三流的了。」

郭杰轉過話題，道：「不知道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走？」

宮天錦冷應道：「我也不知道。」

郭杰點頭道：「我們只是兩個受僱於水繪園的殺手。」

「不錯——」宮天錦語聲一落，身形一動，便上了坐騎的鞍上，左手雖然掌着一柄雨傘，身形並未因此受到影響。

一流的殺手到底是一流的殺手。

× × ×

楚萬里並不知道司馬兄弟被秦百川收買，所以看見三人的屍體，難過得連聲歎息。「是我害了他們！」

蕭烈却鬚髮皆顫，恨恨道：「方才那一刀合該送前，殺掉那個姓宮的小子。」

楚萬里目光落在棺內。「姓秦的那廝必然早有安排，司馬兄弟並不是死在一人手下。」

蕭烈點頭道：「若是我沒有走眼，飛刀郭杰是必也候在莊院之外。」

楚萬里道：「也許還有其他……」

「所以那十二個兔崽子才這樣大膽將棺材抬進來。」蕭烈手按刀柄。「若不是你阻止，我準得砍倒他們幾個消口氣。」

楚萬里搖頭。「這不是使氣的時候。」一頓接沉吟。「姓秦的出此一着，到底有什麼目的？難道是告訴我們他已經封鎖了莊院周圍去路，不許這兒的人進出？」

蕭烈冷笑道：「我就是不相信他會有這本領。」

楚萬里歎息。「他處心積慮要併吞我這座雙魚塘，也不知已準備了多久，我並不懷疑他有足夠的能力封鎖這附近一帶。」

蕭烈嘟喃道：「若是如此，我也沒有這麼容易進得來。」

楚萬里道：「那是因爲他現在才採取行動吧。」

蕭烈濃眉一揚。「我這就出去走一趟。」

「老弟——」

蕭烈截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秦百川若是眞的要封鎖莊院，我們更就非要淸楚附近的情形不可。」

楚萬里目注蕭烈，微喟道：「若是不讓你出去，我看你就是悶也要悶死了。」

蕭烈大笑道：「諒他們也不敢拿我怎樣，我就是倒下，也要抓他們幾個陪我上路。」

楚萬里無言苦笑，蕭烈大笑着隨即往外走去，走進風雨中。

× × ×

雨逐漸弱下，風仍然急勁，蕭烈輕騎來到了那座石橋前面，只看見司馬兄弟留下來的兵器。

司馬豹的纓槍倒揷在地上，紅纓如血，他們兄弟的鮮血却已被雨水冲刷得乾乾淨淨。

蕭烈拔槍在手，催騎奔上石橋，橫槍躍馬，大喝一聲：「水繪園的人有種的出來與我一戰。」

喝聲雷霆般震動，石橋雖然沒有被他喝斷，看他的模樣，倒眞的有幾分像是當年喝斷長坂，威震曹營的燕人張翼德。

沒有人回答，急風吹過，樹木「簌簌」的一陣亂響，再一陣急風，却吹來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

蕭烈循聲望去，只見一騎迅速奔來。

青驄馬，頭戴竹笠的白衣騎士，片刻間已到了石橋的下面。

蕭烈左手一帶韁繩，右手纓槍指着來人，猛喝一聲：「站着！」

來人已經將坐騎勒停，緩緩抬起頭，一面懶洋洋的笑容，笑望蕭烈，忽然道：「你什麼時候幹上攔途截刼這門子生意？」

蕭烈瞪着那張懶洋洋的臉，倏的叫起來：「沈勝衣——」

× × ×

沈勝衣人所共知是一個俠客，也是一個運氣很不錯的人，很多別人想遇上却又遇不上的事情，總給他遇上，很多令人很頭痛，很不想遇上的事情也總給他遇上。

由於這種很不錯的運氣，使他的日子過得非常多姿多采，也使他的聲名一天比一天大。

他並不是一個好名的人，有很多事情，事實他並不想遇上，那其中有太多的歡樂，也有太多的悲哀。

只是他只是一個人，沒有能力改變命運的安排，他的好奇心也實在太重了一些，很多他本來可以避免的事情到底還是闖進去。

這也許就是俠客之所以成爲俠客。

他的年紀其實並不大，才不過二十七八，他的相貌與他的年紀也很配合，可是他的心境已老得接近七八十的老人。

所以連他的笑容也變得那麼懶洋洋，那麼不起勁。

蕭烈的反應異常猛烈，隨即大叫道：「你這個小子，你怎會跑來這裏？」

沈勝衣笑道：「奇怪，難道你沒有着人找我，要我盡快趕到這裏來？」

蕭烈大笑道：「我是想不到你會來得這麼快。」

沈勝衣道：「你好像不大高興。」

「胡說——」蕭烈笑得更大聲。「我現在高興得要命，你早來一些更好，那姓司馬的或者能夠保住性命。」

沈勝衣詫異道：「姓司馬的？」

蕭烈道：「不錯，就是那被稱爲關外三英的……」

「龍虎豹司馬兄弟？」沈勝衣接問：「他們來這裏幹什麼？」

蕭烈道：「他們可不就是來給楚萬里助助拳。」

沈勝衣沉吟着道：「以我所知，這兄弟三人並非傳說中那樣是江湖俠義中人，沒有錢，很難請得動他們。」

蕭烈點頭道：「老子聽過這種話，可不知道楚萬里有沒有給他們錢。」

沈勝衣接問：「他們難道就是在雙魚塘中被殺？」

蕭烈搖頭道：「若是留在雙魚塘，他們反而保得住性命，有我們兩個看着，宮天錦大概還不敢在雙魚塘中殺人。」

「宮天錦？」沈勝衣劍眉一揚。「這個殺手到現在據說還沒有失敗過一次，武功應該在司馬兄弟之上。」

蕭烈道：「司馬兄弟連他的一招也接不下來。」

沈勝衣動容。「這兄弟三人在江湖上頗負盛名，怎會如此不濟事？」

蕭烈道：「當時他們的出手也很凌厲，宮天錦却彷彿一眼就看出他們的破綻。」

沈勝衣道：「這是說宮天錦的武功已臻化境的了。」

蕭烈道：「看來應該就是，最低限度老子即使洞悉其中變化，也沒有把握在一招之間就將司馬兄弟的攻勢破解，將他們在一招之內擊敗，還有姓宮的那一份鎭定，老子也是佩服得很。」

他心直口快，雖然不喜歡宮天錦的爲人，對於宮天錦的武功仍然是讚不絕口。

沈勝衣詫異的看着蕭烈，他實在聽得不明白，蕭烈也沒有要他多問，滔滔不絕將事情細說一遍。

說話間，他們催騎向雙魚塘奔回，到進入莊院，沈勝衣大致上已明白事情的始末，可是他仍然有些奇怪。

「宮天錦郭杰在莊外擊殺司馬兄弟，當然是出於秦百川的主意。」

「當然——」蕭烈回答：「老子早就想到秦百川那斯絕不會只是要他們的脚、的口。」

「宮天錦若是沒有說謊，秦百川以千金買他的口，當然必須以更高的價錢才能買動他的手。」

「理所當然。」蕭烈接道：「也所以才顯得秦百川的決心。」

「這我就不明了。」沈勝衣於是說出他心中的疑惑。「雙魚塘到底有什麼地方值得秦百川不惜動用到一流的殺手，不擇手段的務求要得到手爲止？」

蕭烈怔了怔。「這老子也覺得很奇怪。」

沈勝衣接問：「楚萬里在城中經營的又是什麼店子？」

蕭烈搖頭。「老子從來沒有問他這些。」

「還有——」沈勝衣再問。「楚萬里與秦百川之間之前是不是有什麼過不去？」

蕭烈又搖頭。「老子一樣不清楚。」

沈勝衣聽着好笑，暗忖：「你什麼都不清楚，竟然就不惜去替人賣命？」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蕭烈却好像已看出，接道：「老子却相信一點，這個老小子不像是做壞事的那種人。」一頓接道：「老子認識他這麼多年，從未見他待薄過任何一個朋友。」

沈勝衣笑笑道：「你莫要忘記，我也曾三次作客雙魚塘，也是他的朋友，多少也知道他對朋友是怎樣。」

蕭烈大笑道：「你當然也沒有忘記第一次是老子將你帶到來。」

沈勝衣點頭。「不管怎樣，我仍然先要弄清楚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這是他做人的原則，蕭烈很明白，所以接道：「那我們進去問他一個清楚就是，若是他的不對，我們才離開也不遲。」

沈勝衣搖頭。「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將湘雲送到安全的地方。」

蕭烈揮手道：「這個還用說麼，湘雲是一個善良的好孩子，誰要傷害她，老子第一個不依。」

這句話說完，他一步已跨進大堂，一面大呼道：「姓楚的，妳看誰來了？」

大堂與蕭烈離開的時候，並沒有什麼不同，楚萬里仍然呆呆的坐在椅子上，有如一具木偶，看見二人進來，才有了生機，有了笑容。

「你這樣大呼小叫，來的除了小沈之外還有誰？」他笑着站起身子迎上前去。

沈勝衣細看了楚萬里一眼，看到的果然是一片深濃的憂慮，也使他看起來蒼老了很多，當年的豪氣，已幾乎蕩然無存。

這到底是爲了雙魚塘，還是楚湘雲？

× × ×

「雙魚塘不惜花了我十年的心力，可是我絕不以爲有生之年，建不了第二座雙魚塘，也不以爲沒有了雙魚塘就沒有朋友。」看到沈勝衣，楚萬里好像又堅強起來，語聲也響亮得多。三個人這時候已經坐下來，口快心直的蕭烈一坐下立郎就提出方才沈勝衣對他說及的疑問。楚萬里並沒有立郎回答，只是感慨的先說出心中的感受。

蕭烈一聽那番話便叫起來。「當然了，我們可不是那種酒肉朋友，也不是爲了飲酒吃肉才到雙魚塘認識你這個楚萬里。」

楚萬里接道：「至於我在城中的產業買賣，不錯很賺錢，可是一個人到了我這把年紀，錢多少還有什麼影响，花不掉的總不能夠帶到黃泉路上，也正所謂錢財身外物，我若是放在心上，也不會結識到這麼多朋友。」

蕭烈一叠聲道：「對啊。」

楚萬里又道：「湘雲却是我的骨肉至親，也是我唯一的女兒，在我來說，有什麼比她還重要，我什麼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沒有這個女兒。」

蕭烈道：「所以秦百川才將她擄去，拿她來要脅你，老子却是不明白，既然如此，你還要考慮什麼？」

楚萬里看看蕭烈，道：「這句話我看是小沈要問的。」

蕭烈一呆，道：「那一個問的還不是一樣麼。」

楚萬里看着沈勝衣，緩緩道：「我要考慮的，是秦百川在我答應了他的所有條件之後將會採取怎樣的一種行動。」

沈勝衣道：「他當然不會以合理的價錢，來購買你所有的產業，否則他應該可以另起爐灶，用不着這樣來打你的主意。」

楚萬里道：「我已經說過錢財是身外物，絕不成問題。」

沈勝衣道：「是擔心他在一切到手之後違反了諾言，仍然要將湘雲留着，不放出來？」

楚萬里道：「這附近沒有不知道我有很多朋友，若換轉我是他，也會懷疑在放出湘雲之後，我不會聯合所有的朋友，來找他麻煩。」

沈勝衣頷首。「這是一個死結，要將之解開只有彼此放任。」

楚萬里道：「你應該知道，這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

「不錯。」沈勝衣沉吟着。「不過，你也應該知道，只是考慮，毫無作用。」

楚萬里歎了一口氣。「我以爲，假如有一個强而有力能够令雙方必須遵守諾言的人或者門派，這件事情也許就能够有一個完滿的解決，可惜我想不到有那一個門派會願意出面調停，人方面，也許你……」

沈勝衣說道：「你應該知道我沒有這個能力。」

楚萬里搖頭，方待說什麼，沈勝衣已接上話。「秦百川請得到宮天錦郭杰那種殺手，就絕不會向任何一個人屈服。」

楚萬里歎息問道：「那以你的意思，應該怎樣做才對？」

沈勝衣尚未答話，蕭烈已嚷道：「姓沈的，你不是眞的這樣軟骨頭，向他們屈服？」

沈勝衣反問：「你看我是不是這種人？」

蕭烈道：「可是你們却是在不住討論如何接受秦百川的條件。」

沈勝衣道：「我只是要問清楚一些，看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蕭烈笑罵道：「你小子態度明白一些，我聽着幾乎要駡出口來了。」

沈勝衣道：「我不認識秦百川，可是清楚知道宮天錦郭杰是兩個怎樣的人。」

蕭烈搖頭道：「秦百川那厮用到擄人要脅這種下三濫手段，若說他不是一個下三濫，老子第一個不相信。」

沈勝衣笑問：「你向來怎樣對付你口中的下三濫？」

蕭烈手撫刀柄，道：「老子殺他娘的一個落花流水，叫他知道厲害。」

沈勝衣道：「可是，現在有人質落在他手中。」

「那簡單，我們先去把人救出來！」蕭烈想也不多想，衝口而出。

沈勝衣點頭道：「就是這個辦法。」

楚萬里看着他們，道：「這不是一個好辦法，一來我們不知道湘雲給藏在那裏，二來這實在太危險。」

蕭烈道：「不知道可以打聽，說到危險我們江湖人什麼時候不是在危險中打滾。」

沈勝衣接問道：「秦百川相信不是現在才打你的主意，難道一直以來，你一些消息也沒有？」

蕭烈亦問道：「你的消息不是一向都靈通得很，有時我們還在老遠的，你便已得消息，着人迎上來？」

楚萬里苦笑，道：「你們大概不知道，這周圍百里，每十間店子，就最少有三間是我開設的。」

蕭烈瞪目道：「你這個老小子生意做得倒大啊，難怪有這麼多閒錢邀我們到雙魚塘來吃吃喝喝。」

楚萬里歎息。「可是我耳目的衆多，消息的靈通，竟然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秦百川要打我的主意。」

蕭烈轉問道：「這個人是什麼時候到來這裏的？」

楚萬里道：「他本來就是這兒人氏，一直在外面混飯吃，在我到來這裏三年後才回來，建了那座水繪園，表面是一個名士，事實是一個小人，私底下包娼聚賭，收取保護費，除了好事之外，什麼壞事，都有他的一份兒，經過幾次的火併，已鎭住了附近一帶的所有地盤，由五年前開始，這附近的店子無一例外，每一個月都得向他繳付一定的費用，才能够打開門做生意。」

蕭烈奇怪道：「連你也得這樣做？」

楚萬里頷首，道：「我總不成每一間店子都請一個高手去座鎭，再說，這樣做也沒有多大的用處。」

蕭烈不以爲然地揮手。「只要你擺明態度，隨時都準備動手，絕不妥協，難道他還敢動你的店子？」

楚萬里苦笑道：「也許我要補充一下，這位名士一直就否認與那些事有關，那些流氓也從不在他的水繪園進出，而他與官府的關係却一向不錯。」

沈勝衣插口道：「聽你方才那麼說，我還以爲那只是一個流氓頭子，土豪惡霸，現在聽你說下來，倒有幾分梟雄的味道，僞裝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但以他的武功實力，竟能够持續這麼多年，抑制住自己的野心，可就不簡單了。」

楚萬里道：「這所以我一直有一種錯覺，認爲他的目的不過在那點兒便宜……」

沈勝衣笑接道：「豈知道其實在你這塊大肥肉。」

楚萬里搖頭。「若是我早一些留意這個人就好了，那最低限度也知道他平日與一些什麼人來往，知道他胸懷大志，暗中有所防範。」

沈勝衣接問：「之前有沒有對什麼人採取類似的行動？」

「不曾聽說。」

「要就不吃，一吃就吃大的，不錯。」沈勝衣目光一轉。「他給得時間你考慮，必然早已部署好一切，只怕你發出的雙魚令亦已在他的監視之下。」

楚萬里不安的搓着手。「我也是這樣懷疑，我送出了三十六塊雙魚令，只來了司馬兄弟與小蕭兩撥人，難道其餘的三十四撥都是懦夫，都那麼不够朋友？」

「湘雲被擄之前秦百川既然還沒有露出眞面目，知道他厲害，害怕他的人相信不會太多。」沈勝衣一頓才接下去。「這只怕不出兩個可能。」

楚萬里道：「接到雙魚令的朋友在到來雙魚塘之前便已被殺。」

沈勝衣道：「我看是那些雙魚令根本就沒有送到去。」

楚萬里一怔，道：「可是送令的人都已經回來了。」一頓突然大呼道：「來人！」

四個僕人應聲急急奔了進來，楚萬里隨即吩咐他們，立即去將那些負責送雙魚令的人找到來。

只來了兩個人，也就是送雙魚令給蕭烈司馬兄弟的兩個，還有那三十四個竟全都不知所踪，也都那麼巧合是在今天早上之前消失的。

楚萬里沒有生氣，反而開懷大笑，他總算肯定了一件事，不是他沒朋友，也不是他的朋友都是懦夫，只是他們根本沒有收到雙魚令。

幸好秦百川也有收買不着的人，總算還有兩塊雙魚令送出去，蕭烈在收到雙魚令之後，更替他找來了沈勝衣。

這實在是值得高興的事情。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兪人杰跟逍遙書生學會縱橫譜之後，逍遙書生叫他同素蓮去巴東投靠張大媽避開天魔教搜捕。兪人杰送素蓮到巴東，打聽逍遙書生的行踪，在楊家集一座天魔教小莊院見護教尤姑娘送一面太極令給惡君平，他俟機將惡君平殺了假扮他去襄陽找護法天厭叟，分派在襄陽分壇協助蘇金鳳做一個副壇主，擠入天魔教內打探，知道總壇設有三座香堂，各大埠設分壇，魔徒職稱有護教護法護壇；三級之中又有黃旗白旗黑旗之別，教中除有教主三堂堂主之外，地位最高是黃旗護教，最低是黑旗護壇。天厭叟叫兪人杰留在襄陽應付九頭鬼鷹的侵襲，以後再保舉……

金鳳眞心話　少俠記胸懷

兪人杰微微一笑，接着道：「再說，我們的目的，只在爭取地盤，要想達到此目的，方式和手段多的是，並不一定非殺不可，只要不損那斷一根毛髮，就算那巫溪老怪挺身而出，他又能指責些什麼？指責我們天魔教不該搶去他堂姪的地盤？我想他老怪臉皮再厚，這種話也恐怕說不出口。」

那位化骨美人聽了，嫣然一笑，同時拋出一道令人意蕩神馳的眼波道：「有了你這位副分壇主，眞是奴家的福氣……」

兪人杰凜然警惕，連忙收心定神，拱拱手道：「壇主玉體欠適，尚請多多養息，卑座這就去傳召蕭護壇，要他集齊本壇弟兄，商量一下，來日之步驟。」

那位化骨美人掩口一笑道：「不必勞神，他辦酒席去了。」

兪人杰一楞道：「辦什麼酒席？」

那位化骨美人側目吃吃笑道：「你說呢？慶賀他們有了一個精明幹練的副分壇主啊！」

兪人杰皺眉不以爲然道：「都是自家人了，何必還來這套？」

那位化骨美人眼角一飄道：「不是自家人，誰還來這一套？奴且問你：你說大家都已經是一家人了，那麼你這位副分壇主，除了奴家，以及一位蕭護壇，你還認識誰？你可知道我們的『這一家』共有『多少人』？」

兪人杰無詞以對，當下只得說道：「最好不要太鋪張。」

那位化骨美人見左右無人，忽然別轉臉去，幽幽傳音道：「今夜酒席散了之後，請到奴家那邊去一趟，奴家有話要對你說，奴就住在東北角，那座小紅樓上……」話完，不待兪人杰有所表示，柳腰款擺，回眸一笑，翩然入林而去。

晚間，在酒席上，兪人杰見到分壇中的全部魔徒。這座襄陽分壇，除了正副壇主外，計有黃旗護壇，白旗護壇，黑旗護壇各一名。男魔徒十二人。女魔徒四人。包括兩名丫環，一共計有二十三人！

那名黃旗護壇，是個書生模樣的中年人，姓簡，名卞樸，外號「陰陽鏢」。白旗護壇是個三十不到的青年，姓雲，名秋梧，外號「無情刀」。黑旗護壇就是那個馬臉駝背老人八步彈腿蕭華相！

就身份而論，除了正副分壇主，掌權的那位黃旗護壇，陰陽鏢簡卞樸之地位爲最高，但是，兪人杰暗中留意，卻是那名白旗護壇，無情刀雲秋梧！

他覺得姓雲的這廝，在眉宇之間，隱透着一股詭詐肅殺之氣，是個捉摸不定，相當陰險而又難纏的人物！

同是，使他迷惑的是，這姓雲的一身武功，顯然要在那位陰陽鏢之上。不知道何以陰陽鏢能當黃旗護壇，這姓雲的却只落得一名白旗護壇？

這一夜，兪人杰來者不拒，酒到杯乾，終於喝得酩酊大醉！

兪人杰眞的會有這等好興緻？非也！他實在是爲了那個席後之約，搜盡枯腸，計無可出，萬般無奈而採取的一條下下之策也！

第二天，他找去小紅樓，面致歉意，順便請示吩咐。

那位化骨美人大概以爲他是一時失去控制，而非有意廻避，所以也沒有說什麼，只是向他揮揮手道：「先辦正事要緊，這些……以後再說吧！」

兪人杰從紅樓退出來，別的人不找，只找那個無情刀雲秋梧！

他向對方和悅地注目問道：「我們出去走走如何？」

無情刀雲秋梧深深一躬，應道：「願憑副座差遣！」

於是，兩人輕裝簡從，打一道秘密出口，走出那座大觀園！

襄陽，因地處襄水之陽而得名。魏明帝言：魏人保襄陽，應如手足之護目，晉人用其言，遂爲滅吳之本！

岳武穆識見深遠，在出兵之初，亦曾上言：襄陽之地，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畊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實爲恢復中原之本！上重其議，故討李成於襄陽，一戰克之。鄂、隨、鄧、信諸郡，因襄陽之破，望風而定。軍威一時大振！惜因奸檜之讒未能竟始終。

宋理宗時，元人所擬之攻宋方略，亦認爲宜先從事襄陽，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宋可平也。後果如其言！

故古兵家對襄陽之定評是：地跨荊豫，控扼南北，天下之要，襄陽實握之！

襄陽因地理環境之優越，水陸兩稱其便，商業之盛，幾甲湖廣，天魔教於此設壇，重視有加，自在意中。

兪人杰偕同那名白旗護壇，無情刀雲秋梧，一路向北門城外，河邊碼頭走來。

這時已是仲冬季節，天空中一片灰暗，似爲降雪之朕兆，但因逼近年關，商旅之往來，却倍勝於平日。

兪人杰指着漢水河中那一片綿延不斷的客貨船，問道：「本教爭取，可就是這些商船？」

無情刀雲秋梧低聲回答：「是的，目前襄陽城中之行業，大致分爲兩派，一派受本教保護，一派屬於那姓巫的，過去這半年來，大家尚能相安無事，唯近日情形漸生變化，一般安客來戶，人貨一卸碼頭，竟然十之八九，全都投去……」

兪人杰插口接着道：「有否査出其中之原因何在？」

無情刀雲秋梧答道：「據卑座等打聽之結果，正是那姓巫的搗的鬼，他派人每天守在碼頭上，凡見新有商船來到，立即登船訪問客貨主，依對方所需聯絡之行業，向對方指定一家棧店，曉以利害，逼使就範……」

「本教却沒有這樣做？」

「巫永昌那廝的來頭，副座諒已清楚。上面既叫我們息事寧人，避免衝突，那我們又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兪人杰沉吟了片刻，毅然說道：「這好了，明天，咱們也派幾個人來，凡遇新船來到，不妨過去伺候一側，等對方講妥條件下船，立即請他們洗個大涼澡，然後上船告訴那些貨主另外一家棧店的名稱，惹惱了那姓巫的，自有本座來對付！」

無情刀雲秋梧應了一聲是，神色之間，顯得甚是興奮。緊接着，一連三天，九頭鬼鷹巫永昌的部衆，在這種冷得使人打抖的天氣下，一共被推落漢水河中十三次。換句話說，受天魔教襄陽分壇保護的棧店，也就因此多做了十三筆生意！

這三天中，有兩件事，很出兪人杰意料之外。

第一件事就是九頭鬼鷹方面，對這一連串的變故，迄無任何反應。

這一點，依兪人杰之推測，那位九頭鬼鷹之所以按兵不動，也許正是那位九頭鬼鷹的厲害之處，這廝大概想先査清楚天魔教方面何以突然敢作敢爲的原因，然後謀定而動，一舉扳回顏面！

關於這一點，兪人杰並不放在心上。

天魔教固然是個害人的邪教，而那個姓巫的顯然也不是一個什麼好東西；一旦爭執起來，他正好爲襄陽父老先除一害！

第二件事則是自那天他藉故醉酒後，那位化骨美人竟然未再糾纏。

這位化骨美人眞的已經知難而退？這一點，他不大敢相信。假如對方知道他是逍遙門下，也許有此可能。但他現在的身份，是惡君平公孫節，而惡君平在武林中却顯然並不是一個坐懷不亂的正人君子！

他想：這裏面也許另有原因。

所以，三天來雖然諸事順遂，兪人杰之心情，却仍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無時無刻不在提防着意外之變。

轉眼之間，又過去四五天。終於，兪人杰的兩項假想，一如預期，全部獲得證實。

先是九頭鬼鷹巫永昌差人送來一份戰書，約在兩天後於隆中山，七星岩前，「竭誠候教」！

戰書中並特別指明，主要之約請對象爲：「天魔教襄陽分壇公孫副分壇主」！

就在同一天夜裏，二更敲過不久，一名丫鬟來到他住處：「蘇分壇主有請！」

兪人杰披衣而起，心念電轉之下，立即有了主意，他向那丫鬟吩咐道：「本座穿好衣服，馬上就來，你先去通知簡、雲、蕭三位護壇一聲，就說是本座的意思，要他們三個一起過去！」

那丫鬟回答道：「蘇分壇主的意見，只是請副分壇主一個人過去。」

兪人杰暗忖，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我兪人杰不假顏色，我就不信眞會發生什麼事！

於是他向那丫鬟點頭，道：「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詎知那丫鬟站着不動道：「蘇分壇主說：副壇主對園中路徑不甚熟悉，外面天又黑，她要婢子爲你掌燈引路！」

兪人杰見這對主婢將他竟像押解犯人一般，不由得好氣又好笑。他犯不着與對方一般見識，當下不再說什麼，穿好衣服，跟着走出。

來到小樓中，兪人杰見那位化骨美人衣着端整，臉色亦甚莊重，心中稍稍安定。他爲求先發制人，故於一見便說道：「卑座已經說過，對付這種小脚色，根本犯不着操心，何況分壇主的身體還是剛剛見好……」

化骨美人頭一搖，說道：「不是爲這個。」

兪人杰強持鎭定，問道：「然則分壇主何事見召？」

化骨美人手一指道：「你先坐下。」

兪人杰坐下後，化骨美人忽然的問道：「公孫副壇主祖籍那裏？」

兪人杰大吃一驚，暗感事情不妙。對方這句話，不會無端而發，他的身份，難道暴露了不成？

他原先之打算，本想以着面孔，句句不離公務，叫對方沒有旁涉之機會，但是如今却不得不陪笑道：「分壇主何故問起這些來？」口中說着，心底則在繼續思忖：來到這座分壇，頭尾已經十多天，怎會忽然出了毛病呢？

言行方面露出破綻？但是，他覺得他的一言一行都很謹愼，應該沒有出岔子的可能。那麼毛病，出在那裏呢？

只聽得化骨美人淡淡的說道：「這當然是有原因。」

兪人杰一定神，笑道：「這不是奇聞麼？江湖道上的朋友，凡認識我公孫某人的，誰不知道我惡君平是川人？」

「東川？西川？」

「都可以說。」

「此話怎講？」

「因爲公孫某人祖籍雖然是川西，却是在川東長大的，長大之後，終日在外，今天東，明天西，但範圍多半是以兩川爲限……」

兪人杰覺得，他這番話，業已極盡模稜兩可之能事，假使話中有了語病，或是對方窮詰不休，那麼，抱歉得很，出了他所能回答的能力範圍，他除了突起發難，實無第二條路好走！

他將話說得很慢，儘量保持語調之自然，同時留心對方表情變化，以備隨時採取必要之自衞與措施。

化骨美人聽着，點點頭，接着問道：「你是川東什麼地方長大的？」

「梁山！」惡君平是於川東梁山長大，只有天知道。但兪人杰回答得很爽脆！

因爲，事情至此，對與不對，已經無關緊要；他只賭一個機會，就是這位化骨美人本身也不清楚這一點！

要是露出了馬脚，也不打緊。他在回答這句話時，就已經提足一身眞氣了！

化骨美人點一點頭，抬臉又問道：「那麼你可知道，在本分壇中，有你一位小同鄉？」兪人杰眼前一黑，耳中嗡嗡作響，幾幾乎把持不住。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世上竟有這等巧事！

「哦？眞的嗎？」

他微笑着，顯得很輕鬆，一顆心却快要跳出了口腔。不過，他仍不想輕擧妄動。因爲對方之詞鋒固然咄咄逼人，但語氣之間，却無甚敵意。同時他也不想輕易放棄目前這個隨時有機會進入魔教總壇的副分壇主之職位！

化骨美人緩緩接着道：「你們是什麼地方人，本座並不清楚，同時亦無清楚之必要，本座只是奇怪，你們之間見了面，爲何沒有一句話，竟像陌生人一般……」

兪人杰微微一笑道：「這也不算什麼稀奇，一個人離家多年，有時雖親如父母兄弟，都會對面相逢不相識，何況……」

化骨美人搖搖頭道：「不，您這位小同鄉說，他從小到現在，一直沒有變樣子，就在三年多前，你們還在潼關見面。」

兪人杰咳了一聲道：「那就怪了！」

化骨美人接着說道：「所以他覺得：他認不出你，不足爲奇；因爲你的易容術高明，是武林中有名的千面人。但是，你却沒有理由認他不出！」

兪人杰漸漸有點沉不住了，勉強維持着笑容道：「此人是誰？」

化骨美人平靜地道：「就是這幾天來你們天天在一起的那位雲護壇雲秋梧！」

兪人杰不禁暗罵一聲：「好個陰險小子！」

一面仍圖作最後之掙扎道：「啊，啊，是的，是的……一點不錯，這幾天，我正在想……唉唉，你瞧我多麼糊塗！」

化骨美人平靜地接下去說道：「不，糊塗的應該是本座。尊駕究係何人，如今該以眞面目見示了吧？」

兪人杰一時啞口難言，良久良久，方始抬頭注目道：「分壇主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

化骨美人面無表情地冷冷說道：「現在談這個，未免言之過早，本座首先想知道的，是閣下之眞正身份，以及來此之目的，」

兪人杰至此已無選擇餘地，於是正容一字字答道：「逍遙門下，笛叟後人，姓兪名人杰，來此之目的，則是想進一步混入貴教總壇，打聽焚刦天龍府及忠孝二莊之正兇！」

化骨美人臉色微微一變，道：「閣下胆子不少啊，」

兪人杰見對方始終未採任何敵對行動，不由得暗暗納罕，這時只得戒備着從容說道：「假使分壇主易地而處……」

化骨美人明眸閃動，截口問道：「那位眞正的惡君平是否已死在閣下之手？」

兪人杰點頭道：「是的！」

化骨美人又道：「此事有無第三者知道？」

兪人杰搖頭道：「沒有！」

化骨美人思索了片刻，忽然抬頭問道：「閣下既能除去那位惡君平，武功必在

本座之上，適才你爲何不殺本座滅口？」

兪人杰毫不掩飾地道：「不錯，在下的確有過這種念頭。不過，在下後來又想到，知悉此一秘密者，共有兩個人，除去一個，並不能解決問題，同時，分壇主不具敵意之態度，亦爲在下無法下手原因之一！」

化骨美人點點頭道：「本座準備一件小小的禮物，現在送給你，就算報答你的不殺之恩吧！」

兪人杰聞言一呆道：「分壇主……」

化骨美人聽而不聞，掉轉臉去，向後面喊道：「小青，把那個盒子拿來！」

一名女婢，應聲走出，將一隻四四方方的木盒，小心地放在桌子中央。

化骨美人手一擺道：「打開！」

那女婢淺淺一福，依言將盒蓋揭去，

兪人杰目光所及，不由得又是一呆！

木盒中端端正正地盛着一顆血猶未乾的人頭，在燭光照耀下，面目依稀可辨，正是那位無情刀雲秋梧！

化骨美人悠然側目道：「兩者已去其一，要殺本座，現在該是時候了吧？」

兪人杰恍若置身夢境中，一時之間，竟然不知如何應答才好！

化骨美人忽然面容一整，輕輕嘆了口氣道：「那天夜裏，奴家要你來，便是爲了這件事。因爲奴家當時也覺得你這位惡君平，言行和氣度方面，似不若外傳之甚，很想藉此機會，當面考驗一下。可是，沒有想到，你受了蕭華相那老鬼背後一些閒言閒語的影響，竟視奴家如蛇蝎，而不惜自我斲傷，硬在當夜酒席上，將自己灌得爛醉如泥！」

兪人杰大爲驚奇地問道：「您怎會知道？」

化骨美人淡淡一笑道：「這座分壇中，全部才祇這麼幾個人，奴家要連誰是什麼料子，都摸不清楚的話，還當什麼分壇主？」

化骨美人說至此處，揮手命女婢撤去那隻木盒，轉過臉來，抬頭又道：「你兪少俠既然於存亡關頭，都能誠實不欺，我蘇金鳳如今也不妨向你吐露幾句眞心話，就是這次除去這個姓雲的，奴家實在另有不得已之苦衷，此擧並非完全爲了你兪少俠。」

兪人杰又是一陣意外，詫問道：「分壇主的意思是說……」

化骨美人哼了一聲道：「這厮自恃總壇有人，平時一再藉故糾纏，他總以爲奴家，水性楊花，人盡可夫，嘿嘿，他就不知道……」

兪人杰無法置喙，內心則止不住暗暗詫異，這就怪了，難道你這位化骨美人，還會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子不成？

化骨美人秋波一轉，突然站起身來道：「兪少俠請等一下，奴家去裏面加件衣服。」

兪人杰欠身說道：「壇主請便。」

化骨美人微微一笑，轉身向臥室中走去。

隔了約莫一盞熱茶光景，只見那位化骨美人另外加了一襲銀色罩肩，自臥房內欵步走出，臉上容光，益見煥發。

兪人杰恍然大悟，原來她藉添衣爲名，其實是去裏面重新勻了一遍脂粉。

唉，女人！兪人杰正出神間，不意一陣香風過處，那位化骨美人竟然走過來，緊緊挨着他貼身坐下。

兪人杰吃了一驚道：「分壇主……」

化骨美人星眸乜斜，朝他投出一個令人魂蕩的媚笑，右臂輕輕一勾，將他攔腰攬住，湊上半邊粉頰，柔聲問道：「少俠冷不冷？」

兪人杰伸手一格，慌亂地說道：「不，在下還好。」

化骨美人嬌軀一挪，貼得更緊道：「這種天氣，凍壞身子，可不是玩的，要不要來點酒？」

兪人杰使力一掙，站起身來，正容說道：「儘管那姓蕭的在兪某人面前說過不少閒言閒語，但我兪某人對你蘇分壇主，却始終沒有產生過不敬的念頭，尙望分壇主能夠自重！」

化骨美人坐正身軀，擧手掠了一下散亂的髾角緩緩抬起頭來道：「少俠就不能偶而隨和一下？」

兪人杰雙拳一抱，嚴肅而誠懇地道：「在下之初意，本想等兩天後，七星岩的約會過了，再悄然抽身離去，到時候，姓雲的這筆帳，正好順水推舟，算在在下頭上，現在，分壇主既然一刻都不能見容，兪某人不妨就此告辭。」

說着，身子一轉，向着樓梯口擧步走去！

身後傳來一聲充滿幽怨的責問道：「你就這樣走了麼？」

兪人杰返身沉重地說道：「是的，在下不得不走，這一點，尙乞分壇主，務必見諒，不過，在下雖然不通人情世故，但却非忘恩負義之徒，以後只要有機會，在下一定不會忘記分壇主這次的大力迴護之德。」

那位化骨美人正待開口，臥室錦幔後面，忽然有人發出一聲輕笑道：「夠了，丫頭。」

兪人杰循聲掉頭望去，目光所及，不由得當場一僵，兩位「化骨美人」，衣裝，容貌，身材，無不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此刻一個坐在客廳中，一個則含笑站在房門口。

兪人杰張大一雙眼睛，朝兩人分別指了一指，期期艾艾的說道：「你們……究竟——」

房門口的那位化骨美人微微一笑，接着道：「究竟誰個是眞正的化骨美人？」

說着，手朝廳中的那位化骨美人一指道：「是她！」

兪人杰又是一怔道：「那麼——」

笑話的那位化骨美人含笑道：「奴家蘇金鳳！」

兪人杰啊了一聲道：「原來……她……是你的替身？」

蘇金鳳含笑點頭道：「正是如此。」

兪人杰定定神又道：「那麼這一位又是誰？」

蘇金鳳掩口反問道：「看她是誰？」

兪人杰想了想，恍然失聲道：「我知道了，是小青。」

蘇金鳳轉向那丫頭笑叱道：「儘呆着幹什麼？還不快點替我去換衣服！」

等那名叫小青的丫頭溜入臥室，蘇金鳳忽然從袖中取出一支鋒利的匕首，嗤的一聲，刺向左臂，兪人杰大駭道：「姑娘……這……是做什麼？」

蘇金鳳微微一笑道：「這樣做，將可省却千言萬語！」

劍尖劃破重衣，白如凝脂的粉臂上，赫然露出一顆豆瓣大小，鮮紅賽血的硃砂守宮！

兪人杰頭一抬，不期而然的脫口道：「原來姑娘——」

蘇金鳳低下頭去，紅着面孔道：「這樣一來，是不是比說什麼都要來得强？」

兪人杰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蘇金鳳掃了他一眼，道：「怎麼啦，你？」

兪人杰咳了一聲道：「在下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蘇金鳳微微帶些惱意道：「誰擋着你來？」

兪人杰緩緩說道：「在下覺得，姑娘守身如玉，出汚泥而不染，固屬令人欽佩，但因此葬送一名丫鬟的清心，却未免過於忍心！」

蘇金鳳搶着說道：「你可知道，這是出於丫頭的自願。」

兪人杰搖頭道：「在下不相信！」

蘇金鳳深深嘆了口氣道：「這種事，說來誠然使人難以置信，但實情確係如此，關於這丫頭的身世，另有一段血淚故事，將來徵得丫頭同意，奴家自會慢慢告訴你，現在相信不相信，也只好由你了。」

正在說着，另外那一名叫小雲的丫鬟，忽然探頭報告道：「回姑娘，外面下雪了。」

蘇金鳳抬頭微微一笑道：「怎麼樣？如今由奴家請你喝杯酒，該可以放心接受了吧？」

× × ×

那名白旗護壇，無情刀雲秋梧，兩夜未返分壇，經派人四出查訪之結果，最後於城外積雪中找得屍身，不過一顆六陽魁首，却也不見踪影。

分壇中之魔徒，不作他想，均認爲這一定又是那個九頭鬼鷹下的毒手！

因此，這一天，當兪人杰準備以副分壇主之身份，前往隆中山七星岩赴約的時候，壇中一干魔徒，無不磨拳擦掌，爭欲隨行。

這些魔徒們憤激昂揚，並不是對無情刀私人有何感情，而是因爲這些日子來，受够九頭鬼鷹的悶氣，正好藉此機會做一下發洩而已。

但是，兪人杰却另有顧忌。他知道，這種約會，决難善休，一旦動起手來，他勢必要在「神仙十八散手」和「金筆七十二式」兩種武功中擇一施爲，到時候若是事有湊巧，再碰上一個識貨的，馬脚豈非立時拆穿。

所以，他不得不擺出副分壇主的威風，向那批魔徒板臉訓斥道：「一個九頭鬼鷹，本座難道還會應付不了，你們大家嚷着要去，是去帮場子，還是去湊熱鬧，統替本座留下，一個不許去！」

衆魔徒見他詞嚴色厲，誰也不敢再開口。

兪人杰結束停當，又到紅樓辭行，蘇金鳳在他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眼，注目關切地道：「你帶多少人去？」

兪人杰笑笑道：「一個不帶。」

蘇金鳳蹙額道：「關於這次約會，你有沒有考慮到一個問題。」

兪人杰揚臉道：「什麼問題？」

蘇金鳳道：「今天對方到場的，假使只是九頭鬼鷹，以及他那批嘍囉們，當然沒有什麼，可是，你須知道，這廝一身武功雖然有限，鬼心眼兒却多得怕人。你想想吧，否則他怎麼會被人加上這道外號？這次，他明明知道你就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惡君平，却依然邀你手底下見眞章，這一點便極爲可疑？」

兪人杰道：「何處有疑？」

蘇金鳳道：「你總不會以爲這廝活膩了吧？」

兪人杰笑道：「俗語說得好，物以類聚，就算這廝請來帮手，想像中也不會高明到那裏去。你等着好消息就是了。」

說着，手一揮，含笑轉身，大步向園內走來。

園外，馬匹已經備好，兪人杰接過韁繩，飛身跳上馬背，雙腿一夾馬肚，縱騎馳向西城門。

隆中山離城僅二十餘里，約會時間是午時正，此刻才不過巳牌光景，所以，兪人杰一路行來，儘有餘裕欣賞兩旁之雪景，以及思索一些使他困惑的問題。

所有使他困惑的問題中，最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便是蘇金鳳這樣一個同流而不合汚的奇女子，爲甚麼她會混身於天魔敎中？

她又爲什麼要向他顯示那顆代表貞操的硃砂守宮？

還有，她說：她一定會帮他達成進入魔教總壇的心願，她眞的是具有這等大能力？她又爲什麼竟肯這樣做？

再有一點便是，她既然具有使他進入總壇的能力，同時論地位也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分壇主，何以她却對總壇中的一切所知無幾，甚至不知道總壇所在，以及教主爲何等樣人？

唉！謎！——在在都是不可理解的謎。

兪人杰嘆一口氣，抬頭看時，山麓已到，於是，他摒除雜念，定一定神，沿着一條結冰的小溪，向山中緩緩催騎而進。

七星岩前，九頭鬼鷹方面，人馬早已到達。

雪地上，七八名灰衣大漢，正在那裏聚首私議，看見兪人杰單騎來到，立即停止交談，同時迅速排成一列，所有的眼光中，全露出詫異之色，似乎奇怪兪人杰爲什麼只來了一個人。

兪人杰從容策騎，一直走到那些大漢的身前七八步處，方始不慌不忙的跳下馬背。

他朝那些大漢掃了一眼，冷冷問道：「哪一位是巫老大？」

一名高高瘦瘦的漢子，向前走出一步，抱拳道：「我們——」

兩字剛剛出口，眼中一亮，忽然指着兪人杰身後歡呼道：「來了，來了。」

兪人杰扭頭循聲望去，果見一騎如飛而至。

來的這名九頭鬼鷹，年約四旬上下，矮矮的個兒，痴肥臃腫，頸子奇短，貿然看上去，活似一座大肉球。

不知是人胖的關係，還是趕路趕得太急，在這種天氣，這位九黨鬼鷹除了喘氣不算，居然在額際現出汗意。

兪人杰在將這位九頭鬼鷹打量清楚之後，警惕之心，頓時提高，蘇金鳳說得不錯，這廝充其量只輪得上一名五流脚色，現在依他估計，就連分壇中那八步彈腿，都可能要比這廝强得多。

以這樣一名窩囊人物，竟然敢向名滿武林的惡君平公開挑戰，豈非眞如蘇金鳳所諷刺的——活得膩煩了，不，這裏面一定有蹊蹺。

然而，使兪人杰不明白的是：經他逐一仔細搜查之結果，那些灰衣大漢之中，又似乎並無特殊人物混跡其間。

同時，眼前這塊空地，遼闊平坦，草木不生，極目望去，一片銀白，明顯地亦無設伏之可能。

那麼，這廝仗恃的是什麼呢？九頭鬼鷹將坐騎交給那名高瘦漢子，轉過身來，抹抹汗水，拳雙一抱，乾咳着說道：「公孫大俠等久了吧？」

兪人杰冷冷道：「還好！」

九頭鬼鷹又咳了一聲道：「就只公孫大俠一個人？」

兪人杰仰臉道：「是的！」

九頭鬼鷹點頭道：「公孫大俠果然名不虛傳，我巫某人不得不說一聲佩服。」

兪人杰暗哼道：「言甘必詐！」

九頭鬼鷹眨着眼皮道：「巫某人今天何故有此一約，公孫大俠大概還是不明白吧？」

兪人杰沉聲道：「正想請教。」

九頭鬼鷹忽然嘆口氣道：「關於這件事，巫某人眞不知怎樣說才好，巫某人意思是這樣的，襄陽這個地方，地盤不能算小，只要公孫大俠肯放一馬，巫某人願意自動讓步，仍維持彼此過去的局面……」

兪人杰微微一怔，頗感意外。

九頭鬼鷹注目期切地說道：「公孫大俠意下如何？」

兪人杰正想答話，心中忽然微微一動：是了！這廝剛才喘氣流汗，以及現在的軟化妥協，準是因爲所謂之帮手，臨時因事未能趕到。蘇金鳳說得一點不錯，這廝人如其號，果然狡猾得可惡！

九頭鬼鷹咳了聲又道：「怎麼樣？全憑公孫大俠一句話，巫某人無不遵辦！」

兪人杰暗暗冷笑。心想：由於天魔教不顧得罪巫溪老怪，今天若是換了眞正的惡君平，他爲了保住自己的職位，也許會就此見風轉舵；如今碰上我兪人杰，嘿嘿，可沒有那種便宜事，當下緩緩自衣底抽出那支經過改裝的神仙笛，淡然說道：「既然巫老大如此顧全大局，敝教方面自是無話可說。不過，在公務之外，公孫某人尚有一項不情之請！」

九頭鬼鷹連忙接着道：「公孫大俠還有什麼吩咐？」

兪人杰冷冷一笑道：「久仰你巫老大乃一方霸主，一身軟硬功夫，已臻神化之境，想藉此機會向你巫老大討教幾手！」

九頭鬼鷹臉色一白，連連後退道：「那，那又何必……」

兪人杰迫上一步，冷冷說道：「關於這一點，你巫老大可怪不得別人。今天，我公孫某人若是你巫老大，既然所請帮手未到，就寧可失信，而絕不前來。可見這些地方，你老大雖富心計，火候却顯然還不怎麼到家！」

九頭鬼鷹如蒙寃屈似的大聲叫道：「那有這回事？」

兪人杰長笛一指，寒臉峻聲道：「不管有無這回事，都請亮兵刃。否則可別怪我公孫某人心狠手辣，不賣交情！」

九頭鬼鷹知事已敗，再也顧不得什麼顏面不顏面，當下一個倒縱，撤身退出丈許，一面急急探手抽刀，一面轉過頭去厲喝道：「還呆着瞧什麼？上啊！」

那些灰衣漢子經此一喝，有如大夢初醒，連忙卸衣解刀，吶喊着合圍而上！

兪人杰不想多耗時間，眞氣提足，長笛一擺，人如怒矢般疾射而出，身形劃空而過，其勢夭矯如龍，人於半空中，神仙笛一緊，以神仙笛招「十八散手」中一式「呂仙戲鶴」，迅若閃電奔雷一般，接連越過三名大漢，追上那位正向坐騎撲去的九頭鬼鷹，居高臨下，一笛點落！

九頭鬼鷹手忙脚亂的轉過身來，一時間尚想憑鋼刀之利，來削人杰手中兵刃。

不意兪人杰出招之先，即已防及這一着，這時長笛飛快的劃出一圈，避過刀鋒，趕上刀背，結果反將他那把鋼刀，因勢一笛敲脫出手！九頭鬼鷹失去兵刃，更是魂不附體。

現在他想逃過一笛之厄，除了來一個懶驢打滾，業已別無良策！還好他皮厚臉老，一向不計較這些，當下不假思索，咕咚一聲摔倒，滾球似的，一個翻騰，滾去七八尺外！

兪人杰身形落地，一個箭步搶出，嘿嘿冷笑道：「就憑這麼一點能耐，居然也敢作威作福！」

九頭鬼鷹情急之餘，忽然爬在地上磕頭求饒道：「請看家叔情面上……」

兪人杰哼了一聲道：「閣下落得今天這步田地，正是因爲閣下有着一位好的叔叔！」

九頭鬼鷹又駭又怒道：「保你會後悔的……」

兪人杰冷冷說得一聲：「那是在下的事，不勞朋友操心！」話發聲中，一笛如電點出。九頭鬼鷹一聲哀嚎，登時昏死過去！

兪人杰長笛一收，迅速轉過身，面對那批灰衣漢子沉聲道：「誰要想輕舉妄動，你們的頭兒便是榜樣，現在你們抬他回去，只要救治得法，尚可保得一命；不過再想魚肉鄉里，今生大概是辦不到了！」

兪人杰話說出口，忽然感覺不對。這那裏是惡君平的口吻？好在那批灰衣漢子這時一個個均如驚弓之鳥，誰也沒有心情會來體味這些。兪人杰見事情已了，走過去跳上馬背，輕輕鬆鬆的回到城中，估計前後花去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時辰！

兪人杰來到大觀園外，身子尚未離開馬鞍，便見那位八步彈腿匆匆奔了過來道：「副座回來得正好！」

兪人杰微微一怔道：「什麼事？」

八步彈腿道：「蘇分壇主等在議事堂，請您回來之後，馬上過去一下！」

俞人杰注目道：「還有誰在？」

八步彈腿道：「就只有蘇分壇主一個人！」

俞人杰又問道：「沒說原因？」

八步彈腿道：「沒有。總壇剛剛來過一位專差，不過來沒多久就走了，不知道是否跟這位專差之到來有關。」

俞人杰暗暗納罕，於是將坐騎交出，快步向園後議事堂走來。所謂議事堂，其實只是一座小閣。在小閣中，蘇金鳳正在那裏翻閱着一本畫冊，神態至為悠閒。俞人杰見了這等情景，方始深深鬆了口氣。

蘇金鳳頭一抬含笑起身道：「沒有闖禍吧？」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我能活着走回來，還不夠說明一切麼？現在端看巫溪老怪對他這位寶貝姪兒的溺愛程度如何！」

「有沒有傷他性命？」

「點斷一處經脈。」

「點在何處？」

「鳳凰入洞。」

「廢去他一身武功？」

俞人杰點點頭，於是將經過情形，扼要地說了一遍。

蘇金鳳嘆了口氣道：「除了撤去這座襄陽分壇，實無兩全之策；正如你所說的，現在就看巫溪老怪會不會找上門來！」

俞人杰問道：「總壇是否有人來過這裏？」

蘇金鳳四下望了一眼，忽然壓低聲音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如果奴家的預計不會落空，保你將能在兩個月之內，由分壇調去總壇！」

俞人杰精神一振道：「是不是在那位總壇專差面前，保了我一本？」

蘇金鳳淺淺一笑道：「我還參了你一本！」

俞人杰惑然道：「什麼罪名？」

蘇金鳳低笑道：「專橫獨斷！」

俞人杰眨眨眼皮道：「指今日赴會之事而言？」

蘇金鳳點點頭笑道：「是的。這樣一來，上面就會認為你在這座分壇中人地不宜，將你調回總壇察看，過一段時期，再派新職！」

俞人杰有心打趣，故意嘆了口氣道：「真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蘇金鳳掃了他一眼，側臉悠然道：「那麼，要不要奴家——」

俞人杰搶着一躬到地道：「是的，像這種暗箭，下次有機會，請分壇主不妨放幾支！」

蘇金鳳忽然促聲傳音道：「速作撿物模樣！」

俞人杰不假思索接口道：「這麼重的一塊銀子掉在地上，居然沒有人知道！」

身子剛剛直起，一人大步入閣，來的正是那名黃旗護壇陰陽鏢簡卞樸！陰陽鏢走進來，欠身說道：「卑壇恭候差遣！」

蘇金鳳沉吟了一下揮手道：「公孫副分壇主已然回來，暫時用你不着，你先下去吧！」陰陽鏢應了一聲是，轉身出閣而去。

俞人杰抬頭道：「是你傳他進來？」

蘇金鳳點頭道：「是的，那時你尚沒有回來，也不知道你幾時回來……甚至無法斷定，咳……，自然只有找他了！」

俞人杰道：「有事待辦？」

蘇金鳳道：「事是有一件只是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

俞人杰道：「什麼事？」

蘇金鳳道：「買令師『逍遙書生』以及『天山三義』的最近行蹤！」

俞人杰一怔道：「什麼？『天山三義』尚在人間？」

蘇金鳳微笑道：「『天山三義』平均不過是六十來歲的人，而令師已經年近八旬，難道這比令師仍然健在會更為稀奇不成？」

「且慢！」

「怎樣？」

「你剛才說——買？」

「是的，買賣的買，這兒便是買取的代價，黃金三百兩整！」

伸手揭去案頭一幅黃綾，赫然露出兩塊烙印金磚！

俞人杰目光一直，幾乎無法置信地喃喃道：「買？向……誰……買？」

蘇金鳳搖搖頭道：「還好這裏沒有人，不然連你這位惡君平都不知道武林中有地方可以買取秘聞，那才真是笑話哩！」

俞人杰顧不得計較這些，定一定神，連忙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還是直說了吧！」

「你有沒有聽說過『武林雙絕』，這個特別封號？」

「沒是。哪雙絕？」

「第一絕：『袖手神醫』施德修！」

「還有一絕是誰？」

「第二絕：『杜門秀才』溫思廣！」

俞人杰道：「有關袖手神醫之行事為人，在下略知一二；至於這位什麼杜門秀才，則還是初是聽說。此人武功如何？」

蘇金鳳道：「也許很高，也許根本不會！到目前為止，在武林中這尚是一個無人清楚的秘密。因為此君雖與袖手神醫並稱雙絕，却比袖手神醫秘得多；也許是他從事的行當，不得不然吧？不過，這些都是閒話，我們並無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必要；倒是另外還有幾件事，你却必須牢牢記住！」

俞人杰道：「哪幾件事？」

蘇金鳳道：「第一，消息到手，馬上回頭用不着懷疑它的真實性。」

俞人杰道：「萬無一失？」

蘇金鳳道：「是的。他肯收下你的黃金，便是一種保證，在武林中，人人知道，杜門秀才說出一句話，經常會比多年的老舖子，都要來得有信用！」

俞人杰道：「第二件呢？」

蘇金鳳道：「第二是性急不得。他的消息，有時是『現貨』，有時則須『臨時趕工』。他如約你十天或半月之後聽回音，你必須耐心等候，黃金不妨先行奉上，萬一交易不能成功——這種情形，極為罕見——他不但會將所收之黃金掃數退回，還會賠償你在候訊期中之食宿費用！」

俞人杰搖搖頭道：「真可算是曠古奇聞！」

蘇金鳳接下去道：「第三，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你在抵達之後，千萬不可要求會見他本人。否則，任你黃金再多，他也不會跟你交易！」

俞人杰詫異道：「為什麼？」

蘇金鳳道：「因為他可能會懷疑你對他本人有所不利！」

俞人杰道：「不見正主兒，如何確定換來之消息是他杜門秀才本人所透露？」

蘇金鳳道：「傳話之人會先出示一面信符。」

俞人杰道：「一面什麼樣的信符？」

蘇金鳳道：「一支漢玉玲瓏如意。」

俞人杰道：「這樣說來，本教跟他打交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蘇金鳳點點頭，輕輕嘆了一口氣，想說什麼，忽又忍住。

俞人杰眼中微微一亮注目問道：「是否天龍府事件，亦與這廝有關？」

蘇金鳳微喟道：「事情都過去了，還提它幹什麼。」

俞人杰暗暗咬牙，停了一會，又問道：「這廝的消息，都是怎樣搜集來的？」

蘇金鳳笑道：「你想他會不會告訴別人？」

俞人杰朝案頭上那塊金磚望了一眼，接着道：「帶三百兩黃金去，怎知道剛好夠數？」

蘇金鳳道：「他的消息，共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三百兩、乙等二百兩，丙等一百兩。分等之標準，端視消息之重要性而定！」

俞人杰道：「這廝以此為業，有多久了？」

蘇金鳳道：「很久很久。據說他們姓溫的一家從這位杜門秀才曾祖手上起，便以出賣他人之隱秘知名武林，只不過不及這位杜門秀才如今這樣肆無忌憚而已！」

俞人杰道：「這廝賺取這種黑心錢，不怕與人結仇？」

蘇金鳳道：「與誰結仇？」

俞人杰道：「被他出賣的人不會恨他麼？」

蘇金鳳道：「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恨他？他吃這碗飯，跟開兵刃鑄造店一樣，張三向他定購一把鋼刀，準備用來殺李四，李四還不是照樣可以如法泡製？過去就會經發生過這樣一則故事：有位冀北飛熊，以一百兩黃金之代價，在這位杜門秀才處悄悄買得仇家武功方面之弱點所在，事為對方所悉，立即找上門來，拿出二百兩黃金，馬上就將冀北飛熊目前造訪之原因弄得清清楚楚，結果由于那仇家警惕心提高，冀北飛熊仇沒報成，反而送掉一條老命，你說在這種情形下，當事之雙方，誰該恨他？」

俞人杰想了一下問道：「總壇方面這次打聽家師及天山三義行蹤，分壇主是否知道原因何在？」

蘇金鳳傳音答道：「據適才那名專差透露，令師和三義於最近兩月中，已先後挑去各地之分壇十多處，所以，正如金鳳剛說的這個故事一樣，你這次前去，消息到手之後，如果時間許可，不妨設法暗地裏先通知令師或三義他們一聲！」

俞人杰傳音接着道：「謝謝分壇主，我會這樣做的，要是總壇方面派人催查，還望分壇主多多担待才好。」

蘇金鳳點頭道：「這個你儘管放心就是！」

俞人杰起身道：「那麼——」

蘇金鳳掩口道：「要走了麼？你可知道那位杜門秀才住什麼地方？」

俞人杰不禁失笑道：「你看我多麼糊塗！」

蘇金鳳取出一張紙片道：「這上面是那位杜門秀才的詳細住址：豫南，上蔡，四方堡；以及一路前去的路道草圖。」俞人杰接下後，蘇金鳳又從袖中取出一個小藍旗道：「這是各地分壇，副分壇主的令旗，出門時帶在身上，多少方便些；如無必要，今那支混元太極令，最好別輕易示人！」

俞人杰微怔道：「連本教中人都得儘量避免？」

蘇金鳳點頭道：「是的。」

俞人杰惑然道：「什麼道理？」

蘇金鳳苦笑笑道：「很多事情，我都沒有時間跟你講，你還記得總壇三堂的名稱吧？」

俞人杰眨着眼皮道：「『金筆堂』『血掌堂』『峨嵋刀堂』我有沒有記錯？」

蘇金鳳點頭道：「沒有記錯。」

俞人杰接着道：「三堂之名稱，跟這什麼關係？」

蘇金鳳道：「關係是——這種太極令在教中說來雖然極具權威，但在三堂方面，却有一部份人已因權力傾軋之結果，對它失去應有之敬意，你要是正好碰上這一部份人，屆時豈非弄巧成拙？」

俞人杰道：「這一部份人，屬於哪一堂？」

蘇金鳳道：「峨眉刀堂。」

俞人杰道：「峨眉刀堂的人敢跟這種太極令公然為敵？」

蘇金鳳道：「公然為敵雖不至於，但使點小小心眼兒，總是免不了的。那你又何必太平日子不過，自己找麻煩？」

俞人杰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我記住萬一遇着教中人，在對方身份未明之前，絕不將這支太極令隨便顯露就是了！」

蘇金鳳皺了皺眉頭，又說道：「這種事其實並不忙在一時，像這樣冷的天氣，這樣大的風雪，天色又這麼晚了，就等到明天動身不行麼？」

這時俞人杰望望閣外灰暗的天空，點頭道：「是的，只好明天再走了。」

第二天，俞人杰冒着大風雪，單騎離開襄陽，帶着三百黃金取道前往豫南；準備去上蔡四方堡，向那位「杜門秀才」溫思廣買取恩師「逍遙書生」及「天山三義」目下之行蹤。

近午時份，渡過漢水，走上官道，行沒多久，來到一座樹林附近。

俞人杰伸手抹去臉孔上的雪花，心中正在喊冷之際，忽從道旁林中悄沒聲息地一下跳出兩名短衣大漢。坐騎受驚，雙蹄併擧，希聿聿一聲長嘶，俞人杰差點沒給摔下馬背。那兩名漢子，臉色枯黃如蠟，衣着單薄破舊，年紀均在四十上下，一人執着一根桑木扁担，神情雖寒傖猥狽，却故意瞪大一雙眼睛，擺出一副惡狠狠的猙獰之相。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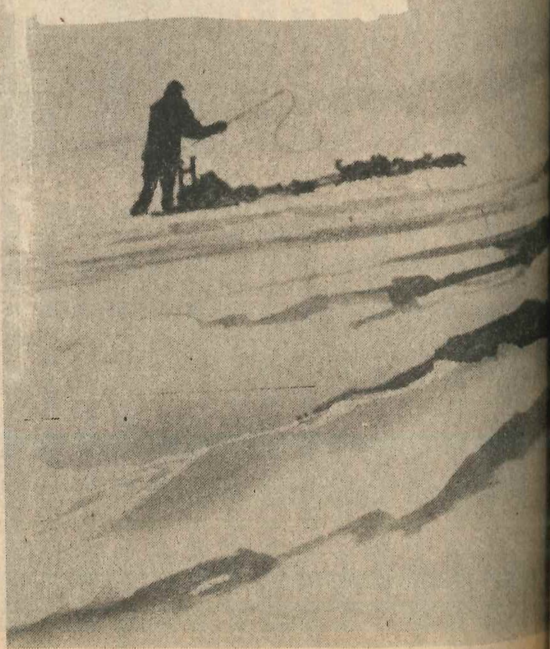

作者瑪利．雪萊

恐怖屋故事集／成家業．譯

眞正的科學怪人

如果你看小說，連看到一個虛構的人殺了人也給嚇慌的話，那你最好不要再看下去，所以美國作家和恐怖故事之王恩布路斯．畢斯爾（AMBROSE BIERCE）便會就這個問題，作出一個這樣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之下，幹嗎不去編織你的絨綫衫？這兩句話的寓意就是．恐怖故事的筆觸，自然是極盡恐怖和血腥之能事。在這個範疇裏面，所以許多恐怖小說，看起來都好像很熟悉，使人以爲老早便已經讀過這本書，甚至沒有讀過，也會從聽覺裏得過這個印象。因此你們當中，恐怕不少以爲「佛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只是那怪物的名字，殊不知這個名字，正是牠的創造者，佛蘭肯斯坦男爵（BARON FRANKENSTEIN）所有。又如特拉古拉伯爵（COUNT DRACULA），也是實有其人，蓄有一把白鬍鬚的，至於凱第先生（MR. HYDE），他在倫敦蘇河區，便擁有幾所房子。

這說明什麼？恐怖故事未必完全虛構，它一定是拿了某一個人物來做型，同時也必然有它的寓意。如所週知，「特拉古拉伯爵」（港譯「吸血殭屍」。）寫的是生命的復活。「佛蘭肯斯坦」（港譯「科學怪人」。）主題在製造生命，而凱第先生（港譯「怪醫」。）則力求發現我們的內心裏的善與惡的鬥爭，這幾個故事，都在闡明了宇宙萬物的生與死的自然規律。由於它們寓意深長，所以迄今依舊洛陽紙貴。這幾位作者的名字在今天，比起他們在寫作這幾本小說時，還要响亮得多。



「科學怪人」的作者是瑪利．雪萊（MARY SHELLEY），她寫這本小說時，不過十九歲罷了。這個故事是以一個叫羅拔．畢爾頓的男子，和他的妹妹瑪嘉烈通信來開始的，他告訴她在阿茲杉磯租得一條船，現在正忙着物色一名船員，把它駛到北極去。

第二年夏天，畢爾頓在北極的冰天雪地中，認識了域陀．佛蘭肯斯坦，當時他們的船給冰山包圍住，那名船員偶爾抬頭，瞥見了一乘由幾條狗牽引着的雪橇在地面溜過，而這乘雪橇，是由一個高大的人駕駛的，當天晚上，一個冰山崩裂了。翌晨，一塊浮冰朝着他們的船漂流過來。浮冰上面，有一乘雪橇，一條狗，和一個快要凍僵的男子。後來這個男子蘇醒了，畢爾頓便問他幹嗎駕着一乘這麼古怪的交通工具

，老遠的到這裏來。

「我是爲了找尋一個從我那裏跑掉的人。」

「你追趕的那個人，也是駕着一乘像你那麼古怪的交通工具的嗎？」

「是的。」

「那末，我可能見過他了，」畢爾頓說。這項消息使那人又興奮，又害怕。

他要求船長繼續聽他的故事。

域陀‧佛蘭肯斯坦（這就是那人的名字）是在瑞士長大的。父母很疼愛他，而他也是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十四歲的時候，他開始熱衷於「天地的秘密」，從事研究一種「生命的補藥」，藉以延長一個人的生命。

到了他十七歲的時候，他進入恩哥斯達德大學，繼續他的研究工作。晚上，他在「藏骸所」，停屍間和墳場，學曉了解剖學，到了最後，他揚言「已經成功地發現了生命的前生」，換句話說，他是可以把生命賦與一個沒有了生命的人。於是他開始製造一個組織體，用來支持那個「人造人」。這個人造人將會高達八呎，體積是相當高大的，這個組織體，用他從停屍所，屠場和一家醫院的解剖室所收集得的骨頭做成。末了，他把生命帶給這怪物。

「偉大的上帝啊！他的黃皮膚就用來遮蓋住它下面的肌肉和活動的動脈吧。他的頭髮要配上富有光澤的黑色，長得迎風飄盪；牙齒要像珍珠般白，但這幾項標榜，却是用來襯托出那雙水汪汪的眼睛更加恐怖罷了，這雙眼睛跟那灰白的眼窠是同樣顏色的，一身乾癟的皮膚，兩片薄薄的黑唇。」

他看見那怪物張開眼睛，困難地呼吸着，痙攣的動作震撼着牠的四肢。

佛蘭肯斯坦連忙從房子裏逃了出來，避開他手創的怪物。

一年之後，佛蘭肯斯坦却在查蒙力克山脈裏再次見到牠。這次，他獲悉牠已經殺死了他的兄弟，於是佛蘭肯斯坦轉過身去直瞪着牠，憤怒和害怕使他渾身顫抖起來。

「寃鬼：你替我滾，卑鄙的東西！若你再留下來的話，我就把你賤個粉碎。」

但那怪物却苦苦要求跟他修好。「你冷靜點吧，我懇求你聽聽我的解釋……你所加在我身上的不幸，還叫我受不夠嗎？」



雪橇上幾乎凍僵的怪人。

」牠提醒他的身體比不上牠的强壯，但牠却不曾傷害他。「噢，佛蘭肯斯坦，」牠可憐兮兮地說。「別跟其他的人那樣的淺見吧，專門踐踏我，比起他們，你還公正不阿的，而且有的是厚道和熱情，請你記住，我是你製造出來的，我應該是你的人；但我現在却連一個落難天使也不如，這是你的惡行把我從快樂中驅逐出來，到處我都見到人家過着幸福的日子，而我則單獨被無法改變地隔離。我本來也是仁慈和善良的，但不幸的遭遇却使我變成一個惡魔。使我過着快樂的日子吧，到時我會再次敦品勵行的。」

牠描述了牠的生命，但只是悲慘的一面。牠給人們杯葛，只好流浪荒山野嶺，以及可怕的冰河之間。最後，牠還威脅着佛蘭肯斯坦，如果得不到他的友誼的話，牠就要人類分享着牠的不幸。

佛蘭肯斯坦有沒有答應這頭怪物的要求呢？如果你想知道後事如何，請你讀讀瑪利‧雪萊的小說吧。

瑪利‧雪萊在寫這本小說的時候，眞實姓名是瑪利‧渥拉斯頓格里夫‧哥德文（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她的父親威廉‧哥德文是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母親瑪利‧渥拉斯頓格里夫則是最早的一個女權運動的積極分子，瑪利於一七九七年八月三十日出世之後沒幾天，這位女權運動中堅份子便去世了，這個孤獨的女孩子的童年時代大半是在蘇格蘭的丹地（蘇格蘭東部一海港）渡過。後來她還記得這是一處「一窮二白和可怕」的地方，但在那個時候，她却有着遁跡「白日夢」裏的逍遙，「跟我的幻想生物」閒扯。



在查索力克山中重遇怪人。

她跟浪漫詩人柏西‧拜舒‧雪萊（PERCY BYOSHE SHELLEY）的友誼開始於她十五歲的時候。他比她長五歲，而且已經結了婚。到她十七歲的時候，她竟然和詩人雪萊私奔，穿過法國跑到瑞士了，在日內瓦湖畔渡過了一八一六年的夏天。他們的隣居就是雪萊的好朋友詩人拜倫，當他白天忙着寫作的時候，他們便泛舟湖上，或者在湖畔散步，直至天氣越來越惡劣了，他們才把自己關在

白日夢中的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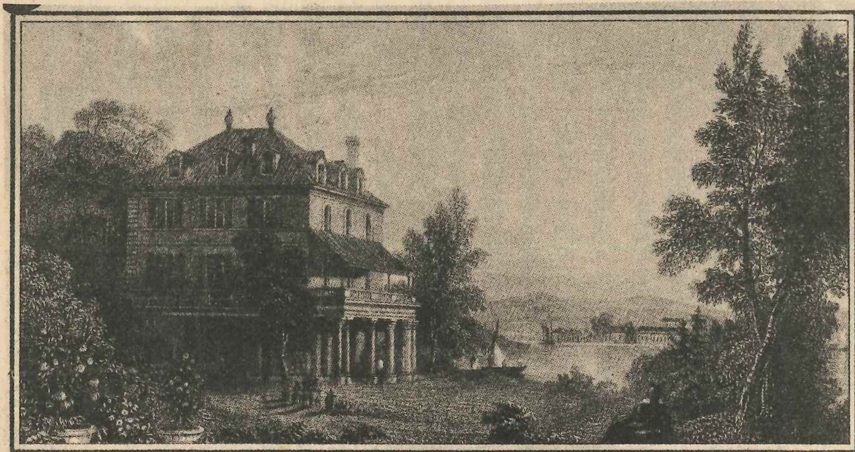


詩人拜倫

屋子裏。幸而一些鬼故事使他們讀來大感興趣，於是有一天，拜倫便提議他們不妨每人也寫一篇。但是，這兩位詩人不久却放棄了這個念頭，剩下了瑪利一個人堅持着，可惜她竭力地要構思一個「自然界最可怕的神秘，使人讀着它時候要左右顧盼，血液凝固和加速心跳」的故事，時她腦袋裏面却一片空白。

「你想到了題材沒有？」每天早上她下樓的時候，他們便這樣問她，但她却只能夠說句「還沒有想到。」

這兩位偉大的詩人閒扯的時候，她就最喜歡坐在一旁聆聽，有一次，他們談及一項科學上的試驗，說意大利的通粉放了在一隻玻璃箱子裏面，竟然能夠自動移動的。不料這却給了瑪利一道靈感。「說不定一具屍體也可以使它復活的……也許一隻生物的體內的某些部份是可以用人工製造的，只要把它結合起來，給予適當的溫暖。」那個晚上，她像做着白日夢，她竟然「閉上眼睛也可以見到，當然，這只是精神上的視覺罷了……那個臉色蒼白的藝專學生跪了在他自己研究的心血結晶品旁邊，這件所謂心血結晶品，原來就是一個可怕的人的模型，然後，依賴一些高效能的機器，那模型現出了生命的各種象徵，它偈促不安地挪動了一下個子，動作是相當靈活的，他的成功使他自己也給嚇慌了，於是他驚惶失措地離開了他的工作，他就是這樣希望着，讓它自己去發展吧，這一丁點的生命火花……他睡覺了，但他心裏還是醒着的，他張開眼睛，驀地瞥見了一種可怕的東西站了在他的床邊，那東西拉開了他的蚊帳，用一對黃色的，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



詩人拜倫在日內瓦湖畔的寓所

瑪利嚇了一跳，連忙張開眼睛，但剛才的那種情景仍舊歷歷在目，當她落到樓下時，她就對其他兩人說：「我已經找到題材了，即日我就動筆，我準備這樣寫，這是一個可怕的孟冬之夜，在我張開眼睛的白日夢中，出現了一樁恐怖的事實。」

最初，那兩個圍坐在火爐邊的詩人是準備一笑置之的，但一會却忽然認眞起來，於是雪萊要求她與其寫一篇掌篇小說，不如把它多加一些枝節，她一口答應了。但是，照雪萊後來的說法，「當時我的意思並不是今天這種方式的。」

第二年五月，「佛蘭肯斯坦」終於完成了，付梓印行。一八一六年尾，雪萊的原配自殺死了，十二月三十日，雪萊隨跟瑪利結婚。但悲劇緊跟着他們，他們的孩子夭折了。不久，另一個男孩子出世，僥倖沒有夭折，不過，過不了三年，雪萊却在意大利的一處岸邊溺斃了，就在利里斯附近的沙灘上舉行火葬，骨灰則埋在羅馬，瑪利‧雪萊也寫過其他的小說，但都比不上「佛蘭肯斯坦」那般轟動。

太空爭霸戰之十七

鉄甲勇士

羅唐納・文

鐵甲人橫掃千軍

稍爲熟悉國際形勢的人，都知道將來假定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爭霸戰的地區一定係中東，美國早已擺下一隻棋子，盡量扶助以色列建國，可惜以色列原有的地區已經被巴勒斯坦的人佔據，他們被逐，心有不甘，多方面破壞中東局勢，不止是向以色列挑戰，還向全世界挑戰，那些人有如匪幫中的殺手，開始發動攻勢只是巴勒斯坦游擊隊，後來發展爲血腥味的巴游份子，最後還加入日本的赤衞軍，聲勢浩大，最奇的是那些屠夫不必顧慮到他們的生活，大吃大喝，到處尋歡，甚至在拉斯維加斯賭場也有他們的踪跡，似乎鈔票永遠花不完，華盛頓當局也感到難於應付，有一個冬季的寒夜，突然在沙地阿拉伯石油區的禁地，出現一個「鐵甲勇士」，兇悍無比！更加令到華盛頓當局担心，懷疑它是赤衞軍的傑作，因爲鐵甲勇士係最新的科學產物，等於秘密武器，循例交到美國死亡谷太空署秘密基地，由領導人找尋對策，秘密基地的負責人雷加拉博士，一向重視唐龍，突然在凌晨二時召見他，唐龍奉召，進入地面之下二百呎的秘密基地，在該處機密室謁見雷加拉博士。

唐龍看見雷加拉博士在機密室來來往往的走動，手搓着手，似乎內心十分焦燥，見面後，第一句就說：「博士，你一定又有十分緊急的任務，想我一個人負責，馬上啓程，所以在凌晨二時找我，究竟它是那一種性質的呢？」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上次你到西德的漢堡，接受鬼女郎挑戰，現時你又要接受鐵甲勇士挑戰了，雖然危險，却很刺激，你是否有足够的體力跟鐵甲勇士對抗呢？」

唐龍笑了笑，說：「博士，凡係鐵甲人，俱是機械加上了電力然後展開各種驚人活動的，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有甚麼本領跟他交手呢？就說日本電視片集的鐵甲人吧，兩目如電，刀搶不入，力大無窮，能够抓住飛機把它從空中扯下來，我怎能跟它對抗呢？照我看，你說的鐵甲勇士恐怕比較日本電視片集的鐵甲人更加威猛，我怎會打贏它呢？」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說對了，那個鐵甲勇士正是日本電視片集的鐵甲人，說起來簡直是開玩笑，它居然從電視的螢光幕走出來，到處打打殺殺，兩層高的樓宇給它一脚踏下去，立刻倒坍，走避不及的人，給他用鐵手握了一把，登時腸破血流，變成一團肉醬，十分可怖，如果這一項報告不是接二連三的有如雪片飛來，並且有彩色照片拍攝它的形象，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說到這裏，雷加拉博士拿出一大叠彩色照片，交給唐龍，順便補充一句：「那些照片是石油區自動拍照攝影機偷拍下來的，還有錄音帶，它的吼聲以及它的形象跟日本電視出現的鐵甲人一模一樣，煞是稀奇！」

唐龍接過了它，一看再看，稱奇不已，最後，唐龍提出了一個問題：「博士，既然那個鐵甲勇士跟日本電視片集的鐵甲人相似，在中東沙漠區根本上沒法看到日本電視，你怎能說它由螢光幕走出來呢？」

雷加拉博士很冷靜的說：「唐龍，你別忘記，現時有了錄影機，任何一個國家的電視節目，都可以在沙地阿拉伯看得到！」

唐龍說：「是的，怎麼我沒有想到。」

雷加拉博士忽又開口：「唐龍，我只是說了半截，單是靠錄影機看到的一些活動，不足爲奇，奇就奇在眞眞正正有一個鐵甲人在沙地上面出現，踏破了營幕，還踏死十多個人，有一個藏身在死人堆之內的人，目擊他殺人的舉動，十分兇悍！比較電視螢光幕的鐵甲人兇得多，形狀却極端相似。」

唐龍說：「如果這個人所講的話屬實，那就可以說鐵甲勇士確係從螢光幕走出來了，簡直不可思議！」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這裏有些照片以及文件，可以作爲參考，另外有些人，寫下報告書，一共有七份，你先行把它看淸楚，再把你自己的想法告訴我。」

唐龍花了一兩個鐘頭的時間，看完七份報告書，回到機密室，向雷加拉博士很愼重的說：「我認爲那一個鐵甲勇士並非幻想的產物，確有其事，可以說它係巨型的機械人，沒有甚麼稀奇，至於兩眼噴火以及用鐵脚踏破螢光幕之類的行徑，也是可以製造出來的。照我看，那個鐵甲勇士只是日本電視節目當中機械人的縮影，製造它的人，一定是日本科學家，我很想知道它出現的目的是甚麼，你可以說說嗎？」

雷加拉博士說：「暫時我們還沒法偵悉鐵甲勇士的企圖，所能說的只是這一點，它似乎一心一意跟石油產地國家作對。」

「並非限於沙地阿拉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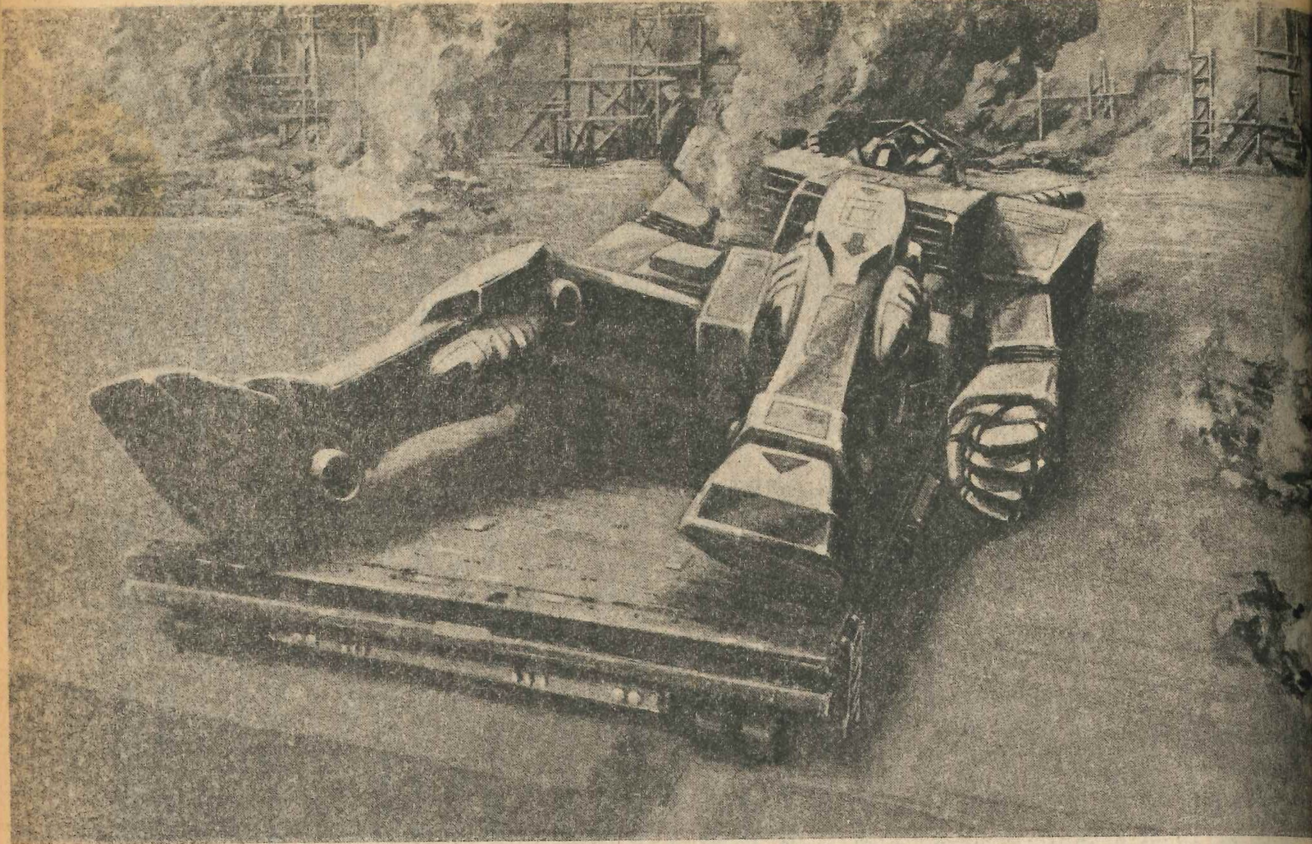
「當然不是限於沙地阿拉伯，根本上現時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石油從吸管吸出來的國家，相當的多，沙地阿拉伯只是其中的一個，此外，例如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等國家，都有石油生產。」

「博士，我想問問你，假如鐵甲勇士傾全力搗蛋，企圖破壞全世界的石油產地，有沒有辦法達到目的呢？我的意思指一隊鐵甲勇士那麼多，少說點，它起碼有二三十個。」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石油產地單是中東幾個國家，已經有三十八處開採石油，此外，非洲或南美洲墨西哥等地，都有石油生產，別說二三十個鐵甲勇士出動，即使有一百個勇士一齊出動，仍然辦不到。」

「博士，你別忘記，鐵甲勇士不單是戰鬥力特別强，它還可以縱火。」

「唐龍，你不要那麼悲觀好不好？石油根本上就不是我們看得見一桶桶的汽油那麼精純，還沒有提煉汽油之前，它只是黑色的泥漿，大部份藏在五千呎深，有些地方雖然生產石油，越掘越深，超過八千呎，必須用長長的吸管把它吸出來，然後才可以提煉，爲了預防失火，所有石油產地都有防火裝置，從地面計算，每隔一千呎就有一層防火的石棉隔開，特別是



距離地面三百呎的石棉板，更闊、更厚，即使有人在地面抛擲燃燒彈，只能焚毀三百呎深，到了石棉板，它自動熄滅，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一種火焰可全燒熔石棉，根據上述的情況，我認爲鐵甲勇士絕對沒有辦法把石油產地全部毀滅，就算它想毀滅阿拉伯沙漠當中的任何一處石油產地也辦不到。」

唐龍想了想，說：「照這樣看，鐵甲勇士突然出現，大概是想嚇嚇阿拉伯人了，它當然是人造出來的，創造它的人，究竟有甚麼目的呢？」

雷加拉博士眉心一皺說：「唐龍，這是最頭痛的一個問題，表面上看來，好像有一個科學家在沙漠區居住，熱得頭昏腦脹，創造一個機械人，把它看做玩具，殊不料它突然逃走，因此毀了一些房屋，前前後後，有二百多人死傷，但往深處研究，那個科學家一定有目的才這樣做，我們正是沒法找到創造它的人是誰，感到沉悶，才想起找你帮忙，相信你到鐵甲勇士出現過的地方走走，可能有些眉目可尋，最低限度，你也會發覺它肆虐的眞正目的是甚麼，你可否明天啓程呢？」

唐龍說：「現時我就可以動身。」

密碼是黑色的冰

雷加拉博士向他望了一眼，說：「唐龍，你眞是勇敢，豪氣逼人，有你這麼英勇的一個人做我的助手，我眞是引以爲榮，唯其如此，我當然是十分珍惜這一份交情的，我不想失去你，故此在你出動之前，先要向你提出一項警告，你這一次到阿拉伯人密集地區，遲早會碰上了一些阿拉伯人，記得這一點，沒有一個阿拉伯人值得信賴。」

唐龍道：「是的，我一定把這句話緊記在心。」

雷加拉博士繼續說下去：「唐龍，本來你可以使用投石問路的方法跟阿拉伯地區的美國特務份子聯絡，不過，那邊太過動盪，我認爲不可靠的人太多，難保你跟一個懂得密碼的美國人結交，這傢伙已經被對方的特務控制，因此之故，我要另想辦法，使你一方面能夠與他們聯絡，另一方面，保證你安全，我的意思是這樣子，你乘搭商用航機抵達波斯灣最有名氣的旅遊勝地巴林島之後，盡量到各式各樣的大餐廳穿插，直到你聽見有人反反覆覆地談及黑色的冰爲止，說話的人就是我認爲可靠的人，你設法跟他聯絡，由他協助你走向你想走的地方，現時讓我問你一句，你抵達中東區，靠近沙漠邊緣，打算到甚麼地方去？」

唐龍毫不思索的說：「七份報告書指出某些被鐵甲勇士蹂躪過的地方，不管它在沙漠邊緣抑或沙漠核心，我都要去那邊實地查勘，此外，我還想告訴你，此行的目的並非毀滅鐵甲勇士，因爲我絕對不是它的對手，我只是想找出創造它的人，知道他是誰，並且還要查出他爲甚麼要創造這樣巨大的機械人，在沙漠的石油產地行兇。」

「對了，唐龍，你十分出色，祝你的旅途愉快！」雷加拉博士很興奮的說。

大多數遊客到中東地區旅行，總是乘搭航機前赴該地，以前最多遊客駕臨的大都市係「貝魯特」，它是黎巴嫩的首都，稱做小巴黎，肉林美酒，夜夜春宵，十分壯觀，後來阿拉伯人跟猶太人連場大戰，還有巴游份子活躍，貝魯特城經過多次大轟炸以及炮火摧殘，酒店餐廳已被摧毀，中東的旅遊區就轉移陣地，搬到波斯灣的巴林島，那邊的風景怡人，沒有絲毫戰火，不管遊客抵達中東想到摩洛哥那邊，抑或想到科威特那邊都可以從巴林島搭船或者搭飛機去，甚至可以搭長途的旅遊巴士，唐龍兩次到摩洛哥都沒有去過巴林島，這次他奉命到中東沙漠區石油產地，調查鐵甲勇士，第一個站就是巴林島，令他非常滿意，分手的時候，他對雷加拉博士說：「博士，許多次遠征的任務當中，相信這次任務最輕鬆了，我可以在巴林島停留較久，多跑幾天，然後出動，如果我够運，也許我在巴林島已經查出創造鐵甲勇士的人是誰。」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別忘記黑色的冰！」

撈女嘉芙蓮吸引了他

巴林島其實是巴林半島，在波斯灣靠近沙地阿拉伯的一邊，它是一個國家，人口只有三十萬，名氣响噹噹，打算到中東走動却又不怕戰火騷擾的遊客，把它看做天堂，事實上該島眞的是世外桃源一樣，它有些巨型酒店可以媲美芝加哥，另外有正式的賭場，比較拉斯維加斯賭城更加出色，唐龍看花了一雙眼。

奇怪得很，唐龍在巴林的首都「麥納麥」到處遊玩，先找的是「竹器店」，跟着到古玩店逛逛，晚上然後到夜總會去。

在各式各樣的消遣地方，唐龍最喜歡欣賞的是脫衣舞，此外，他還到靠近堤岸的地方欣賞風帆落日，顯得十分悠閒。

第二天，他睡到中午然後覺醒，再度去一些含有邪惡意味的街巷走動，多次在妓院的戶外走過，但沒有走進去。

沒有人知道他要找的是甚麼。

第二天的晚上，他展開投石問路的活動，他照雷加拉博士的指示去做，一夜之間，到過十一處歡樂場所，單是大餐廳，巳經到過五間，沒有人跟他聯絡，他也不知道跟那一個聯絡，到了第六天的夜間，他然後聽到有人講及「黑色的冰」。

相當古怪，講出這句話的人並非殺手或胖子，只是一個撈女。

那個女人身型很美，但却開始鬆弛，臉上的脂粉十分濃，特別是厚厚的唇片，上下唇都塗抹得很厚，且又十分紅，不止是撈女，還是過時的貨色，必然超過三十五歲，這種女人在唐龍附近坐着，唐龍當然是不屑一顧，怎料她忽然跟另外一個女人爭論，口口聲聲的說出「黑冰」，唐龍心上一動，立刻把視綫投向那邊去。

她繼續爭論，說：「波地亞，你認爲我說謊嗎？實際上只是你的見識太過淺薄而已，世界上既然有白色的冰，就有黑色的冰。」

被她稱做波地亞的女人說：「嘉芙蓮，冰是透明的，不是白色，也不是黑色，

勉强把它稱做白色也可以，因爲冰是雪的結晶品，雪是白色，不妨說冰有些白，不過，把它稱做黑色就太過荒謬了，我認爲世界上任何一處都沒有這種冰。」

嘉芙蓮哼了一聲，說：「波地亞，我的寓所就有這種冰，它不單是黑色，而且永不溶化。」

波地亞哈哈大笑，說：「嘉芙蓮，我逐漸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找一個人作伴，陪伴你喝酒，知道我的好奇心特別强，故意這樣說，希望我受愚，我今晚有事，恕不奉陪了，你自己對着那一塊黑色的冰痛飲吧。」

說完，一陣脚步聲遠去，隣室只有一個女人留下來。

唐龍站起來，走向她那邊，打個招呼，說：「小姐，如果我沒有聽錯，應該把你稱做嘉芙蓮，剛才你說家裏有一塊冰是黑色的，我十分相信，很想看看它，今晚由我請客，你盡量吃吧，最好多喝一些美酒，稍後我會跟隨你返寓所看看那塊冰的，至於我，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遊客。」

嘉芙蓮向他打量了一眼說：「先生，你的好奇心似乎特別强。」

唐龍順着她的口吻說：「是的，我大概是好奇心特別强了，倘非如此，我不會單人匹馬由中國走到阿拉伯沙漠。」

「先生，你此行純然是想看看黑色的冰嗎？」

唐龍笑了笑，說：「嘉芙蓮小姐，沒有聽到你們兩人交談之前，我早已知道世界上某一處有黑色的冰了。」

她吃吃地竊笑，說：「先生，你正是我想找的人。」

身上密佈死亡輻射綫

「麥納麥」這一座城雖然是巴林的首都，有一部份地區相當華麗，仍有一些地方，十分落後，大街小巷都是很落後的，剛從餐廳走出來，轉過兩條街，便即看到那個大城比較陰暗的一面，大部份房屋都是過了時的建築物，只有四五層高，外表上看來還是很殘舊的，並且沒有電梯，樓梯也很窄，不過，嘉芙蓮這個撈女居住的地方，只是地面，不必在黑暗中摸索，開門就可以走進去，比較放心。

很快他就發覺到嘉芙蓮正是中下級的撈女，因爲那個地方的客廳，雜亂非常，枱上還有幾隻酒杯放置，杯中有酒，枱上的烟灰缸貯滿了香烟蒂。

她把他帶着走，穿過客廳，走進了貯物室，揭開一個鐵環，伸手摸了一下，燈光吐亮，轉身對他說：「上邊並非我住的地方，我住在下邊。」

說完這一句，她自管自的走去。

唐龍沿着鋼梯走到下邊去，她伸手再按一下，有更多的燈吐亮，唐龍定神一望，稱奇不已，說道：「嘉芙蓮，你眞會佈置。」

唐龍說得對，下邊的面積比較地面闊大很多，擺放的傢俬也是第一流的，這不算奇，更奇的是嘉芙蓮本人也發生急劇的變化。

她只是在一個面盆上扭開了水喉，洗去太多的脂粉，又把兩片假唇撕掉，另外伸手在頭髮上面弄了一下，立刻恢復她的本來面目，眼大嘴細，鼻子細而高，長長的髮絲像海草般低垂下來，不折不扣是個歐洲頂兒尖兒的美女，那種艷色使他想起了永別的鬼女郎巴麗娜。

唐龍倒抽了一口氣，說：「嘉芙蓮小姐，你眞會化粧。」

嘉芙蓮嫣然一笑，柔聲說：「唐龍，我不止是臉上有了化粧，身上也有些僞裝，請你坐一會，我把我一副臃腫的身栽改變過來，讓你看看眞正的嘉芙蓮。」

她不管對方有甚麼反應，說完這句話，便即緩步走向牆角，那邊有一個屏風，她在屏風背後做了一些小動作，唐龍聽到悉悉索索的微聲，知道她在那邊穿穿脫脫，過了一會，她走出來，容光煥發，身上穿了一套金色的晚服，長長的裙脚貼着地板，腰特別細，把她那個長條形的嬌軀襯托得特別美，看呆了唐龍的一雙眼。

她再度呼喚了一聲，說：「唐龍，你要我協助一些甚麼？」

唐龍反問一句：「嘉芙蓮，彼此是自己人，不必客氣了，你懂得我是誰，當然是雷加拉博士叫你跟我聯絡了，坦白說一句，我需要多方面的帮忙，最好你跟我並肩作戰。」

她忽然很鄭重的說：「唐龍，你此行並非準備向甚麼人挑戰，幹甚麼叫我並肩作戰呢？」

唐龍說：「嘉芙蓮，你不必完全了解我的任務，雖然我只是負責調查鐵甲勇士眞相，因爲鐵甲勇士出現過的地方，十分僻靜，我不懂得講阿拉伯語言，走到那邊去，隨時會發生誤會大打出手，故此我需要你帮忙，替我做翻譯，假如一定要搏殺，你還可以告訴我怎樣打鬥，我是眞心邀請你協助的，沒有你，我就寸步難移。」

她想了想，說：「唐龍，我只是負責把最有份量的資料供應給你，沒有這個責任，協助你到處查勘，不過，你勇於作戰，分明知道是絕無把握取勝的一個任務，你也肯承担下來，深深的感動了我，我可以私人帮助你，解決那些困難，甚至離開巴林島跟你走進人間絕境，我這樣做純然是基於友情的，希望你不要在雷加拉博士臉前透露半句。」

唐龍十分感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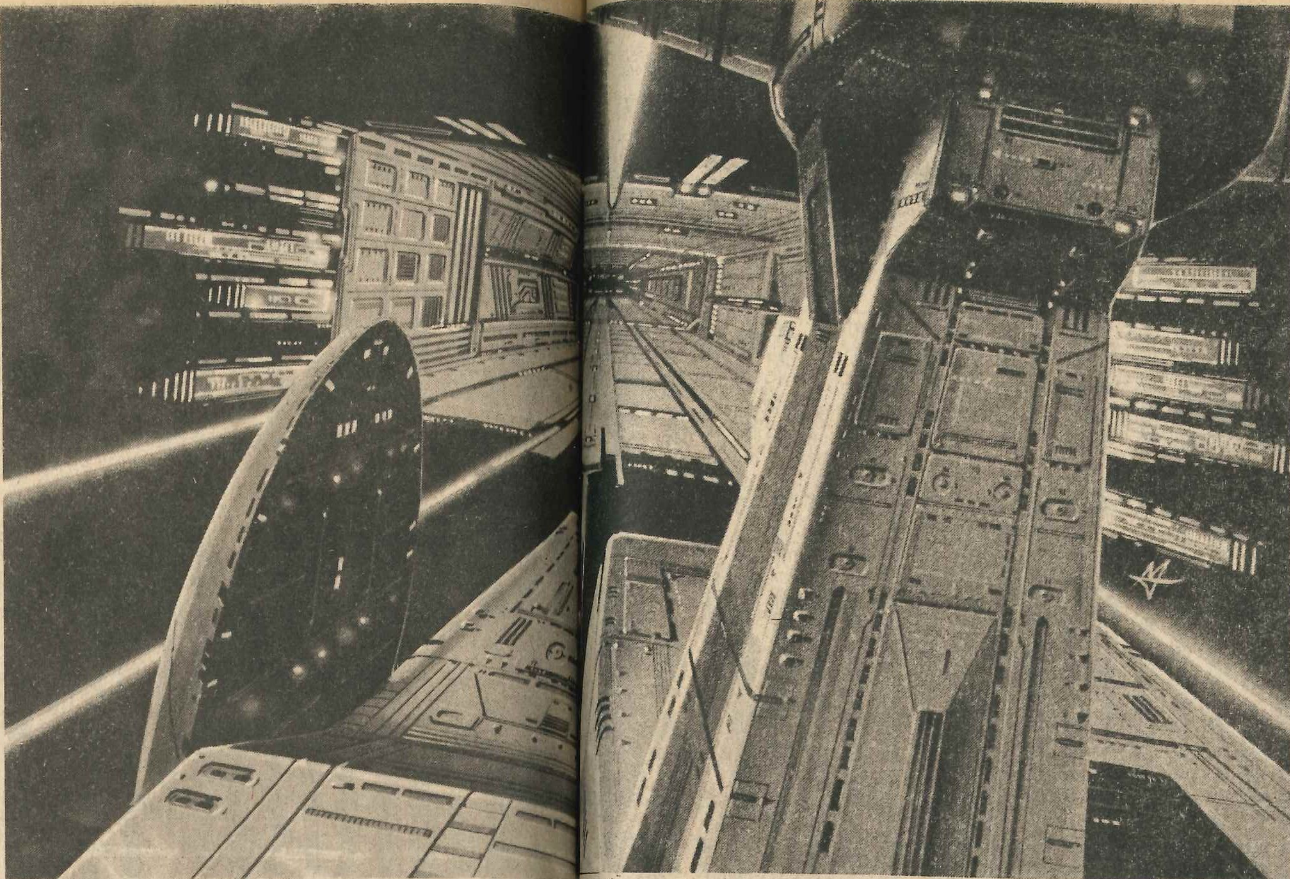
一方面是感激的情緒洶湧，另一方面是美色的誘惑，唐龍無可壓抑的走過去，伸出一雙手，慢慢的擁抱她，把灼熱的唇片印在櫻桃小嘴上面。

那一個吻使他獲得高度享受，進入新的境界，他需要更進一步的跟她溶化在一起，吻了又吻，剛剛鬆手，就跟她很痛快的喝酒，直到靈魂跟肉體一齊喝醉。

他留在香巢裏面，兩個晝夜，沒有走出來，她也緊緊的陪伴她，盡量享受人生樂趣。

綿綿情話必然是有盡頭的，說倦了之後，她就纏住他問長問短，叫他把一切關於鐵甲勇士的資料說出來，他苦笑了一下，說：「應該是我向你查問鐵甲勇士的，想不到你向我查問。」

她很鄭重的說：「唐龍，鐵甲勇士神出鬼沒，我並非負責調查它，只是偶然從別的地方獲悉一些零碎資料而已，相信你



唐龍被久大雄博士誘進圓屋地下的秘窟，雖易入難出，被困在方形迷陣之內，九死一生。

懂得比我多，最低限度，你從死亡谷太空署秘密基地千里迢迢的走到巴林，如果你茫無所知，決不會這樣子冒險遠征，橫豎我們已經結合爲一個整體了，你把一切資料不厭其詳的說出來，我也把另一方面的資料告訴你，互相研究，可能找到一個結論，無論如何，勝過在黑暗中摸索。」

唐龍聽了，喜出望外，說：「嘉芙蓮你太好了，我眞的不知道怎樣報答你。」

跟着他把一切關於鐵甲勇士的資料說出來，頗覺出乎意外，嘉芙蓮聽了，眉心一皺，說：「唐龍，你得到的資料並非很有價值的，甚至可以說我早已獲悉，我所得到的資料可能比較你的更加詳細，更加有份量。」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遠隔萬里，怎能知道發生在中東沙漠的奇事呢？希望你把關於鐵甲勇士的資料告訴我，越是詳細越好。」

嘉芙蓮說：「首先，我想對你說出一個名稱，那是：絕地。照我所知，凡是鐵甲勇士到過的地方，不管它是沙漠邊緣抑或是一座小城，全部變成絕地，那個地方人畜俱亡。」

唐龍說：「爲甚麼報告書只是指出它蹂躪過的地方，沒有談及他到過之後發生了甚麼可怕的景象呢？」

嘉芙蓮說：「十分簡單，美國海外活動的特務組或者直接由太空署派出的太空任務，必然是盡快把一切資料提供給總部研究，作出決定，假如第一個地方發現喪門神似的鐵甲人，蹂躪一切，認爲這件事情極不平凡，立刻報告，我們所懂得的只是這些，該地隨後發生的各種慘狀，並不包括在內，故此雷加拉博士或者你，只是知道災區的前半截，事實上它到過的地方都變成了絕境，沒有喪生的，遲早必死，有些地方整整一條大街的建築物倒坍，就像是被颱風毀滅！另外一些地方，有如戰場，莫名其妙的毀於大火！」

唐龍聽了，衝口而出的說道：「鐵甲勇士不單是有本領把飛機抓下來，還可以噴火，他足跡所到之處，人畜俱亡，極有可能是輻射綫作祟，它全身散佈死亡的輻射綫！」

刀光一閃刺客出現

嘉芙蓮沉默了一會，突然說：「唐龍，我只是隨口說出鐵甲勇士的厲害，你聽了，可能半信半疑，我想明天黎明就出動到三沙堆那個地方看看屍橫遍野的慘狀，必須穿上了一件能夠抵抗輻射綫的衣裳，看來有如太空人，怪模怪樣，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唐龍趕快回答：「求之不得！」

翌日上午，兩人就乘坐吉普車出動，料不到她是樣樣皆精的：駕駛吉普車一流，至於防火兼防輻射綫的衣裳，是一半玻璃纖維一半白蔴纖成，相當薄，穿在身上不至於走動不夠靈活，只是外表看來有些礙眼。登程之前，唐龍說：「我必須回到金神酒店一次，看看那邊有沒有電報，同時要多付一些房租，你在戶外不遠之處等候，我很快就出來，現時只是早上五點半鐘，街上很暗，你認眞要當心。」

說完，他就依照他說過的話去做，因此稍爲延擱，再度登車向郊區疾駛的時候，已經是六點零五分。

天色逐漸明亮，駕駛任何車輛的人都覺得方便些，她傾全力疾駛，離開巴林島貼連沙地阿拉伯的一截，再往前駛，不過三小時之久，便即到了國界，前面是「阿拉伯酋長聯合國」，因爲兩個人都有護照，兼且她懂得講阿拉伯的語言，很順利的通過，在下午四時三十分，抵達一個十分平坦的大鎮，她然後停車說：「唐龍，這個鎮叫做『沙門』，表示它是沙漠的大門，我們應該停下來，飽餐一頓，然後繼續前進，即使坐在吉普車疾駛，仍要再度行駛兩小時之久，才抵達三沙堆，因爲三沙堆那邊的人已經死個清光，沒法找到食物，故此我們必須在這裏進食，阿拉伯人是很難靠的，吉普車上面有兩套相當貴重的防禦輻射綫衣裳，又有紅外綫夜間攝影機，一枝長槍以及八桶汽油，必須有人留守，我的意思是輪流進食，你認爲怎樣？」

唐龍說：「何必輪流走入小鎮進食？你吃飽了，帶些食物回來給我吃，豈非兩全其美？我的腰間有一柄手槍，假如槍聲一響，你立刻要走回來！」

她答應了，一去一返，花掉半個鐘頭

過外，故此兩人繼續駕車行駛的準確時間，已經是下午五點二十分。

有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發生，假如他們二人趁着一時高興，越過沙丘，繼續往東南方駛去，抵達三沙堆，剛剛入黑，晚上不容易駛離，必須留下來，在屍堆的旁邊渡過一個漫長的黑夜，假如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便要在沙門鎮過夜。

兩人密密的計議一番，最後，唐龍毅然說：「死人是不會復活的，我們穿了萬能防毒衣裳然後走進屍城，怕些甚麼？留在沙門鎮，隨時受到阿拉伯人包圍，反而不妙！」

嘉芙蓮同意這樣做，於是兩人把心一橫，在夜幕低垂之前走進三沙堆。

嘉芙蓮說得對，它確是一座屍城，特別是夜色縱橫的一段時間，必須扭亮強光電筒照射才看得見前面有些什麼，燈光所到之處，一個死人之臉孔突然出現，煞是可怖，另外一些人血肉模糊，晒乾了之後，儼如埃及的木乃伊，更加可怖，此外，殘破不全的肢體觸目皆是，正是她所說的確是人間絕境。

沙漠的氣溫變化很大，白天是華氏一百一十度的地方，深夜降到零度，狂風橫掃過來，寒氣卻如霜，她覺得凍，緊貼在唐龍的身邊，仍是一陣陣發抖，唐龍嘆息了一聲，說道：「我們忘記携帶一些可以焚燒的木塊，否則，弄一堆火，那就溫暖許多。」

她很快回答：「很容易辦得到，村裏必然有些木屋，屋內必有傢俬，拆兩張枱，把它當做柴，不是可以解決生火取暖的困難嗎？」

唐龍伸手在他的前額拍了一拍，說：「如此簡單的事情，我怎會想不起來，該打！」

兩人的情份很濃，即使在屍城之內，寒氣逼人，夜色濃得像墨，仍然打情罵俏，眞的是只羨鴛鴦不羨仙了，可是，世事變幻莫測，兩人在火堆旁邊取暖兼且喝酒談心的時候，在屍堆當中忽然有一個人爬起來，蛇行鼠步向火光照射之處爬過去。

他的右手緊握着一柄尖刀，那一柄銳利的刀只有一呎長，刀鋒有毒，見血封喉，他爬到唐龍背後一刀插下去，料不到唐龍向斜裏倒下來，即時拔槍發射，槍聲一響，那個阿拉伯刺客便即倒地打滾，刀子也拋在一邊。

黑旋風把唐龍捲到空中

這個搏鬥景象是突然發生的，閃電般結束，刺客變成死屍，唐龍安然無恙，看呆了她的一雙眼。

唐龍沉着氣說：「嘉芙蓮，這傢伙用毒刀襲擊，我沒有死，乃係天意，看來他一定不是單人出擊，趕快把火光熄滅，讓我保護你，逃往吉普車那邊！」

她依照唐龍的話去做，整晚沒法入夢，天色剛剛發亮，便即駕駛吉普車離去，百忙中，唐龍拍了許多幅關於屍城的照片，總算有些收獲。

千辛萬苦，總算到過屍城，證實她所說的話，後來她才知道唐龍背上吃了一刀仍是安然無恙的秘密，因爲他穿上一件用竹片織成的背心。

唐龍跟她離開巴林首都「麥納麥」之前，曾經抽空回到金神酒店，就是想穿這一件「竹衣」。這一招十分有效，刀鋒剛剛插在竹片上面就滑開了，刺客沒有再度出擊之前，已經被唐龍拔槍殺掉！

他們此行極端守秘，爲甚麼有人行刺呢？事後推測，可能是她走進了沙門村購買食物的時候露眼，引起了阿拉伯人的猜疑，後來發覺他們駕車駛入三沙堆這一座屍城，索性派人行刺。

這種推測只是勉强說它接近事實而已，倘若眞有其事，爲甚麼刺客僅是一個？根本上穿上萬能防毒衣裳之後，難以分辨男女，爲甚麼刺客只是向唐龍偷襲，沒有行刺另外一個人呢？刺客死了，何以沒有另外一些刺客出現呢？那些問題，使唐龍感到心上籠罩着一團黑影。

不管怎樣，他跟嘉芙蓮安然回到原處，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他不再把那些疑問擺在心上了，嘉芙蓮對他說：「我想起一件事情，不一定是一座屍城的照片才是有份量的證物，就算是一個脚印，它也是有份量的，我想帶你去太陽神廟附近的石地看看那一個巨大脚印，把它拍照，一起送回太空署，有兩種證物當然是勝過僅有一種證物的。」

唐龍喜形於色，說：「理該如此。」

跟着他又問一句：「嘉芙蓮，你說的脚印是否鐵甲勇士的呢？」

「當然是它！」

「爲甚麼它只是踏了一脚就轉身走開？是否它怕了太陽神？」

她聽了，哈哈大笑：「唐龍，這個問

題只有創造鐵甲勇士的人，然後知道答案是怎樣的，總之，太陽神廟相距二百碼的石地上面，被大脚踐踏至崩裂，太陽神廟裏面的僧人沒有傷亡，也沒有受輻射綫侵襲，這種情況實在是很難解釋的，希望你到該處實地查勘，憑着超卓的智慧，找到合理解釋。」

她說的話很有份量，唐龍很想立刻動身，她向他睨了一眼，說：「唐龍，幹甚麼如此性急？我們不妨休息兩天，然後動身！」她的目光含有極强的誘惑，唐龍懂得她的意思，笑着點了點頭。

在兩天之內，他們無休無止的享樂，喝了許多酒，半醉，擁吻，雙雙倒在床上，如登仙境，兩天過後，唐龍就不單是沒有恢復原來的體力，反而加倍疲倦，逼於很認眞的休養了三天，然後啓程。

上次他們離開巴林的首都，進入「阿拉伯酋長聯合國」，向東南駛去，那時他們想看看沙地阿拉伯太陽神的脚印，向西北方駛去，黎明出動，快要到黃昏，她然後停車，說：「這一條路十分荒凉，你看見的，沒有一個村子，幸而我們準備充足的食物，包括許多個椰子，只是喝椰汁也可以解渴，兩三天之內不成問題，最有威脅的是風，如果我們離開了公路駛入較爲平坦的沙地，又再深入，搜索太陽神廟，萬一碰上了黑旋風，變成迷途的羔羊，不是好玩的，反之，到達目的地，却又退縮，甚至朝着原路駛回去，則又不甘心，唐龍，你向來很有主意，打算怎樣做呢？」

唐龍沉思了一會，說：「嘉芙蓮，你懂得我的性格，一向就喜歡冒險，不必怕風！」

「好，我也願意冒這個險！」她很快有了決定。

唐龍並非一向住在沙漠邊緣，不知道黑旋風的厲害，這種風往往在完全沒有跡象的情況之下忽然發作，不單是狂風四起，而且不斷打轉，在空中湧起了一個旋轉的氣流，甚麼東西碰了它，準會吹到東歪西斜，甚至捲上天空，如果它在黑夜發生，更加狂暴，稱做黑旋風，唐龍沒有在沙漠居住過，當然不知道它的厲害，嘉芙蓮雖然知道，却沒有對他說個明白，因此之故，唐龍就快有大禍臨頭也毫不知情。

距離入黑僅有二十分鐘左右，憑着微光向前瞭望，隱約有些黑影，嘉芙蓮有點興奮，拿出望遠鏡來，叫唐龍遠眺，嘆息了一聲，說：「我十分懷疑前面不遠之處透着一個黑影，它就是太陽神廟，可惜現時已經天黑，不敢深入，進退兩難。」

唐龍自告奮勇，接過望遠鏡，毅然說：「嘉芙蓮，你留下來，讓我多走幾步，到前面看看。」

說完，他大踏步的走開。

風勢越來越勁，唐龍冒着勁風走過去，初時他還可以勉强走動，後來，他簡直寸步難移，由於天色越來越暗，他的望遠鏡失效，不單是向前瞭望看不見甚麼，甚至轉身向原路瞭望也看不見那一輛吉普車，這一驚非同小可，他陡覺心慌意亂，不禁的張口大叫，他忘記那個地方是沙漠了，任由他喊破了喉嚨，那種喊叫聲仍然沒法散播得遠，反而因爲他張開了口，一把把沙粒吹入他的口中，使他力竭聲嘶。

夜色一下子就加强到變成漆黑一團，狂風四起，唐龍沒法站穩，被狂風吹到倒地打滾，最後，風勢突變，他竟然被黑旋風捲到空中，有如一塊落葉。

他在旋風裏面打轉，不知道被狂風捲到多麼高，也不知道歷時多久，忽然一陣痛楚，失去了知覺，狂風漸弱，他然後從空中跌下來。

即使他跌在沙丘上面，沒有粉身碎骨，這一跤仍是很厲害的，他陷入昏迷的境界。

如果他沒有甦醒過來，他就永遠睡在沙漠裏面。

死裏逃生全靠指南針

唐龍的運氣不錯，他只是在一層層沙粒遮蓋之下躺了一會，旋風的陣脚移動，越去越遠，沙漠上面忽然變成了一片寧靜，他也慢慢的恢復知覺。

他終於甦醒了，一片黑沉沉，他想移動自己的一雙手也覺得非常吃力，寒氣逼人，身上有許多處發生痛楚，一連串的奇怪遭遇使他幾乎變成失憶的病人，很久，他才感到自己躺着的是沙丘。

只是他知道那個地方是滾滾無盡的黃沙，那就够了，突然像閃電似的，他恢復記憶，趕快傾全力從沙堆之內伸出一隻手，把身上的沙撥去一部份，使另外一隻手能够活動，跟着他把積壓在身上所有沙粒搬開，一雙脚也能够移動，他逐漸覺得自己可以爬行，喜出望外。

他不單是爲了自己發生的悲慘遭遇感到難受，而且還替嘉芙蓮担心，他必須找到她。

他知道在沙漠上面大聲叫喊，一點用處也沒有，他想找她，唯一可以做的活動就是向原路走開去，他勉强站起來，蹣跚地走動，走得很慢，不過，他已經甦醒，那就充滿信心，傾全力奮鬥。

他把手錶解下來，打開手錶底層的鐵皮，便即看見一枝細而長的磷光指南針，這是他的秘密武器，他沒有把它告訴任何人，包括嘉芙蓮在內。

他沉住氣逐步向東南方走，他雖然走得很慢，有時他覺得太過吃力，還要坐下來，可是，天亮之前，他仍然可以走到那一條從巴林透到科威特的公路上面。

在微茫的曉色中，他感到分分鐘都會昏迷不醒，那是生死關頭，他必須傾全力支持，直到有甚麼車輛向南方行駛爲止。

他終於被一輛行駛得比較慢的貨車司機發覺，這傢伙煞車，走下來，扶着他問：「先生，你是否遇刦？」

他把手中所握的鈔票揚了一揚，說：「這是二千元美鈔，我送給你，只是盼望你做做好事，把我送到巴林首都麥納麥的美國領事館，叫他救我！」

說完最後的一句，唐龍就暈倒，天旋地轉，恍惚整個世界在眼前滑落。

靠近中午，他覺醒了，發覺他躺在一張溫暖舒適的床上，那房間相當豪華，牆壁不是雪白，他知道它不是醫院，更不是沙漠。

現在他的腦力十分薄弱，沒法命令自己的腦袋搜索回憶中的資料，替眼前的環

境作出準確的判斷，因此他很生氣，無意中握拳在床上打了一下！

外邊的人聽到一些微弱的撞擊聲，不約而同的走進房間裏，走在前面的人是看護小姐，她背後還有一些人，似乎是醫生，却又沒有穿白色的袍，他茫然的向那些人瞧望。

只見有一個人搶前一步，自我介紹，說：「我是巴林國的美國大使，叫做阿基巴烈斯。」

唐龍想說甚麼，唇片動了動，却沒有聲響。

只是唇片能够移動，兼且可以睜開一雙眼，那就够了，圍繞着他的人都認爲他有希望活下去，臉露微笑。

竹背心上面的指紋

美國大使館有一個醫生長期留在那個地方，他替唐龍檢查脈搏，量血壓之後，說：「這傢伙很强壯，肯定他可以活下去，但却需要較長的時間休息，我們不要驚動他。」

醫生說完，向其他各人打了一個手勢，他先走出去，美國大使阿基也走開，後來，看護小姐和那些的人也先後走出去，那個房內就只留下唐龍一個。

醫生蘇克倫說得對，唐龍甚麼都不需要，他需要的只是休息，休息的時間越長越好。

他沉沉入夢，第二次覺醒的時候，已經是深夜。

他茫茫然的坐起來，看護小姐一直都在他的身邊照料，看見他覺醒，通知各人，於是醫生以及大使那一帮人再度走入房間裏。

醫生開口了，說：「你覺得餓嗎？」

「是的，我非常餓，吃了再談。」

聽了唐龍這句話，醫生打個手勢，叫人送上七八種食物給他，唐龍先行喝了一小杯酒，再吃一塊牛扒，逐漸覺得有些氣力，他緩緩的說：「眞是對不起，我的身份不尋常，我的遭遇也是不尋常的，我希望能够跟大使單對單的交談。」

大使阿基說：「好的，我在書房等候你，你吃飽了，叫看護小姐把你帶到我那邊。」

唐龍聽了，很是興奮，胃口也增加了些。

十五分鐘後，他被人帶到美國大使阿基的書房。

阿基說：「這個書房跟外界隔絕，設有防火防彈的設備，保護週到，你說甚麼都可以，現時請你不厭其詳跟我談談。」

唐龍喜形於色，說：「大使，我希望你知道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這個人，並且知道鐵甲勇士是些甚麼。」

大使阿基說：「我全知道了，大概你是太空署的人，雷加拉博士派你到阿拉伯沙漠調查鐵甲勇士的眞相，是不是呢？」

「是的，大使。」

大使阿基向他打量了一眼，說：「我想知道你的編號，還想打長途電話給雷加拉博士查問，先行證實你是自己人，然後交談。」

唐龍說：「再好也沒有了，不過，我必須告訴你，我沒有編號，直接隸屬雷加拉博士，每次我跟他交談，即時有特殊的錄音分析器把我的語聲分析，便可證實我是否唐龍本人，你想查向關於我的一切，最好立刻打電話到美國太空署，事實上我也急於找雷加拉博士談談。」

大使阿基接受他的建議，眞的打電話到美國太空署，長途電話接駁之後，他先行把一個陌生人叫做唐龍的傢伙被貨車司機送入大使館的經過情形說出來，隨即加上他的觀感，他認爲那個陌生人如果眞的從太空署派出，必須盡量保護他，最好把他暫時留在大使館裏面，保守高度秘密，隨後再接受太空署的安排，至於唐龍是否眞的是他本人，請雷加拉博士從長途電話的語聲加以分析。

說過了這些，他把長途電話送到唐龍的手上，讓唐龍直接交談。

唐龍盡量提起精神，說出他的一切遭遇，認爲他兩度死裏逃生俱是跟嘉芙蓮有關，請雷加拉博士從速派人偵查那個女人是否叛變，投靠蘇聯，變成反間諜。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別太過緊張，我當然有辦法分辨眞僞的，現時請你叫大使阿基接聽。」

大使阿基接過電話和聽筒後，雷加拉博士第一句就說：「我跟唐龍交談之際，已經把他的語聲做出很精細的分析，證實他確實是唐龍本人，不單是自己人，還是特別出色的一個，未有更新的任務交給唐龍之前，他必須留在大使館保守秘密，如果在中東沙漠還有甚麼關於鐵甲勇士最新的發展，請即告訴唐龍。」

跟着雷加拉博士叫他再把聽筒交到唐龍的手上，他照做了，雷加拉博士問：「唐龍，你到巴林之後，是否聽到隣座有人談及黑色的冰，你然後注意那個人，事前並不知道講出這一句口電密碼的人是男抑或是女呢？」

「是的，事前我茫無所知。」

「好的，我再問你一句，她把你帶到香巢，你怎樣知道她喚做嘉芙蓮呢？」

「因爲她在隣座交談的時候，有人用這個名字稱呼她。」

「她把你留在香巢之內，你有沒有注意到她身上有甚麼特色呢？我的意思是指高度、體重、髮色以及眼睛的色素，你不妨搜索記憶，盡量把她生理上的特徵說出來。」

唐龍聽了，果然把他記得起來任何一種關於她的特徵說個明白。

雷加拉博士說：「你不要掛斷電話，我立刻叫人把嘉芙蓮生理上各種特徵查出來，互相對照，坦白點說，根本上我就懷疑你碰上了的一個美女並非嘉芙蓮，現時你靜候我的指示好了，三分鐘之內，便見分曉。」

唐龍聽了，心上一沉，很快就渡過三分鐘，雷加拉博士在長途電話的那邊說：「唐龍，你聽準了，眞正的嘉芙蓮黑髮，黑眼，有些近似中國女郎，你碰上了的一個美女，却是金髮藍眼，她顯然是冒牌貨了，你沒有死在她的手上，眞是幸運！暫時你切勿走開，留在大使館內等候接受新的任務。另一方面，我立刻派人到你說過的一座房屋圍捕，最好立刻把她抓住，否

則，也要搜集其他證據，設法查出她是誰，爲甚麼她能够頂替眞正的嘉芙蓮。」

電話掛斷了，唐龍倒抽一口氣，苦笑一下，對身邊的美國大使說：「世事千變萬化，我做夢也猜不到，原來跟我聯絡的美女，根本她就不是嘉芙蓮。」

大使阿基說：「唐龍，希望你別走出去，因爲你巳經發覺她的眞正身份，她必然千方百計想辦法把你置於死地，如果你沒有露臉，她可能發生錯覺，以爲你死於黑旋風之下。」

局勢發展到這裏，唐龍沒法可想，只好聽天由命，躲在大使館裏面。

不過兩天，他獲得更新的消息，雷加拉博士在長途電話中對他說知，他講過的一個地址巳經失火焚毀，火窟中有一個艷屍，幾乎燒到不辨人形，看來這個屍體極有可能是眞正的嘉芙蓮，問他還有甚麼辦法可以鑑別他接觸過的女人究竟是甚麼人，唐龍初時回答：「沒有別的綫索了。」可是，這句話剛說出來，他忽又轉口，說：「博士，上次我跟你通話，在長途電話裏面對你說知，我給嘉芙蓮帶到三沙堆，夜間燃火取暖，曾經被刺客一刀插下來，幸而我預先穿了用竹片縫合的貼身硬罩，竹片把刀鋒滑開，我才死裏逃生，事後她拿起我的竹背心看了又看，另外一次出動，我仍把它穿在身上，料想她有指紋留在竹背心上面，現時我留在大使館裏面，用不着穿它了，早巳把它脫下，存放在大衣櫃裏面，或者你可以從竹背心的指紋查出那一個可能是冒牌貨的女人是誰，你要不要它？」

雷加拉博士說：「我很想看看它，你立刻對大使阿基說明這件事，叫他用一種不會弄壞指紋的紗布包裹，由航機送到美國太空署，越快越好。」

唐龍說：「我立刻照做。」

沒有人知道「竹背心」上面印了一些指紋，它十分有用的，那件竹背心送達太空署之後，雷加拉博士即時展開精細的查驗工作，先把屬於唐龍的指紋剔除，然後把剩下來的指紋套取，叫檔案存查組盡快把它跟最近似的一些婦女指紋對照，花掉二十四個鐘頭，才找到答案，三天後，唐龍就接獲了雷加拉打來的長途電話，第一句就說：「唐龍，你果然碰上了一個十分厲害的女間諜，她的眞正姓名喚做巴巴拉姬黛，南斯拉夫的國籍，近年巳被蘇聯吸收，簡直是第二個鬼女郎！照情形看，她多數是在你抵達巴林之前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內，才獲悉如何用口電密碼跟你聯絡，眞正的嘉芙蓮必然喪命，被她埋藏在地窖之內，或者在地面之上，那個地方很細，難以收藏兩個屍體，不然的話，你早巳被她用一杯毒酒送進地獄，她兩次施展詭計想把你殺掉，仍是失敗，末了，她索性縱火把香巢焚毀，燒到難以辨別人形的屍體多數是嘉芙蓮了，可憐的嘉芙蓮，我們一定要替她報仇。」

唐龍獲悉眞相，怒火如焚，說：「我一定替她報仇！」

久大雄設計電視鐵甲人

雷加拉說：「唐龍，你不要如此魯莽，我還沒有說完我想說的話，現時我要繼續談下去，姬黛這個女人在巴林的首都麥納麥或者首都的近郊一定有地方躲起來，我巳經分別命令沙漠區的每一個崗位首腦負責人偵查了，此外，我還可以從歐洲女間諜活動範圍查探她聯絡的人是誰，三幾天之內，必有電話打給你，記得這一點，你千萬不要離開大使館。」

對唐龍來說，這句話就是命令，他雖然不大高興，却又無可奈何。

那個長途電話是在中午的一段時間打給唐龍的，那時大使阿基不在場，到了深夜，大使阿基秘密召見唐龍在書房裏面交談，唐龍才知道白天他到過甚麼地方，最近這幾天在沙漠區發生過甚麼事。

大使阿基說：「近這幾天我多數走開，很少機會跟你接觸，故此沒有把外邊的事情對你說知，十分抱歉，不過，這一件事情至今仍未了結，今晚我把它對你說知，仍未爲遲，你大概不知道，自稱救世者的怪客，率領天兵，瘋狂襲擊在沙地阿拉伯石油區發生一連串大火的一場大災難，單是一個鐵甲勇士，巳經可以使整個沙地阿拉伯各區震動，因爲鐵甲勇士並非破壞石油產地的深層，而是用脚踐踏每一條粗壯的石油運輸管，並且在石油大量流出之後，噴火燃燒，這樣做往往把幾條村莊焚毀，沙地阿拉伯以及其他石油產國秘密磋商之後，向法國訂購六架橡皮坦克，十分可惜，它幾乎全部毀滅，最後，有人露臉向石油產國提出一項要求，他想收取巨額的保護費，這個人就是曾經在日本建造機械人工廠的科學家久大雄，亦即第一個摹做電視鐵甲人設計的傢伙，今天我參加最大規模的一次會議，仍然沒有對策，看來那些石油國家要付出相當大的保護費了，這種事情雖然發生在阿拉伯沙漠，美國的科學家沒有辦法對付鐵甲人，連我也覺得丟臉。」

唐龍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坦克是用橡皮製造的，它有甚麼優點呢？」

大使阿基苦笑一下，說：「鐵甲人的一雙眼睛會噴火，一雙手有巨大的磁力，普通的坦克被他的手抓住，隨即雙眼噴火，很快燒熔，唯一的對策就是把坦克必須使用的機件由鋁質金屬品製成，且又不用電力推進，此外，加上了橡皮殼，它就不會被鐵甲人的磁力手臂抓住，這種想法是很對的，殊不料鐵甲人刀槍不入，拋擲手榴彈也沒法摧毀它，它走得很快，一下子就把橡皮坦克抓住，用脚踏下去，坐在坦克裏面的人登時變成肉醬，顯然是此路行不通了，六個駕駛坦克的炮兵只有一個活着，但巳身受重傷。」

唐龍說道：「是否還有一架坦克留下來？」

「是的，你打算利用它向鐵甲人挑戰嗎？」

「是的，我確有此想。」唐龍很堅決的說。

唐龍單刀赴會闖虎穴

過了兩天，雷加拉有長途電話打給唐龍了，他說：「唐龍，我巳經跟大使阿基通過話，大概你也懂得鐵甲勇士到處搗亂的情形，如果我們沒法制止它，不堪設想，幸而現時我巳經查悉日本科學家久大雄的寓所，希望你跟大使阿基進一步的找尋對策，把他制裁，不管他是否有幕後人支持，既然鐵甲勇士是他創造，制住了他，自然有辦法擊敗鐵甲人，理所當然，此外，我還有一項相當重要的事情對你說知，名震歐洲的女間諜姬黛，竟然係久大雄的情婦，她一定是躲在那個科學家的圓形別墅之內。我會調派一小隊人協助你，怎樣闖入久大雄的巢穴呢？你快些跟大使阿基商量對策。」

唐龍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跟大使阿基商量，凌晨一時，在巴林活動的美國海外課報組那些人也到大使館，聚在一起密密的計議。

唐龍慨然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來只有我一個人能够闖進龍潭虎穴，因爲女間諜姬黛躲在久大雄的巢穴，她看見我單身走進去，一定叫他放我入內，到時我就可以露械威脅他，一齊走出去，假如我進入了圓屋半小時過外，仍然沒有走出來，那就反映出我巳遭毒手了，你們趕快攻進去！」

唐龍憑着個人的力量擊敗了綽號鬼女郎的巴麗娜，威名遠播，看來只有這個辦法可以試一試，當時在座的朋友聽了，一致贊成，於是唐龍在翌日上午十點鐘，單刀赴會，走到圓形別墅門外，訪問久大雄博士。

他很順利的進入那一座別墅，久大雄博士親自接見他，延入客廳，落坐後，久大雄博士說：「唐先生，你的名片寫明是阿拉伯酋長國的代表，是否包括沙地阿拉伯在內呢？」

唐龍說：「沒有包括沙地阿拉伯，不過，我此行是以個人的性質跟你交談，你不必理會我代表甚麼人或者甚麼國家。」

唐龍沒有走進圓屋之前，打算跟久大雄見面立刻拔槍，可惜辦不到，因爲久大雄的身邊有兩隻大狠狗蹲伏，有如兩個保鑣，他並非蓄意謀殺，只是想刦走那個科學家，自問很難闖過狠狗這一關，逼於按兵不動，既然久大雄祇向他提出一些問題，他只好含糊地回答。

久大雄聽了這句話，絕不介意，說：「未知唐先生到訪，有何指教呢？」

唐龍說：「我並非科學家，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根本沒有資格跟你交談的，我此行只是想提出一個意見獻給你參考，僅此而巳，據我所知，鐵甲人是你創造的，它使許多人受害，你憑着它向石油產國敲詐，提出來的數目太大了，可能使他們發生反感，想盡辦法跟鐵甲人作對，橡皮坦克失敗之後，還可以利用沙坑，把鐵甲人生葬，你有沒有考慮過各種對付鐵甲人的戰術呢？還是得些好意須回手的好。」

久大雄哈哈大笑，說：「唐先生，多謝你關心鐵甲人，更多謝你關心我！坦白點說，你們永遠沒法對付鐵甲人，即使運用沙坑戰術，誘鐵甲人跌下去，到時鐵甲人也會起來的，不管那個沙坑多麼厚。我提出來的保護費，每一處石油產地一年只收一億美元，實在微不足道，唐先生不妨對他們說知，我是分文不減的，如果他們有本領跟鐵甲人作戰，放馬過來。」

說完，他拉長了臉孔，似乎想送客，就在這時，後堂飛出了一個嬌柔的語聲，說：「那個客人是唐先生嗎？久大雄，請你帶那個客人入後堂見我！」

重要的時刻即將來臨了，唐龍一聽就知道那個女人正是冒充嘉芙蓮的姬黛，不覺心上一慄。

久大雄笑容滿臉，打個手勢，說了一聲：「請！」便即移步走入內進，兩隻大狠狗緊隨着他。

唐龍知道沒法刦走他了，只好硬着頭皮進去。

他以爲緊隨着久大雄走，不久便會看見姬黛的，殊不料走進後堂沒有看見她，較遠的一處却飛出了她的語聲，說：「唐龍，我在下邊等候你，請你走下來。」

鐵甲勇士在沙坑生葬

唐龍愕然，暫時停步，久大雄在他的身邊忽然開口：「唐先生，她不會傷害你的，下邊是我的科學實驗室，我先走進去，證實那個地方很安全。」

他伸手向左邊指了指，唐龍看得見右邊有一個方形的洞穴，下邊有燈光，並非用鐵梯通到下邊的，根本上由洞穴開始，向下伸展的通道，逐漸傾斜，料想那是一條很正當的通道，可能在通道的盡頭就是科學實驗室，唐龍把心一橫，大踏步走進通道去。

他看見久大雄在前面走，兩隻大狠狗也是很悠閒的走，以爲那個地方沒有問題，久大雄跟那兩隻狗一下子就失了踪，通道之內現出方形的鐵框，他走進了迷陣。

他如夢方醒，趕快轉身，想從原路走出去，但爲時巳晚，即使轉身走向前面去，仍然找不到洞穴的出口，變成了迷途的羔羊。他喘息着站定脚步，喊了一聲：「姬黛！」

含有磁力的語聲忽又出現，說：「唐龍，你只能够聽到我的聲音，沒法看見我！你一生也沒法從迷陣走出去了，最多一個星期，你就會餓死，到時我自然會走進來，替你收屍！」

唐龍怒吼道：「姬黛，你不要得意忘形，如果我死，你也會死，同歸於盡！」

她縱聲大笑，沒有再說甚麼，事實擺在眼前，她佔盡了上風，他沒法逃走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大使阿基與及海外情報組的人攻進來，不過，這個希望是很微弱的，半小時過去了，一個鐘頭也過去了，他逐漸感到絕望，在秘窟裏白白度過了整整的一天，突然，有一聲巨大的爆炸，使他昏迷，他好像整個人被炸碎似的失去了自已，也失落了整個世界。

他不知道渡過了多久的時間，然後覺醒過來，那時他巳躺在醫院裏。

他有許多次是迷迷惘惘倒下來的，覺醒之後，才知道躺在醫院，巳經不是初次，故此他很鎮靜。

他睜大眼睛大聲說：「這地方一定是醫院，醫生在那裏？看護小姐在那裏？」

很快就有人走過去，跟他交談，不久之後，雷加拉博士也走到病床的前面，第一句就說：「唐龍，恭喜你了，你巳經死裏逃生，能夠活着，多麼好。」



太空爭霸戰之「橡皮坦克車」雄姿

阿拉伯國家集團向法國買入最新式的「橡皮坦克車」，在沙地阿拉伯迎戰「救世者」的天兵。

他休養了三天，不單是雷加拉博士頻頻去看他，他的心上人，羅美莎分分鐘都留在身邊，使他感到無比的欣慰，問及他被困之後的情形，他才知道當時走進了圓屋，四十五分鐘之後，戶外的諜報組人員攻進去，屋裏杳然無人，狠狗也沒有，不知道久大雄以及姬黛是怎樣子逃走的，找遍了圓屋，沒法找到他，因爲他們不知道地下還有秘密層，搜查了兩小時之後，便即收隊，第二天的下午，他們再到那邊去，想盡辦法搜索秘密，無意中踢動了機關，炸死了幾個人，秘窟炸開了，才發覺他被困在方陣之內。

他明白了這件事情的眞相之後，怒不可遏，叫人找雷加拉博士，就在醫院的病床前交談，說：「博士，雖然我躺在美國空軍醫院之內，推開了窗子，看不見沙漠，我仍是念念不忘阿拉伯沙漠的，我跟日本科學家久大雄博士談及鐵甲人，知道一項秘密，那個鐵甲人可能跌在沙坑之內，只要把沙坑築成梯級形，誘他深入，直到地面三百呎深，他就沒法爬出來，永遠留在沙坑之內，如果你同意，我願意駛橡皮坦克誘他跌進陷阱。」

跟着唐龍把他苦苦思索出來的妙計講出來，雷加拉博士考慮了一會，毅然說：「看來我們只有這樣做碰碰運氣了，我先行跟阿拉伯那邊的人聯絡，如果他們同意，你就實行這一項誘敵深入的計劃。」

十天之後，沙坑已經築成，唐龍乘搭專機在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特」降落，休息了一天，便在深夜駕駛橡皮坦克駛向鐵甲勇士經常出現的一處沙漠。

他的坦克車車頭燈特別明亮，在那個地方團團轉的兜圈子，一晚又一晚，終於有一晚把鐵甲勇士引出來。

他知道鐵甲勇士走得很快，想避開這像伙的踐踏，不能夠把橡皮坦克盡快的駛開，應該忽左忽右的兜圈子，直到坦克把這像伙引到梯級形的沙坑爲止，他傾全力去做，果然達到目的，鐵甲勇士疾走過去，用脚踐踏，他已經駛落第一個沙坑，鐵甲勇士追過去，他又降低一級，每一級沙坑低五十呎，降落到第六級，便是距離地面三百呎，那時他疾忙把橡皮坦克從一處好像懸崖那麼筆直的沙壁駛到上邊去，立刻放信號彈。沙地阿拉伯那邊已經有所準備，綠色信號彈剛剛在空中出現，便有二十四輛無人駕駛的大貨車衝向沙坑，車上滿載士敏土，第二批貨車也是衝向沙坑的，但却不是載滿士敏土了，裝的是水。

水跟士敏土以及無數法粒結合，即時變成漿糊似的三合土，在鐵甲勇士還沒有爬起來之前，密層層的罩住它，使它沒法動彈，水泥乾了，連同貨車一起跟它結合爲一個整體，有如建築大厦用的鋼骨水泥，鐵甲勇士再兇也沒法施展它的本領逃出來，原因是水泥滲入它的骨架，使它的發電器失效。

鐵甲勇士終於生葬在阿拉伯沙漠，唐龍再建奇功，可惜創造它的日本科學家久大雄博士跟南斯拉夫的艷諜姬黛失了踪，始終是一條禍苗。

本文到此結束，下期繼續報告唐龍萬里追踪纏住這兩個梟雄魔女決鬥的情形，欲知其詳，請閱下期本刊「桜子狂魔」。

香車夫人

本文承自第39頁

皇甫雪道：「不錯，偷襲小弟的也是他，地道中那些鷄蛋壳也是他留下的。」

沈鷹接嘆道：「他兩人的計劃雖然周密，但他們事先都料不到寇安江會突然離開水月莊，而且還繼續探求眞相，這才使一些不太顯露的破綻顯露了出來！」

魯少風冷笑一聲。「陶莊主，他們兩泣之言可有說錯！」

陶澎低頭不語。寇安江又道：「你們既然已經和好如初，何不跟咱坦誠表示一下？」

「這也就是老夫剛才說的：『家醜不宜外揚了』！天下間的男人，本都是如此，妻子與人通奸，是比死還要難受的事，因此，他們才會在此伏擊老夫，也是基于此點，因爲他已經知道咱們已知道了不少秘密！」

寇安江道：「別人可以揮慧劍斬情絲，奈何他對夫人的感情却深，斬之不斷，唉，這是誰之錯？」

魯少風接道：「誰也沒錯，他們只是配錯姻緣而已，一個心懷大志，對床第間的索求殷切，另一個是滿足了現狀，又有心無力！天生怨偶！」

管一見突然咦了一聲，伸手向陶澎鼻端一摸，驚呼道：「他竟然自震心脈自裁了！」

衆人不由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沈鷹嘆道：「老夫一時之間竟料不到此一着，他既然對此事耿耿於懷，又豈能忍受咱們在此揭開內情眞相，自會覺得無顏偷生！」

香車夫人臉色青白如雪，咬牙怒道：「你們說完了沒有？」

魯少風道：「說完又如何？」

「請問通奸有罪否？」香車夫人說道：「我丈夫都已經能够諒解，你們又有什麼權利來如此侮辱咱夫婦，如今又迫死了他！」

沈鷹及管一見登時語塞，那股因破案而產生的喜悅心情，登時化爲烏有，頗有多管閒事之感。

「你們答不出來吧？」香車夫人厲聲道：「既然如此，你們又有什麼權利仍把我制住！難道你們還不滿足？」

沈鷹長嘆一聲，烟桿斜點，解開她的麻穴，道：「咱們走吧！」

× × ×

過了江，六人乘馬急向着淸江城奔馳而去。

魯少風道：「寇兄，你既不能在水月莊安身何不到敝帮來，咱們無任歡迎！」

寇安江喟然道：「寇某如今也已看破紅塵，想到雲台山落髮！兩位神捕，這張四海錢莊的銀票，正好一萬兩，請兩位神捕……」

沈鷹看了管一見一眼，意興闌珊地道：「算了吧！這件案子的結果，大出人意料，陶澎自裁，老夫頗覺有點內疚，人家的家事，何必咱們多管！」

管一見也嘆息道：「是的！老夫也有此感覺！」

（完）